武俠世界

兇　案（海角天涯"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臘鼓頻催，蕭原一心趕着去會佳人，那知道遇上了一件他不能撒手不管的兇案，連番追查之下，案情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要知道蕭原能否如期會佳人……



第29年

7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雲劍飛先生撰著「兇案」，又是一集名捕海角天涯緝兇破案的精彩故事，內容情節頗為緊湊，構思新穎不落俗套，「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乃是描寫情人愛侶踐約歡聚的溫馨心境，名捕手蕭原歸心似箭，千里迢迢正待趕路返故鄉，回到心上人身邊，共渡新春佳節，同享與戀人久別重聚的甜蜜時刻，詎料偏偏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宗他不能撒手不管的兇案，案情峯廻路轉幾度周折，柳暗花明多番起落……蕭原又可否如期會見佳人呢？……

☆ ☆ ☆ ☆

「水滸傳連圖故事」刊出以來，頗受讀者的歡迎，繼「宋江怒殺閻婆惜」後，下期刊出「獅子樓」，梁山泊又一個硬錚錚的鐵血男兒——武松，以大義凛然的英雄氣慨展現在讀者面前。

☆ ☆ ☆ ☆

傳說中有捨身救命的「江湖組織」，君可信否？下期刊出東方易先生撰著「劫火」，以清麗簡潔文筆寫出曲折離奇的故事，纏綿處，哀感頑艷，豪放處，血脈俱漲，讀之令人神馳不已……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第29年
第7期
（總號14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涉嫌勒斃合伙人

臘鼓頻催。

「冬至」過後，眨眼間，已是臘月十八了，還有十多天便是新春佳節。

時近年關，不但生意人忙，那些人家同樣忙過不了——既忙着辦年貨，也忙着除舊佈新，迎接新年。

這幾日來，南寧城內市面一片繁忙氣象，同時也呈現一片「過節」的氣氛，就連小孩子也被感染了，臉上都流露出一種盼望與喜氣來。

全城的人都在忙，唯獨一個人却閒得發慌。那人就是道上有名的追捕手——蕭原。

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

他之所以這麼清閒，是因為他今年不在這裏過年。

他要到他的心上人——張鳳琴的家中，歡渡這個新春佳節。

而他在早幾天，便已買備了要買的物品——送給張鳳琴與他的家人——祖父及弟弟的禮物。要不是他約了一個人在後天相見，他早已起程趕往張鳳琴那裏了。

張鳳琴居住在距離南寧城約二百多里外的一條鄉村——石鼓鄉中。

至於他相約於後天相見的那個人，乃是他的鄉親，在六天前，在街道上巧遇，他本來已想找人帶些物品及錢回鄉，交給他姑母，就算是新春年節他對姑母的一點心意，這麼巧遇上了一個鄉親，那正好托他帶回去給姑母。

但那個鄉親却急着到南寧城外一處地方辦點事，要在後天才能趕回來，蕭原儘管心急，也只好等那個鄉親回來，交托了東西及錢後，才動身趕往張鳳琴那裏。

因此，這幾天他只是在等那個鄉親回來，由於無事好幹，這幾日他除了睡覺吃飯外，便在街上閑逛，看到街上的人莫不是匆匆忙忙的，令到他更加心急了。

心急的人總是覺得日子過得特別慢，蕭原也不例外，不過；就算日子過得怎樣慢（那只是心急的人的感覺），時光還是一分一秒地溜走，不會停留下來的，在難耐中，他與那個鄉親相見的那一日終於到來了。

巧遇那個鄉親的那天，蕭原相約他在南寧城內最有名氣，也是最大的那家茶樓——南國茶樓相見的。

因此，在臘月二十這一天，他在早上十時許，便來到南國茶樓。雖然那個鄉親在那天對他說，最快也要在中午時候趕回來，但他還是忍不住提早來了。

他實在非常心急，想早一點趕到張鳳琴那裏。

十時許，這個時間正是茶樓「青黃不接」的時間——茶市將完但飯市似未到，也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就算還有茶客，也不過寥寥三數人。

蕭原在樓上揀了一個靠着街道的窗邊座位坐下來，這樣，可以一邊喝茶，一邊探頭出窗外，俯視下面街道上行走的路人，只要那個鄉親出現在下面的街道上，就會被他一眼瞧到。

樓上連他在內，只有兩枱茶客，他到來的時候，那些伙計已在打掃清理那些枱子及地面，準備接待中午飯市的客人。

待那個伙計將他要的龍井茶拿來，蕭原便一個人自斟自飲，同時探頭出窗外，看着下面街道上來往的行人。

這個時候茶樓內照例沒有點心捧出來賣的，若是熟客，可以叫伙計到廚房拿些賣剩的點心出來，蕭原也算是熟客了，喝了一壺茶後，取出身上的袋錶來看一下，距飯市大約還有半個鐘頭左右，而他因為空着肚子喝了一壺茶，特別感到肚餓，便吩咐一個伙計，到廚房去看一下，看看有什麼賣剩的點心，拿兩碟出來。

那個伙計很快便從廚房內拿出兩籠點心來——一籠豆沙包、一籠燒賣，蕭原也不嫌其一點熱氣也沒有，吃起來。

辰光在慢慢地流逝，樓上的客人逐漸多起來，蕭原已經喝了三盅茶，點心也早已吃完了，雙眼也看得直發酸，那位鄉親却仍然不見影踪。

他有點不耐煩起來，幾次站起身，探出身子往外張望，後來發覺到別的茶客投射過來好奇的目光，他才强捺着心頭的那股焦急，不再起身往窗外張望，但他的一雙眼，仍然瞬也不瞬地俯望着窗外下面的街道。

甚至連有人行到他那張枱子前，他也沒有發覺，直到那人開聲說道：「朋友，可否搭個座？」他才驚覺地將頭扭轉過來，看一眼那個陌生的壯年人，搖搖頭道：「對不起，我還有朋友來，請到別的枱子搭座吧。」

那個陌生人聽他那樣說，沒有再說什麼，轉身張望了一眼，走向不遠處的一張枱子。

蕭原目光在樓上店堂內掃了一眼，這

案



民初「追捕」故事集／文·雲劍飛 圖·可飛

兇



才發覺到，已經沒有空枱子了，難怪那個陌生人想在他這張枱子搭個座了。

收回目光，蕭原拿出身上的袋錶來看一下，原來只差一刻鐘，便已到十一時三十分，怪不得已座無「虛席」。

——這個時候，正是吃午飯的時間。

這時候，那些伙計亦已忙碌起來，因爲已有不少人客在招呼那些伙計點菜要飯。

蕭原想一下，與其這麼巴巴地等，那何不要兩個菜，再來半斤燒酒，邊吃喝邊等，不至那麼枯燥。於是，他馬上招手叫來一個伙計，要了一碟鹵味，再來一個杬仁肉丁，半斤玉冰燒。

酒菜來了後，他吩咐伙計擺多一副杯筷，以免有人走來要求搭枱，先斟了半杯酒在那個杯子內，才斟滿自己那個杯子，慢慢地吃喝起來。

就算吃得再慢，那兩碟菜也會吃完的，眼看着半斤玉冰燒已喝剩一杯不到，兩碟菜也快吃光了，那個鄉親却仍未出現。

要不是他一向好耐性，只怕不會再等下去，拍拍屁股結賬走了。

蕭原雖然盡力按捺着心中那股焦急，却已在心中認爲，那個鄉親不會來的了。

他甚至暗中決定，要是那位鄉親在午後一時還未來到，便結賬離去，趕返住處，拿取那些早已包扎妥當的禮物，趕往東門那家騾馬行，坐上那輛載了貨物前往官塘鎮的馬車，趕往石鼓鄉。

——在早幾天之前，他已到那家騾馬行去打聽過了，除了今天下午三時左右有一輛馬車前往官塘鎮外（官塘鎮距石鼓鄉

大約十里左右，而官塘鎮距南寧却足有二百里過外），那是這個月最後一趟前往官塘鎮的馬車，錯過了，便只有一程接一程地搭馬車前往石鼓鄉，那不但麻煩，也慢得多。

因此，蕭原很想趕及乘搭下午前往官塘鎮的那趟馬車。

＊　＊　＊

蕭原已經是第三次拿出袋錶來看了。因為他估計大約又等了半個鐘頭左右，他想看一下，現在是什麼時候——跟他訂下的「時限」還有多少時間。

就在他打開錶蓋的時候，有一個人已急步走到他坐的那張枱前，向他招呼道：「阿原，你等了很久……」

蕭原急忙抬頭瞧看，霎時一臉歡喜地脫口疾聲道：「寬叔，是你！」說話間已霍地站起來，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

「阿原，你一定等得很心焦了。」被蕭原稱作寬叔的中年人透口氣笑說道：「本來我一早已趕返來的了，豈料在今早離開陳村時，遇上了一件麻煩事，躭誤了一些時間……累你久等了……」

「寬叔，先坐下來喝口茶，歇口氣再說。」蕭原截斷了寬叔的說話，將他按坐在對面的那張椅子上，跟着拿起茶盅，替他斟了一杯茶。

這個被稱為寬叔的人，就是蕭原等候的那個鄉親。

由於這位鄉親的年紀比蕭原大，輩份也比他高，因此他尊稱對方一聲寬叔。

寬叔大概趕路趕得口乾舌燥，也不客氣，拿起那杯茶，「骨嘟嘟」一口便喝光了，蕭原忙又替他斟了一杯。

寬叔拿起來又喝了一口，才放下茶杯，蕭原便說道：「寬叔，你這麼急趕來，一定肚餓了，要吃點什麼？待我招呼伙計過來。」說着揚手招呼一個伙計走過來。

「隨便吧。」寬叔長長地透了口氣。「鄉里鄉親的，客氣什麼？」

「寬叔，這是應該的。」蕭原道：「難得有機會在這裏與你坐在一起，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你一下。」

「兩位，要吃些什麼？」那個伙計走到枱子前，看着兩人問道。

「先來一碟鹵味，一斤玉冰燒。」蕭原接看着寬叔，徵詢地道：「寬叔，你喜歡吃些什麼？」

寬叔客氣道：「原，隨便吧，吃飽肚子便成了……」

「寬叔，你真客氣！」蕭原笑說道：「既然寬叔你不點菜，那我就作主點幾個吧！」跟着對那伙計說了四個菜。

那伙計一一記着，然後向廚房走去。

「寬叔，你什麼時候返鄉？」蕭原瞧着寬叔說道。

「後天一早返去。」寬叔道：「明天還要買些年貨，不然，我明天一早便趕返去了。」

「寬叔，這一次要你替我帶些東西回去，麻煩你了。」蕭原客氣地道。

「阿原，別這麼說，鄉里鄉親的！」寬叔道，隨即抬眼看着蕭原，又說道：「你也有兩三年沒有回鄉過年了，怎麼今年也不回去啊，你姑母可想着你。」

蕭原本想直說出來，但又覺得難為情，於是含糊地說道：「寬叔，這幾日我有點要緊的事要辦，趕不及回鄉，煩你對我姑母說一聲，並代我向她老人家及姑丈問好，我很好，要她不用記掛着我，一有空，我便會回鄉探望她老人家。」

「阿原……要是你能夠與我一道返鄉，我就放心多了。」寬叔嘟喃一句。

蕭原很明白寬叔的心情，因為一直以來，各處便不大安寧，時有流匪盜寇出沒，尤其是年關快到的時候，路上更加不安寧。難怪他心中惴惴不安的。

「寬叔，我知道路上不大安寧，只要小心一點，相信不會有什麼事的。」蕭原安慰道。

要的酒菜恰在這時送上來，蕭原先替寬叔斟滿了那杯，跟着也替自己斟了一杯。「寬叔，來，先吃些東西，邊喝邊談。」

寬叔大概很餓了，也不客氣，吃喝起來。

要的菜陸續送上來，寬叔不再喝酒，要了兩碗白飯，塡飽肚子。

待寬叔吃完飯，蕭原馬上道：「寬叔，吃飽了麼？」

寬叔點點頭。「飽了。」

「要不要再喝杯酒？」

「不喝了。」寬叔喝一口蕭原剛替他斟滿的那杯茶，擺擺手。

「寬叔，我知道你沒有多少時間買東西，我也不想阻你時間，這就結賬，到我住的地方，拿取我托你帶回鄉的東西好麼！」蕭原估量時間不太多了，再坐下去，說不定他會趕不及乘搭那輛前往官塘鎮的馬車，因此他提議離去。

「好啊。」寬叔點頭道。

蕭原馬上招手叫來一個伙計算賬，同時對寬叔道：「寬叔，不要與我爭，這一頓我請。」

寬叔張口剛要說話，却被蕭原先開口將他的話堵住了。「寬叔，賞個面吧。」

寬叔被他這一說，只好道：「阿原，那我就不與你客氣了。」

＊　＊　＊

蕭原與寬叔離開茶樓，走不了幾步，便被迎面而來的幾名便裝漢子阻住了去路。

蕭原一眼便認出那幾個漢子中，有三個是偵緝大隊的人，其中有一個是隊目，他認識的，因而以為是找他的，忙含笑朝那個隊目點頭招呼道：「老李，這麼巧啊，不是找我有什麼事吧？」

他的話剛落，身邊的寬叔已朝對面的其中一個漢子笑着打招呼道：「曹隊長，你進城來了，辦年貨麼？」

被寬叔稱為曹隊長的那個漢子年約四十上下，臉上一點笑意也沒有，而且顯得很沉肅，冷冷地道：「陳寬，終於找到你了！」

寬叔訝異地道：「曹隊長，找我有什麼事？」

那個隊目老李這時才開口對蕭原道：「老蕭，你怎麼會認識這個人的？」說時橫眼瞄了陳寬一眼。

蕭原一看這種情勢，便猜到陳寬可能惹上了什麼麻煩，正想說話，只聽那位曹隊長已冷沉地道：「陳寬，我們懷疑你與

一件殺人案有關，因此我特別帶了人進城來找你，嘿，幸好在這裏找到你，省了我們在城內各處找尋你的一番功夫。」

「曹隊長，你說什麼?」陳寬顯得震驚無比。「我根本沒有殺過什麼人，我怎會涉及一件殺人案?」

蕭原插口接問道：「這位曹隊長，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曹隊長看了蕭原一眼，才沉緩地說道：「今天上午，我們村裏一個叫陳永生的人死了，是被人殺死的，而陳寬這兩三天都是住在死者的家中，今天大清早，左鄰的二婆起身餵豬時，聽到他們兩人在屋內爭吵得很厲害，二婆本來想去看看的，但當她餵完豬後，屋內的爭吵聲已平息下來，她雖然有點奇怪，却沒有再去理會，直到早上十時左右，一個鄉親有事去找陳永生，拍門無人應，門却被拍開了，赫然發現陳永生倒斃在堂屋當中那張八仙桌旁邊，頸脖上勒着一根麻繩，那鄉親大驚之下，呼叫起來……二婆將她聽到的說出來，而你又忽然不見了，因此，我們懷疑你在與陳永生爭吵中，用繩索將他勒死了，我們認爲你的嫌疑最大，馬上派人到各處找尋你，而我也帶了兩個弟兄趕入城中，知會偵緝隊，找尋你的下落，哼哼，想不到一下子便找到你!」

「我根本就沒有殺死陳永生!」陳寬馬上叫起寃來。「我離去的時候，他還送我出門口，你怎可胡亂寃枉我?」

陳寬這一叫，頓時引得途經的幾個路人向他們這邊望過來。

「陳寬，不管你有沒有殺了陳永生，你也要跟我們回隊部走一趟，方便我們偵查!」隊目老李沉聲說。

「我沒有殺人，爲什麼要跟你們回隊部?」陳寬驚恐地大聲叫。「我不去。」

「你非去不可!」隊目老李瞪起眼喝道：「你的嫌疑最大，你不跟我們回去，那就鎖你回去。」

在他身旁的兩名偵緝隊員跟着吆喝起來。

蕭原眼看陳寬竟然惹上這種麻煩，那可不是單靠三言兩語便可以解決得了的，而且，陳寬若不跟他們回去，那只有吃虧在眼前，因此，他忙對陳寬道：「寬叔，你跟他們回去吧，你既然沒有殺人，那就不會有什麼事的，你要是不放心，我陪你走一趟吧!」

蕭原這時候已將趕搭馬車的事拋到了腦後，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夠幫得了陳寬，要是他眞的沒有殺人的話。

他就是這樣的人——好管「閒事」，好作俠義之舉。

「老蕭，他是你的朋友?」隊目老李看着蕭原問。

「是鄉親。」蕭原道：「老李，可否讓我陪他回隊部?我不大相信他是殺人兇手，我想知道那件命案的詳細情形。」一頓又道：「老李，若寬叔殺了人，我相信他不會依約進城來找我，幫我帶一些物品回鄉，並且還在城裏再逗留兩日，買辦年貨，而不急急逃竄。換轉是你，你會不會這麼篤定?」

隊目老李聽得連連點頭，仔細地上下打量了陳寬一遍，說道：「老蕭，你說的有道理，看他的樣子，也不像是一個兇惡的人，不過，有些情形是不可以常理來測度的，而他確實嫌疑最大，很抱歉，他必須跟我們回隊部接受偵訊。」一頓，伸手摸摸下頷，說下去道：「至於你想陪他跟我們回隊部，那沒有問題，說老實話，我是求之不得，有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蕭老兄插手，相信這件兇案很快便會偵破!」

「李隊目，他——是不是那位人稱海角天涯的名追捕手蕭原?」曹隊長兩道目光直在蕭原的身上打量。

「老曹，這位蕭老兄確是如假包換的名追捕手蕭原!」李隊目帶着敬意道：「原來你也聽聞過他的大名。」

「蕭老兄，失敬了。」曹隊長朝蕭原拱手道：「你的大名我早已聽聞，餓虎沙雄被處決的時候，我也有去看，今日能夠見到你，我很高興。」

「曹隊長，你過奬了。」蕭原拱手還禮。

旁邊的陳寬看到李隊目與曹隊長對蕭原那麼欽仰，心中那股恐懼之意馬上消失了大半。

「陳寬，既然蕭老兄應承陪你一起到隊部一趟，那你總該放心了吧?」李隊目看着陳寬，說話的語氣顯得客氣了很多：「要是你眞的沒有殺死陳永生，我們不會難爲你的。」

陳寬看看蕭原，看到蕭原朝他點點頭，這才勉強點點頭道：「好吧，我跟你們回隊部一趟。」跟着他又緊張地加以聲明道：「我發誓沒有殺死陳永生。」

「好了，我們回隊部吧，有什麼話，在隊部說個清楚明白吧。」李隊目揮動一下右手說。

蕭原伸手抓住陳寬的左手臂，低聲對他說道：「寬叔，別怕，若是你眞的沒有殺了人，我一定幫你洗脫罪名的!」

「阿原，我眞的沒有殺死陳永生，你一定要幫我。」陳寬雖然已年逾四十，但這一刻的表情，有如一個迷失了親人的小孩般，哀求蕭原。

蕭原拍拍他的手臂，安慰他道：「寬叔，我一定會幫你的，放心吧。」緊靠着他，跟在李隊目等人的身後，朝隊部那個方向走去。

＊　＊　＊

蕭原聽完了陳寬的「供詞」，以及曹隊長敘述發現那件命案的經過，還有命案現場的情形，他總算明瞭了陳寬與陳永生的關係，那件命案的詳細情形。

原來，陳寬與陳永生乃是生意上的合夥人，兩人幹的是販運貨物的生意，以南寧爲「根據地」，販運貨物到各地去販賣，然後在各處販運回各種土特產回南寧售賣，從中賺取利錢，有時候，獲利頗厚，總的來說，皆有利可圖，兩人在南寧租了一處地方作貨棧及作爲落脚點，請了幾名伙計，有時候是兩人一起押運貨物到外地去販賣，有時却各自押運貨物到外地，當然，也會帶着一兩個伙計幫忙。兩人合作了也有三年，一向合作無間，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吵，那是因爲兩人都互相信任對方的緣故。

至於這一次陳寬到陳永生的鄉居那裏，那是因爲陳永生的姪兒在十天前娶媳婦

，他這個做叔父的要回去主持一切（他的姪兒父母已亡故，故此，陳永生便是最親的長輩，那自然要代爲主持婚禮了），本來，他答應陳寬，在辦完姪兒的婚事後，便馬上趕返城中，與陳寬計算好一切賬目，看看各人應該分到多少錢，好讓陳寬分到錢後，趕回鄉中過年。那知道陳永生在辦完姪兒的婚事後，由於感染風寒，病倒了，不能如期趕回城中，陳寬心急趕回鄉中過年，便趕到陳寬的鄉居。希望趕快算好賬目，分到錢後，早點趕回鄉中。

在陳永生的家中，兩人算了兩日賬，總算算好了，這一年獲利頗厚，兩人各自分到七百多塊大洋，陳寬收好了銀票後，本來想立刻返回城中的，却被陳永生堅留他再過一夜，晚上好與他喝幾杯，算是替他送行。

那兩日，陳永生的病已痊癒了八九成，陳寬見他盛意拳拳，加上又躭心身懷巨款，趕回城中的時候經已天黑了，似乎有點不安全，便留下來，準備明天一早便趕返城中，以免失約於蕭原。

（他發夢也想不到，就因爲他在陳永生的家中留宿多一夜，陳永生竟然被人殺了，而他自己也被人懷疑是殺人兇手，惹上天大的麻煩。

——至於他是否殺了陳永生，那就只有他自己才心知肚明了。

那一晚，兩人喝得很高興，喝至酒酣耳熱時，陳永生忽然向陳寬提出，今年獲利頗厚，那何不每人將分得的錢拿三公一出來，增加股本，明年大幹一番，那豈不是可以賺到更多的利錢？陳寬想一下，認爲有理，做生意是將本求利，本大，賺的利錢自然也厚，便一口答應了，並當場拿出二百塊大洋票出來，交給陳永生，作爲增本之資。

陳永生也馬上拿出二百塊大洋票子，夾在賬簿內，然後鎖在一個特製的鐵箱子內。那個箱子，一向都是用來載貴重物品的。

那一晚，兩人喝得酣暢淋漓，大談明年大展拳脚之計劃，直喝到午夜，才罷休。

翌日——也就是這一日，大清早陳寬便醒來了，他這個人的性格一向都是平實謹慎的，想起昨晚添股的事，他認爲有點冒險，還是像今年這樣幹比較好，雖然利錢少一點，但却沒有風險，於是，他便向陳永生提出，還是照今年的生意來幹好了，他不想再添本錢，要陳永生將昨晚交給他的二百塊大洋還給他。

那知道陳永生却不答應將那筆錢交還給他，向他說了一大番道理，並說他鼠目寸光，不思進取，兩人就爲了這件事，爭吵起來，但結果，他還是被陳永生說服了，不再拿回那筆錢，以便在明年大展拳脚。

之後，他便告辭了陳永生，趕回城，直到南國茶樓見蕭原。

而陳永生在送了他出門口後，便轉回屋中。

聽陳寬這麼說，他應該不是殺陳永生的兇手。

因爲他離開的時候，陳永生還是活生生的。

不過，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詞，因爲沒有旁証——在他辭別陳永生時，沒有別的人看到他離去，而他自己也說，他一直走出村口外，也看不到一個人。

這是對他極之不利的，他所說的話雖然沒有破綻犯駁之處，但焉知不是他在殺了人後，編造出來，以便洗脫罪嫌的？

何況，就算有人看到陳永生送他出門口，有可能他出了村口後，再偷偷地轉回去，殺死陳永生，然後又偷偷地溜走。

總之，由於他大清早與陳永生爭吵過，恰好又被那個二婆聽到，再加上他離開時，沒有別的人看到，單是這兩點，就令到他的嫌疑最大。

就連蕭原也這麼認爲。雖然他不大相信陳寬會殺人。

而根據曹隊長的敘述，命案的現場沒有打鬥的跡象，但却有掙扎的痕跡——一張楠木椅子翻倒在死者的身旁地上，那張楠木八仙桌上，有兩杯茶，除此之外，死者的房中有被搜掠過的跡象，所有的貴重物品及錢銀皆不見了。

從現場的跡象來看，那是一宗殺人劫財的命案。

偏巧，陳寬與陳永生是生意上的合夥人，那就不排除他見財起心，下毒手殺死陳永生了。

除非捉到兇手，否則，情形對陳寬極之不利。

蕭原由於認識偵緝隊的曹隊長及李隊目，還有隊上的不少弟兄，因此，他能夠一直陪伴着陳寬，並了解整件命案的詳情。

而這件命案，曹隊長已交由李隊目——李志超負責破案。

蕭原與李志超不但認識，並且交情不錯，因此，若是他想插手幫忙陳寬洗脫罪嫌的話，相信李志超不會不答應。

＊　＊　＊

「阿原，我發誓沒有殺死永生兄，你相信我吧。」陳寬緊緊地執住蕭原的手，帶哭地叫着，臉上滿是惶急之情。「你一定要救救我，幫忙我找到那個殺死永生兄的兇手，我是無辜的啊！」

一時之間，蕭原不知怎樣答他才是。

雖然他不大相信陳寬會殺人，但也不能單聽他的一面之詞，便相信他是無辜的，貿然答應幫忙他。

陳寬見蕭原猶豫着不吭聲，忽然像瘋了一樣，邊叫邊從身上拿出所有的東西來，丟在桌上。「你們看吧，我身上除了昨天分到的五百三十七塊大洋票子外，還有我帶在身上作使用的十三塊大洋另三個洋毫，還有一串鎖匙，我要是殺了陳永生，搜掠了他的財物，那都到了那裏？你們可以搜搜我的身上還有沒有收藏了財物的啊！」

接着他便激動地將身上的衣服扯脫，扔在地上，也不管那時是臘月天寒時節。

曹隊長雖然已不再堅信陳寬就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但也沒有完全相信他的一面之詞，這時看到陳寬那麼激動，便冷冷地說道：「換了是我，在殺了人並搜掠去財物後，也不會蠢到將財物帶在身上……」

「那你說，我會將財物收藏在什麼地

方？」陳寬激動地大叫。

曹隊長雖然不至於一口咬定陳寬就是兇手，但却認爲他的嫌疑最大，因此，對他多少帶有敵視之意，那自然不會對他有什麼好感了，聽他那麼說，冷笑一聲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都會將搜掠到的財物埋藏在一處認爲隱秘的地方。」

一頓又道：「至於你是不是將之埋藏起來，那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了。」

「你這麼說，豈不是說我殺死了陳永生！」陳寬激憤地叫起來。

曹隊長張口欲說，却被李隊目搶先開口截住了。「好了，在未找到確鑿的證據之前，決不能亂下判斷，目前，陳寬的嫌疑最大，但却不能肯定他便是殺人兇手。不過，在未查清楚之前，我們要扣留他在這裏，直到有証據証明他沒有嫌疑，才能釋放他。」

「我沒有殺人，無犯罪，你們爲什麼要扣押我在這裏？」陳寬大叫。

「寬叔，你安靜一點。」蕭原伸手按着陳寬的肩頭，「隊上辦案的規則是這樣的，你放心吧，他們不會難爲你的。」

「阿原，我這一輩子從未進過這種地方，求求你，向他們說一下，不要將我關在這裏，我答應你們，不會溜走的。」陳寬抓着蕭原的雙手，向他哀求。

蕭原搖頭道：「寬叔，這一點我可無法幫你忙，就算我怎麼說，李隊目也不會答應放你走的……」

「老蕭，你說得對，這個責任我可承擔不起，他一定要留在隊部內，直到找到証據証明他是無罪！」李隊目的語氣很決絕。

「寬叔，你也聽到李隊目說的了，就算我怎麼說，李隊目也不會答應讓你離開的了，還是安心在隊部內待幾日吧。」蕭原連連拍着陳寬的肩頭，好讓他的心實在一點。

陳寬在李隊目等人的面上張望了一遍，大概從李隊目等人的神色，看出沒有轉圜的餘地，乾咽了口口水，對蕭原說道：「阿原，你一定要幫我啊，我確實沒有殺死永生兄，我是無辜的，你若不幫我，我死了不打緊，但家中上下等人，教他們今後如何過下去？」說着，已泣不成聲。

蕭原看着，心中一陣惻然，忙安慰他道：「寬叔，你放心吧，你若是眞的沒有殺死陳永生，我一定會替你洗脫嫌疑的！」

「阿原，我確實沒有殺他啊，我爲什麼要殺他？我與他一向都合作得好好的……我若是殺死永生兄，那豈不是殺鷄取卵？」陳寬嘶聲大叫。

「寬叔，你冷靜一點。」蕭原稍爲用力執住陳寬的雙手，搖動着。「我也不大相信你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我會傾盡全力幫你洗脫嫌疑的。」

「蔡堅、王青，將他帶到拘押室，不要難爲他。」李隊目搖搖頭，吩咐那兩名偵緝隊員。

那兩名隊員馬上走上前去，剛想伸手去左右抓住陳寬的雙手，將他推出去，大概忽然間想起李隊目最後關照他們的那句話，立刻縮回手，那個叫王青的開口道：

「陳寬，走啊！」

陳寬的身子抖索了一下，慌惶地看着蕭原。「阿原，你一定要救我，救我啊！」

「快走啊！」蔡堅不耐煩的喝道，並且伸手推了陳寬一下。

蕭原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堅定地向陳寬用力點點頭。

陳寬這才艱難地移動脚步，跟在王青的背後，走出外面。

蔡堅則押後。

＊　＊　＊

待到陳寬被「押」出室外後，李隊目才長長地吐了口氣，看着蕭原道：「老蕭，你眞的要幫他偵查這件命案，洗脫嫌疑？」

蕭原肯定地用力點點頭，「老李，他是我的鄉親，我一定要幫他的，我若不幫他，萬一他眞的是無辜的，那豈不是……」

李隊目——李志超不等蕭原說完，便已截口說道：「若他眞的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你會不會顧念那一點鄉親之情，而……」

「殺人償命！」蕭原不等李志超說下去，便已斷然說道：「不要說陳寬只是我的鄉親，就算是親人，我也不會幹出這犯律法的事情！」

「蕭老兄，有你這一句話，我就放心了。」李志超吁口氣道：「而且，也放心讓你加入這件命案的偵查行動。」

頓一下，接說道：「老蕭，說句心裏話，我也不希望你那位鄉親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

「但他的嫌疑最大。」曹隊長插上一句。顯然，他對陳寬的成見頗深。

「曹隊長，話雖這麼說，但却不能在心裏認定陳寬就是殺人兇手！」蕭原正色對曹隊長說道：「一日未找到確鑿的證據証實陳寬是兇手，就不能夠排除兇手另有其人！」

李志超也說道：「老曹，老蕭說得對，在未找到確鑿的證據之前，斷不能心存成見，那很容易冤枉好人的。」

曹隊長被兩人那麼一說，才警覺到自己的態度有點不對，他沒有生氣，帶着歉意地說道：「李老哥，蕭老哥，我是個粗人，凡事都不會去想深一些，只看到表面的便認定事情就是那樣，請你們不要見怪。我知道我剛才那樣說，是不大對的。」

「老曹，既然你已明白，那就算了。」李志超拍拍曹廣達的肩頭。「說什麼見怪不怪的！」

「曹隊長，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的。」蕭原從曹廣達那話中，聽出他是個性情耿直的人，心中對他生出好感來。「被殺死的人是你的鄉親，那自然較別的人心切抓到那個兇手，你先前的那種想法，是無可厚非的。」

「蕭老哥，李老哥，難得你兩位這麼明白事理，我實在感到很慚愧。」曹廣達語聲帶點激動。

「曹隊長，有些事我想向你請教一下……」

不等蕭原說完，曹廣達已截口道：「蕭老哥，有什麼話只管說，我知道的一

定回答，別那麼客氣。」

「老蕭，你到底想問些什麼？」李志超看着蕭原。

「老李，那是你也很想問的。」蕭原笑笑，接轉對曹廣達道：「曹隊長，你與陳永生是否熟悉？」

「當然熟悉了。」曹廣達點頭道：「同在一條村子裏，那一家的母豬生了多少隻豬崽，那一家不見了一隻鷄兒還不是馬上便傳遍整個村子的麼！」

「這就好了。」蕭原道：「曹隊長，我想你詳細地說一下，陳永生有些什麼親人。」

「除了剛結婚不到一個月的姪兒外，什麼親人也沒有了。」曹隊長想也不想便道。

「他沒有娶媳婦的麼？」李志超插口問。

「他有娶媳婦，但在六年前已病死了……」

「沒有生下兒女麼？」蕭原截口問。

「成親十多年，他那個女人不知怎的，連屁也沒有放過一個。」曹廣達語帶笑謔地道：「他的女人死了後，便剩下他孤家寡人一個，要不是他的兄嫂遺下一個兒子——他的姪兒，他眞可以說得上六親斷絕了。」

「他今年有多大年紀？」蕭原問。

「四十出頭。」

「他喪妻的時候，豈不是只有三十多歲？」李志超道：「正當盛年，又不是養不起妻子，他怎麼不娶塡房？爲他陳家留個後！」

「喪妻後，起初那一兩年，他也曾有意再娶一個塡房的。」曹廣達道：「甚至幾乎已說成了一項親事……」

「後來爲什麼告吹了？」李志超滿有興趣地問。

「起初，村裏的人都不知道他爲何變卦，直到有一次，有人看到他從何二嫂的屋子內偷偷地溜出來，才恍然明白，他與何二嫂勾上，因此而打消了續弦之念。」曹廣達說時臉上隱露出一絲曖昧的笑容。

「那個何二嫂又是什麼人？」蕭原問道。

「是個寡婦。」曹廣達咽了口口水。「模樣不錯，皮膚白白的，體態豐腻，是個萬人迷，自然他的丈夫死了後，村子裏有不少人在暗中打她的主意，誰也想不到，却被死鬼陳永生捷足先登，搭上了。」

蕭原從曹廣達說話時的那種神態，看出他對那位何二嫂頗有意思，說不定，他也是暗中打何二嫂主意的其中一個，想及這一點，他不由莞爾。「曹隊長，那位何二嫂如此不要臉，難道她不顧忌她丈夫的家人麼？」

「本來，她的家姑還未死的時候，她還不敢怎樣，頗知檢點的，但自從她的家姑因思憶死去的兒子，病故後，再無人管束她，便開始放蕩起來，引得村中的男人心動不已。聽說，何大貴是被她『吸』乾而死的。」曹廣達說到最後那句話時，臉上又隱現出曖昧的笑容來。

「一個是寡婦，一個是獨夫，兩人既然喜歡，那爲何不成親？却偷偷摸摸的，惹人閒言閒語。」李志超頗不以爲然地道。

「李老哥，你不會沒有聽說過！『妻不如妾，妾不如偷。』這句話吧？」曹廣達又曖昧地笑道。

「難道那何二嫂不怕村子裏的人說她麼？」蕭原對那位何二嫂心生鄙視之意。

「她起先是有點怕的。」曹廣達道：「慢慢的，聽得多了，也就慣了，不再那麼在意，而村子裏的人也變得見慣不怪。而據村子裏的人說，何二嫂除了陳永生之外，還勾上了別的男人。」

「知道那別的男人都是誰麼？」蕭原接口問。

曹廣達忽然奇怪地看着蕭原。「蕭老兄，你怎麼對何二嫂與她的相好那麼有興趣？」

李志超忽然眼一睜，說聲道：「老蕭，莫非你懷疑那個何二嫂與她的別的相好的，殺死陳永生？」

「在未確証寬叔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之前，任何與死者稍有關連的人，都有嫌疑。」蕭原道：「有可能那位何二嫂見財起意，殺了陳永生，又或是何二嫂的其他相好因妒而起殺機，來個人財兩得。」一頓，看着李志超，說道：「老李，你說是麼？」

「嗯。」李志超點點頭：「在未找到証據確証陳寬是兇手之前，確是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涉嫌之人的。」

「這麼說來，陳永生的姪兒豈不也有嫌疑？」曹廣達皺起眉頭道。

「是啊！」蕭原正色道：「曹隊長，陳永生的姪兒叫什麼名字？平日爲人如何？」

「叫陳顯富。」曹廣達道：「今年二十一歲，爲人沉實，但有時性子很火燥，從沒有幹過什麼不乾淨的事情。」

「老李，你不打算到陳村去走一趟麼？」蕭原轉對李志超道。

李志超馬上道：「當然要到命案的現去察看一遍啊！不過，今次恐怕太遲了。」

「陳村離這裏有多遠？」蕭原問。

「大約二十多里路吧。」答話的是曹廣達。

蕭原拿出袋錶來，看了一眼，說道：「現在還未到下午三時，這時候趕去，到達陳村時，天還未全黑，老李，你意思如何？」

李志超看一眼蕭原，看到他臉上一片急切之色，本來，他是想明天一早才趕去陳村的，這時只好說道：「那就馬上動身趕去吧。」

「要是能夠找到一輛馬車，那就快得多了。」蕭原自語般道。

「不用去找，我們今早是坐馬車進城的，就停在隊部外面，可以坐回去。」曹廣達道。

「老李，我們馬上起程去陳村吧。」蕭原說着已站了起來，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李志超看到蕭原那種心急的樣子，只好邊站起來邊說道：「你們到外面去等等我，待我到拘押室那邊叫蔡堅和王青一道去。」

蕭原與曹隊長答應一聲，當先走出

去。

曹廣達帶來的三名隊員就在外面與兩個相識的偵緝隊員在閒談着，曹廣達向他們招呼一聲，一齊向外走去。

外面，果然停着一輛雙轅馬車。

＊　＊　＊

蕭原與李志堅、曹廣達一行人等在天色才昏暗下來的時候，便已來到陳村。那比他們原先估計的時間早了約半個鐘頭。

但却辛苦了那兩匹馬——被他們一路鞭策着放步直奔，一直沒有將速度放慢。

蕭原掏出袋錶來看一眼，距五時還差一刻鐘，但由於冬日晝短，天色很早便昏暗下來。

馬車在村口慢了下來，恰好碰到幾個從田裏收工回來的村民，紛紛向曹廣達與那三個自衞隊員打招呼。一輪招呼過後，其中一個村民朝曹廣達道：「達哥，抓到了那個兇手麼？」

「抓到了！」一個隊員搶先答道：「現在就關押在城裏偵緝隊的囚室內。」

「那就好了！」那個村民憤恨地道：「眞是皇天有眼，那個兇手行刑的那一天，我一定趕去觀看，看看他怎麼個死法！」

「依我說，要將他押回來，先祭永生叔！」一個年青村民大概看了不少水滸傳之類的小說，才會說出這種憤激的話來。

蕭原張口欲說，却被曹廣達暗中用手扯了一下衣袖，同時以眼色示意他不要說話，跟着敷衍了那幾個村民幾句，由於馬車比人快，很快，便將那幾個村民拋在後面了。

馬車一直來到村子裏頭靠南面的一間青磚大屋前，停下來，曹廣達首先從馬車上跳下來，對李志超與蕭原道：「這就是死者陳永生的家。」

蕭原與李志超跳下馬車，打量着面前的那間大屋。從這間有兩進深的青磚大屋看來，顯示出死者陳永生家道殷實。

蕭原在路上曾向曹廣達詢問是否有移動過死者陳永生的屍體，曹廣達答說已將屍體移放在臨時搭起來的「靈床」上，那是死者陳永生的姪兒的主意，也是當地的一種習俗——死了的人必須停放在堂屋當中的「靈床」上。

因此，蕭原知道，他們不能看到死者當時倒斃的情形。

由於曹廣達與村中的人都不清楚偵查之道，不知道在發現命案後，不能移動屍體這種最基本的常識，因此，不能怪他們擅自移動了屍體。

屋子的大門兩旁，掛着一對藍字白紙燈籠，門檻內靠左邊放了一盞點燃了的油燈，因風吹的關係，火頭不停地閃擺吞吐，在這黃昏日暮時份，令到氣氛頗爲陰森。

蕭原與李志超跟着曹廣達往內走，才走入大門，一眼便看到當中的廳堂內，對正大門的當中，擺放了一張臨時架起來的「靈床」，靈床的左邊地上，鋪了一張蓆子，其上坐着兩個帶孝的年青男女，跪坐着，正自垂着頭，默默地不停歇地向一個火盆內投放着冥紙。

偌大的廳堂內，就只有那一雙男女。

由於天色昏黯，廳堂內比外面更黯黑，加上放在靈床脚的那盞油燈搖搖欲夭，靈案上香烟繚繞，弄得廳堂內一片陰森淒冷，教人忍不住心頭泛寒。

蕭原正在奇怪爲何屋子內如此冷清，連一個年長的人也沒有，跪在靈床前的那雙男女已察覺地抬起頭來，往大門口這邊張望，一眼看到走在前頭的曹廣達，那個男的雙眼一睜，馬上放下手中的冥紙，站起身來，疾聲叫道：「達叔，你們回來了，捉到了兇手麼？」

「我們在城裏捉到了陳寬。」曹廣達看一眼蕭原與李志超，才繼續說下去。「但……」

不等他說下去，那個年輕人已搶截說道：「達叔，皇天有眼，你們捉到了那個兇惡如狠的兇手陳寬，三叔在泉下也該瞑目了。」

「顯富，我們雖然捉到陳寬，但却不能因此而一口咬定他就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

曹廣達那句話還未說完，那個叫顯富的年輕人已激憤地叫起來。「達叔，不是陳寬殺了我三叔，還有誰！是他殺死我三叔的！你先前不也說他就是兇手麼？怎麼現在却改了口？」

「顯富，你聽我說。」曹廣達吁口氣，急急解說道：「不錯，我在你三叔被殺後，當時確實這麼說過，那是因爲我一時憤急之下，有欠深思說的。不錯，陳寬確是嫌疑最大，但却並不等於就是他殺死了你三叔，除非有證據證明陳寬確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否則，不能亂下判斷！」

曹廣達能夠說出這番話來，好顯然，他在隊部內聽了蕭原與李志超的說話後，已想通了。

「達叔，隔鄰的二婆親耳聽到陳寬與我三叔在爭吵，之後，我三叔便被人勒死了，而他也偷偷地溜走了，你說，不是他殺死三叔，會是誰？」叫顯富的年輕人不用說就是死者陳永生的唯一姪兒了，不然，他不會顯得那麼悲憤激動。

曹廣達被陳顯富那番話說得一時間想不出怎樣向他解說才是，咽了口氣，求助地望向蕭、李兩人。

「他就是死者陳永生的姪兒麼？」李志超一時間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解說，但他爲人機靈，馬上將話題岔開。

曹廣達點頭說道：「他就是陳顯富，陳永生的姪兒。」

接又對陳顯富說道：「顯富，這位就是偵緝大隊的李隊目，專程來偵查你三叔被殺這件命案的。」

陳顯富一聽李志超是偵緝隊的，頓時忘了剛才的激憤改容道：「原來是隊上的李——長官，辛苦了。」

李志超正想說話，蕭原忽然冒出一句話來。「陳顯富，你一口咬定陳寬就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是否你親眼所見陳寬殺了你三叔？」

陳顯富被蕭原這句突如其來的說話弄得愕了一下，眨眨眼，看了蕭原一眼，吶吶地說道：「我……沒有看到……陳寬殺死三叔，我是在達叔來告知我，才知道我三叔被殺的！」

「既然你沒有看到陳寬殺死你三叔，

那你憑什麼一口咬定是陳寬殺死你三叔？」蕭原沉聲接道。

「我……這……」陳顯富囁嚅着，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但很快他便理直氣壯地叫道：「他在我三叔被殺前，曾有人親耳聽到他與我三叔爭吵，之後，我三叔便死了，他一定是在爭吵中，怒火中燒，惡念陡生，殺死我三叔的，若不是他，你會說是誰？」

「有人聽到你三叔與陳寬發生爭吵，並不等於那人親眼看到陳寬殺死你三叔啊！」李志超插口道：「你那麼說，不過是你憑空想像出來的，一點證據也沒有！」

「但除了他，還有什麼人會殺我三叔？」陳顯富的口氣不再那麼肯定了，但仍然不肯改口。

「那可多了。」蕭原接口道：「譬如你，就有可能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

「你說什麼？」陳顯富就像一隻被人在屁股上踢了一脚的狗公般，幾乎跳起來，嘶吼道：「你胡說八道，簡直在放屁！」

「要是我在胡說八道，那你也與我一樣，剛才說的話都是胡說八道！」蕭原冷笑一聲。

「你憑什麼說我可能是殺死我叔父的兇手？」陳顯富氣憤地指着蕭原叫道。

「那就等於你憑什麼一口咬定陳寬是殺死你三叔一樣！」蕭原沉下臉容道：「不過，你仍然是有嫌疑的！」

「你——」陳顯富一張臉頓時變得青白一片，身子也顫抖了一下，氣憤得說不出話來。

「你冷靜一點聽我說。」蕭原的口氣和緩下來。「我之所以說你有嫌疑，那是因為還找不到證據證實陳寬確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之前，任何與你三叔有關連的人，都有嫌疑！就算是沒有關連的人，也可能會是兇手，總之，在未確證陳寬是兇手之前，稍有嫌疑的人，都有可能是兇手！」

一頓，接又說道：「你雖然說你對你三叔的被殺，毫不知情，但有誰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不知情，甚至有可能你碰巧聽到了陳寬與你三叔爭吵，之後你看到陳寬辭別了你三叔，趕回城中，於是靈機一觸，殺死你三叔，嫁禍於陳寬！」

「你——含血噴人！我要揍你一頓……」陳顯富怒叫着撲向蕭原。

「顯富，住手！」曹廣達喝叫聲中，閃身擋在蕭原的身前，同時伸手抓住陳顯富的雙臂。

「達叔，你讓開，我非要揍他一頓不可！」陳顯富掙扎着嘶叫。

曹廣達沒有放開他。

「陳顯富，他說的極有道理。」李志超開口說道：「他說的不過是假設之詞，沒有咬實兇手就是你啊，我們每偵查一件案子，在未找到確鑿的證據之前，會假設各種可能的。老實說，你若問心無愧，那何須大呼小叫的，那反而會令人增加對你的懷疑啊！」

曹廣達也說道：「顯富，這位蕭老哥與李隊目說的都是道理，你冷靜一點，若是找到證據證實陳寬確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他們一定會秉公辦理，不會放過陳寬的！」

一頓，放開了陳顯富，閃開身子，然後指着蕭原，對陳顯富說道：「顯富，你知道他是誰麼？他就是名傳一時，將那頭『餓虎』沙雄擒捕回南寧法辦的名捕手蕭原！他不會胡亂說話的！」

陳顯富大概也聽聞過有關餓虎沙雄被蕭原窮追至邊疆險惡之地，險死還生，終於將沙雄擒捕，押解回南寧法辦這件事，只見他怔了一下，隨即雙眼一睜，望定了蕭原，說聲道：「他就是那個被人傳說是捕『虎』英雄的蕭原？」

（關於蕭原冒險深入邊疆夷地擒捕餓虎沙雄的情節，請翻閱拙作『金沙灘』第27年第45期，便知分曉。）

「如假包換！」李志超插口道。

「蕭……老哥，你一定要替我捉到殺死三叔的兇手啊！」陳顯富上前一步，伸手執住蕭原的手臂，希冀地看着蕭原。

「你放心吧！」李志超道：「有蕭老兄插手，一定會抓到眞兇的！」

——對於蕭原的「喧賓奪主」，李志超之所以一點也不介懷，那是因為有蕭原插手，他知道這件命案一定可以破，並且，他也可以不用大傷腦筋，甚至冒險犯難，而且，這件命案破了後，領功的是他，有這麼多的好處，他才不介意，這也是他一開始，便樂意讓蕭原插手的原因。

——蕭原這時候一心只想替陳寬洗脫嫌疑，其他的，他都不多想，甚至忘了一件極之重要的事情。

「顯富，天已全黑了，你讓我們進去看看你三叔的屍體，然後，李隊目他們還要展開偵查啊！」曹廣達伸手拍拍陳顯富的肩頭。

陳顯富口齒嚅動一下，似乎想說話，卻沒有說出來，點點頭，轉身一步跨入廳堂內。

＊　＊　＊

蕭原與李志超及蔡堅王青花了個多小時，總算完成了初步的偵查。

蕭原與李志超在查看過死者陳永生的屍體後，一致同意死者是被人用繩索勒死的。

因為死者的身上沒有別的傷痕，只有頸脖上那道瘀黑的勒痕。

他們也看過那條勒死陳永生的麻繩，那是一條很普通的麻繩，在那個年代，特別是在農村中，那種麻繩相信家家皆有，因此，蕭原他們都看不出那根麻繩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那根麻繩是舊的，就連陳顯富也說不出那根麻繩是陳永生家中所有的，還是兇手行兇後遺下的。

換言之，根本不可能從那根麻繩之上，找出綫索，從而追尋出那個兇手來。

他們也仔細地察看過陳永生倒斃的地方——廳堂正面靠牆那張八仙桌左邊脚的地上，並由曹廣達及陳顯富講述死者倒斃在地上時的姿勢，以及當時的情形。

曹廣達更在李志超的要求下，模仿死者倒斃的姿勢躺在地上，將當時的情形重現一次。

蕭原與李志超看過後，都認為死者是被人冷不防從背後用繩子勒死的，沒有發生過打鬥，雖然當時有一張椅子翻倒，兩人估計可能是死者掙扎時踢翻或是撥翻倒地的。

由此，兩人推測，兇手極有可能是熟

人。因爲從當時的情形看來，兇手根本無法從別的地方潛入廳堂內而不被死者發覺，那麼，若不是熟人，斷不可能乘死者不覺而在背後用繩將死者勒死。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爲據此可以將偵查的範圍縮小很多。而且，可以有的放矢——從熟人中去查，要不，那就有如大海撈針，無從偵查了。

他們也查看過死者的房間，就只有那一處被人搜掠過。

房內那些槓櫃及陳寬所說的那個鐵箱子，全部被打開來，好明顯，是被人用鑰匙打開了鎖的，因爲全都沒有撬毀的痕跡，那些開了的鎖也沒有損毀。

絕無疑問，那是用死者身上的鑰匙將之打開的。

那些槓櫃有被翻搜過的痕跡，那個鐵箱子內裝着的田契等文件仍在，大洋票子却一張也不見。照陳寬所說，起碼，鐵箱子內就裝着四百塊錢的大洋票子——陳寬與陳永生增本的那筆錢，那是陳寬看着陳永生收藏在鐵箱子內的。

看過死者被翻搜過的房間後，蕭原與李志超一致肯定，兇手絕無疑問是一個死者相熟的人，而且還是很熟的，否則，不可能知道死者將貴重的財物收藏在什麼地方。

因爲從兇手只搜掠死者的房間這一點，就可以推測出，兇手要不是知道死者一般人不會知道的秘密，斷不可能只搜掠一處地方的。

甚至，從這一點上面，往更深一點去推測，得到的結論是：兇手不但是死者相熟的，而且，還是較親近的。

這就將偵查的範圍縮小了。

蕭、李兩人不禁興奮地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

當然，從偵查所得，儘管蕭原不大相信陳寬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但却不排除他就是兇手的可能。

因爲陳寬既是陳永生在生意上的合伙人，自然知道陳永生的不少秘密——每年賺到多少錢等等。更且，他是看到陳永生將他們增本的那筆錢放入鐵箱子內的唯一的人，那就可以說得上，他是死者較親近的人之一。

雖然只是初步的偵查，但却收獲不少，蕭原甚至隱約知道距破案的時候不會太久。

曹廣達眼看已過了吃晚飯的時候，只好招呼蕭、李四人到村子內那唯一的酒舖去吃飯。

——那時候的酒舖，除了賣酒與土烟外，也賣些現成的下酒物，以及幾樣簡單的菜式，要是相熟的老主顧，還會應其請求，特別供應飯菜。

* * *

吃飽飯後，由於已趕不及回城（除非摸黑走路），加上曹廣達的殷勤挽留，蕭、李兩人便決定留下來，於是，他們在喝着那酒舖老闆自釀的香醇米酒，談說起來。

當然，他們的話題不離陳永生被勒斃這件命案。

而這時候，酒舖內除了他們這一桌外，就只有另一桌有人在喝酒，那是幾個上了年紀的村民，曹廣達自然認識那幾個老漢，巧的是，他們閒談牙的話題，也是與陳永生之死有關的。

「老李，說說你對這件命案的看法。」蕭原喝了一口酒，邊伸筷去挾一塊鹵猪耳朵，邊看着李志超。

李志超將咀裏嚼着的一顆花生米咽下，才說道：「從初步的偵查所得，我認爲兇手與陳永生很相熟，而且頗親近的人。老蕭，你說是麼？」

蕭原點點頭，表示讚同。

「老曹，說說你的看法。」李志超拿起酒壺，替曹廣達斟滿了杯子。

曹廣達用手搔着後腦，爲難地說道：「老李，對於偵查案子這一門道，我是個門外漢，我實在說不出什麼來，不過，我也認爲你說的有道理。」

「老蕭，你既然讚成我的看法，而你又是這方面的高手，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蕭原想了一下，才說道：「我們既然都認爲兇手是死者熟悉及親近的人，那麼，我們只要在這個範圍內找，一定可以找出兇手來的！」

「老蕭，可否說得明白一點？」李志超道。

「這就要先向曹隊長問清楚，死者生前有那幾個相熟及親近的人了。」蕭原轉眼看着曹廣達。

「蕭老哥，我與陳永生雖然同是一條村子的人，但村子這麼大——起碼有二百戶人家，加上他一年之中，只有很少的時間在村子裏，而我也與他不大相熟，因此，我也不大清楚平日與他相熟的都是那些人。至於親近的人，據我所知，就只有他的姪兒陳顯富，還有那個與他有一手的何二嫂。」

略頓一下，又補充地道：「我雖然不知道與他相熟的有那些人，不過，照我所猜，那個曾在今天大清早聽到他與陳寬爭吵的二婆，應該與他很相熟，左鄰右舍，總是比較親近的。」

「這麼說來，暫時有三個值得懷疑的人了！」李志超道。

不等李志超接說下去，蕭原已截道：「不，暫時來說，應該有四個才對。」

「四個？」李志超與曹廣達同時抬眼瞧着蕭原。

一直坐着沒有開口說過話的蔡堅與王青却同聲問道：「還有一個是誰？」

「你們怎麼忘了被關在隊部拘押室內的陳寬？」蕭原掃了四人一眼。「他既然是陳永生在生意上的合伙人，自然與陳永生很相熟，而且親近，因此，他也應是受懷疑的？」

一頓，又道：「他雖然是我的鄉親，而我也在直覺上不大相信他是殺陳永生的兇手，但他仍然是值得懷疑，並且是嫌疑最重的一個！」

曹廣達聽蕭原那麼說，雖然口裏沒有說什麼，心裏却對蕭原敬重不已，同時，也大爲放心。

「老蕭，你不用表白什麼。」李志超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個公正俠義的人，否則，我也不會讓你插手偵查這件命

案。」

「蕭老哥，你既然說陳寬嫌疑最重，怎麼又說不大相信他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曹廣達疑惑地看着蕭原。

蕭原略爲沉吟一下，說道：「起先，我在隊部說不大相信陳寬是兇手這句話時，大部份是憑我的直覺，認爲他不會是兇手的，如今看過死者的屍體，以及現場的情形後，再加以回想一下陳寬與我在茶樓時的情形，發現有幾點情形是可以支持我的看法的。」

頓一下，喝了口酒，又說下去道：「第一點，陳寬到酒樓找到我後，在與我吃飯談說時，沒有顯露過一絲慌恐不安的神色。一個從來沒有殺過人的人，是不可能如此鎮定從容的，只怕就是作案累累的慣匪，也不可能如此鎮定，一絲不安之色也不顯露吧？你們說是不是？」

曹廣達、李志超四人不由點點頭，都沒有說話，等蕭原繼續說下去。

「第二點，陳寬若是殺了人，我想，他不會笨到還急巴巴地趕回城裏赴我的約吧？」蕭原掃了四人一眼。「只怕換轉是任何人，也會匆匆逃匿起來。這一點，我在隊部時已說過了，因此，我不想再多說。

「第三點：你們都應該看得出，死者陳永生的身形比陳寬高大吧？照我說，起碼高了半個頭。你們想想看，以陳寬那樣身形的人，能夠活生生將陳永生勒死麼？」

曹、李、王、蔡四人皆沒有立刻表示同意與否，靜默了一會，還是曹廣達首先開口。「依我看來，陳寬不大可能活生生勒死陳永生，除非他在殺他之前，將陳永生擊至不能反抗！」

「我們都看過，陳永生的身上，除了頸脖上那道勒痕外，沒有別的傷痕啊！」王青接口道：「這就可以肯定，陳永生不是在被人擊至不能反抗，才遭人勒死的！」

「我讚同老蕭的說話，以陳寬的身形，不可能活生生的勒死陳永生。」李志超道。

蔡堅也道：「我也讚同。」

「雖然這幾乎可以証明陳寬不可能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但是，他仍然脫不了嫌疑！」蕭原道：「因爲也有可能死者在與他爭吵中，不知怎的，感到不適或是暈倒，那他就有可能活生生將死者勒死了！除非找到証人証實他離去時，死者還是活生的，又或是找到別的証據，足以証明他不是兇手，否則，仍然以他的嫌疑最重。」

「老曹，現在你可以相信，老蕭不會因爲與陳寬是鄉親而偏幫了他吧？」李志超看一眼曹廣達。

曹廣達急急道：「老李，蕭老哥一直是我敬仰的人，如今在聽了他剛說的那番話，若是再不相信他，那就不會相信誰了！」

「曹隊長，謝謝你那麼看得起我。」蕭原朝曹廣達抱拳一拱。

「老蕭，這件案子如何着手追查，我想聽聽你的高見。」李志超信賴地對蕭原說。

「我們可以先從已知道的那幾個與死者相熟，及親近的人這方面去偵查，若是偵查不到甚麼，才從別的方面去偵查。」蕭原道：「老李，你認爲如何？」

李志超點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法。」

「那就這麼決定吧！」蕭原轉眼看着曹廣達道：「曹隊長，請你幫忙打聽一下，村子裏還有那些人是與死者比較相熟或是親近的，還有，也請你打探一下，村子裏有甚麼人舉動有異的。」

「好！我明天早上便吩咐隊上的人到村子裏打聽及查看一下。」曹廣達爽快地道。

「時候也不早了，老曹，請你安排一下我們的宿處，好麼？」李志超說時打了個呵欠。

「到隊部去睡一晚吧。」曹廣達道：「那裏有的是地方及床鋪。」

「那走吧。」李志超站起身。

曹廣達忙亦站起身，搶着道：「老李，讓我來。」接着扭頭朝坐在櫃枱內打瞌睡的老闆叫道：「全叔，過來算算要多少錢。」

結果，付賬的却是蕭原——他搶先付了錢。

半夜火災露曙光

蕭原躺在床上，耳中聽着隔鄰床鋪的李志超等人的扯鼾聲，他却睜着雙眼，就是無法入睡。

本來，他亦很累，很想睡的了，但由於他忽然省起一件事，頓時令到他睡意全消。

原來，他驀然省起，本來應該在今天下午乘搭那輛裝載了一批貨物到官塘鎮的馬車的，由於發生了陳寬被指爲殺人兇手這件事，以致他忘記了。

本來，這還不大要緊的，錯過今天，明天也一樣可以起程趕往張鳳琴那裏，仍然可以趕得及在大年三十之前趕到去，但這件案子不大可能在一兩日之內解決，除非有意想不到的發展，否則，只怕要躭擱不知多少日，而他既然答應了陳寬替他洗脫罪嫌，自然不能夠就此抽身而去，他是決不會這樣做的，何況，還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

要是不能趕及在大年三十之前趕到石鼓鄉——張鳳琴的家中，他不敢想像，張鳳琴會有多失望甚至生氣，想及這一點，教他怎樣睡得闔眼。

如今，他唯有希望那件命案在這兩三日內弄個水落石出，不然，祇怕要在這裏過年，不能與張鳳琴歡渡春節了。

儘管心中焦急不安，輾轉難寐，慢慢的，他還是進入了夢鄉中。

但他隨即便被一陣淒厲的喊叫聲及急驟的鑼聲驚醒了，他猛地從床上挺起身來，呼叫道：「村子裏失火啊，快起來！」

其他的人被他的呼叫聲驚醒起來，紛紛挺身坐起來，李志超睡眼惺忪地道：「發生了甚麼事？」

不等蕭原答他，夜空中又傳來一陣急厲的喊叫聲：「失火了，快來救火啊！」混雜着一陣震人心弦的急驟銅鑼聲。

「唉，不知那一家不小心失火了。」曹

廣達邊翻身下床，邊說道：「老李，你們留在這裏吧，待我與隊上的弟兄出去看看，幫忙救火就成了。」

跟着，他便吩咐那些在隊部內留宿的隊員跟他去救火。

蕭原一扯李志超：「老李，我們也去幫助救火，順便看看是甚麼回事。」

李志超本是不大情願的——半夜三更天寒地凍的，但當他聽了蕭原最後那句後，心頭跳動了一下，急忙道：「說不定，失火與陳永生被殺這回事有關！」跟着招呼蔡堅王青快些穿衣一道去救火。

蕭原四人是跟在曹廣達與幾個自衞隊員的後面跑出去的。

才跑出隊部外面，他們便看到村子南面那邊，一片烟火衝天，不用說，失火的是在那裏了。

他們急忙拔脚向那邊奔去。

沿途，他們遇上很多跑去救火的村民。

而村子內這時一片喧嘩，銅鑼聲、呼哭聲、狗吠聲，響成一片，本來在沉睡中的村子，一下子鬧翻了天。

他們很快便奔到失火的地方，祇見那裏擠滿了人，不少手提水桶的人在來往奔走，而起火的屋子大約有三五間，均以燒光了，但已受到控制，而且火勢逐漸減弱。

曹廣達抓住一個老漢，問道：「根伯，怎會起火的？」

根伯扭頭看了一眼，認出是曹廣達，噓了一口氣，說道：「廣達，我也不知是怎樣起火的，睡夢中聽到有人呼喊失火，便急忙穿衣下床，走出屋外看一下，原來喊失火的是樹坤，起火的是他家中的灶間。唉，年近歲晚的，怎會這麼不小心，不但燒了自己的屋子，也禍及人家。」

「樹坤叔現在那裏？」曹廣達問道。

「忙着救火。」根伯伸手一指擠在起火的幾間屋子前的人羣。

蕭原本來也想跟着去的，驀地，他心頭暗動：年近歲晚的，照計，村子裏的人家都會很小心燭火的，不會那麼大意留下火種，釀成火災的，這會不會是有人故意放火？與陳永生的被殺有關連？

他馬上對身旁的李志超道：「老李，我們到陳永生那間屋子去看一下。」

李志超先是不解地看着蕭原眨眨眼，隨即，他便明白了蕭原的意思。「好啊。」接着扭頭招呼蔡堅王青一聲。

四人馬上離開火場，往陳永生的屋子那面走去。

臘月天時，本就寒冷，加上深夜時分，更加寒風呼呼，四人都不自禁打了個寒顫。

來到陳永生的屋子前，只覺一陣陰慘慘的，大門兩旁那對藍燈籠在寒風中晃擺着，恍似兩隻鬼魂在晃盪，門前的那盞油燈，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熄滅了，四人在來到屋子前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恍似來到了地獄一樣。

「老蕭，怎麼大門是關上的，裏面一點燈火也沒有，難道那個陳顯富沒有在屋內替他的叔父守夜麼？」李志超疑惑地扭頭對身旁的蕭原說道。

「或許他胆小，不敢守着一條屍體過夜，所以，回家去了。」蔡堅搶先說道。才說完，便機靈靈地打了個寒顫。

——若轉換是他，也不敢在這種寒夜，陪伴着一具屍體渡過一夜。

「我們進去看看。」蕭原說着自己快步向大門走去。

李志超在蕭原扭頭朝他說話時，從他的眼神中，明白了他的意思，口裏說一聲：「對，進去看看。」跟着蕭原身後向大門走去。

蔡堅與王青雖然心中發毛，却只好硬着頭皮跟着。

對於鬼神之說，蕭原一向是不相信的，因此，他在遇上詭異的情景時，也不大恐懼。

走到大門前，他試着伸手去推那兩扇關起來的大門，兩扇木門居然只是虛掩上的，一推便開。

兩扇木門被推開時，發出「吱」的一下聲響，令到蔡堅與王青全身泛起寒慄。

李志超也汗毛倒豎。

蕭原却若無其事的，一脚跨入去。

屋內黑漆漆的，一如李志超所說，一絲燈光也沒有，蕭原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邊往正中的廳堂走去，邊叫道：「有人麼？」

聲音在屋內迴响着，變得有點怪異，聽在蔡堅王青的耳中，忍不住心頭打顫。

「老蕭，看來陳顯富不在這裏守夜，在家中摟着他的媳婦睡覺。」李志超在蕭原的耳後說。

蕭原沒有答話，一步走入廳堂內。

「呼」地一聲，一條黑影著他從廳堂正中擺放着的「靈床」上斜竄起來，撲向牆角那邊。

——這時候，他們已習慣了黑暗，可以隱約看到屋內的情形。

冷不防之下，加上那條黑影又是從擺放了屍體的靈床上竄起來，就連蕭原也禁不住大吃一驚，身形自覺地往橫歪開去！

李志超與蔡堅王青都驚嚇得一聲駭叫，其中蔡、王二人扭頭便跑。

——兩人大概以為那是「屍變」！

幸好那條黑影不是「撲」向他們這一面，只見那條黑影竄撲落牆角後，發出「咪嗚」的一聲貓叫。

原來那是一隻貓！

蕭原透口氣，將已抽出來的短鎗插回褲頭上。

李志超驚魂稍定，喘口氣，沒好氣地道：「我以為是……原來是一隻貓兒，他媽的，嚇了我一大跳！」扭頭瞥到蔡、王兩人連奔帶跑的，已逃出大門外，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喝道：「你兩個他媽的這麼胆小！被一頭畜牲嚇得膽落魂飛，還不回來！」

蔡堅與王青聽李志超這麼說，一顆心才落回原位，長長地噓口氣，轉身走回去。

蕭原這時已划着了一根洋火，照了照，看到廳堂內空無一人，所有的香燭油燈皆熄滅了，靈床上被布覆蓋着的屍體，仍然直挺挺地躺着。

洋火幾乎燒到蕭原的手指頭，他才將洋火拋在地上，跟着又劃了一根，快步走到靈床前的那盞油燈前，點燃了。

油燈馬上閃吐出一點火光來，晃晃搖搖的，但總算勉强可以看到廳堂內的情形。

蕭原又走到靈案前，燃着了兩根白蠟燭，廳堂內頓時昏亮起來，不過，却將四人的投射在牆上的身影，映得怪怪的。

「老蕭，看來陳顯富與他的媳婦眞的回家去睡大覺了。」李志超掃視一下廳堂內的情形。「叔父死了，身爲侄兒的，居然不替他『守夜』，未免有點那個！大概看到叔父的錢財都被人偷走了，自己一點得益也沒有，所以，也就不那麼盡孝了。」

一頓，頗有感觸地道：「唉，世風日下，只怕以後做兒子的，不替父母辦喪事！」

蔡堅却接口道：「李隊目，更深夜靜的，他又是被人殺死的，加上連一個陪伴的人也沒有，換轉是我，也沒有那份膽量守着一個死人過一夜！」

「你他媽的眞不是人養的！」李志超罵道：「你這麼胆小，爲何又幹上了偵緝隊？你不是以爲當上了差，食穩了餉，便不用幹什麼吧？」

蔡堅伸伸舌頭，忙說道：「李隊目，我……要是沒有膽量，我也不會吃這口飯了，剛才的情形，就算是膽量再大的人，也會嚇一跳的！」

「算了，別死鷄撑直脚。」李志超擺擺手，接轉對蕭原道：「老蕭，看來我們是過慮了。」

蕭原這時正伸手揭開蓋着死者頭上的白布，那邊看着的蔡堅不由猛打了一個哆嗦。

——他是想起在日間所看到的死者那副容貌——睜眉突眼張口吐舌的，怪恐怖的。

蕭原看清楚床上的屍體確是被勒死的陳永生，才將白布放下，扭頭說道：「老李，還是到陳顯富的家中去看一下，我才放心。」

——剛才，他在揭起白布的刹那，會猜疑白布下的屍體，不是陳永生，而是陳顯富！

他之所以這麼猜疑，那是因爲他曾見識過不少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事情，他認爲陳永生死得那麼突兀，而那麼巧，晚上跟着便有人失火，未免太巧合了，在這種情形下，什麼事情也可能發生的。

「那就走吧。」說實話，李志超也不想在這裏逗留多一會，他自進入屋子後，便感到渾身不舒服，心中惴惴不安。聽蕭原那麼說，還不乘機快快離去。

＊　＊　＊

蕭原四人由於沒有到過陳顯富的家，所以，不知其所在，本來，他們可以詢問一下遇到的村民的，但由於他們是生面人，爲免引起誤會，還是走回起火的地方，找到曹廣達，由他帶路，那比較好。

四人趕回起火的地方，看到火勢已差不多被撲滅了，都替村子裏的人慶幸，找到曹廣達後，他們便立刻趕往陳顯富的家中。

來到陳顯富的屋子前，蕭原與李志超三人才知道，他們剛才曾經經過，並且，距陳永生那間屋不很遠。

屋子的大門緊閉，曹廣達伸手拍門。

「顯富，顯富，我是廣達，醒醒啊！」

屋子內却沒有人應。

李志超與蕭原不禁對看了一眼，心中生出一絲不祥之念。

曹廣達見屋內沒有人應，不禁嘀咕道：「就算睡得再死，也會驚醒過來的啊。」跟着再拍門，這一次用力多少。

蔡堅却忽然說道：「老曹，不用拍門了，他們不在家。」

曹廣達愕了一下，扭頭看着蔡堅。「你怎知道他們不在家？」

「老曹，你看清楚，大門是反鎖上的。」答話的却是王青。

曹廣達聽王青那麼說，忙轉回頭看清楚，大門果然是反鎖了的。由於大門上裝的是暗鎖(外面有一根凸出來的鐵圈，往橫推，便可以將門閂上，而在另一扇門上，也嵌了一個鐵圈，門拴在外面閂上時，那個可以推動的鐵圈恰好與那個固定的疊在一起，只要在其上加一把鎖，便不會被人輕易打開了)，外面的兩個鐵圈疊在一起，但却沒有加鎖，在黑夜中，若不留心細看，是看不出來的。

看清楚確是反鎖(應該說是反門)的。曹廣達又嘀咕道：「莫非他夫婦去了救火？」

蕭原上前道：「曹隊長，救火也不用兩夫婦一道去啊，依我說，還是進去看看吧。」

「蕭老哥，你不是懷疑他夫婦出了什麼事吧？」曹廣達驚疑地道。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的！」李志超開口道。

「那就進去看一下吧。」曹廣達聽兩人那麼說，心中不由打起鼓來，伸手去推開那個可以移動的鐵圈，將門推開。

推開大門，便是堂屋，裏面黑沉沉的，幸好他們習慣了在黑暗中觀物，所以，還不至於有如睜眼瞎子那樣，看不到屋子內的情形。

「顯富，醒醒啊！」曹廣達邊往裏走，邊提高聲音叫道。「我是廣達啊。」

雖然已猜到陳顯富夫婦九成不在屋內，但爲防萬一，他仍然高聲叫，以免做成誤會。

蕭原已划着了洋火，將擺放在正中靠牆那張八仙桌上的油燈點亮了，屋子內頓時一片昏亮。

蔡堅與王青在屋子內各處察看起來。

結果，他們找遍了整間屋子，也看不到陳顯富夫婦的影踪。

「他夫婦莫非眞的去了救火不成？」曹廣達喃喃道。

「到失火的地方去找一下，不就知道了麼？」蕭原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却不是這樣想。

四人像一陣風般走回失火的地方，火勢已完全被撲滅了，人也散去了一部份，不過，仍有不少人在站着，談說着。

四個人分散開來，在人叢中找尋陳顯富夫婦，曹廣達還向相熟的人詢問有否見到陳顯富夫婦，得到的答覆都是：沒有。

而他們在人羣中找遍了，也找不到陳顯富夫婦。

「老蕭，會不會我們到他的家中去找

他時，他夫婦都到了陳永生的屋子中去守夜呢？」曹廣達忽然道：「你說有沒有可能？」

李志超頷首道：「嗯，有可能。」

「那我們再到那間屋子去看看吧。」曹廣達說着便移動脚步。

「慢着。」蕭原抬手揮動一下。「爲免我們到了陳永生的屋子找不到陳顯富夫婦，又以爲他倆返回家中，我提議分成兩撥，一撥到他的叔父的屋子，另一撥到他的家去，這樣，就不會顧此失彼了。」

李志超首先贊成。

蔡堅與王青幾乎是同聲道：「我去陳顯富的家中去找他夫婦。」

李志超瞪了兩人一眼，笑駡道：「你兩個大頭鬼，別以爲見不到那條屍體，便不會心慌，夜深人靜的，若是你兩個運數低的話，一樣會遇上鬼怪的。」

蕭原笑說道：「老李，就由他倆到陳顯富的家中去看一下吧。」

李志超沒有再說什麼，朝蔡、王兩人揮揮手。「那一方找到陳顯富夫婦，就將之帶回隊部去。」

結果，他們兩撥人都找不到陳顯富夫婦。

「半夜三更的，他夫婦去了哪裏呢？」曹廣達那雙濃眉皺了起來。

「老蕭，會不會出了事？」李志超有點躭心地道。

「大有可能。」蕭原沉聲道：「這個時候，他夫婦總不會發神經，在外面逛蕩吧？」

「那我們要不要派人去找他夫婦？」曹廣達着急地道。

「我認爲應派出人手到村子附近去找尋一下。」蕭原道：「老李，你意思如何？」

「我也是這麼想。」李志超道。

曹廣達馬上去招集人手，然後，拿着燈籠火把，在村子各處的附近找尋陳顯富夫婦。

才回復了平靜的村子，又喧嘈起來——那是狗吠聲與人聲弄成的。

擾攘了多個時辰，直到天色微明，仍然找不到陳顯富夫婦，他們才收隊回去。

曹廣達、蕭原、李志超與曾經找尋陳顯富夫婦的人，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陳顯富夫婦凶多吉少。

由於擾攘了大半夜，每一個人都感到又睏又疲，因此他們都沒有心情去顧慮陳顯富夫婦的事了，各自倒頭便睡。

* * *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間，他們都被一把聲音驚醒了。「廣叔，廣叔！找到顯富了！」叫聲既响又急促。

曹廣達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一骨碌坐起來，睜開眼，看到奔入隊部來的是一個叫松柏的自衛隊員，張口問道：「松柏，你叫什麼？」

「廣叔，找到顯富夫婦了。」松柏喘着氣，顯然，他是奔跑來報訊的。

「找到顯富夫婦了？」曹廣達雙眼倏睜，疾聲道：「在什麼地方找？」

——在他以爲，找到的必定是陳顯富夫婦的屍體，因此他才會顯得那樣「震驚」。

「他倆夫婦都在家裏……」王青冒出一句話來。

蕭原與李志超雖然沒有說話，但心裡均認爲，陳顯富夫婦必是死了。

「他倆夫婦在家裡幪頭大睡，怎會被人殺死？」松柏詫異地看着王青。

「他媽的，原來他倆夫婦摟着睡大覺，害得我們半夜三更到處去找他！」蔡堅沒好氣地駡道。

「他媽的，他倆夫婦昨晚究竟去了什麼地方？」李志超心中也有氣。

「去問一下他倆夫婦，不就知道了麼？」蕭原說着已掀被下床。

——他覺得陳顯富夫婦昨夜忽然「失踪」，其中必有古怪。

「嗯，一定要問個清楚。」曹廣達也覺得，這對夫婦昨晚的「失踪」，大有問題。

「他媽的，我們找了他半晚，他夫婦現在却在睡大覺，去吵醒他們也好，別讓他們睡得那麼舒服。」王青帶氣地道。

「那就去吧，」李志超打着呵欠掀開被子下床。

* * *

他們幾人來到陳顯富的屋子前，太陽已高掛在半空。

曹廣達拍了好一會門，屋子內才有人懶洋洋地問道：「誰啊？」

曹廣達沒好氣地說：「顯富，我是曹廣達，開門啊！」

「廣達叔，這麼早，找我有什麼事啊？」屋內的陳顯富打着呵欠道。

「若不是緊要的事，遲些才來好麼？」

「聽着，是緊要事，快開門吧！」曹廣達生氣地叫道：「經已日上三竿了，還說早？」

「是什麼緊要事啊？」屋內的陳顯富然有點不情願，不過，還是起床將大門打開。

門才打開，李志超已不耐煩地道：「你是怎麼搞的？這麼久才開門，不是昨晚在你女人身上操勞得雙脚發軟吧？」

陳顯富張口想說什麼，但一眼看到李志超沉着一張臉，馬上將到口的話咽了回去。

走入屋子，曹廣達瞄一眼左首的那間房子，說道：「叫你女人也出來。」

蕭原李志超四人在屋子內四下張望起來。

「廣達叔，到底是怎麼回事啊？」陳顯富眼中閃過一抹不安之色。「要叫我女人出來？」

「快叫她出來。」李志超瞪眼道：「你不是要我的手下進去叫她吧？」

「不！不！」陳顯富忙道：「我進房去叫她出來。」跟着便急急走入房間內。

這一次，他很快便與他的妻子出來。

蕭原打量那女子一眼，發覺對方的目光閃爍不定，並流露出一股貪婪之色來，不過，却頗具姿色。他的眉頭不由略皺了一下。

「廣達叔，我女人已出來了，到底有甚麼事啊？」陳顯富微笑地道。

「你與你女人昨晚去了甚麼地方？」曹廣達也不客氣地直接問道。

「我……與我女人昨晚去了救火啊！」

陳顯富微怔了一下，說話時的神色也不大自然。

「廣達叔，昨晚樹坤家失火，你沒有去救火麼?」陳顯富的女人接口說道。

「我怎會沒去救火?」曹廣達直視着陳顯富夫婦。「你說你倆去救火，怎麼我看不到你倆?」

「我倆也看不到你啊!」那女人快口快舌地說道：「當時人那麼多，你看不到我倆，一點也不奇怪啊。」

「你倆昨晚眞的去了救火?」李志超沉下臉道。

「當然是啊!」又是那女人搶着說：「同是一條村子的人，誰家不小心失了火，當然要去幫助救火啊，廣達叔，你說是麼?」

「爲何我們問遍了在場的人，都說沒有看到你夫婦?」蕭原兩道銳利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女人。「就算我們看不到你們，其他的人都看不到麼?莫非你倆是透明的不成?」蕭原最後那句話說得很尖銳。

「這……我怎麼知道他們會看不到我夫婦的啊!」仍然是由那女人答話，不過顯得不大自然。「或者，因爲我們只去了一會，而當時又一片混亂的，加上天黑，在場的人看不到我倆夫婦。一點也不奇怪，我倆夫婦就看不清楚誰是誰來!」

曹廣達不由在心裏暗道一聲：「好個伶牙俐齒的女子!」

「好吧，就算你說得通吧。」

李志超一句還未說完，便已經被那女人截斷了。「那麼，沒有甚麼事了吧?我倆夫婦昨晚沒有睡過，睏得很，下午還要辦理三叔的喪事，你們請吧。」

居然下逐客令。

「慢着，我還有話要問。」蕭原擺擺手道：「你們離開火場後，去了那裏?」

「去了那裏?」那女人的目光閃爍了一下。「難道還會到處亂跑麼?當然是先去看一下三叔的……將油燈加滿油，然後，回家睡覺啊!」

「但我們怎麼在陳永生及你們這裏都找不到你倆夫婦?」蕭原緊接問。

「這——」那女人呆了一下，眼珠轉了一下，馬上說道：「或許，你們到我們家去找我們時，我們恰好在三叔的屋子……你們到三叔的屋子去找我們時，我們恰好回家，因此你們便找不到我們。」

「是麼?」蕭原兩道目光變得有如尖針一樣，盯着那女人。「但我們是分成兩撥，分別到這裏及陳永生的屋子找你們的啊，你還有甚麼話說?」

「別和他們磨咀皮子了。」李志超不耐煩地道：「不怕對你兩個說，我們與自衞隊的人，找了你兩個多時辰，直到天微亮，我們才收隊回隊部，順道再到這裏及死者那裏看過一遍，都不見你兩個，你再想不出謊話來堵塞了吧?」

那女人的咀唇嚅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夫婦兩人的臉色都遽變了一下。

「快說，你兩個昨晚到底到了那裏?」李志超沉聲喝道。

「我們去了那裏關你們甚麼事?」那女人撒潑地道：「不錯，你倆夫婦剛才說的都是謊話，那又怎樣?你們總不能說我倆夫婦幹了甚麼吧?」

「這可難說得很!」蕭原沉聲道：「村子裏有人家離奇失火，而你倆夫婦又不知去了甚麼地方，因此，我們有權懷疑你倆夫婦放的火!」

「你胡說!」陳顯富氣急地道：「我家與樹坤一家從來沒有吵過咀，更別說有甚麼仇怨了，無緣無故的，我倆夫婦怎會放火燒他的屋子?」

「那只有問你倆夫婦才知了。」蕭原冷笑一聲。「就像你叔父被人勒死這件事，說不定，也是你夫婦倆幹的!」

「你胡說八道，含血噴人!」那女人尖叫起來。「你有甚麼証據?我夫婦兩怎會殺死三叔啊?」

「我雖然沒有甚麼証據，但我可以猜測得到，你夫婦倆害怕你叔父續弦，又或是聽到甚麼風聲，你叔父會將財產遺留給別的人，你夫婦倆不甘心到手的財產落在別人的手上，便動了殺機，碰巧你聽到陳寬與你叔父發生爭吵，於是，你夫婦倆便把心一橫，來個謀財奪命，嫁禍他人!」

「你胡說，你胡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殺死我三叔!」陳顯富失了常態地嘶叫起來。

「你這個混蛋，居然誣說我們殺死三叔，我們與你有甚麼仇怨?你要這樣誣害我們?」那女人哭叫起來。「廣達叔，你說句公道話啊，昨天你不也說是陳寬殺死了三叔的麼?」

「富嫂，當時我有欠思想，才會那樣說。」曹廣達道：「至於你說蕭老哥誣害你倆夫婦，我却不同意，事實上，他說的不無可能啊!再說，你們又說不出昨晚去了那裏，幹了些甚麼?那就難怪他們懷疑你們的啊!」

「你們兩個聽着!」李志超也加重語氣道：「在未找到確實的証據証實陳寬是兇手之前，我們有權懷疑任何一個人與殺死陳永生這件案子有關連的!」

「你若想他們不懷疑你倆夫婦，最好說出昨晚去了那裏?幹了些甚麼?」曹廣達的語氣也重起來。

「快說!」李志超喝道!

「我——」陳顯富欲說還休，馬上被他的女人搶截了。「我說，我們昨晚看……到一個人鬼鬼祟祟地往村子外走去……便偷偷跟下去……一直跟出很遠……後來忽然不見了那個人的影踪，我們找了好一會，都找不到，才回來，回家中的時候，天已大亮了。」

「在甚麼地方不見了那人的?」蕭原問道。

「半夜天黑，加上當時心中又緊張，只顧着跟踪那人，根本就沒有留意那是甚麼地方。」那女人道。

蕭原心中冷笑一聲，正想說話，李志超又冷笑一聲，說道：「信口胡說，就是三歲小童，也不相信!」

「你不知道附近的地方，還說得過了，顯富長在這裏生在這裏，附近一帶的地方應該都熟悉的啊!雖然是在黑夜之中，不可能認不出地方的啊，何況，你兩個還在那處地方轉了好一會!」曹廣達不相信地道。

「我說的都是眞的啊!」那女人搶着道

「你們不信，我倆夫婦也無可奈何！」

「他媽的，你要人家相信，也編造得讓人相信啊！」蔡堅忍不住開口罵道：「妳簡直將我們當作是白痴！」

「陳顯富，你再不說實話，我們只好將你們當作嫌疑犯，帶回隊部。慢慢詢問了！」蕭原看出陳顯富比他的妻子胆小舌拙，便釘着他問。

不等陳顯富開口，那個女人已搶着道：「我們說的都是實話，你還想怎樣？你們懷疑我倆夫婦殺死三叔，總要拿出証據來啊！」

「我們會找到証據的！」李志超沉聲道：「既然你們兩個不肯說實話，我們只好將你兩個帶回隊部，關起來，嚴加詢問！」

「你們沒理由這樣做的！」那女人尖叫起來。「我死也不去！」

「顯富，他們是有權這樣做的！」曹廣達道：「你倆夫婦若是沒有殺害你叔父，那怕甚麼說實話啊！」

「廣達叔，我怎會大逆不道，殺死三叔啊！」陳顯富情急地叫道：「我們昨晚只不過——」

「阿富，你發甚麼神經？」那女人一聲尖喝，打斷了丈夫的話。「你別被他們嚇唬得胡亂說話啊！」

「住口！」李志超怒喝一聲。接吩咐蔡堅與王青：「這個女人好潑，先將她押回隊部去關起來！」

那女人一聽，馬上撒潑起來，哭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賴着不起身。

王青早已對那女人有氣，見她撒潑，更加氣惱，猛地抽出身上的短鎗來，頂在那女人的太陽穴上，喝道：「潑婦，妳走不走？妳若不走，我教你今生今世也走不了！」

那女人一見王青拿出鎗來，面也青了，再聽他那麼一喝，渾身打了個抖顫，駭然爬起身來，一聲也不敢吭。

「快走！」王青收回鎗，仍然指着她，伸手推了她一下。

那女人往前蹌出一步，乖乖地往外走去。

「廣達叔，你們不能將我女人關起來的啊！」陳顯富驚慌失措地對曹廣達說。

「顯富，那不是我的主意，你對我說也沒有用。」曹廣達攤了攤手道：「李隊目他們是負責偵查這件案子的。他們有權這樣做，你若是再不說實話，他們還會將你倆夫婦押回城裏的偵緝隊，那就夠你們好受的了。」

「廣達叔，我說了實話，他們會不會追究我？」陳顯富張惶地道。

「那要看你所犯的是輕還是重了。」曹廣達道。

「廣達叔，我不過拿走了三叔房中的一部份財物……」陳顯富吶吶地道。

「嘿嘿，這麼說，是你殺死你叔父，然後搜掠了所有的財物。是不是？」李志超不等陳顯富說完，便嚴厲地道。

「不是啊，我去到叔父的家中，叔父已被人勒死，倒斃在地上的了。」陳顯富發急地慌叫起來。

「不是你，是誰？」李志超惡狠狠地道。

「我怎麼知道？」陳顯富澀聲叫道：「我沒有看到那個殺死我三叔的兇手。」

「嘿嘿，鬼才相信你所說的！」李志超冷笑連聲，狠狠地盯着陳顯富。

「廣達叔，我所說的都是眞話啊！」陳顯富求救地向曹廣達揮動雙手。「我可以發誓，我若是殺死了三叔，不得善終！」

李志超冷哼一聲，正想說話，却被蕭原打個眼色阻止了。「陳顯富，你若要我們相信你不是殺死你三叔的兇手，那你最好將事情的始末詳細地說出來。」

「我說，我說。」陳顯富這時只想洗脫殺人的嫌疑，因此慌不迭說道。

「顯富，坐下來慢慢說。」曹廣達將陳顯富按坐在一張櫈子上，再招呼蕭原與李志超也坐下來。跟着，他去倒了一碗水給顯富，好讓他喝兩口，鎮定一下心神，說的話自然有條有理。

陳顯富喝了大半碗水，吐了口長氣，果然鎮定了很多。望了蕭、李、曹三人一眼，開口說道：「昨天早上，我吃了早飯後，本來想到田裏去看一下的，走到門口時，忽然想起，三叔曾說過，過幾天會到城裏的貨棧去看一下，關照那些伙計小心火種，然後才回來過年，我女人曾對我說過，想買一幅花布做套新衣過年，那何不托三叔在城裏扯一幅回來，於是便踅向三叔那裏……」

* * *

陳顯富來到陳永生的屋子時，似乎聽到屋子內有响動，於是便叫道：「三叔，三叔。」

邊叫邊走到大門前，只見大門半掩，卻聽不到三叔的應聲，不由感到奇怪，暗自嘀咕道：「三叔應該在家的啊，怎麼却不應我？」

邊叫邊走入大門內。由於知道三叔與村子裏的寡婦何二嫂有一手，說不定何二嫂這時候就在屋子內與三叔……想到這裏，他爲免尷尬，又開口叫道：「三叔，三叔，你在麼？」

仍然聽不到三叔的應聲，他更感奇怪，剛才明明聽到屋子內有响動，那應該有人在，而三叔一向是獨居的，那麼，三叔應該在屋子啊，他怎麼不應他？

他不由詫異起來，三叔怎麼了？

及至他走到廳堂前，一眼看到正中靠牆那張八仙桌的左邊地上倒臥着一個人，他不由吃了一驚——認出那就是他三叔。

起初，他以爲三叔只是暈倒在地。因爲這幾天三叔感染了風寒，一直不大舒服，他是知道的，因此，他急忙奔入廳堂內，口裏叫道：「三叔，三叔！」

及至奔入廳堂內，驟眼看到三叔的頸脖上纏着一根麻繩，他不由大驚失色，駭然奔到三叔身前蹲下來，碰一下三叔的肩頭，一點反應也沒有，及至他探頭看清楚三叔歪側向着桌底內的臉孔，他駭得幾乎失聲驚叫出聲。

他看到三叔的那張臉孔嚇人極了：豎眉瞪眼，張口吐舌，臉色紫脹，兩顆幾乎突出來的眼珠凝住不動！

他雖然沒有看過多少個死人，但眼前他三叔的情形，只要不是白痴，也看得出，經已斷了氣！

他雖然心中驚駭恐慌，但仍然大着胆

子，用發抖的手摸一下三叔的手，冷冰冰的，這就更加肯定，三叔已經死了。

是被勒死的！

是誰勒死了三叔？

這是他腦海中第一個閃過的念頭。

緊接着，閃過腦海的第二個念頭就是：馬上到屋外呼叫，讓村中的人都知道，他的三叔被人勒死了！

他馬上跳起來，往外便跑，但才跑出廳外，他便猛地收住腳步，心裏嘀咕起來：「趁這時候還沒有人知道三叔被殺，何不偷偷到三叔的房中搜尋一下，看看他收藏有多少財物，正好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偷拿回家中，免得那個不要臉的何二嫂見財心起，抓破臉皮，硬說三叔生前答應娶她過門，還送她一筆錢，要與我平分三叔留下來的財物，那我豈不是少得一半錢財？何況，我拿走了三叔的財物後，還可以推在勒死三叔的兇手身上，說是他搜掠了。」

此念一起，頓時令到他理智迷蔽，心中只想着叔父的錢財，不再理會叔父的被殺了。

跟着，他先去將兩扇大門關起來，以免被別的人經過時，看到他在屋子內，之後，他便走入叔父的房間內，搜尋起來。

當他進入叔父的房間後，發覺已被人捷足先登了，他馬上想到，極有可能是殺死叔父的兇手已將房間搜掠過，又急又氣之下，他恨死了那個兇手，不過，他仍不死心，動手搜尋一番，結果，他發現那個鐵箱子上雖然插着一根鑰匙，却仍未打開來，便將之打開，發覺箱子內的物件沒有被拿走，檢查之下，箱子內除了田地契據外，還有賬薄及大洋票子以及一些金器及玉器。

他三扒兩抓將那些大洋票子及金器塞入懷中，沒有動那些契據賬薄，不敢再逗留下去，走回大門前，拉開一綫門縫，偷瞥一眼，附近不見人影。忙閃身出去，才急走了幾步，猛省起忘了拿回那柄鋤頭，嚇得他急忙返回去，拿回鋤頭，一溜烟溜回家中。

他的女人見他慌慌張張地跑回來，忙問他怎麼了，他便將三叔被殺，自己乘機竊取財物的事說出來，他女人不但沒有責怪他，反而說他幹得好，還替他出主意着他馬上下田，由她走去三叔那裏，詐作發現了三叔被殺，呼叫報訊。

定下神來，他開始有點後悔，不該那樣幹，但已騎虎難下，只好聽他女人擺佈，馬上下田。

而他女人在他走後，等了一會，估計他已下了田，才施施然的走去陳永生的家中，她雖然早知道陳永生已被人勒死，但當她看到陳永生死得那麼恐怖，嚇得她忍不住尖聲銳叫起來。也因此，她的表情異常迫真，沒有人看出她是事先已知道陳永生被人勒死的。

結果，由於距陳永生家不遠的二婆在大清早曾聽到陳寬與陳永生的爭吵聲，她亦聞聲知道陳永生被人殺死，便對聞訊趕來的村人及曹廣達他們說出來，衆人推測之下，一致認為是陳寬在爭吵時，殺死陳永生的，於是便由曹廣達招集自衞隊，分成幾撥，追捕陳寬。

陳顯富在「驚聞」噩耗後，眞虧他能裝作得那麼逼眞，不但悲傷欲絕，而且聲聲要捉拿到兇手，替叔父報仇。

他女人更是呼天搶地，哀哭不已。

＊　＊　＊

聽完陳顯富的叙述，誰也沒有馬上開口說甚麼，都在思想着陳顯富的「故事」，是否眞實無訛。

一時之間，屋子內靜得聽到各人的呼吸聲。其中以陳顯富的呼吸聲最促最重。

陳顯富看到各人聽完他的「故事」後，悶聲不吭，猜不到蕭原等人是否相信他所說的，不禁心頭忐忑，兩道目光盡在蕭、李、曹三人身上溜轉。終於，他忍不住說道：「廣達叔，我說的都是眞實的啊。若有半句謊言，叫我天打雷劈！斷子絕孫！」

「陳顯富，照你所說，那個兇手應該是在打開鐵箱的刹那，聽到你叫三叔的聲音，因而來不及打開鐵箱，慌忙溜走的，你眞的沒有看到那個兇手麼？」蕭原第一個開口問道。

「我發誓眞的沒有看到那個兇手！」陳顯富誠惶誠恐地道：「我要是看到那個兇手，就不會幹出那種埋沒天良的事——乘機竊取我三叔的財物。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去追截那兇手的！」

聽他說完，蕭原想了一下，認為他說的甚有道理，因此提出第二個問題。「你倆兩夫婦昨晚到底去了那裏？」

「偷偷到村外墳墓去掩埋從三叔那裏竊取的財物。」陳顯富道：「本來，我女人已將那些財物收藏在家中一處隱秘的地方。但你們昨天來到村子後，從你們的說話中，我聽出你們似乎不大相信陳寬就是殺死三叔的兇手，可能另有其人，並且要在村子裏展開偵查，我在心虛之下，認為我女人將那些財物收藏在家中，不大妥當，與我女人商議，她也認為我所慮極是。商量之下，決定將那批財物偷偷掩埋在祖墳附近的地下。本來，我們是想半夜去掩埋的，湊巧發生了火燭，我倆夫婦認為再好也沒有了，趁着村中人慌亂忙着救火，正好偷偷去掩埋財物，萬一有人到三叔的屋子去看我夫婦倆，發覺我倆個不在，那我們大可以說是去了救火，那知道……」陳顯富說到這裏，頹然垂下頭來，吁出一口長氣。

「我們且相信你所說的，你現在先帶我們去起回那些財物再說。」李志超開口說道。

「長官……你們不會追究我竊取三叔財物的罪行？」陳顯富緊張夸夸地說道。

「這個麼，待以後再說。」李志超打起官腔。「現在先去起回那些財物！」

「廣達叔，求你看在鄉里鄉親的份上，替我向李長官說幾句好話，我夫婦倆永世感戴你的恩德。」陳顯富向曹廣達哀求。

曹廣達咀唇嚅動了幾下，却沒有說出話來——他是不知怎樣說才好。

「若是你所說的都是實話，而我們查明屬實，那麼，你所犯的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而你又肯與我們合作，我想，李長官是不會為難你的。」蕭原說道。

陳顯富聽蕭原那樣說，馬上寬容了很

多。討好地道：「我現在就帶你們去將那些財物起出來。」

「那還不走？」李志超一點也不假以顏色。

「是，是！長官。」陳顯富連聲應着，急急站起身，邊往外走，邊卑躬地道：「我帶你們去。」

「顯富，不要帶鋤頭麼？」曹廣達提醒他。

「要，要！」陳顯富咀裏說着，急忙回身走到屋門左邊的牆角，拿了一柄鋤頭。

＊　＊　＊

在村子裏的自衞隊部內，蕭原和李志超，曹廣達坐在房間內（那是曹廣達的寢室），圍着那張小方桌，看着桌上放着那些大洋票子與金器玉飾。

那就是從陳顯富的祖墳一處地下掘出來的。

換言之，也就是陳顯富從他的叔父家中竊取的那批財物。

而陳顯富的女人已被釋放回家中。不過，李志超嚴厲地吩咐他夫婦倆，不准離開村子到別的地方去，並且要隨傳隨到，直到命案了結爲止。

他夫婦倆已嚇破了膽，再不敢舌尖口硬，沒口答應。

蕭原他們早已點算過，那疊大洋票子一共是一千四百柒拾塊錢，至於那些金器，約有兩斤重，加上幾塊玉墜玉佩及鼻烟壺，合計起來，總值約在萬多二萬塊大洋左右。

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筆不少的財富。也就難怪陳顯富會見財起意，不去理會叔父的被殺了。

因爲根據他所敘述的，那個兇手應該是在他去到陳永生的屋子前，開聲叫他的叔父時，才被驚動，慌忙溜逃的，當時他若是馬上呼叫，而不是只顧竊取叔父的財物，那麼，很可能會搜捕到那個兇手，因爲照情形，那個兇手不可能逃得太遠。

「這麼大筆的錢財，難怪陳顯富這個傢伙會不顧其叔父的被殺，只顧竊取這些錢財了。」李志超看着桌上那些財物，臉上流露出貪羨的神色。「換轉是我，說不定我也會那麼做。」

「老李，你不是……」蕭原笑說道。

「老蕭，說實話，世間上，有那一個不見錢眼開的？」李志超打斷了蕭原的話。「就拿我來說吧，只怕這一輩子，也掙不到這麼一大筆錢財。不過，你放心，我只是說說吧了。我既然當差吃餉，說甚麼也會恪守自己的職責的。」

蕭原伸手拍拍李志超的肩頭，語帶敬意地道：「老李，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說起來，陳永生只得陳顯富一個親人，說甚麼這些財物也該歸他的，他不該財迷心竅，幹出糊塗事來，幾乎害死了自己。」曹廣達有感而發地道：「人，要是貪念一起，便甚麼也可能幹得出來，貪之一字，眞是害人不淺！」

「老曹，老蕭，依你看，陳顯富說的是否眞話？」

「李老哥，我對偵辦案子這一件事，是個門外漢，因此，我不敢下判斷。」曹廣達道：「不過，我與他是同一條村子裏的人，他的爲人我比較了解，照我看來，他不會是那種喪盡天良，兇殘狠惡之人。」

「老曹，你是說，他不會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李志超站着看曹廣達。

曹廣達點點頭：「這不過是我憑感覺得來的看法。李老哥，你大可以當我沒有說過。」

蕭原沒有立刻答他，想了一會，才說道：「聽他的供述，我找不到其中的破綻，而且，他所說的，與他女人所說的沒有多大出入（原來，他們在釋放陳顯富的妻子前，曾訊問過陳顯富的妻子一番，那女人大概知道她的丈夫已供出了一切，不敢再口硬，乖乖地招供了），照我看來，他夫婦倆不大可能串好的，因此，我認爲他的供述不可能是假的！」

「老蕭，你這麼說，意思是不敢確定他不是兇手，是麼？」李志超曲起食指，輕輕敲着桌面。

「嗯！」蕭原點點頭。「畢竟，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詞，因此，在未找到証據証實他所說的事實之前，他仍然是有嫌疑的！」

「老蕭，我與你的看法一樣。」李志超頷首道：「一句話，陳顯富的話雖然可信，但仍然有嫌疑。」

一頓，摸摸下巴上的髭渣子，說道：「雖說已找出了兩個嫌疑的人，但對於誰是兇手這方面，仍然一絲綫索也沒有。」

「老李，我們可以去找那個何二嫂查問一下，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蕭原道。

「對，我差點忘了這個與陳永生有一手的何二嫂！」李志超精神一振。「老曹，可否這就帶我與老蕭去找她？」

「李老哥，怎麼忽然客氣起來了？」曹廣達笑說道：「我馬上帶你們去。」

＊　＊　＊

何二嫂這個女人頗有幾分姿色，體態豐盈，再加上生了一雙媚眼，是個令男人動心的女人。

起碼，李志超在見到她的利那，禁不住怦然心動。

蕭原的眉頭却皺了一皺。

那不是他不爲所動，而是他一向很討厭這種不守婦道的女人。

那女人看到曹廣達帶了兩個人找上門，先是怔忡了一下，繼之臉上綻出一絲笑容，眼波流轉，瞄了蕭、李兩人一眼，說道：「喲，廣達叔，找我有事麼？」

曹廣達笑笑道：「何二嫂，要是沒有事，我怎會來找你。」語帶雙關。

何二嫂的神態沒有半絲不自然。「是什麼事啊？請進來再說。」又瞄了蕭、李兩人一眼，隨閃閃身，往內讓。

曹廣達朝蕭、李兩人點點頭，往屋內走去。

蕭、李兩人跟着。

「廣達叔，請坐。」何二嫂客氣地道，目光却瞄着蕭、李兩人。「這兩位是——」

「這兩位是城裏偵緝大隊的李長官，蕭長官。」曹廣達因爲一時間不知怎樣介紹蕭原的身份才好，於是將他說成是偵緝隊的人。

「啊，原來是偵緝隊的李長官。」何二

嫂雖然微露驚疑之色，說話時仍然帶着笑容。

「李長官與蕭長官是來偵查陳永生被殺死這件案子的！」曹廣達向何二嫂說明。

「廣達叔，不是說，已在城裏捉到那個殺死永……生的兇手了麼？這兩位長官還來查什麼？」何二嫂詫異聲道。

「在城裏捉到的那人，雖然嫌疑很大，但却沒有證據證實是他殺死陳永生的。」曹廣達一直避開何二嫂的目光。「因此，這兩位長官才到來偵查，找尋證據……」

「廣達叔，二婆不是說，她曾聽到永生與那個人發生爭吵的麼？」何二嫂口快地打斷了曹廣達的話。「那之後……」突然噎住了下面的說話，改口說道：「廣達叔，這兩位長官來偵查，怎麼會找上我？莫非懷疑我與永生被殺這件案子有關連？」

曹廣達正想向何二嫂解說，蕭原已搶前不客氣道：「不錯，我們確是認爲妳有嫌疑！」

「嘿！這位長官，你不是與我開玩笑吧？」何二嫂失聲叫道：「長官，人命關天，你不要亂開玩笑啊！」

「開玩笑？」李志超冷笑一聲。「我們沒有那份心情！」

「兩位長官……憑什麼說我有嫌疑？」何二嫂憤然道：「好端端的，居然懷疑到一個婦人女子的頭上，眞是無稽！」

「哼哼！」李志超冷哼兩聲。「無稽？誰不知妳與陳永生有一手！就憑的一點，我們就可以懷疑妳與陳永生的被殺有關連。」他像曹廣達一樣，一直避免與何二嫂的目光正面接觸，免得自己心潮蕩漾。

何二嫂的臉色刹那變了，咀唇噏動了幾下，却沒有說出話來，半晌，才不自然地道：「我……但……你們不能因此……就懷疑我……與永生……被殺……有關的啊！」

「怎麼不能！」李志超沉着臉道：「告訴妳，凡是與陳永生有關連的人，都有嫌疑！」

「長官，我……又怎會……殺死永生呢！」何二嫂慌急地道：「我……與他……既然相……好，……焉會……」

「這個麼，難說了。」李志超冷冷道：「說不定，妳勾上了另一個男人，嫌他礙着你們，因而動了殺機；又或是嫌他不中用，再加上見財起意，總之，有不少原因你會殺他！」

「冤枉啊！」何二嫂大聲叫起來。「我若是有殺死永生，教我腸穿肚爛，不得好死！」

「你發誓就可以令我們相信妳沒有嫌疑麼？」李志超冷冷地道：「我從不相信這些的！」

「那你怎樣才相信我沒有殺死永生？」何二嫂慌急得哭出聲來。

「除非妳能夠說出，昨天陳永生被殺時，妳在什麼地方，有誰看到妳。」蕭原插口道。

「當時我還在屋內睡覺。」何二嫂馬上「得救」般說道：「至於有沒有人看到我在睡覺……」下面的話，她忽然驚覺地窒住了。

「妳若是說不出誰看到妳在睡覺，那我們只好將妳當作嫌疑犯，押回隊部關押起來，待弄清楚了，才放妳回家。」蕭原認眞地道。

「我……」何二嫂急慌地囁嚅着，終於，還是硬着頭皮說道：「當時……阿……權……看到……我在睡覺。」說完，難爲情地將頭垂下來。不敢看蕭原三人一眼！

「曹隊長，她說的阿權是誰？」

「阿權姓朱，名權，是個二流子，終日不務正業，村子裏的人都很討厭他，想不到，何二嫂妳與他有一手。」

「老曹，大概朱權令她不亦樂乎吧。所以，她才會看上這種無賴！」李志超笑謔道。

「朱權怎會看到妳在睡覺的？」蕭原雖然已猜到，何二嫂當時必是與朱權在睡覺，他却要她親口說出來。

何二嫂雖然放蕩，畢竟是婦道人家，臉皮較薄，在李志超說出那句笑謔的話時，她已臊羞得臉紅耳熱，再被蕭原追問，幾乎無地自容，但爲了以示清白，雖然難以啓齒，也只好硬着頭皮說出來。「當時，他……與我在睡……覺……」

「嘿嘿，妳說的是眞話麼？」李志超嚴厲地道。

「長官，我說的是實話啊！」何二嫂着急地抬起頭來，也顧不了羞恥。「我當時確是與阿權在睡覺，不信，你們可以找阿權問一下。」

「我怎知道妳是不是與阿權串好了的說話？」李志超直視着何二嫂。

「長官，我發誓！」忽然間省起李志超剛才說過，不相信別人發誓的，忙改口道：「是千眞萬確的啊！我根本沒有殺死永生，又怎會與他串通。」

「好吧，我暫且相信妳說的是實話。」李志超擺擺手道：「我想知道妳到底有幾個相好的？」

「我……有多少個……與你們有什麼相干？」何二嫂既已撕破了臉皮，神色已沒有剛才那麼羞臊不安了。

「當然大有相干！」李志超正色道：「我剛才不是說過麼，陳永生有可能是因妒被殺，那麼，妳的相好就大有嫌疑了，妳明白麼？」

「爲了查出誰是兇手，我們一定要查一下與妳相好的那些人，有沒有嫌疑。」蕭原加以說明。

「何二嫂，說吧。」曹廣達開口勸說道：「我知道妳很難啓齒，不過，妳的醜事，村子裏的人有那一個不知道？鄉親們不過沒有當着妳的面說出來吧了。」

何二嫂被曹廣達那番話說得陣紅陣白的，咬咬牙，說道：「一共有五個。」

「是那五個？」李志超問。心裏暗罵道：「好一個淫婦！」

「一個是永生，另一個是阿權。」何二嫂垂下眼瞼道：「你們都已知道的了。還有……三個，他們是：樹昌，大樹與福年。」

李志超馬上望向曹廣達。

曹廣達不等他開口，馬上說道：「樹昌姓梁，是村子裏那間雜貨舖的老闆，想不到像他這麼老實的人，也會暗中與她（瞄了瞄何二嫂）有一手。」略頓一下，接說



陳顯富看到他的三叔倒斃在廳中，大吃一驚。

下去。「至於大樹，是個木匠，今年已三十出頭，由於他爲人木訥，所以，至今仍未成家。」

「福年姓陳，祖上是本村裏的首富，但由於他祖父兩代抽上了鴉片，以至家道中落。不過，俗語說，爛船也有三分釘，雖然已不富有，還擁有幾十畝田地，而他又是一個二世祖，終日閒蕩，就靠那幾十畝田租過日子，幸好他娶了一個好妻子，替他料理一切，不然只怕那幾十畝田地也給他敗掉了。」

「眞的就只有這五個？」李志超逼視着何二嫂。

「長官，眞的。」何二嫂在李志超的逼視下，將眼瞼垂下。

「老蕭，你認爲她的話可信麼？」李志超轉望着蕭原。

蕭原向他打了個眼色。「老李，那不過是她的一面之詞，在沒有查清楚之前，很難下判斷，我們且去找阿權等四個人查問一下。」

李志超雖然不大明白蕭原那個眼色的意思，但他知道其中必有什麼意思，因此，他點點頭道：「嗯，先去查問一下那四個人也好。」

一頓，轉對何二嫂嚴厲地道：「何二嫂，在未查清楚妳是清白之前，不准妳離開村子，我們會隨時來向妳詢問的，知道麼？」

「知道，知道。」何二嫂迭聲說。

「老曹，你帶我們先去找那個風流的雜貨店老闆梁樹昌。」李志超邊對曹廣達說，邊站起身來。

* * *

走出何二嫂的家已很遠，李志超說道：「老蕭，剛才在那個女人的家中，你向我打了個眼色，是什麼意思？」

蕭原低聲道：「老李，我是恐怕你會說出她放下心來的話，所以，才向你打個眼色。」

頓一下，接又說道：「我剛才那麼說，是要令到她心中惴然不安，那樣，我們就可以暗中派人留意她的舉動。她要是心中有鬼的話，必然會露出破綻的！」

「高明！」李志超佩服地拍拍蕭原的肩頭。「換轉是我，就想不到這一點。老蕭，我眞服了你，不愧是有名的追捕手。」

「老李，最好請老曹馬上派人暗中監視着何二嫂，還有陳顯富。」蕭原道：「我們可以先回隊部去。」

「對！」李志超的拇指和食指用力一搓，發出「得」的一下脆响。「老曹，麻煩你了。」

曹廣達道：「李老哥，又說客氣話了。我們先回隊部，待我派人分別監視何二嫂與陳顯富夫婦，然後去找樹昌。」

峯迴路轉獲綫索

梁樹昌那家雜貨店由於是村子內唯一賣日用雜貨的店子，因此生意很好。

大概是賺到幾個錢，所以，便起飽暖思淫慾之心，暗中與何二嫂勾上了。

而何二嫂之淫蕩，相信其中有一個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那幾個相好的向她奉獻錢銀，要不，她怎樣生活？

這大概是梁樹昌能夠勾上她的主要原因。

曹廣達帶着蕭原李志超來到雜貨店的時候，離黃昏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這個時候，由於下田工作的人還未回來，因此，村子內一片安靜，偶爾才有一兩聲狗吠或雞啼聲，或是小孩的哭聲。

隔着老遠，曹廣達伸手指着雜貨店內那個在做生意的男人，對蕭、李兩人說道：「那個就是梁樹昌。」

蕭、李兩人忙抬眼望去，將梁樹昌仔細地看個一清二楚，才走到雜貨店前，那個梁樹昌已看到曹廣達三人，恰好他已打發了一個買醬油的男孩，向曹廣達招呼道：「廣達，聽說你昨天在城裏捉到殺死永生的兇手，眞是天網恢恢！」一雙目光却盡在蕭、李兩人的身上打轉。

「樹昌，生意好啊。」曹廣達似笑非笑地朝梁樹昌說道：「我有事找你，你出來……」

「廣達，是什麼事？」梁樹昌詫異地看着曹廣達。「就在這裏說吧。」

「要是你不怕被你女人聽到，那就在這裏說吧！」曹廣達壓低聲音對梁樹昌說，同時瞄一下店舖裏面。

「是什麼事？」梁樹昌也將聲音壓低，臉上滿是疑訝之色。

「你跟我們到遠一點的地方才說吧。」

曹廣達道：「我是爲你好，若你女人聽到，只怕你有好些日子不得安寧呢。」

「好吧。」梁樹昌閃了蕭、李兩人一眼，然後扭頭朝店裏面叫道：「樹頭，出來看着舖面，我出去一下。」

裏面馬上走出一個女人的聲音。「樹昌，快吃晚飯，還去那裏？」

隨着話聲，從裏面跳出一個毛頭小子來。

梁樹昌應道：「樹頭媽，廣達找我有話說，若是我趕不及回來吃晚飯，你們先吃吧。」跟着小聲對那毛頭小子道：「樹頭，看着舖子，不要跑到外面去玩。」

那毛頭小子答應一聲，梁樹昌便走出店子，對曹廣達道：「廣達，去那裏說？」

「到酒舖子去說吧。」曹廣達道：「還是跟我們到隊部？」

「到酒舖子去吧。」梁樹昌惴惴不安地看着曹廣達。「廣達，到底是什麼事？」瞄了蕭、李兩人一眼。

「到了酒舖子，坐下來才慢慢說吧。」

曹廣達有意吊他胃口，並且不向他介紹蕭、李二人的身份，雖然他猜到他很想知道蕭、李兩人是什麼人。

來到那家酒舖子，由於這時候已近黃昏，快吃晚飯了，因此，酒舖子冷清清的，一個客人也沒有。

爲了方便說話，曹廣達揀了張最靠裏的桌子坐下來，對那個老闆說道：「朝伯，拿一斤米酒來，再要幾碟炒花生、鹵豬耳、咸水蛋。」

那個老闆朝伯答應一聲，很快便將酒菜送上。

梁樹昌搶先拿起那壺酒，先替曹廣達三人斟酒，却不斟自己那一杯，還未放下酒壺，便對曹廣達說道：「廣達，到底是什麼事，可以說了吧。」

「樹昌，你是不是與何二嫂勾上了？」曹廣達壓低聲音說道。

「你聽誰說的？」梁樹昌幾乎跳了起來，伸手一把抓住曹廣達的手。「廣達，是誰造謠中傷我的？我要找他算賬！」

「樹昌，你眞的要找她算賬？」曹廣達忍住笑，捉狹地道。

「東西可以亂吃，這種話怎可以亂說！」梁樹昌憤憤地道：「要是傳到我女人的耳中，一定大鬧一場，永無寧日矣！我當然要找他算賬！」

梁樹昌幼時讀了幾年私塾，平時愛丟書包，因此，與他說話，不時會聽到他拋出兩句成語來。

「那你聽清楚點了。」曹廣達差點忍不住失笑出聲，壓低聲音，說道：「是何二嫂對我說的！」

梁樹昌豎起耳朵，臉上變顏變色的，利是好看。

「不……怎會是她說的……她不會……說的！」好一會，他才抖着咀唇，說出話來。

他却不知道，那句話，等於招認了他與何二嫂的曖昧關係。

「梁樹昌，你要不是眞的與何二嫂有一手，怎會說她不會說出來？」李志超沉着聲道：「單是你說這句話，就足以顯出你與她確是有一手，哼哼，你可說是不打自招！」

梁樹昌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要是地上有一個洞，他眞想一頭鑽下去。「廣達，這……兩位是什麼人？」他是既難堪又驚怕。

「這兩位是城裏偵緝大隊的李長官、蕭長官。」曹廣達指點着蕭、李兩人說道：「他們是來偵查永生被殺這件兇案的！」

「這……這……」梁樹昌抖着咀唇。「這兩位長官不是找我吧？我與永生被殺這件案子，一點關係也沒有啊！」

「先回答一句，你與何二嫂是不是勾上了！」李志超沉厲地道。

「她既然說了，我……不承認……也不行。」梁樹昌侷促不安地道：「廣達，求你千萬不要對我女人說。」伸手緊緊地抓住曹廣達的手臂。

曹廣達被他抓得幾乎忍不住痛叫出聲，皺皺眉頭，說道：「不要緊張，只要你肯與我們合作，我保證不會對你女人說。」

「廣達，眞的！」梁樹昌透出一口大氣，放開了抓住曹廣達手臂的手。

曹廣達也跟着長透了口氣。「眞的！」

「謝謝你，廣達！」梁樹昌感激地道：「改天有空，我一定請你到紅丹鎮好好地吃一頓！」

「梁樹昌，你昨天是否整天在舖子內？」李志超沉聲道：「你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廣達，這位李長官爲何這麼問我？」梁樹昌驚詫地看了李志超一眼，接着轉頭望着曹廣達。

「因爲李長官懷疑你與永生被殺這件案子有關連，所以要向你查問清楚。」

「這……眞是滑稽荒唐，我爲什麼要殺……」

「就是爲了你與陳永生同穿一隻鞋，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你因妒殺死陳永生！」

李志超的厲聲打斷了梁樹昌的呼叫。

「這……」梁樹昌呆了一呆，隨即又叫起來。「我昨天整日都在店子內，從早上開門做生意到晚上關舖，我都沒有離開店子一步，我怎樣去殺死永生？」

「有誰證明你昨天整天在舖子內？」

「那可多了。」梁樹昌深吸一口氣，一口氣說出一連串名字來。「牛喜女人、三伯公，四嬸婆、五根，還有阿雄的孩子黑炭，九公的孫女阿香，一時間，我也說不清，總之，昨天來店裏買東西的人，都看到我。還有，我開舖門的時候，隔鄰的大祥恰好從屋子內走出來，還跟我打了個招呼，若是不信，可以問問大祥與三叔公，四嬸婆他們。」

「得了，我們會去問的。」李志超擺擺手。「你以前曾與陳永生發生過爭執或是有什麼仇怨麼？」

「沒有。」梁樹昌一口便道：「我與他雖是同一條村子裏的人，由於他一年中大部份時間在外面，只間中回來一趟，因此，我與他很少交往，偶爾見了面，也不過點頭打個招呼。你們若是不信，可以問問廣德與左鄰右舍的人。」

「你知道陳永生與何二嫂也有一手麼？」蕭原插口問。

「當然知道。」梁樹昌顯得有點尷尬。「這件事，村子裏的人都知道，可說是公開的秘密。」

「那你怎麼還肯與他同穿一隻鞋？」李志超尖酸地道。

梁樹昌更加尷尬。「我……是那女人勾引我的，我是抱着逢場作興的心情與她暗中來往的，那就等於……嫖妓一樣，也就不去計較那麼多了。」

「嘿嘿，你倒風流啊！」李志超尖酸地道。

「除了陳永生之外，你還知道何二嫂有幾個相好的？」

「風聞那女人還有其他相好的，至於是什麼人，我就不清楚了。」梁樹昌道：「我沒有問她，她也不會告訴我，我也根本懶得去理會她，我不過與她玩玩吧了，吃什麼醋！」

「你說得倒豁達啊。」李志超冷笑道：「只怕你是害怕被家中的黃臉婆知道吧！」

梁樹昌尷尬地笑笑，沒有說什麼。

李志超望一眼蕭原，蕭原明白他的意思，便朝他點點頭，李志超便對梁樹昌說道：「你可以回去了。」

梁樹昌如獲大赦般，欣喜地急忙站起來，李志超却擺擺手道：「別急着走，還有話對你說。」

梁樹昌只好又坐下來，「長官，有什麼話，只管吩咐。」

「聽着，」李志超道：「在未找到眞正的兇手之前，你仍然有嫌疑，在未得我們許可之前，不准離開村子，知道麼？」

「知道，知道。」梁樹昌迭聲道。但隨即他又苦着臉道：「長官，我是開店子的，隔不久便要到鎮上或是城裏買些貨回來，你不准我離開村子，我豈不是無貨可賣？」

「這一點麼？」李志超沉吟了一下，說道：「你要來知會我們一聲，老曹會派一個隊員跟着你去。」

「那好，那好。」梁樹昌連聲道：「長官，我可以走了麼？」

「走吧。」李志超揮揮手。

梁樹昌忙彎下腰，朝李、蕭兩人躬身，跟着又對曹廣達道：「廣達，我回去了。」

走不了幾步，他又急急折轉回來，神色緊張地對曹廣達道：「廣達，請你千萬記着，不要將我與何二嫂的事告訴我女人。」

「好吧，我會記着的。」曹廣達道：「不過，你以後還是不要與何二嫂來往了，須知紙包不住火，你若是仍與她來往，始終會被你女人知道的。」

「廣達，謝謝你對我忠告，我以後不會再糊塗的了。」梁樹昌說完便急急往家中走去。

看着梁樹昌遠去的背影，李志超笑笑道：「看他的外表老老實實的，想不到他却背着妻子去偷女人，眞是人不可貌相。」

「嗯，要不是何二嫂說出來，而他又當面承認了，要不，說什麼我也不會相信。」曹廣達搔搔頭，感喟地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男人有幾個是不好色的，換轉是我，也受不住引誘。」

「老曹，看來你對何二嫂似乎有點……」李志超說笑道，同時朝曹廣達眨眨眼。

曹廣達忙道：「李老哥，我不過說說吧了，這種玩笑可開不得，萬一傳到別人的耳中，傳了開去，那就百詞莫辯了。」

「別緊張，我不說便是。」李志超笑說道：「老蕭，你認爲梁樹昌這個人怎樣？」斜眼看着蕭原。

蕭原曲指輕輕敲着桌面，說道：「他說的話應該可信，他既然說得出那麼多人，証明他昨天沒有離開過店子，他不敢胡謅亂說的。還有，他既然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情與何二嫂勾上，那麼，他斷不會因妒殺死陳永生，看他也不是那種窮兇極惡，陰狠惡毒之人，因此，他應該沒有什麼嫌疑！」

頓一下，他又補充道：「不過，我們還是要留意他的行動，總之，不可忽略任何有嫌疑的人。」

李志超頷首表示同意蕭原的話。「我們接着去找那一個？」

「找朱權吧。」曹廣達道：「這個時候，要是他那幾個豬朋狗友不找他，大多窩在家中等吃飯，吃過晚飯，那就別想在他家中找到了！」

「他媽的，這個傢伙晚上才出去逛蕩，一定是像老鼠般到處亂鑽了！」李志超道。

「李老哥，你說對了。」曹廣達道：「他這個人一向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喜歡呼朋引類，偷竊聚賭，幹的事大多是見不得光的，因此，經常半夜三更才回家，因此，睡到烈日照屁股也不起床。」

「曹隊長，朱權有多大年紀？」蕭原問道。

「二十來歲。」曹廣達搖頭道：「他若不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這個年紀，早已成家立室了，一個人不長進，不但累己，也辱及祖宗！」言語間頗爲感慨。

* * *

三人來到朱權的屋子前，想不到竟吃了個閉門羹。

只見朱權那間屋子的大門反鎖着，不用說，當然是不在家了。

這大出曹廣達意料之外。

看着那反鎖的大門，曹廣達嘟喃道：「這個混蛋今天這麼早便出了門，怎麼連他的娘也不在?」

「老曹，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李志超問。

「我也不大清楚。」曹廣達搖搖頭道：「他與那幾個豬朋狗友都沒有固定的去處的。」

「那我們先去找另外那兩個吧。」

「那先去找大樹吧。」曹廣達道：「這個時候，他大概已返回家中吃飯了。」

「那就先去找他吧。」李志超道。

他們來到大樹的家中時，却看不到大樹，只有他的父母在家。

「木叔，大樹呢?」曹廣達開門見山問。

大樹的父親回道：「大樹今早到鄰村去做工，要三幾天才能回來。」

「那條村子?」

「蔡屋村。」木叔道：「廣達，找他有事麼?」一雙目光却詫異地在蕭、李兩人的身上溜着。

「是有點事要找他。」曹廣達不想驚動木叔，以免他夫婦大驚小怪，因此，他靈機一觸，指指蕭、李兩人道：「這兩位是我的朋友，是黃麻鄉人，他們想找人做一批木器，閒談中向我說起，我想起大樹，那麼巧，他到蔡屋村做工去了。」

「廣達，你這麼照顧大樹，謝謝你。」木叔帶點可惜地道：「眞可惜，要是這兩位老哥早一天向你說起，那就可以幫這兩位老哥造那批木器了。」

「木叔，大樹去蔡屋村做些什麼工作?」

「蔡屋村一戶姓鄭的人家要造些新的桌椅過年，他本來已僱了本村的一個木匠，恐怕在過年前做不起，要那個木匠找多一個來幫手，那個木匠認識大樹，所以便來叫他去。」

「木叔，既然他去了蔡屋村工作，那下次再找他吧。」

「廣達，坐一會再走吧。」木叔挽留道。

「下次再坐吧。」曹廣達道：「我還有點事辦，我們走了。」

「這兩位老哥有心了，請慢行。」木叔朝蕭、李兩人躬腰。「廣達，不送了。」

「木叔，別客氣。」曹廣達說完便帶着蕭、李兩人離開。

走了幾步，曹廣達道：「李老哥，是否去蔡屋村找大樹?」

「老蕭，你意思怎樣?」李志超徵詢蕭原的意思。

「捨近圖遠，沒有這個道理吧?」蕭原道：「應該先去找那個陳福年。」

「對，先去找陳福年。」李志超對曹廣達道：「老曹，你帶我與老蕭去找陳福年吧。」

* * *

三人來到陳福年的家中，亦撲了個空。

不過，從陳福年的妻子口中，他們得悉他去了村西面的那間剃頭舖下象棋，便立刻到那裏找他。

在剃頭舖內，他們找到陳福年。

他確是在下象棋。

當他知道曹廣達是來找他，又看到蕭、李兩人與曹廣達一同來，他不由狐疑地對曹廣達道：「廣達，找我有什麼事?待我下完這盤棋再說吧。」說完，埋首在棋盤上。

大概正下到緊張處吧。

「不成，」開聲的是李志超，「快跟我們到外面去說話!」

陳福年驚愕地抬起頭，看一眼李志超，對曹廣達道：「廣達，他是什麼人?」語含不悅。

「福年，他是城裏偵緝大隊的李長官，那一位姓蕭，他們是來偵查永生被殺那件案子的。」

「那跟我有什麼相干?」陳福年翻翻眼道：「他們不是懷疑我與永生之死有關連吧?」

「正是!」李志超厲聲道。

「赫!這眞是天下奇聞!」陳福年一點也不懼怕。「你們憑什麼思疑我與永生的死有關?」

「就憑你與陳永生同穿一隻鞋!」李志超冷厲地道：「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你因妒殺人!」

陳福年的臉色剎時變得難看，尷尬侷促得再也坐不住。「喂，你說……什麼?你別信口胡謅，我不放過你的!」

「要不要我將何二嫂叫來，與你當面對質?」李志超冷笑一聲。

陳福年一聽，臉色大變，急急對曹廣達道：「李志超，我跟你們到外面去再說。」

「怎麼?不說我是胡謅誣衊你了麼?」李志超咄咄迫人。

「長官，你大人有大量，剛才是我說錯了話。」陳福年慌忙賠禮。跟着，他轉對與他對弈的剃頭師父道：「老哥，等一會我再回來跟你下完這局棋。」

隨即又對曹廣達道：「廣達，到外面去再說。」

李志超哼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

曹廣達點點頭，於是，四人走出剃頭店子，一直走到村邊的一棵大樹下，才停下來。

不等曹廣達三人開口說話，陳福年已緊張兮兮地搶着對曹廣達道：「廣達，是誰說我與何二嫂……」下面的話，他就算面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說出來。

「先別管是誰說的!」李志超沉下臉道：「你先答我們是不是與何二嫂有一手?」

「這……那……」陳福年支吾了一會，咬咬牙道：「你們既然說得出來，我不承認也不行啊!」

隨即又問道：「究竟是誰告訴你們的?」

「這麼快便忘了我在剃頭店內對你說那句話了麼?」李志超道。

陳福年皺起眉頭，想了好一會，猛地一拍大腿，失聲道：「長官，是何二嫂說的?」

「我們在一個時辰前，曾去找過何二嫂。」曹廣達沒有正面答覆他，但那樣說，就等於說「是」了。

「他媽的，那個女人眞不是東西！」陳福年脫口罵道。

跟着，他又緊張地對曹廣達道：「廣達，那臭女人沒有對別的人說吧？」

「你放心吧，她只對我與這兩位長官說出你與她的關係。」

「廣達，求你不要告訴我女人。」陳福年既尷尬又不安地道：「她若是知道我與那個臭女人在一起，她準會回娘家，你也知道我，家中裏外一切，全靠她打點的，沒有她，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他媽的，你既然怕被妻子知道，還與何二嫂胡搞什麼？」李志超罵道。

「長官，是那個不要臉的臭女人勾引我的！」陳福年爲自己辯說：「你也看到的，那個女人騷媚入骨，那個男人看到她不爲之心動？更何況她向你拋媚眼，賣風騷？」

李志超頓時無話可說——因爲他在看到何二嫂時，確也爲之怦然心動。

「別將所有的不是推在何二嫂的身上。」蕭原不値陳福年那種近乎無賴的行爲。「俗語謂：牛不飲水，怎按得牛頭低？」

陳福年頓時閉起咀巴。

「陳福年，現在說回正題。」李志超直視着陳福年。「你昨天早上在什麼地方？」

「昨天早上麼？」陳福年想也不想便說道：「在家裏睡覺啊！直到我家中的自鳴鐘敲了九下，才起床。」

「有什麼人可以証明？」

「當然有啊！」陳福年馬上道：「我女人，還有我那兩個兒女！」

「他們都是你的家人，他們說的話，作不了準。」李志超道：「說不定，你曾吩咐他們那樣說！」

「長官，我昨天確是在睡覺啊！」陳福年道：「再說，我女人是個擔糞也不偷吃的人，怎會說謊話！」

「福年，想清楚，確是只有你女人與孩子知道你在睡覺？」曹廣達插口道。「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我在房間內睡覺，那當然只有我女人與孩子看到的啊！」陳福年叫起來。「那怎會有外人看到啊，就算有人來到我家，若不是找我的，也不會知道我在房間內睡覺啊！」

「那你起床後，有別的人看到你麼？」蕭原問道。

「有！有！」陳福年迭聲道：「我漱口洗臉後，便坐在前廳內抽水烟，恰好隔鄰的吉伯從田裏回來，經過我家門前，我的孩子叫了他一聲，他停下來，逗我的孩子玩了一會，並與我打了個招呼，我還走到門前，與他說了兩句話。」

跟着，他叫屈道：「廣達，這兩位長官不是懷疑我殺死永生吧？那可是天大的冤枉，我平時連殺鷄也不敢，又怎有膽量去殺人？而我與永生無仇無怨，我爲什麼要殺他？」

「我在剃頭舖內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李志超提醒他。

「長官，你是說我與永生同……都與何二嫂那臭女人……相好，因而生妒殺死他？」陳福年苦笑道：「那怎會呢？我與那臭女人……相好，純是抱着玩玩的心情，從來沒有認眞過。不怕對你們說，就算她肯跟我，我也不會要她，那不是說我不喜歡她，相信任何一個男人都會喜歡她，但只是喜歡與她睡，若是做妻子，不單是我，相信很多男人也敬謝不敏。再說，我實在不能沒了我女人，我才不會因爲她而冒失去我女人這個險。兩位長官，試問我又怎會因爲她與永生也有一手，而生出妒意，甚至不惜殺人呢？」

曹廣達聽到連連點頭。「嗯，你說的極有道理，換了是我，也不會爲了那個女人而殺人，犯不着啊！」

「老蕭，你認爲他說的可信麼？」李志超又徵詢蕭原的意思。

「他說的話未嘗不可信，我們姑且相信他的話，讓他回去繼續下那局棋吧。」蕭原說時大大地打了個呵欠。

「陳福年，你走吧。」李志超似乎被蕭原感染了，話未說完，也張口打了個呵欠。

「廣達，請你千萬不要將那件事告知我女人。」陳福年却不急着走。「你也不想看到我女人回娘家的吧？」

曹廣達見他說得可憐兮兮的，說道：「福年，你放心吧，我答應你。」

「廣達，我早知道你會答應的。」陳福年如釋重負地吐了口大氣。「那一天你有空，我請你到酒舖子去好好地喝一頓。」

跟着朝蕭、李兩人躬躬身，急急走了。

「老蕭，我們查了半日，仍然一無所獲，這麼查下去，也不會查到什麼綫索，剩下來的那個朱權與大樹，肯定亦說自己與陳永生的被殺毫無瓜葛的！」李志超顯得有點洩氣。

「老李，別灰心喪氣。」蕭原拍拍李志超的肩頭。「就算明知從朱權與大樹的口中查問不出什麼，也要找他們查問一番。你聽說過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句話麼？只要我們努力不懈地偵查下去，總會偵查出誰是兇徒的！」

「老蕭，我眞佩服你。」李志超張口又打了個呵欠。「不過，我實在挺不下去，我們還是回去躺一會，待吃過晚飯，才去找朱權吧。」

蕭原本身又疲又睏，看到李志超沒精打彩的模樣，也就不便堅持下去，於是點點道：「好吧，那就回隊部睡一會，也正好看看蔡堅與王青打聽到一些什麼消息。說不定，他們查到一些綫索。」

原來，李志超在找到何二嫂之前，已分派蔡堅王青兩人到村子內走動走動，打聽一下，看看能否查到些什麼。

不過，蕭原對蔡堅王青兩人沒有存着多大的希望——他們跑了差不多一個下午，也查不出一點綫索來，相信蔡堅王青兩人也不會有什麼收穫的！

* * *

「他媽的，以爲抓住了陳顯富，便捉到眞正的兇手，那知道却不是！」李志超走着忽然懊惱地罵起來。「本以爲很容易便可以偵查出兇手的來龍去脈，擾攘了大半夜，連覺也沒有好睡一會，今日又查了

大半日，結果，仍然是一無所獲，眞他媽的不是味道！」

蕭原本來一直想着如何才能夠盡快找出眞兇的綫索，捉到兇手，好馬上起程趕往石鼓鄉——張鳳琴那裏，因爲每過一日，距新年便越近，因之，他心中何嘗不急？不過，他沒有表露出來吧了。誰叫他答應陳寬，替他洗脫嫌疑。

看到李志超惱怒，他馬上按捺一下心情，說道：「老李，別喪氣。不怕對你說，我也很心急想盡快查出誰是兇手，不過，急不來的，說不定，蔡堅王青已查到兇手的綫索！」

曹廣達也說道：「李老哥，蕭老哥說得對，越急便會越亂，一定會查出眞兇的！」

「老蕭、老曹，我也知道發急是沒有用的。」李志超吐口氣道：「我不過說說而已，好讓心頭那股悶氣舒出來吧了。」

「老李，回去睡一覺便沒事的了。」蕭原道：「或許是睏倦的緣故吧。特別容易氣燥心煩的。」

「阿權！」曹廣達忽然高叫一聲，往左前方快步走去。

蕭原與李志超聽得精神一振，忙睜眼循着曹廣達快步走去的方向望去，只見老遠的村邊那處，有一個年輕人正收住脚步，扭頭往這邊望過來。兩人忙跟着曹廣達向那人走去。

「廣達叔，找我麼？」那個年輕人——朱權看着走前來的曹廣達，臉上露出訝異之色。

「阿權，我有件事要向你問一下。」曹廣達邊走邊說。

「什麼事？」朱權的眼中閃過一抹驚恐之色。

不等曹廣達答他，又說道：「那兩個是什麼人？」兩道目光在蕭、李兩人的身上溜轉。

「他們是城裏偵緝大隊的……」

曹廣達一句話未說完，豈料朱權忽然間拔脚就跑，有如一頭受驚的兔子般，往村外撒腿飛奔。

「阿權，別跑！」曹廣達驟見朱權撒腿便跑，不由怔了一下，隨即喝叫一聲。

蕭原與李志超的反應比他快，在朱權拔脚飛奔的刹那，先後撒腿急追下去。

曹廣達跟着也追下去，同時叫道：「阿權，你跑什麼啊？」

蕭原與李志超只是悶聲不吭地追下去，兩人的心頭同時閃過一個念頭：「朱權一聽到我們是偵緝隊的人便拔脚飛奔，莫非他心中有鬼？說不定他就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

前面的朱權沒命地飛奔，根本不聽曹廣達的呼叫，一直往村外奔去。

「阿權，你若再跑，我便開鎗！」曹廣達口裏呼喝着，却沒有拔鎗。

——他不過想將朱權唬住。

朱權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奔跑得更快。

蕭原與李志超拚命往前追，但就是追不上，反而被朱權拋得更遠。

李志超眼見朱權根本不理會曹廣達的呼喝，反而跑得更快，更加認爲他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就算不是，也必有重大關連，那當然不能讓他逃脫，但又追不上他，情急之下，拔鎗在手，呼喝道：「朱權，你再跑，我便開鎗！」

看到朱權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咬咬牙，食指一扣，開了一鎗！

「砰」的一聲，鎗聲在空中震响着。

——那一鎗是向空中開的。

——在未確定朱權就是兇手之前，自然不能貿然向其開鎗，雖然他形跡極之可疑。

朱權在鎗聲乍响的刹那，猛震了一下，人也窒停下來，但當他扭轉頭瞥望到那一鎗根本不是射向他的，他馬上又拔脚往前奔。

——這一次是沒命地狂奔。

李志超見那一鎗居然不能將朱權嚇得停下來，不禁氣惱得他直咬牙，眞想瞄準了他，一鎗將他擊倒。

但當他瞥到蕭原乘朱權被震得停了一下之機，追近了一點，他不由心中一動，有了主意。

村子裏外的人大概被那一下鎗聲驚動了，刹時間起了一陣騷動——大人的驚叫聲，小孩的呼喊聲，以及狗吠鷄叫聲响成一片。

那彷似在一潭靜水中，投下了一塊石頭般，令到水花四濺，水波震盪。

曹廣達在後面看到李志超開鎗，驚得他差點失聲叫起來，及至弄清楚他只是向天開鎗，方心頭稍定。

要是李志超一鎗將朱權擊倒，就算沒有將他打死而是射傷了，萬一弄清楚朱權與陳永生被殺之事沒有關連，那他怎樣向村人交代？

「砰」的一聲，李志超又開了一鎗。

這一鎗不是向天放的——向着前面的朱權開的。

不過，却不是瞄準了朱權開的，只是朝他奔跑的方向胡亂開了一鎗。

朱權又被那一鎗聲震得脚步一窒，並且驚恐地縮了縮身子。

因爲鎗彈就在他的頭上掠過。

他又扭頭驚瞥了一眼，隨即便將身子躬低，又向前狂奔。

蕭原又乘機追近了一點，並且揚了揚豎起拇指的右手。

那表示讚賞李志超用這個方法來阻嚇朱權，讓他有機會追上朱權。

而李志超剛才心頭一動，就是驀然想到利用這個方法來阻嚇朱權逃跑，讓蕭原乘機追上去。

接下來，李志超又間斷地朝朱權開了三鎗。

當然，只是向他的頭上及身子兩邊發射。

但那三鎗的鎗彈却比第二鎗更爲貼近朱權的身邊。

也因此，朱權顯得更慌恐，窒停的時間也長了一點。

那三鎗之後，蕭原已追上了朱權，距他只有一丈左右。

蕭原距朱權這麼近，李志超不敢再開鎗，以免萬一誤傷了蕭原。

由於全力追逐了一會，前面的朱權似乎有點氣喘力竭，就連蕭原也感到氣促力竭。

奮力之下，蕭原又追近了三四尺，眼看便要追上朱權，而蕭原也準備拚盡力氣往前飛撲上去，意圖將朱權撲跌在地上。

豈料，朱權就在那刹那驀地一窒，霍然轉過身來，手上赫然握着一柄約有三四寸長的刀子。雖然氣咻咻的，但眼中却兇光畢露，有如一頭被趕急了，驀然反噬的惡狗。

冷不防之下，要不是蕭原反應夠快，那一定會將自己「送」上朱權的刀子上，饒是這樣，仍然因為驟然間收勢太急，往前衝出一步。

朱權手中的刀一閃，斜刺向蕭原的左腰側。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換上身手及反應稍差的人，肯定閃避不過，被刺中了。

蕭原能夠在「追捕手」這一行中名頭最響，自然不是庸才，只見他在那霎間身子猛地一躬，左手一撩一撥，便將朱權握刀的右手撥了開去。

同時間，他的右手一記掌刀，疾往朱權的頸側砍去。

朱權似乎學過幾年功夫，身手及反應都很快，只見他霍地跳開一步，右手的刀子往回一抄，疾往蕭原的胸腹斜劃上去。

蕭原上身倏仰，右脚飛起，踢向朱權執刀的手肘。

朱權縮肘往下刺向蕭原的右脚。

豈料，蕭原那一脚只是虛招，就在朱權縮肘的刹那，他的右脚已落回地上，左脚在那霎間橫掃而出。

朱權驚覺的時候，急忙往後跳，但已來不及了，「啪」地一聲，被蕭原那一脚掃個正着，頓時發出一聲悶叫，身子打了個半轉，往橫斜跌開去。

蕭原跟着一個斜躍，撲落朱權的身上。

朱權根本沒有機會滾避開去，便被蕭原壓個正着，不過，他仍然不甘就此被制服，右手一抬，企圖刺向蕭原的左腰背。

蕭原早已防着他右手的刀子，他的右手抬起，蕭原的左肘已經撞落在他的手臂上。

朱權痛得叫出聲來，手一鬆，那柄刀子跌落在地上。

但他仍然奮力將身一挺一翻，企圖將蕭原從身上掀翻落去。

蕭原却在那霎間一頭撞在他的胸口上。

「蓬」地一聲，朱權只覺胸口氣血一窒，禁不住叫出聲來，全身的氣力為之一散，整個人亦軟了下來。

蕭原自然不會讓他有回過氣來的機會，右手一揮，擊在他的頸側上。

朱權頓時暈迷過去，喪失了抵抗力。

蕭原隨即將他的右手反擰，同時跳起身來，朱權整個人隨之反轉過去。

喘口氣、扭頭望一眼，看到李志超已奔到來，却仍然不敢放鬆擰着朱權的手，以防他驟然掙扎。

「他媽的，這傢伙跑得比兔子還快，害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待會非要好好地整治他不可。」李志超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一屁股坐在蕭原身邊的地上。

跟着，曹廣達也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到來。

＊　＊　＊

李志超在朱權的臉上左右摑了幾下，便將朱權弄醒了。

朱權才醒過來，還未看清楚眼前的蕭原等三人，一個翻身，便欲向左側竄出去，却被李志超一脚踏在他的左脚脛骨上，痛得他大叫一聲，跌趴在地上。

「他媽的，你還想跑？」李志超怒罵道：「跑啊！怎麼不跑了？」踏在朱權脛骨上的脚加了力道，痛得朱權殺猪般嚎叫起來了。

曹廣達心有不忍，對李志超說道：「李老哥，算了吧，還是先問一下他。」

蕭原也道：「老李，曹隊長說得對，查問清楚後，才處置他也不遲。」

李志超這才悻悻然移開踏在朱權脚脛骨上的脚，喝道：「兔崽子，你再敢跑，看我不將你的脚骨打斷才怪。」

朱權痛得趴在地上哼哼喲喲的，那裏還敢再跑。

「你他媽的裝什麼蒜，還不坐起來？」李志超餘怒未息地踢了朱權一脚。

朱權被踢得哎喲地叫一聲，忍着痛翻身坐起來，眼中露出恐懼之色。

「阿權，你為什麼要跑？」曹廣達問道：「快說。」

蕭原覺得曹廣達那樣問，那豈不是明提對方，他們根本不知他為何要跑？朱權若是個聰明人，一定會胡亂編造一番話搪塞過去的，因此他忙接口道：「朱權，你幹的好事，你以為跑得了麼？還不從實說出來？」

朱權抬起頭，望了蕭、李、曹三人一眼，發覺三人皆目光炯炯地直視着自己，禁不住心虛地打了個哆嗦，吶吶地說道：「廣達叔，我不過——求你看在我娘的面上，不將我拉到城裏的偵緝大隊去，聽人說，進了那裏，有如進了閻羅殿，不死，也會脫層皮。」

「你他媽的在胡說什麼！」李志超聽到朱權居然將偵緝隊說得那麼可怕，不由生氣地叱罵一聲。

朱權嚇得抖嗦了一下，縮起身子。

「朱權，你再不說，我就不客氣了。」蕭原故意揮動一下拳頭，嚇他。

朱權嚇得臉上變顏變色的，慌不迭道：「我說，我說，求你們別動粗。」

「那就快說，」李志超瞪着雙眼，氣勢洶洶的。「你若敢說一句假話，當心我眞的剝下你一身皮。」

「我……我在……殺了……」朱權囁嚅着，就是說不出下面的話來，雙眼却一直偷瞥着曹廣達。

「他媽的，我們早已查出是你殺死陳永生的，你怎麼吞吞吐吐的，就是不敢說出來。」李志超喝道。

「不，不！」朱權煞時急得雙手亂搖，嘶聲大叫：「我沒有殺死陳永生，我根本就沒有殺過人。」

「你他媽的還想抵賴？」李志超吼喝道：「你剛才不是想說殺了人的麼？怎麼又改了口？」

「我剛才不是說殺人啊！」朱權大叫道：「我本來是說殺了一頭狗的啊！」

「你還抵賴？」李志超伸手一把揪住朱權的胸衣，將他揪起來，那模樣兇狠得彷

似要將朱權一口吞掉。「你他媽的居然敢戲耍我們?」

朱權嚇得臉也青了，驚恐地叫道：「我說的是眞話啊，廣達叔，求求你，放過我這一次吧!」

曹廣達抓抓頭髮，爲難地道：「阿權，你犯了……那麼重的罪，教我怎能爲你求情。」

「廣達叔，你說什麼?」朱權驚急地叫道：「我只不過殺——了一頭狗，這也算犯重罪麼?」

「住口，你還口硬。」李志超一揚手，賞了朱權一個咀巴。

蕭原感到李志超用這種手法逼朱權招認，有點那個，說道：「老李，你這樣是問不出什麼的，先放開他，慢慢向他查問，要是他眞的殺了陳永生，他抵賴不了的。」

李志超聽蕭原這麼說，才放開朱權。「你他媽的要是再不老實，我便不客氣。」

朱權站在那裏，只是喘氣。

「朱權，你眞的只是殺了一頭狗?」蕭原和緩地問。

「眞的!」朱權一口答道。

「那你爲何要跑?」

「因爲——我殺的那頭狗——是——是——」下面的話，他就是說不出來，雙眼閃縮地偷瞥曹廣達。

「是什麼?」李志超不耐煩地吼道。

朱權嚇得猛地打了個抖嗦，下面那句話也被逼了出來。「那頭狗是廣達叔養的黑毛獅。」

「什麼?你殺了我那頭黑毛獅!」曹廣達雙眼一瞪，失聲疾叫。

朱權畏縮地點點頭。「廣達叔，對不起，那不是我的主意，都是狗公柏與猪頭炳他們出的主意，說是這種陰寒天氣，最好宰一條狗，烹好之後，待到晚上，圍爐喝酒，那滋味，神仙嗅到也會站不穩，我眞倒霉，抽籤却抽中了我，我只好在村子內外到處走動，看看那一條狗倒霉，被我選中，結果，在村外那塊菜地上，被我發現了一頭狗正在將頭鑽入一個洞內捉鼠，我便不理三七二十一，一棍子砸在狗脖子上，接着再猛擊幾下，那頭狗便嗚咽着倒下去，待我將那頭狗拖出那個泥洞，我才認出，原來是廣達叔你養的那頭黑毛獅，當時我心中後悔不已，但經已殺了，無可挽回，只好硬着頭皮將之收藏好，走回村子去叫狗公柏他們幫手劏洗乾淨……怎知道才走到村邊，便遇上了你們，我本已作賊心虛，再聽廣達叔說這兩位長官是偵緝隊上的，我以爲廣達叔知道我殺了他的黑毛獅，一怒之下，帶這兩位長官來抓我，心慌之下，我撒腿便跑。」

一頓，歇歇氣，張惶地瞥了蕭原三人一眼，急急又道：「你們若是不信，我可以帶你們到那塊菜田去看一下，並且，也可以找狗公柏，猪頭炳他們來問一下，看看我說的是否實話!」

曹廣達知道自己養了差不多一年的黑毛獅居然被朱權宰殺了，準備烹而啖之，不禁又心痛又惱怒，罵道：「阿權，你與狗公柏他們越來越大膽猖狂了，居然動到我的頭上，今次非要好好地整治你們不可，不然，你們會越加膽大妄爲了!」

朱權忙道：「廣達叔，求你放過我這一趟，我發誓以後再不會偷村子裏的東西，其實，當時要是看清楚那頭狗是黑毛獅，我再大胆，也不敢動牠一根毛的。」

蕭、李、曹三人都看出，朱權說的是實話，想到剛才拚命追他，以爲這一次有所收獲，那知道，他只不過是殺了一頭狗，想想，不禁啼笑皆非。

「你他媽的，害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還動刀子!若不好好地教訓你一下，我這口氣實在下不了!」李志超氣呼呼地說道：「我要將你押回隊部，好好整治一下!」

朱權一聽，「卜」地一聲跪下來。「長官，求你不要將我押回隊部，我知錯了，我向你磕頭，你大人有大量，放過我吧。」

曹廣達心痛自己那頭黑毛獅被朱權殺了，心中惱怒，因此，沒有替他求情，反而狠聲道：「李老哥，決不能放過他，非要好好地整治他一番不可。不然，他不會悔改的，反而會變本加厲!」

他這麼說，只是想嚇唬一下朱權，出出心中那口怒氣。

蕭原也覺得，像朱權這種動不動就出刀子的人，若不好好地教訓他一頓，遲早會闖出大禍來的，因此，他也沒有開口勸解。

朱權本已向李志超磕了個頭，聽曹廣達那麼說，慌恐得他連連向李志超猛磕頭。「長官，求你放過我，求求你，放過我吧。」

李志超却板着臉，一點也不假以詞色。「你磕破了頭，我也不會改變主意的，快起來，我要押你回去!」

朱權一聽，猛地停止了磕頭，臉上露出絕望的神色，怔呆住了。

「跟我們走!」李志超踢了朱權一脚，同時朝蕭、曹兩人打了個眼色。

蕭、曹兩人會意地點點頭，同時呼喝一聲：「快走，別賴在地上，不是要我們拖你走吧?」

朱權整個人猛地抖震了一下，忽然間像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般，霍地伸手抓住李志超的雙腿，慌急地道：「長官……等一等……我有一件緊要的事想告訴你們，不過，你們要答應放過我這一次。」

「你他媽的，是不是情急之下，忽然想出什麼餿主意，想用來蒙混脫身?」李志超不爲所動。「這種招數，我領教得多了，你以爲我會相信?」

「不，長官，我說的是眞的。」朱權慌急地道：「我怎麼敢再胡編亂說來騙你們。」

李志超與蕭原曹廣達兩人交換了一瞥眼色，才說道：「好吧，姑且相信你，說出來聽聽。」

「我說出來，你們一定要放過我。」朱權堅持要李志超答應他的要求。

「先說出來，若是我們認爲你沒有說謊騙我們，我們自然會放過你。」

「眞的?」

「你要是不信，那就算了。」李志超道：「跟我們回去吧!」

「我信，我信了。」朱權慌不迭道。

「那就快說吧。」曹廣達催促道：「天

快黑了。」

「我馬上說。」朱權慌忙道：「是這樣的，昨天天濛濛亮的時候，我經過永生叔的屋子時，聽到屋內有爭吵聲，好奇之下，便偷偷走到屋子側面的窗下偷聽……隱約聽到永生叔與那個在早幾天便來了他家中的人在爭吵，似乎是關於生意及錢銀上的問題，聽不了幾句，爭吵便停息了，永生叔那個朋友似乎被說服了，我見再沒有好聽的正想離開，便聽到永生叔送那個人出屋子，在屋門前兩人互相道別一聲，之後，永生叔便關上門，我便走到屋前，往村口那邊瞥望一眼，恰好望到永生叔那個朋友向村口走去，當時一個人也沒有……」

「阿權，那你在昨天鄉親們聚在永生屋子前，議論誰是兇手時，不少人聽了二婆的說話，都認為陳寬嫌疑最大，當時你為什麼不將看到的說出來？」曹廣達責備道。

「廣達叔，我當時很想說出來的，但又怕鄉親們問我……問我……」朱權吶吶着，似乎有什麼顧忌。

「是不是恐怕鄉親們會問你，當時你要去那裏？為何那麼早便在村子裏逛蕩？」蕭原看着朱權，替他說出來。「而你當時所去的地方，是不便說出來的？」

朱權點點頭。

「你他媽的，當時你是否要到何二嫂那裏？」李志超喝道。

「你……怎會知道的？」朱權吃驚地抬起頭，看着李志超。

「阿權，是何二嫂告訴我們的！」曹廣達道：「你這個二流子，何二嫂那婊子居然會看上你！」

朱權難為情地垂下頭，沒有吭聲。

「你他媽的，你這個兔崽子倒好艷福啊！」李志超罵道，語氣中含有酸溜溜的味道。「快說，你當時是否去何二嫂那裏？」

「是啊！」朱權尷尬地道。

「朱權，你知道麼！你差點害死那個人——陳寬！」蕭原生氣地道：「你難道一點良知也沒有的麼！」

朱權吶吶地道：「我……現在不是……說出來了麼？」

「他媽的，要不是被我們捉到，你會說出來麼？」李志超瞪眼罵道：「你簡直不是人！」

曹廣達也道：「阿權，你簡直沒有人性！明知永生的那個朋友是淸白的，你居然昧着良心不說出來，你還是人麼！」

朱權被三人責罵得深深地垂下頭來，不敢吭聲。

「朱權，你幾乎害死一個人，因此，我決定將你押回隊部，好好地教訓你一下，好讓你以後知道怎樣做人！」李志超嚴厲地看着朱權。

「長官，你怎能反悔的啊！」朱權慌恐地抬起頭叫起來：「你不能言而無信！」

「這不是言而無信。」李志超沉下臉道：「我是為你好，免得你繼續胡非作為下去。」

「廣達叔……」朱權朝曹廣達求救。

「阿權，別求我，我也要聽命李長官的。」曹廣達攤攤手，表示他無能為力。

「長官，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忘了告訴你們。」朱權忽然道：「說不定，你們因此可以捉到殺死永生叔的兇手！」

「你說什麼？」蕭、李、曹三人心頭同時劇跳了一下，不約而同地伸手一把抓住朱權！

朱權被抓得雪雪呼痛，三人才驚覺到失了態，忙放開抓住朱權的手。

「你他媽的，你到底知道多少有關陳永生被殺的秘密？」李志超厲聲道：「說不定，你就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

「長官，我剛才本想說出來的，是你打斷了我的話，令我無法說下去的啊！」朱權叫起屈來。「還有，我沒有殺死永生叔啊，若有一字謊言，天打雷劈！」

「朱權，別叫了，我們暫且相信你說的話。」蕭原問李志超打了個眼色。「快說出你知道的事情。」

朱權張口欲說，曹廣達彷彿猜到他想說什麼，急急截口道：「阿權，我知道你想說什麼，只要你將所知的說出來，我擔保李長官他們不會再為難你，同時，我也不追究你殺死我那頭黑毛獅的事情！」

「不會反悔麼？」朱權狡獪地看了三人一眼。

「你他媽的別以為水鬼升城隍——可以大擺架子，你再不快說，我這就馬上動手教訓教訓你！」李志超嚇唬地喝罵，那模樣兇極了。

這一招果然湊效，朱權馬上發慌地道：「別……長官，我說了，我馬上說！」

李、蕭、曹三人都沒有說話，只是目光烱烱地盯視着朱權，讓他說出有關兇手的秘密。

朱權在三人的瞪視下，心中又虛又慌，怯怯地道：「我不敢肯定我看到的那個人影是不是兇手……當時，我看着永生叔那個朋友走向村口，便準備往何……二嫂的那裏走去，偶然回頭朝永生叔的屋子瞥望一眼，驚瞥到一條人影閃沒在永生叔那間屋子後面，那剎那我以為自己看到鬼，嚇得我汗毛直豎，頭皮發麻，呆在那裏好一會也沒有動一下……」

說到這裏，他咽了口口水，才接着說下去。「後來我定下神來，膽量也大了些，便壯着膽子偷偷走到屋後窺望一下，却發現不到那人影，以為自己眼花，也就無心再追究下去，一逕往何二嬸……那裏去了。」

「你說的都是眞的？」李志超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朱權，彷彿要將他看穿看透。「你若是編造出來，騙我們饒過是這一次，要是被我查出來，那你就別想再走路了！」

「長官，我發誓，我說的都是千眞萬確，絕無半字虛假，要不，任從處罰！」朱權急忙道。

「蕭原哥，聽阿權這麼說，那條人影極有可能就是殺死永生的兇手！」曹廣達看着蕭原，臉上帶着歉疚之意。「同時，也証明陳寬沒有嫌疑！」

蕭原正想說話，李志超却說道：「話雖這麼說，但在未捉到眞兇之前，他仍然有嫌疑的。」

，看着蕭原，問道：「老蕭，你說是麼？」

蕭原只好點點頭。

本來，李志超也認爲曹廣達那樣說是對的，但他却那麼說，仍是想「逼」蕭原繼續幫忙偵查下去，不然，蕭原若是不再插手，趕回城中，他是無法將他留下的。

曹廣達附和着道：「李老哥說的也不錯。」接着又看着蕭原道：「蕭老哥總不會在未捉到眞兇前，便半途而廢的！」

說實話，蕭原確是想馬上便趕回城中，將偵查的結果告知陳寬，既然已証實了陳寬一點嫌疑也沒有，那自然要釋放他。之後，他恨不得身上長了兩隻翅膀，「飛」到石鼓鄉──張鳳琴那裏去。不過，他儘管心急如焚，但在道義上，說什麼他也不會就此抽身而退的，那不是他的作風，而且，在道義上也說不過去，他雖然着急，却不好意思說出就此抽身而去的話。

他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也正因爲他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他在道上不但博得好聲名，也結交了不少朋友──他遇上什麼事，只要他開口，便二話不說地幫忙的朋友。

「長官，可以放我走了吧？」朱權乞求地對李志超道。

李志超眼一瞪，狠狠地道：「你他媽的，還未說清楚那條人影有何特徵，便想我們放你走，你他媽的簡直在發大頭夢！」

蕭原接上口道：「對啊，我們怎知你不是胡編亂說一通，以求我們放過你呢！」

朱權氣急地道：「長官，我說的都是眞話，就算我有天膽，也不敢在長官面前胡亂說一通啊！」

「阿權，不是我不幫你說話！」曹廣達道：「你剛才說的那番話，等於沒有說，根本無法從中找出一條有關那條人影是誰的綫索來！何況，正如你所說，也許是你眼花看錯了，那怎算是向我們提供有關兇手的綫索呢？」

朱權吸了口氣，急急說道：「這──我還沒有將話說完的啊，你們打斷了我的說話，教我說不下去。」

「那你現在繼續說下去吧！」李志超兩道目光有如兩道冷電一樣，射在朱權的臉上。

朱權將目光垂下，不敢與李志超那兩道凌厲的目光接觸，口裏却一點也不慢，接上去說道：「我正想離開的時候，忽然聽到對面的屋角後有輕微的聲響發出，心頭一動，急忙悄沒聲地竄過去，在那邊的牆角後探頭偷瞥一眼，恰好看到一條人影在屋旁不遠處的一排竹子後閃沒，這一次，我不再相信自己是眼花生出來的幻覺，我自己告訴自己，那是個人，後來，我等了一會，聽不到再有異聲響起，便壯着胆子掩向那排竹子後面，但却沒有發現那裏有人躲藏着，不禁又懷疑自己剛才瞥到的，是一種幻覺，但又不服氣……後來，我竄到那排竹子後，很快便發現了幾個很淺的脚印，這就更加証實我兩次看到的人影不是鬼魂而是人，跟着 我又發現了一顆鈕扣……細看之下，認出是大樹那件棉襖上的……」

「朱權，你怎會認出那顆鈕扣是大樹那件棉襖上的？」蕭原忽然打斷朱權的說話。

在朱權說話時，他一直瞬也不瞬地看着他，但都看不出他有說謊的地方。

「長官，我之所以認出那顆鈕扣是大樹那件棉襖上的，那是因爲我在早兩天曾遇到他，當時他正在小酒舖內喝酒，身上穿着一件新做的棉襖，那件棉襖上釘的是那種洋鬼子做的鈕扣，不是我們一般用的那種自製的布鈕扣，村子裏除了永生叔外，就只有他的衣服上釘上那種洋鈕扣，因此，特別引人注目，我曾仔細地看了一遍，還問他從那裏弄到的，他說是上個月托林昌叔到城裏辦貨時買的，因此，我能夠認出來。」

「那顆鈕扣呢？」李志超問：「你不會扔了吧？」

「沒有。」朱權道：「那麼好看的鈕扣，我才捨不得扔了……」

「拿出來看一下。」李志超向朱權伸出手。

「我沒有帶在身上。」朱權道：「放在家中，我回家拿來給你們。」李志超與蕭原交換了一瞥眼色，才說道：「我們跟你回家去拿吧，省得你跑來跑去的。」

朱權道：「好吧。」

於是，蕭、李、曹三人便跟朱權回家取那顆鈕扣。

＊　＊　＊

「老曹，那顆鈕扣眞的是從大樹那件棉襖上脫掉的麼？」李志超一見曹廣達回來，劈頭便問。

曹廣達邊拉開櫈子坐下來一邊說道：「確是從大樹那件棉襖上脫掉的，而且，欵式一樣，顏色也相同，木嬸看到我送回那顆鈕扣，高興得很，拿出那件棉襖來，讓我比對一下，証明我送回去的那顆鈕扣確是從那件棉襖上脫落遺失了的。」

「她有問你那顆鈕扣是在什麼地方撿到的麼？」蕭原問。

「有。」曹廣達道：「我說是在小酒舖的門檻下撿到的。放心吧，木嬸對我忽然送回那顆鈕扣，一點也沒有思疑我是另有目的的。」

「你可有問她，那顆鈕扣是怎樣脫落遺失的？」

「有。」曹廣達點點頭道：「據木嬸說，她發現大樹那件棉襖掉了顆鈕扣。曾問他怎會掉的，大樹對她說，他也不清楚在什麼地方丟失的。爲免她生疑，我沒有再追問下去。」

「老蕭，既然証實了那顆鈕扣是從大樹那件新棉襖上脫落掉失的，而朱權所說的似乎沒有什麼破綻，那麼，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你說是麼？」李志超轉頭向蕭原，徵詢他的意見。

「應該可信。」蕭原沉吟着道。

「那麼，大樹的嫌疑應該最大了！」李志超眼中閃出興奮的光芒。

「阿權這個傢伙眞不是人，想利用那顆鈕扣來勒索大樹，便將這麼重要的發現不說出來，等我們差點害死了一個無辜的人，他媽的，簡直沒有人性！」曹廣達咬着牙罵道：「一定要好好教訓一下他。」

「老李，若朱權所說的不是編造出來的，那麼，大樹的嫌疑最大！」蕭原握着拳頭在桌上輕輕地捶了一下，桌上那盞油

燈受到震盪，火花搖晃了一下。

「嘿！抓到大樹後，看他有什麼話說？」李志超興奮得一拳重重地捶在桌面上，幾乎將那盞油燈震翻。「九成九是他殺死陳永生的！」

「老李，他爲什麼要殺死陳永生呢？」蕭原沉吟地道。

「老蕭，那還用說麼？」李志超揮揮手道：「一定是因妒起殺機，天下間有多少個男人那麼大量，肯與別人分享一個女人的？」

「李老哥說得對，九成九是爲了那個女人，大樹才會幹出那種蠢事來的！」曹廣達點着頭道：「大樹平日沉沉實實的，那裏想到他暗中與那人有一手。同樣，也令人總也想不到他就是兇手，要不是朱權撿到那顆鈕扣，就算是有人這麼說，我也不會相信！」

蕭原也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但他總感到有點不對勁，但又說不出來，因此，他不便說出否定的說話。

而他確是很想盡快破了這件命案，捉到眞正兇手，那麼，他就可以盡快起程趕往石鼓鄉，與他的心上人——張鳳琴相會，因此，他在心底裏也很希望大樹就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更不希望再生枝節。

要不是這時候已是晚上八時左右（在那時候來說，晚上八時許，已經算是「夜深」的了），他會提議馬上趕往蔡屋村抓拿大樹。

也因此，李志超提議明天才趕去蔡屋村，他沒有提出反對。

事實上，不但夜已深，而且，他們也很睏倦了，需要好好地睡一覺。

夤夜搜查捕眞兇

天才亮，蕭原李志超兩人便帶了蔡堅王靑，由曹廣達帶路，趕往蔡屋村。

本來，曹廣達欲召集幾名自衞隊員一同前往的，但李志超却認爲不需要如此大「陣仗」，有蕭原這位名捕手加上他們四人，去抓一個大樹，足夠有餘了。

蔡屋村距陳村約七八里遠，就算走得再快，也要一個小時左右。

蕭原等人果然走得很快，來到蔡屋村的時候，村子裏已是一片生氣——炊煙縷縷，光禿禿的禾田上，有人在趕着牛翻田，也有人在菜地澆水，呈現着一片勃勃的生機。

曹廣達有一位親戚住在蔡屋村，曾來過不少次，對這地方雖然不算很熟悉，也不算陌生。

大淸早的，便有五個陌生人出現，那自然引起村子裏的人的注意，特別是那些小孩，平時難得看到有稀客出現，都好奇地跟在五人的後面，蹦跳着，若是五人中有人扭回頭望他們一眼，他們會羞怯地停下來。或是東躲西閃，扮鬼臉。

由於不知道大樹在村子裏那一家工作，所以，他們必須找人詢問一下。

曹廣達在路上已提議先到那位親戚家裏坐一下，那就不愁問不到大樹在那一家工作了，這起碼不會引起村子裏的人的猜疑，也就不會驚動大樹了。

蕭、李兩人自然不會反對。

一逕來到曹廣達那位親戚的屋子前，恰好屋內走出一個年約六十的老漢子，手上正拿着一個木做的鷄食槽子，口裏發出「咯咯」的鷄叫聲，大概要餵鷄吧。

曹廣達一眼看到那老漢，張口招呼道：「表叔，餵鷄啊！」

那老漢聞聲一看，馬上高興地道：「廣達，是你啊，這麼早，眞想不到。」

當下一眼看到跟在曹廣達身後的蕭原等四人，頓時愕了一下，臉上隨即露出疑問之色。

曹廣達笑笑道：「表叔，你還是那麼硬朗。這四位是我的朋友，他們是來找我們村子裏那個木工的，由於不知他在你們村子裏那一家做工。所以我才帶他們來表叔你這裏問一下。」

那老漢這才釋然，邊將鷄食槽子放在地上，邊展露出笑容，口裏連聲道：「廣達，那快帶你的朋友到屋子裏坐下再說，快請進屋。」顯得熱情好客。

曹廣達却道：「表叔，不用客氣，我這幾位朋友有急事，要找來到你們村裡做木工的那個名叫大樹的，表叔，你知道他到那一家做木工的麼？」

老漢連聲道：「當然知道。」跟着手一指：「村子裏只有牛根一家僱了人在做傢俬，聽說僱了一個是你們村子裏的木匠，我這就帶你們去。」頓一下，醒覺地道：「廣達，老遠來到，往屋子裏坐一會，才去牛根家吧。」

曹廣達道：「表叔，不坐了，我這兩位朋友有急事要找那個木工的，待以後有空，我再專程來探望你吧。」

「那我帶你們到牛根家吧。」老漢熱心地道：「牛根家距我這裏雖然不遠，但却要左轉右拐的，不認路的，倒也不容易找到。」

「表叔，那煩勞你了。」曹廣達正是求之不得，口裏客氣一句。

「廣達，大家是親戚，客氣什麼？」老漢說着拍拍手，拍掉手上沾着的鷄糠。

「我這就帶你們去。」說完，便向屋子左邊的那條路走去。

曹廣達與蕭、李兩人跟在老漢的身後。

* * *

「牛根在麼？」老漢帶着曹廣達三人來到一座大屋子前，還未去到大門前，便已張口呼叫起來。

「老金麼？我在家啊！」屋子內馬上有人回應，跟着有一個五十出頭的老漢來，一眼看到的表叔，大聲說道：「老金，找我有事麼？」

曹廣達的表叔——老金應道：「牛根，不是我找你，是這三位來找你家做木工的那個名叫大樹。」頓一下，側轉身指一下曹廣達：「他是我的表侄，他到我那裏打聽他村子裏的那個做木工師傅——大樹在那一家工作。我知道是在你家，所以，便帶他們來。」

「啊，原來是找大樹的。」那老漢邊說邊打量了曹、蕭、李三人一眼。「請到屋裏坐坐，等一會……」

「阿叔，大樹不在……」曹廣達張口截斷了牛根的說話。

牛根也打斷了曹廣達的說話。「他到

茅坑去，快回來了，進來坐坐吧。」

老金看了一眼曹廣達：「廣達，進去坐一下吧。」跟着便當先向屋子內走去。

曹廣達回頭望一眼蕭、李兩人，兩人朝他點頭，便跟着走入屋內。

牛根招呼四人坐下，馬上便問道：「老金，你這位姪哥來找大樹有什麼事？」

由於曹廣達沒有告訴老金他們找大樹的原因，因此，老金自然不知道。所以，他答不出來。只好望着曹廣達，由他來說。

曹廣達自然明白老金的意思，開口說道：「根叔，我們來找大樹，是有一些緊要的事向他詢問一下。」

「哦。」牛根吐出一口氣。「我還以爲你們是來找大樹回去的。他還有兩三天才能做完那些工作，你們不是來找他回去，那就好。」

一頓，望望大門外，說道：「他去了好一會的了，應該回來的了。莫非他拉肚子？」

「根叔，茅坑在那裏？待我去看一下。」曹廣達在李志超的示意，站起身來。

蕭原這時候却「神遊天外」，在想着他那位心上人——張鳳琴。

勾起他這股思緒的，是在他聽到牛根那句「他還有兩三天才能做完那些工作」的話，令到他不禁驀然想到，他來了這裏已三天，也就是說，還有七天便是新春佳節了，若是再在這裏逗留一兩天，只怕就算會飛，也趕不及在大年初一之前趕達石鼓鄉了。

一念到此，他立刻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再也坐不往，跟着也站起身來。「曹老哥，我跟你去。」

牛根看到兩人那種急不及待的樣子，不由詫異地看了兩人一眼，說道：「什麼事這樣急啊？等等吧，他就算拉肚子，拉完了，也會回來的。」

話口未完，門外人影一現，走入一個人來。

牛根一眼看到，馬上道：「啦，他不是回來了麼？」

隨即略爲提高聲音道：「大樹，有三位鄉里來找你。」

從門外走入來的人聞聲脚步一窒，抬眼望向屋內，曹廣達即時開聲道：「大樹，是我啊。」

「廣達叔？」大樹思疑地轉着眼珠。「什麼事老遠地跑來這裏找我啊？」

「大樹，有一件非常緊要的事，要向你查問清楚的！」曹廣達道。

「是什麼事？」大樹站在門內，不再走進一步，兩道目光警惕地溜瞥了蕭、李兩人一下。

「這……」曹廣達遲疑了一下。「我們到外面再說吧，好麼？」

「好。」大樹忽然間扭轉身，衝出大門外。

誰也料不到大樹會忽然間轉身便跑，因此，都怔了一下。牛根與老金兩人更是莫明奇妙，弄不清大樹爲何會奔逃，只有蕭、李、曹三人心中明白。

「大樹，你別跑！」曹廣達喝叫一聲，拔脚便追，但第一個追出大門的却不是他，而是蕭原。

——要是朱權所說的是眞話，那麼，大樹這一跑，不就証明他牽涉入陳永生被殺這件案子內麼？那怎能讓他逃脫？而蕭原如箭般第一個追出去，自然是想一下子便追上大樹，將他抓住，破了這件案子，那他就可以早一點趕往石鼓鄉，與他的心上人相會了。

李志超也不慢，緊跟在蕭原的身後追出去，曹廣達反而落在兩人的後面，雖然他比蕭、李兩人先追出去。

* * *

「大樹，快站住，別跑啊！」蕭原追出大門外，瞥到大樹有如一頭奔鹿般，已奔跑過屋後的一堵墻，弓着身子，沒命地前奔，蕭原急急追上去。

大樹對蕭原那一聲呼喝充耳不聞，繼續向前飛奔。

「再不停下來，我便開鎗了！」李志超厲聲吆喝。

大樹依然毫不理會。

李志超也沒有貿然拔鎗向大樹射去。

雖然大樹這麼忽然撒腿奔跑，顯示他心中有鬼，但在未確定之前，怎能向他胡亂開鎗？一鎗打死他，那豈不是死無對証？又萬一他只是誤會了他們的來意，才會奔逃，要是打死了他，那豈不是誤殺了他？因此，李志超口裏雖然叫喝着，却沒有將槍抽出來。

目前，必須要將大樹生擒，才能夠弄清楚他是否牽涉入陳永生被殺這件案子中。

眨眼間，蕭原三人已追出村外，追上了一塊坡地。

大樹仍然沒命地往前飛奔。

在附近田地工作的村民，看到四個人在追逐，都詫異地停下來，往坡地上張望。

蕭原雖然奔跑得飛一般快，但一時之間，不可能追得上大樹，但他仍然咬着牙，緊追不捨。

跑得最慢的是曹廣達，落後了蕭、李兩人很多，但他仍然咬着牙拚命追趕。

「你他媽的再不停下來，我便開鎗！」李志超開始喘起來。這一次，他眞的將鎗拔出來。

而且，他也準備向大樹開鎗射擊。

而他這一次之所以眞的向大樹開鎗，乃是因爲他忽然想起昨天追逐朱權的情形，決定「故技重施」，像捉朱權那樣，將大樹捉住。

大樹連頭也沒有轉一下，更沒有稍停一下。

李志超咬咬牙，朝大樹開了一鎗。

鎗聲在坡地上震响着，份外清脆。

大樹被鎗聲震得猛地打了個震，撲倒在地上。

蕭原還以爲大樹被鎗彈射中了，扭頭朝李志超道：「老李，你將他射倒？」脚下絲毫沒有稍慢下來。

李志超搖搖頭。

——他那一鎗雖然是向前射出的，但却射得很高，斷不會射中大樹的。

大樹才撲跌下去，但很快便一骨碌從地上跳起來，扭轉頭一眼看到李志超邊跑邊抬起手中鎗，朝自己作勢放射，嚇得他

雙手猛搖，慌恐地叫道：「不要開鎗，我不跑便是！」

果然站着沒有再跑。

「你他媽的，不見棺材不流淚！」李志超上氣不接下氣地呼喝一聲，臉上却滿是興奮之色——故技重施之下，一下子便將大樹嚇住了，怎不教他感到高興。

更何況大樹有可能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若是，這就破了案，自然値得高興了。

不但李志超感到高興，就是蕭原的心情也興奮不已。

——要是就這麼破了案。那他就不用爲這件案而躭擱下去，可以馬上趕往石鼓鄉了。

「你他媽的，算你識趣兼命大，你若是再跑，下一鎗便在你的身上穿一個洞！」李志超暗罵着奔到大樹面前，再起一脚便踢向他的身上。

但却給蕭原伸手擋住了。「老李，先查問清楚再說。」

「他媽的九成九就是他了！」李志超喘了口氣，瞪着一面驚恐之色的大樹，氣憤憤地罵道：「不然，他爲什麼要跑？分明是作賊心虛！」

「大樹，你爲什麼忽然間便跑？」曹廣達氣喘吁吁地奔到來，劈頭便說。

「我……」大樹囁嚅着。

「還用說麼！」李志超吆喝道：「他一定是眞兇，所以一才會跑！」

「我……曹廣達，他說我是兇手？」大樹惶急地叫起來。「我殺了誰？」

「你殺了陳永生！」李志超厲聲道。

「冤枉啊！」大樹又驚又急。「廣達叔，我沒有殺死永生叔，我從來沒有殺過人，你相信我啊！」

「你他媽的還狡賴？」李志超罵道：「要不，你爲什麼要跑？」

「我……我還以爲你們是抓我回去與何二嫂浸猪籠的……」大樹惶惶地道：「因此，我才跑。」

「你他媽的，果然與何二嫂那臭女人有一手？」李志超罵道：「簡直是一條母狗！」

「你怎會與何二嫂有一手？若是被人發現，會浸猪籠的？」曹廣達沒好氣道。

「是她說的！」大樹戇直地道：「她還對我說，我與她的事，就是我爸媽也不能說。廣達叔，你們是怎麼會知道我與何二嫂的事的？」

「傻仔，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曹廣達教訓地道：「世間上，絕對沒冇永遠不爲人知的秘密的。」

「那你們是怎樣知道的？」大樹戇然地道。

「是何二嫂說出來的！」曹廣達道。

「她爲什麼要說出來？」大樹傻戇地道：「她不怕被浸猪籠麼？」

曹廣達被他問得又好笑又好氣，乾脆不答他。

「廣達叔，你們眞的是來抓我回去浸猪籠麼？」大樹見曹廣達不答他，驚恐地再問。

「你他媽的要不是裝傻扮懵，便是白痴傻子！」李志超沒好氣地罵道。

「大樹，你眞的沒有殺死陳永生？」一直沒開口的蕭原突然說道。

——自追上大樹後，他便一直注視着大樹，留意他的表情變化及他所說的話，但他却看不出大樹有一絲半點裝傻扮懵，反而認爲他是一個戇直的年輕人，也因此，他感到一陣失望，雖然還未能就此肯定大樹不是兇手，但他心中已相信了九成。

「我眞的沒有殺死永生叔啊！」大樹脹紅了一張臉，「我爲什麼要殺死他？」

「因爲你不想陳永生分一杯羹！」李志超接口道。

「分什麼羹？」大樹戇戇地道。

李志超被大樹那句話弄得又好氣又好笑。「你要不是白痴，便是傻子。何二嫂那女人怎會看上你的？」

「每一次她與我——好，我都要給她錢的！」大樹一口說出來。「她對我說，若是沒有錢，便不要去找她！」

「哦，原來她喜歡你的錢。」李志超的心頭舒服了一點。

蕭原只想盡快破案，所以，沒有心情去理會其他的事情。「大樹，你那件新棉襖是否脫掉了一顆鈕扣？」

大樹先是怔了一下，繼之點頭道：「是啊。」接又詫異地看了蕭原一眼，說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蕭原却沒有答他，又問道：「你想一下，是在什麼地方掉了那顆鈕扣的？」

大樹抓抓頭髮，不能肯定地道：「我也不大清楚，那日穿了在村裏走了一轉，回家後便發覺不見了一顆。」

「你那日到過什麼地方？」蕭原一點也不放鬆。「想清楚再說。」

大樹又抓着頭髮，思想了一會，才說道：「我記得那一日曾到過阿火的家，之後順路到阿培那裏站了一會，然後便回家吃午飯……吃過飯後，我便相約阿火與阿培到小酒舖去喝酒，那一晚喝得很高興，回到家後，脫衣服時，才發覺那件棉襖脫落掉失了一顆鈕扣。」

「你說的是眞的？」李志超接口道。

「當然是眞的。」大樹一口說道：「掉了一顆鈕扣，又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事，我爲什麼要撒謊？」

「但有人記得那顆鈕扣是在陳永生的屋子側後的竹叢附近的地上脫掉的。」李志超緊盯着大樹。

大樹立刻叫起來。「是誰說的？我從來沒有拿着那件新棉襖到過永生叔那間屋子附近，那顆鈕扣又怎會在那附近脫掉的呢！」

「是朱權說的！」李志超一口便說出來。

「是他說的？」大樹氣惱地驚叫起來。「他瞎說一通！他媽的，我要找他當面問個淸楚明白！」

「大樹，你別再狡賴了。」李志超冷笑一聲。「朱權對我們說，你丢失的那顆鈕扣，他是在陳永生那間屋子側後的竹叢地上撿到的，你媽也已確認那顆鈕扣就是從你那件棉襖上脫掉的，你休想狡賴得了！」

「胡說！」大樹急怒地嘶叫，「朱權這個無賴，他爲何要陷害我？我要找他當面說個淸楚明白，他媽的，我不狠狠地揍他一頓，嚥不下這口氣！」

「好啊，我們正要帶你回去，與朱權當面對質。」李志超冷笑道。

「哼，我倒要看一下，朱權那無賴敢不敢對着我還瞎說一通！」大樹氣哼哼地道。

「大樹，那一晚你在酒舖內喝酒，而在酒舖內還有些什麼人在喝酒？」蕭原忽然問道。

「除了我與阿火阿培外，還有見叔、安伯、添叔幾個。」大樹邊想邊道：「朱權那無賴也在，當時他正與豬頭炳、狗公柏在另一張枱子喝酒。」

咽了口口水，他忽然怪叫道：「我掉失的那顆鈕扣可能在喝酒猜拳時脫落的，而朱權定是在酒舖地上撿到那顆鈕扣，不知道他爲什麼却要瞎說是在永生叔那間屋子後面的竹叢地上撿到的。他媽的，他眞不是人！」

「不管你怎麼說，你也要跟我們回去與朱權當面說清楚！」李志超道。

「我這就跟你們回去！」大樹毫無懼色。

李志超聽大樹那麼說，不由看了蕭原一眼，對於先前認爲大樹就是兇手的看法，禁不住動搖了。

因爲他左看右看，都看不出大樹有一絲裝作的樣子。

蕭原兩道眉毛皺在一起。「讓他與朱權面對面對質，那就可以弄清楚誰眞誰假。」

「嗯，我們馬上回去找朱權。」李志超揮動一下右手。

＊　＊　＊

在走回陳村的路上，李志超有意與蕭原走在後面，並且落後一些，低聲對蕭原道：「老蕭，你認爲他說的話可信麼？」說到「他」，朝跟在曹廣達後面的大樹翹翹下巴而蔡堅與王青則走在大樹的左右，大樹想逃也逃不了。

蕭原抬眼看了大樹那魁梧寬厚的背身一眼，也壓低聲音說道：「看他一副戇直傻氣的樣子，應該不似是一個奸狡的人，我認爲他說的是實話！」頓一下又道：「換言之，朱權說的是謊話！」

李志超不由點點頭。「起初，我以爲他就是兇手，但聽了他說的話後，便動搖了，如今聽你這麼說，我也認爲他不可能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我感覺得出來！」最後那句話，他特別加重了語氣。

蕭原頷首道：「我也感覺到他不像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殺人的兇手，不是他那種人。」

「他媽的，若大樹說的是實話，那朱權說的便是謊話！」李志超生氣地道：「那我們豈不是被他戲弄了？他媽的好膽量啊，居然敢騙我們！」

握着拳頭晃動一下。「他若眞的膽敢騙耍我們，他媽的我決不放過他！」

「老李，朱權若是眞的有膽量騙我們，你以爲他爲什麼要騙我們？」蕭原皺攏的眉頭忽然展開來，側首看着李志超。

李志超聽他這麼說，不由偏首看一眼蕭原，發覺他的目光有異，不禁心頭一動，低聲道：「老蕭，你這麼說，可是……懷疑他心中有鬼，所以，便胡謅出這番話來騙我們？」

「嗯。」蕭原雙眼中射出異光來。「說不定，他是想藉機脫身，若是我們所猜的都不錯，說不定，朱權那傢伙已逃之夭夭了。」

「他媽的，就算他逃到海角天涯，我發誓要將他抓到！」李志超用力握着拳頭。

接着，他拍一下蕭原的肩，笑說道：「我差點忘了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就在眼前，有你出馬，就算朱權那龜孫子上天入地，也逃不了！」

蕭原苦笑一聲，沒有說什麼。

要是朱權眞是畏罪潛逃，那麼，就算抓到他，也必要費一番時日，說不定會在追捕朱權的路上，渡過新春佳節，那就別指望能夠到石鼓鄉與張鳳琴渡佳節了，那怎不教他笑得有點勉強苦澀。

＊　＊　＊

才回到陳村的自衞隊部，一個叫黑仔的自衞隊員十萬火急般對曹廣達道：「廣達叔，你回來就好了，我正想到蔡屋村去找你呢！」

「黑仔，發生了什麼事？」曹廣達急急道。

「何二嫂被人綁起來，所有的錢財都被人搜劫了……」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曹廣達一把抓住黑仔的手臂。「她可有說是什麼人幹的麼？」

「她說是朱權幹的！」黑仔道：「據她說，朱權是在今早將她綁起來，然後在屋子內大肆搜掠一番，然後從後門溜逃了。」

「抓到朱權麼？」李志超插口急問。

「找遍了村裏村外，連他的踪影也找不到。」黑仔揉揉鼻子。「因此，大祥哥才叫我到蔡屋村去找你們。」

「他媽的，老蕭，你猜得不錯了，朱權那龜蛋果然乘機逃之夭夭！」李志超急怒得一拳捶在自己的手掌上。

「李老哥，你與蕭老哥……」曹廣達疑惑地看着李、蕭兩人。

「老曹，是這樣的。」李志超馬上解說道：「在路上，我與老蕭曾猜測朱權所說的是否謊話，老蕭猜測極有可能是，並說朱權有可能會乘機溜走逃躲起來，果然被老蕭猜中了！」

「眼前這情形，朱權那小子九成九心中有鬼，所以才會向何二嫂下手，挾財而逃。」曹廣達吐口氣。「對何二嫂這個女人來說，也可以說是現眼報了。」

「何二嫂在家麼？」蕭原看着黑仔問。

「在家裏。」黑仔幸災樂禍地說，顯然，他對何二嫂這個不知羞恥的女人沒有好感。「只怕現在她還在哭呢！」

「老李，我們馬上到何二嫂家。」蕭原說完便向外走。

李志超點點頭，馬上招呼蔡堅跟着，吩咐王青留在隊部看守着大樹。

曹廣達不用李志超招呼，跟着往外走。

來到何二嫂的家，何二嫂果然還在哭泣着，門前圍了左鄰右舍的村民，在談說着何二嫂被朱權綁起來搜掠的事。

在路上，曹廣達曾問黑仔，是誰發現何二嫂被綁起來的，黑仔說是何二嫂左鄰

的五嬸發現的，那時候快近晌午了，五嬸還不見何二嫂將大門打開，奇怪之下，便去拍門，但却沒有人應，而大門却是在內門了的，那證明何二嫂仍在屋內沒有外出，那除非是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才會不應門，五嬸想到陳永生在兩日前被人勒死的事，頓感不妙，驚慌起來，馬上大叫，驚動了恰好從田裏回來的阿貴，將門撞開，發現何二嫂躺在床上，手脚被綁，口裏也塞了一團布，屋子裏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忙解開了何二嫂手脚上的繩子，何二嫂馬上哭喊着，說是朱權把她綁起來，還將她的財物搜掠逃去的，五嬸與阿貴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阿貴馬上跑到隊部去……

何二嫂一見曹廣達，馬上撲上去，哭叫道：「廣達叔，你一定要替我將阿權那喪盡天良的混蛋抓回來啊，他將我所有的錢財都搶去了，天啊，我以後怎麼生活！」

「妳以後暗中偷多兩個男人，那就不用愁了！」曹廣達幾乎脫口笑了出來，幸好他驚覺得快，忙嚥了回去，改說道：「何二嫂，妳與阿權這麼好，他爲何會將妳綁起來，又拿走了妳所有的錢財？」

何二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道：「我怎知那天殺的會幹出那種事來啊……事先一點跡像也沒有，忽然間，他動手將我綁起來，然後到廚房拿了一把菜刀，逼我說出收藏錢財的地方……然後，他搜掠清光，由後門走了。」

「他怎會在妳的家的？」李志超明知故問。「是不是他昨晚一直在妳家中？」

何二嫂難爲情地垂下頭，「他是在……半夜時分……摸到我……家的。」

「他在什麼時候將妳綁起來的？」蕭原揀緊要的問：「是在什麼時候走的？」

「天濛濛亮的時候他將我綁起來的，當時我在睡夢中。」何二嫂抹了一把眼淚。「他走的時候，窗外已亮了。」

「他有說爲何要這樣做麼？」蕭原再問。

「是我問他，他才說的。」何二嫂擦了把鼻涕。「他說他要離開這裏，到很遠的地方，但他又沒有錢，所以，才會那樣做。」

「他有說到什麼地方去麼？」

「沒有。」何二嫂道：「我曾問過他，他却說連他自己也不知要到什麼地方。」

「他一共拿走了妳多少財物？」

「五十多個大洋，還有二百多個大洋票子，連首飾在內，大約合共五百個大洋左右。」

「妳那來這麼多的錢財？」李志超冷冷笑道。

何二嫂垂下頭，沒有吭聲。

「是那些相好的給你的吧？」李志超嘲諷地道。

何二嫂的頭垂得更低。

「想不到，妳那幾個相好，暗中給了妳這麼多錢財，怪不得妳和阿豬阿狗也有一手了。」

「你……有些是我先夫留給我的。」何二嫂忍不住低低地說道。

「老李，抓人要緊！」蕭原心急地道：「我們還是去問一下他的母親，在附近一帶有些什麼親戚……」

「對，說不定他會到那些親戚處逗留一下，這不失是一條綫索……」李志超頷首道：「老曹，我們立刻去朱權家！」

「廣達叔，你一定要將阿權那天殺的抓回來啊！」何二嫂嘶聲地向曹廣達叫道。

曹廣達邊往外走，邊扭頭丟下一句話。「妳放心吧，我們會盡力將他抓回來的！」

* * *

從朱權的家中走出來，蕭原與李志超兩人急急走回隊部。

據朱權的母親說，在這附近一帶，有三個親戚，一個在離陳村約十多里的鳳尾鄉，姓宋，是朱權的姨丈，另一個是朱權的姐姐，嫁給紅嶺鄉一戶姓王的人家，距陳村約十里不到，另一個是朱權的姑姐，住在距陳村約十七八里外的碧山墟。

蕭原他們趕回隊部，就是要分派人手，趕往那三處地方，查看一下朱權有否去過。

在目前的情況下——別無綫索之下，只好從這方面去追查了。

「老蕭，你以爲朱權那傢伙會不會溜到其中一處親戚的家中匿藏起來？」李志超忍不住走到蕭原的身邊問道。

「這可很難說。」蕭原皺着眉道：「不過，他在慌亂之下，極有可能先去投靠親戚，然後定下心神，決定往何處去。」

「嗯，我也是這樣想。」李志超沉吟道：「以你看，他若是去投靠親戚，會到那一處？」

一頓，不到蕭原說話，又自說道：「我猜他極有可能會到他姐姐那裏。他是要逃到外地，說不定這一生也不能再回鄉，姐姐可說是最親的了，在這種情形下，一般都會去最親的親人那裏，見最後一面的。」

蕭原却搖搖頭道：「對於朱權這個傢伙，不能用常理去推測的，要知道，從他騙我們到蔡屋村去找大樹，相信他已生出了逃竄到外地的念頭了，在這段時間內，他極有可能已想好要逃往何方，從而也證明他是一個有心計的人，而我們想到的，他也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你，相信也不會蠢到在逃竄中，留下被人追查的綫索吧？」

「那當然不會那麼蠢。」李志超道。

「因此，我猜他不可能會逃到他姐姐那裏。」蕭原道：「當然，這只是我的假設，說不定，朱權是一個顧念親情的人，因而冒險到他姐姐那裏，見最後的一面。」

「老蕭，我相信朱權這個人不會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不然，他也不會向何二嫂下手了。」李志超道：「這麼說，他極有可能不到他的親戚那裏了。」

「但在目前的情形下，也只有抱着萬一的想法，到他那幾個親戚那裏查問一下了。」蕭原吁口氣。「我倒希望他會到其中一處的親戚家中，留下口信給他的母親。不然，就要費一番功夫去追尋他的下落了。」

說到這裏，他又不由想起張鳳琴來，若再躭擱兩日，那就不可能在除夕那一日趕到石鼓鄉了，因此，他的眉頭蹙得更

深。

「老蕭，有你出馬，無論他逃到那裏，也逃不出你的五指山的！」李志超笑着拍拍蕭原的肩頭。

跟着笑容一斂，說道：「老蕭，朱權這傢伙這一逃，正好顯示他與陳永生被勒死這件案子大有關連，說不定，他就是兇手！」

「他肯定是兇手！」蕭原鐵定地道：「要不，他犯不着逃之夭夭，連母親也不顧啊！」

一頓，接又道：「他分明是作賊心虛！」

＊　＊　＊

蕭原與李志超，曹廣達分成三撥，分別到朱權的姨丈，姐姐及姑姐三處地方去查探他的踪跡！

蕭原一個人到鳳尾鄉去找朱權的姨丈。

而李志超曹廣達則分別帶了一名自衞隊員，趕往紅嶺鄉及碧山墟兩處地方。

蔡堅與王青則帶着一部份自衞隊員，在附近一帶再找尋一遍，恐防朱權會藏匿在附近，根本就沒有逃竄到外地。

蕭原之所以揀了鳳尾鄉朱權那位姨丈處去查探，那是因為他猜測朱權若是到三個親戚家的其中一處落脚的話，極可能會去姨丈處。因為在三處親戚中，要算姨丈那一處最疏，按常理來說，他也最不可能去那一處，而蕭原就是基於這一點，認為朱權會到其姨丈宋長安處，因此，他揀了鳳尾鄉這處地方。

而他心中一直很想盡快抓到朱權，他相信朱權是陳永生被殺這件命案的關鍵人物，只要捉到他，那就可以破案了。

對付這種人，他自信就憑他一個人便足夠了。

他趕到鳳尾鄉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分了。

他在村口向一羣在樹下嬉戲的村童打聽宋長安的居處，其中一個村童立刻自告奮勇，帶他去。

原來，這個村童就是宋長安的最小的兒子。

向小孩子打聽事情，應該是最容易的，畢竟，小孩子不會像大人那樣富於心機，很容易便可以套出來。

蕭原摸着大頭蝦的頭(那些村童是那樣叫他的)，讚他一聲：「蝦仔，你好乖啊。」

大頭蝦大約只有七八歲大，聽到蕭原讚他乖，馬上高興地昂起頭，說道：「我當然乖啊，我爸媽時常都說我乖的，還說，過年時帶我到城裏玩啊。」

跟着好奇地問道：「叔叔，你是從城裏來的麼？」

蕭原點點頭。「是啊。」

「叔叔，城裏是不是很多東西賣，什麼東西也有啊？」

「嗯。」蕭原摸着他的頭。「還有很好吃的東西，好玩的地方。」

蝦仔的眼中頓現光彩。「叔叔，眞的麼？」

「當然是眞的。」蕭原認眞地點點頭。「你要是到了城裏，包保你不想走。」

不等蝦仔說話，他又說道：「蝦仔，今天有什麼人到你家麼？」

「有啊！」蝦仔一口便說。蕭原聽在耳中，禁不住心頭「蹦」地跳了一下。脫口說道：「是誰啊？」

「是二伯父來我家，昨晚二伯父家養的鴨子被老鼠咬死了五隻，他拿兩隻來給我們吃。」蝦仔比手劃脚地說：「伯父臨走時說，今晚不睡覺，也要捉到那些咬死鴨子的老鼠，劏了來吃。」

跟着他又天眞地問道：「叔叔，你吃過老鼠肉麼？」

蕭原聽他說來的是「二伯父」，頓時大感失望，搖搖頭道：「田鼠肉我吃過，老鼠肉還未吃過。」

「哈，老鼠肉與田鼠肉的味道差不多，不過，比田鼠要『騷』。」

「蝦仔，還有誰到過你家麼？」蕭原希冀地問。

「沒有了。」蝦仔道：「叔叔，你是第一次來我家麼？」昂起頭瞧着蕭原。

蕭原摸摸他的頭，說道：「是啊。」

跟着他又不死心地問道：「你那住在陳村的表哥最近有到過你家麼？」

「沒有啊！」蝦仔搖搖頭。「權表哥自從與大姨媽在去年來過一次之後，直到現在也沒有來過。」

蕭原聽蝦仔那麼說，心中僅有的一絲希望也破滅了，他眞想轉身便走，不再到宋家去，因為就算是到了宋家，詢問之下，得到的答覆還不是與蝦仔所說的一樣？那不是白費功夫麼？

他相信蝦仔說的是實話。

一個小孩子，就是說謊，也不可能精練到「信口開河」，沒有破綻的。

不過，既然來了，那何不走多幾步，到宋家一趟呢，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獲。

「叔叔，你找我爸有什麼事？」蝦仔這句話將陷於思想中的蕭原驚醒過來。

「哦……我有些事找你爸問一下。」蕭原忙說道。

說着，已來到宋家，蝦仔老遠便叫道：「阿爸，有位叔叔來找你啊！」

隨着蝦仔的叫聲，從屋內走出一個年紀約四十出頭的漢子來，口裏漫聲說道：「蝦仔，是誰啊？」

蝦仔張口却說不出話來。

因為他不知道蕭原是誰。

幸好，蕭原替他說了。「我叫蕭原。」

那漢子這時已一眼看到蕭原，却是不認識的，不由怔住了，疑惑地打量着蕭原，遲疑地道：「你……找我？」

蕭原點點頭。「宋老哥，我是從陳村趕來的，想向你詢問一下，你在陳村的那位姨甥朱權有沒有到過你家？」

宋長安目光閃爍了一下，警惕地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受城裏偵緝大隊委托，找尋朱權的。」蕭原只好表白身份及道出來意。

「你老哥怎會來我家找他的？」宋長安詫異地道。

「是這樣的。」蕭原說道：「朱權在今天早上洗劫了村內一家人家的錢財，不知逃到那裏去，我們已派出不少人，分別到幾處他可能會去的地方查問他的下落，所以，我才會來到這裏向你詢問。」

頓一下，他又說道：「還有，朱權還牽涉入一宗殺人案中，他若是曾來過你家，又或是你知道他的踪跡，最好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否則，若是被我們查到你知情不說，那是犯了法的。」

宋長安聽蕭原說完那番話，臉上的顏色變換了幾次，但他還是一口便說道：「他沒有來過我家，說起來，我已有大半年沒有見過他了。」目光閃縮，不敢看蕭原一眼。

這時候從屋子旁邊的灶間內走出一個女人來，朝宋長安道：「孩子他爸，什麼人來這裏找阿權啊？」

宋長安馬上轉頭道：「是城裏偵緝大隊的長官。他說阿權劫走了同村一戶人家的所有錢財，還牽涉入一件殺人案中，逃到不知那裏去了，特來我們這裏問一下阿權有沒有來過。」

「長官，阿權眞的幹了犯法的事麼？」那女人正是宋長安的妻子，蝦仔的母親。

蕭原答道：「是眞的。」

那女人馬上轉身走回灶間，邊走邊說道：「長官，阿權沒有來過我們這裏，你到別的地方去找他吧……唉，想不到他這麼不長進，幹出犯法的事來……」

「長官，你也聽到我女人說的了，我們那位外甥沒有來過這裏。你到別的地方去查吧。」

蕭原默然打量了宋長安一眼，然後轉身便走，但却抛下一句話。「宋老哥，你若是知道他的行踪下落，最好說出來，要不，你便犯了知情不報的罪，那是要坐牢的！」

宋長安却悶聲不吭，看着蕭原的在暮色蒼茫中，向村口那邊走去。

＊　＊　＊

蕭原一直走出村外，抬眼望一下天色，天已快黑了，若是趕回陳村，那就要摸黑走路了，而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走回陳村，但在茫無頭緒之下，他又不知道往那裏去找朱權的踪跡下落，一時間，令到他沒了主意，脚步也不由放慢下來。

「宋長安雖然一口便說朱權沒有來過他們家，但他們的臉上却有異色，那會不會說的是假話？」蕭原回想着與宋長安夫婦說話時的情形，脚步走得更慢。

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空手而回，所以，極力想找出宋長安夫婦有破綻的地方。

「瞧他們的樣子，都是老實人，應該不會爲了一個外甥而甘冒犯上知情不報之罪的，一般來說，像他們這種人，都是怕事的，尤其是害怕惹上官非，莫非他們所說的確是實話？」想到這裏，蕭原的疑念又消了。

「何況，小孩子說的話，應該可信，大概朱權眞的沒有到過他們家，是我猜測錯了。」想到這裏，蕭原的脚步隨即快起來。

他現在只想盡快趕回陳村，希望李志超與曹廣達那兩人中，其中一撥抓到朱權。

很快，他已走出村口有一段路，忽然間，他聽到身後有人叫道：「叔叔，叔叔，等一等……」

蕭原聞聲忙停下脚步，詫然扭轉頭回望，只見在暮色沉沉中，有一個小孩從村口跑出來，邊跑邊朝他招手。

他馬上便認出，那是蝦仔。

「蝦仔。」他叫了一聲，往回迎上去。「什麼事啊？」

蝦仔跑到他的身前，胸脯起伏着，急巴巴地道：「叔叔，我爸叫我帶你到村子左邊的果園前邊，他有話要對你說。」

蕭原一聽，心頭狂跳一下，疾聲道：「蝦仔，快帶我去！」

接着，他伸手摸摸蝦仔的頭，說道：「蝦仔，你眞乖，等過了年，叔叔有空的話，帶你到城裏玩幾天，好麼？」

「好啊！」蝦仔高興得跳起來。「叔叔，眞的麼？」

蕭原認眞地道：「眞的，不會騙你。」

＊　＊　＊

蕭原跟着蝦仔來到村旁的果園前面時，天色幾已全黑下來了。

殘冬的黃昏，天色說黑便黑。

老遠的，蕭原便看到一棵樹下，站着一個人，隱約認出，那是蝦仔的父親——宋長安。

他壓抑着心中的興奮，加快脚步向宋長安走去。

蝦仔要奔跑才能追上他，邊跑邊朝樹下的宋長安叫了一聲：「爸。」

宋長安從樹下走出來。

這時候，正是家家戶戶吃晚飯的時候，在田地幹活的村民早已回家了，附近不見一個人影，就連雀鳥，也早已飛到林樹上棲息了。

蕭原之所以那麼興奮，那是因爲他猜到，宋長安忽然着蝦仔追出來，帶他到這裏來，必然是要告訴他有關朱權的下落，不然，不會無緣無故地叫蝦仔帶他來這裏見面的。

蕭原猜得果然沒有錯。

宋長安不等蕭原開口，便不安地對他說道：「長官，我剛才沒有向你說眞話，你不會追究……」

蕭原不等他說完，便已截口道：「宋老哥，你放心吧，只要你現在說眞話，我是不會追究你的。」

「長官，本來我是想說的，但蝦仔他媽不准我說。」宋長安噓了口氣，囁嚅着說。

「宋老哥，你現在說也不遲啊。」蕭原忙道。

「長官，你……不會責怪蝦仔他媽不准我說吧？」宋長安遲疑地道：「其實，蝦仔他媽這麼做，只是不想她姐姐連獨生子也失去，令到朱家斷了後，唉，這是婦人之見……我又拗不過她，才依從了她的主意，她却不曉得，這是犯法的……」宋長安不但爲妻子開脫，也爲自己辯解。

蕭原從他的說話中，已聽出宋長安是一個懼內的人，他現在只想快些知道朱權的下落，根本無心追究宋長安夫婦先前隱瞞不說的罪責，因此，他急急說道：「宋老哥，你放心吧，只要你說出朱權的行踪，我保證不追究你夫婦倆的罪責！」

「長官，謝謝你大人大量。」宋長安感激地道：「阿權那孩子眞不是東西，要不是他騙我夫婦說什麼無意中得罪一伙惡棍，要找他晦氣，來我家避避風頭，我是不會收留他的，他幾乎害死了我一家人！」

「宋老哥，你是說，朱權在你家中？」蕭原心頭劇跳了一下，疾聲問。

「阿爸，權表哥沒有來過啊。」蝦仔忽然道：「他要是來了，我怎麼沒有看到他？」

蝦仔這一說，宋長安與蕭原才省起蝦仔就在旁邊，宋長安忙揮揮手道：「蝦仔，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咀，到那邊去站着。」指一下對面兩三丈外的一棵樹。

這時候，天已全黑了。

蝦仔嘟着咀，有點不情愿，蕭原摸着他的頭道：「蝦仔，乖，聽你阿爸的說話，到那邊去。」

蝦仔這才拖着脚步，往那邊走去。

「長官，阿權不在我家中……」

「那他在什麼地方？」

「我將他藏在村外田邊用來放置農具雜物的泥屋中。」宋長安伸手指着果園的右後方，「就在那邊。」

跟着，他又說道：「本來，我女人和我要他住在家中的，他却說可能那伙惡棍會找到來，要我找個地方給他躲兩三日，並吩咐我夫婦不要對任何人說，包括我那五個兒女。我便讓他躲在土屋子中。後來，他還給了我女人十塊大洋，說是給蝦仔他們過年時買新衣服的。」

「他隨身帶了些什麼？」蕭原興奮得心頭蹦蹦直跳。

「只帶了一個小包袱，他說裏面是兩件替換衣服，但我却覺得，那個包袱有點沉重，裏面似乎不止放了兩件衣服，但我沒有說出來。」

「宋老哥，請你馬上帶我到那間土屋子去。」蕭原恨不得即時抓住朱權。

「長官，請跟我來。」宋長安說着便走。但馬上又停下來，朝那邊樹下的蝦仔道：「你先回去吃飯，記着別說我與這位叔叔在一起，你媽問你也不要說，知道麼？」

蝦仔邊從樹下走出來，邊點頭。「阿爸，知道了。」

「快回去吧！」宋長安道：「免得你媽叫阿坤阿賢他們到處去找你！」

蝦仔又應了一聲，向村內奔去。

* * *

「宋老哥，朱權是在什麼時候到你家的？」蕭原暗中摸了摸插在褲頭左邊的匣子鎗。

「離晌午還有半個時辰左右來到的。」宋長安道：「當時，我與四個比蝦仔大的孩子在田裏幹活，蝦仔牽了牛到附近的山坡吃草去了，家裏就只有蝦仔他媽，他偷偷地摸到我家，然後叫我女人到田裏叫我回去……所以，孩子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表哥來了……我是在歇晌時，偷偷帶他到那間土屋子去的。」

「天寒地凍的，他躲在土屋子內，拿什麼來睡？」

「土屋子內堆放了不少禾草，他可以睡在上面，今晚夜深時分，我會偷偷拿一條被子給他蓋，那就不會冷着他了。」宋長安說着伸手指一下前面不遠處一團黑影道：「長官，就是那間土屋子。」

蕭原凝聚目光望過去，隱約看出那是一座屋子的輪廓，在田地上顯得孤零零的，也有點怪異，嘯嘯的寒風在身邊掠過，要是膽小一點的人，準會心生寒意。

「這個時候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啊，你們不給他送晚飯麼？」蕭原盯牢那間黑忽忽的土屋子。

「吃過晚飯後，我女人會偷偷拿晚飯來給他吃。」宋長安忽然停下來，扭頭對蕭原道：「長官，我不想被阿權看到，雖然他犯了罪，畢竟，他是我姨甥，我不忍看到他被你抓住，你偷偷摸上去抓他吧。」

蕭原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你在這裏等着。」

宋長安默然點點頭，讓開一點，讓蕭原走過去。

* * *

蕭原悄沒聲地摸到那間土屋子前，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從屋門內閃身走出來。

農曆二十幾的晚上，天色特別黑——星殘月杳，因此，蕭原雖然距土屋子不到二丈，也看不清楚那人的樣子。

蕭原馬上疾喝一聲：「朱權，站着別動。」

——他以為，宋長安既然說出朱權躲藏在土屋子內，那麼，眼前這條從土屋子內閃出來的人影，必然是朱權了。

那人影整個人震抖了一下，發出一聲尖銳的驚叫。

蕭原在喝聲出口的刹那，人已一個箭步衝前去——他恐怕朱權不聽呼喝拔腿便逃，同時亦已將身上的短鎗拔了出來，但在聽到那一聲尖叫，他立刻整個人窘住了。

——他聽出那一聲尖叫是從一個女人的口中發出來的。

——朱權是個男人。

換言之，那人不是朱權。

「你是什麼人？」蕭原喝一聲，雙眼凝足目力望着那條人影。

不等那女人答話，後面倏地傳來宋長安的聲音。「蝦仔他媽，你來這裏幹麼？」

那女人馬上放開喉嚨道：「蝦仔他爸，你怎麼也來了？」

蕭原弄清楚那女人是蝦仔他媽後，心頭一動，馬上急步走前去，同時疾聲問道：「大嫂，朱權還在屋內麼？」

不等蝦仔他媽答他，他已一閃身，搶入土屋子內。

土屋子內烏燈黑火的，蕭原在衝入屋子內的刹那，幾乎什麼也看不到——眼前只見一片黑，也因為這樣，他恐怕遭到襲擊，身子倏地一蹲，斜竄開一步。

屋內却一點異動也沒有。

蕭原却一點也不敢大意放鬆，手中鎗擺動着，口裏喝道：「朱權，你跑不掉的，快走出來！」

屋內只有他的聲音在廻響着，沒有別的動靜。

屋外却傳來宋長安的聲音。「蝦仔他媽，妳來幹嗎？」

只聽蝦仔他媽尖聲道：「蝦仔他爸，你又來幹什麼？那個人是不是你帶他來的？」

蝦仔他爸道：「是我帶他來這裏捉阿權的……」

「你……你怎能這樣做……」蝦仔他媽叫罵起來。「阿權是你的姨甥啊，我姐姐

只有他一個兒子，你怎能這樣做？你是不是想害死他，也害死我姐姐？」

「蝦仔他媽，妳聽我說。」宋長安大聲道：「我不是想害死阿權，我也很想帮他，但他是個殺人嫌疑犯啊！我們若是窩藏包庇他，會惹上官非的，要是我們被拉去坐牢，那蝦仔他們怎樣？妳想過沒有？」

蝦仔他媽馬上沒了聲。

蕭原也在這短暫的時間內，迅速地察看過土屋子內各處，除了他自己之外，屋內連鬼影也沒有。

——朱權一定又逃脫了！

這個念頭從蕭原的心頭閃過，他馬上衝出屋外，劈頭便對宋長安的女人疾聲喝道：「大嬸，朱權跑了？」

宋長安的女人閉着咀巴，不答蕭原。

「蝦仔他媽，快答這位長官的話啊！你不是想被帶去坐牢吧？」宋長安發急地道。

他的老婆這才開口道：「他知道有人來找他，馬上跑了！」

「往那個方向跑了？」蕭原焦急地問。

「往那邊跑了！」宋長安的老婆伸手朝屋後那邊一指。

蕭原二話不說，拔脚便往土屋後面跑去。

只聽宋長安在埋怨他的老婆：「蝦仔他媽，你這樣做會害了我們一家的，你知道麼？」

宋長安的老婆語帶驚慌地道：「蝦仔他爸，我不忍阿權被抓去坐牢，我怎想到這會累及我們全家。」

跟着又埋怨道：「都是你，膽小怕事，要不是你向那個長官說出來，有誰知道我們將阿權收藏起來？阿權今晚偷偷溜了，那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麼！」

宋長安沒有吭聲。

蕭原跑到屋後，目光掃掠之下，發覺屋後是一光禿禿的禾田，一片連着一片，老遠的，才有一座黑壓壓的山影，他估計一下，就算朱權是在他們未到屋子前便已跑了，也不可能跑得那麼快——跑到老遠的那座山上去了。他不禁心頭一動，馬上刹住身形，再往左右兩邊搜視了一眼，同樣認爲朱權不可能往那兩邊跑了——左右兩邊亦是一片稻田，雖然是在黑夜之中，若是有人在奔跑，老遠也能夠看到，於是，他轉身跑回屋前。

「大嫂，朱權眞的往屋後那邊跑了？」蕭原目光有如兩道電火般，烱烱地注視着宋長安的老婆。

雖然是黑夜之中，由於三人已習慣了在黑夜視物，因此，在不太遠的距離內，大致可以看到對方的面貌，宋長安的老婆看到蕭原那兩道目光烱烱地注視着自己，心虛地閃動一下目光，囁嚅地道：「他……我看到他……是往那邊跑的。」

蕭原心頭焦灼，因此毫不假以詞色，厲聲道：「眞的？」

那女人立時又改變了口風。「我……也看不清楚……我走出來時，已不見了他的影子。」

「這麼說，在我看到你之前，他才跑了的，是麼？」蕭原緊接問。

「是……」

蕭原透了口氣，目光在附近掃視起來，而他心裏則更加肯定朱權不會溜得太遠，而且，最有可能就躲在附近，說不定，宋長安的老婆知道他躲藏那裏，禁不住心頭猛跳了一下，裝出惡狠狠的樣子，對宋長安的女人說道：「妳想清楚一點，要是你亂說一通，令到我抓不到朱權，嘿！那你夫婦倆就準備代替朱權去坐牢吧！」

兩夫婦一聽，頓時臉色驟變，宋長安惶急地道：「蝦仔他媽，這個時候妳就不要再替阿權遮瞞了，妳不要爲了阿權，弄到家破人亡吧？」

跟着又對蕭原打躬作揖哀求：「長官，請你高抬貴手，我女人不知輕重厲害，求你放過她吧，可憐我夫婦有五個孩子……」

蕭原聽宋長安說得可憐巴巴的，心中實在不忍，但爲了盡快捉到朱權，他只好狠起心腸，裝出不爲所動的樣子，狠聲道：「宋老哥，朱權是妳女人通知他溜逃的，要是捉不到他，我只好將你夫婦倆帶回偵緝部交差了！」

「蝦仔他媽，妳要是知道阿權往那裏跑了，或是躲藏在別的什麼地方，那妳就快些說出來吧。」宋長安慌恐地轉對他的老婆說。

那女人畢竟是個村婦，見識不多，她也深受「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這句老話的熏染，更何況被拉去坐牢可不是件光彩的事，因此，她雖然有心維護自己的外甥——朱權，但在權衡之下，她終於還是說出來。「長官，我叫阿權先躲到那邊的禾草堆內，待我回去弄些乾糧拿來給他，才摸黑溜得遠遠的……」

「就是那邊田裏的那堆禾草？」蕭原順着宋長安的老婆所指的方向望過去，發現距這裏大約二十多丈過外的一塊禾田內，堆放着老大的一堆禾草，在黑夜中看來，有如一頭蹲着的怪獸般。

「就是那一堆。」宋長安的老婆點點頭。

「宋老哥，你夫婦倆留在這裏，待我去抓他。」蕭原說着便向那堆禾草走去。

「長官，請你別……爲難他。」宋長安的老婆啞着聲在蕭原的身後說道：「你抓到阿權，不要再拉我倆個去坐牢吧？」

蕭原扭頭道：「老哥，要是他不反抗，我是不會開鎗的，抓住他後，我爲什麼還要找你倆個去坐牢？」

＊ ＊ ＊

蕭原沒有閃閃掩掩地摸向那塊田地裏那堆禾草堆，疾快地畢直走過去。

他之所以沒有將身形閃掩，因爲他估計剛才宋長安的女人那一聲尖叫，必然驚動了朱權，他必定一直注視着這邊的動靜，既然他在土屋前可以隱約看到那草堆，同樣，躲藏在禾草堆內的朱權也必然隱隱看到這裏的動靜，換言之，他的行動已落在朱權的注視之下，那他要是還閃閃掩掩的，簡直多此一擧。

由於他領教過朱權的厲害，所以，他在快走到那座禾草堆前，將匣子鎗的機頭扳開了。

那座禾草堆一點動靜也沒有。

「哼，這傢伙倒沉得住氣！」蕭原暗哼一聲，但同時，他的心中也閃過一個念頭。「莫非他早已偷偷溜了？」

脚步忽然在那座禾草堆前約五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兩道炯炯的目光在禾草堆直搜望着，手上的匣子鎗也隨着目光移動着，口裏沉喝道：「朱權，出來吧，你躲不了的！」

禾草堆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忽嘯掠過的寒風，吹得散落在草堆附近地上的散碎禾草沙沙作响。

蕭原吸了口氣，移動脚步，自右邊繞着那座禾草堆慢慢地移動着，兩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搜視着那座草堆，口裏厲聲道：「朱權，我知道你躲在草堆內，出來吧，你怎也逃脫不了的。」

草堆內依然一些異動也沒有。

蕭原繼續繞着那座草堆走着，「朱權，你再不走出來，我要放火燒了！」跟着，他便停下來，可是，依然看不到朱權從草堆內走出來。

「我不相信你寧願被燒成燒猪，也不出來！」蕭原呼喝聲中，將匣子鎗插回褲頭上，跟着從身上拿出一盒洋火來，劃燃了一根，只聽嗤的一聲，一點火光在他的手上晃亮着。

由於他這時候站在下風頭，而那堆禾草堆恰好遮擋住他，風便吹不到他那邊，因此，他手上的洋火不會被風吹熄。

火光雖然只有一點，但在黑夜之中，那就恍似一盞明燈般，藉着那一點火光，蕭原一眼便看到，那座禾草堆的右側上，有幾扎禾草掉在地上，而那之上，露出一個洞來，足可以讓一個人鑽進去，蕭原還想看清楚一點，洋火已燃盡——炙得他指頭一痛，熄火了。

他急忙又劃了一根洋火，俯身從地上檢起一扎禾草，將之點燃了，那扎禾草馬上燃燒起來，發出熊熊的火光，刹時間，將附近照亮了。

蕭原藉着那「火把」的光亮，可以清楚看到那座禾草堆的各個部份，他看到草堆上那個「洞」內，沒有藏着人。

跟着，他繞着那草堆照看了一遍，發現除了那個「洞」外，其他的地方都沒有被移動過的跡象，由於草堆比人高，他恐怕朱權會匿在草堆頂上，因此，他還爬到草堆頂上，結果，也找不到朱權。

從眼前的跡象看來，若是宋長安的老婆沒有騙他，那朱權一定是在宋長安的老婆說出他就藏匿在那裏，並看到蕭原走過來的時候，偷偷地溜了。

那麼，朱權是不可能溜得太遠的，因爲他若是溜得太快，很容易便會露出身形或是發出聲响，被他發現。

從草堆上跳下來，他點着了另一扎禾草，然後，便朝與他走過來時相反方向的那邊搜尋下去。

他估計朱權只有往那邊溜，才不會被他發現。

因爲朱權只有往那邊溜，他的視綫才會被那座草堆擋住，看不到那邊的情形。

由於禾田很乾硬，因此，人走在其上，不會留下足跡，蕭原也就不能從這方面看出痕跡來。

但他仍然相信朱權是往那個方向逃走的。

很快，那個火把也快燒盡了，蕭原忙將拿着的一扎禾草燃着了，將那快將燒盡的「火把」抛土地上，用脚踩熄了，才繼續搜尋下去。

走出了一段路，仍然沒有發現朱權的踪跡。

而附近一帶，盡是一塊連一塊的稻田，而這時候早已過了收割的季節，因此，禾田都是光禿禿的，根本不可能藏匿。

這不由令蕭原開始懷疑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了。

不過，他仍然搜尋下去。

手上拿着的火把又快燒盡了，而眼前又沒有遺下的禾草，因此，蕭原乾脆將那個快燒盡的「火把」抛了。

不知不覺間，他已搜尋出很遠，但仍然一無發現，他停下來，不再往前搜下去。

他不相信朱權能夠溜得那麼遠而不被他發現。

莫非朱權在溜出不遠之後，便改變方向，往其他的方向溜了？

蕭原想及這一點，他馬上放眼往左右兩邊搜視起來。

朱權若是改變方向，那只有往左或是右溜，除了那兩個方向，朱權決不會往回溜。

但左右兩邊也是一塊連一塊的稻田，不過，在右邊三塊稻田那邊，却有一塊不大的小土丘微凸起來，其上聳起一堆黑忽忽的黑影，蕭原雖然已離開鄉間有十多年，但他仍然一眼認出，那聳起的黑影，乃是農人特別堆砌起來的一個肥料堆，待發酵過後，撒在田裏作肥料的。

說不定，朱權就躲在那堆肥料後。

蕭原心頭一動，轉身往那邊走去。

走到那個小土丘上，看清楚，那果然是一個肥料堆。

他看了一遍，那肥料堆照例是用一層泥巴封起來的，外表沒有任何破綻，而朱權也根本不可能躲匿入肥料堆內，因爲那肥料堆的體積不足以將朱權包藏起來。

那小土丘方圓不過兩丈左右，雖然長滿了野草，但已枯萎了，而在肥料堆的旁邊，有一個長約六尺，寬不過三尺多這尿糞池，大半是用木板遮蓋着的。

站在肥料堆的旁邊，已嗅到從尿糞池內傳出來的陣陣臭氣。

莫非朱權那傢伙「慌不擇地」，躲匿在尿糞池內？

蕭原一念至此，馬上便搖頭否定了這個想法。

因爲在這裏冬夜中，光是站在這種田野上，便已被寒冷的夜風吹得面如刀割，更別說浸在水裏了，只怕一刻也耐不住，更何況，是浸在臭氣熏天的糞池內，那根本無法可以抵受。

雖然他不相信朱權會躲在糞池內，但蕭原仍然走前去，並在地上抓了一把散亂的禾草，拿出洋火來點燃了，走到糞池邊，藉着火光映照，查看起來。

他甚至忍住那股熏人欲嘔的臭氣，俯下去，往木板遮蓋着的池內照看了一遍，果然如他所料，朱權根本沒有躲在糞池內。

他急忙抛了那把「草」站直身，走離糞池，朝上風頭站着，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腦海中却在轉着念頭：「朱權那傢伙到

底往那個方向溜了？」兩道目光不停地在附近掃視着，冀望有所發現。

「我不相信朱權已逃出了我的眼底內！」蕭原吐了口氣，心中思忖着。「這裏是附近最高的地方，與其在田地上瞎找，那何不站在這裏，『居高臨下』，只要附近有什麼異動，很容易便會發現。」

「這個辦法不錯。」蕭原主意一定，便站在那裏，不停地四下搜視起來。

雖然他身上穿了厚厚的衣服，但寒風吹在身上，蕭原也感到有點心頭打顫。

「莫非朱權那傢伙眞的逃出了我的眼底下了？」正當蕭原心生思疑的時候，陡然間，他聽到身後的糞池內發出一下異聲。

蕭原立刻扭頭回望，但却看不到有何異樣，他以爲剛才那一陣急風吹落了一塊碎泥土掉下糞池內，因此發出聲响來，也就不以爲意，將頭轉回去。

但一陣異聲又從糞池內傳出來，這就令到蕭原心中生異了，一個念頭也從心中陡地閃過，他急忙轉身走近糞池。

他要弄清楚糞池內怎會平白無故地發出聲响來。

那知道他才走了一步，便瞥到糞池內爬出一個人影來。

那剎那，他不由吃了一驚，脚步一窒，喝道：「誰？」

那條人影帶着一身穢臭爬起上來，渾身抖顫不已，往前衝出一步，便猛地撲跌在地上。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蕭原不怎麼看出那人的面貌，但却可以看到，那人是從頭頂到腳下，却是濕透了的！

絕無疑問，這個人要不是死屍翻生，便是泡浸在尿糞池中有一會功夫，由於抵受不了刺骨的寒冷，所以只好爬上來。

蕭原是個不大相信鬼神的人，眼前這個人，他絕不相信是「死屍翻生」，因爲那絕不會顫抖得那麼厲害，也不會上下牙齒磕得「得得」有聲的！因此，他認爲那是個活人！

一個大活人，爲何會在這種天氣泡浸在尿糞池中？蕭原雖然仍未看出那人是誰，但他已猜到，九成九就是朱權。

只有朱權這種人，爲了逃避他的搜尋，才會不顧一切地泡浸在糞池中，甚至整個人浸沒在尿糞池內，不然，他剛才拿「火把」照着時，不會看不到這個人的。

「你是朱權！」蕭原用手捂住鼻子，那人身上散發出來的臭味，實在令他吃不消。

「我……好凍……救……救我……」那人趴在地上，抖個不停，幾乎「語不成聲」。

「你是不是朱權！」蕭原喝道：「你先答我，否則，我任由你在這裏冷死！」

「我……是……快幫我脫下身上的濕衣服，脫件衣……服給我穿上……」那人牙關「得得」地說，蕭原幾乎聽不出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聽那人自認是朱權，蕭原目光登時發出光來，忍住那股濃烈的臭氣，走前兩步，俯下來仔細地看了那人一眼，這一次終於看清楚，確是朱權！

想不到這一次這麼輕易便捉到朱權，這可是蕭原意料不到的。

這也是他自出道以來，所抓的逃犯中，不需動鎗動刀，不用冒半絲危險便捉到的第一個！

至於他是不是殺死陳永生的兇手，那就要押他回陳村後，審問清楚才能夠確定了。

蕭原相信朱權很有可能是兇手。

因此，他決不能凍死朱權，否則，朱權若是死了，那就無從查証了。

他馬上挺起身，放開喉嚨朝土屋那邊大叫：「宋老哥，快過來，我已抓到朱權了！」

叫聲在寂靜的夜空中傳了開去，只怕一里外的人也聽得到。

蕭原却怕宋長安夫婦聽不到，又叫了一遍。

跟着，他脫下身上那件棉襖，拋在朱權的身前。「快脫下身上的濕衣服，穿上這件吧，不然，凍也會凍死你！」

若不是朱權全身上下穢臭難聞，蕭原是會動手幫他脫掉身上被尿糞浸透了的衣服的。

說眞的，天氣實在冷，蕭原才脫下棉襖，便冷得渾身打了個寒顫，跟着接連打了兩個噴嚏！

朱權大概在尿糞池內浸了好一會，爬上來後再被寒風一吹，手脚也僵了，只見他在地上費了好一會功夫，才將身上的濕臭衣服脫下來，抓起蕭原那件棉襖，抖索着穿上。

宋長安夫婦恰好也跑到來，看到朱權那個樣子，夫婦兩人不由失聲驚問：「阿權，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鼻中嗅到一陣臭味，搶前去的身子不由窒住了。

「宋老哥，他什麼地方不好躲匿，却匿在那個尿糞池內，所以弄得全身濕透了，這種天氣，居然不顧穢臭，匿在那種地方，我眞佩服他。」蕭原半譏嘲半認眞地說。

「姨丈、阿姨，我好凍啊！」朱權掙扎着站起來，身子仍然抖個不停，上下牙齒仍然磕得「得得」作响。

宋長安「唉」地嘆了口氣，搖搖頭道：「阿權，你眞不長進啊！」

宋長安的老婆畢竟心軟，看到朱權那個樣子，不由急聲道：「你不是穿了兩條褲子的麼，快脫下外面那條讓阿權穿上吧。」

宋長安不大情願地嘀咕一句：「那會弄髒褲子的啊……」但還是動手脫下褲子，遞給朱權。

待朱權換上褲子，蕭原便急不及待地道：「宋老哥，煩你夫婦扶他進村吧，要不，他會凍僵的！」其實，他也感到有點吃不消。

宋長安猶豫了一下，他的老婆却急不迭道：「死鬼，你是不是怕阿權身上一片髒臭，不肯扶他了……」

宋長安被他老婆這一說，只好硬着頭皮，走前去扶朱權。

夫婦兩人一左一右，扶着朱權往村子走去，蕭原則跟在後面，手上緊握着那支匣子鎗。

* * *

經過一番審問，朱權招認是他殺死陳

永生的。

他之所以行兇，並不是爲了妒忌，而是因爲勒索不遂，錯手勒死陳永生的。

據朱權的供述，那一天他確看到陳永生送走陳寬的，他並且偷窺到陳永生將那些大洋票子裝入那個鐵箱子內蓋好鎖上，拿回房內，他不由見財起心，決定敲詐陳永生一筆錢，過個「肥年」。

於是，他待陳永生從房內出來時，便輕輕地敲門，進入屋內後，陳永生訝然問他這麼早來找他幹麼，他便要脅陳永生送給他二百塊大洋，要不，他便將陳永生與何二嫂的醜事抖出來。那知道陳永生却不受要脅，還笑說他與何二嫂之間的曖昧，已經是公開了的秘密，他才不怕他宣揚出去，並說，看在與他同穿一隻破鞋的份上，他要是手緊，可以借給他兩塊大洋。朱權看到陳永生不但不吃他那一套，還嘲笑他，不禁惱羞成怒，恐嚇陳永生，若不拿出二百大洋給他，便殺死他。豈料陳永生不但不怕，還哈哈笑起來，要他馬上離開，否則，便高聲嚷叫。朱權不甘心空手而回，還價要陳永生給他二十塊大洋。陳永生却嗤之以鼻：別說二十個大洋，就算是二毫錢也不給他。朱權忍不下那口氣，作勢要揍陳永生，陳永生着慌之下，張口便叫！朱權情急之下，伸手捂住了陳永生的咀巴，並且用手臂箍住陳永生的頸脖。

陳永生用力掙扎，朱權這時候一心只想制止陳永生的嚷叫，忙亂中，扯下了陳永生的褲帶，勒住了他的脖子，那知道陳永生仍然拚命掙扎，他爲了制止他，便用力地勒……忽然間，陳永生停止了掙扎，陡地軟軟倒跌在地上，他還不知道陳永生已被他勒死了，以爲他暈了，那知道他伸手探一下陳永生的鼻息，發覺氣息全無，而且，睜眼吐舌，臉色紫脹的，這一來，他着了慌，一時間手足無措起來，及至心神略定，便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將陳永生的財物搜掠去，然後，逃之夭夭。

於是，他便在陳永生的房間搜掠起來，正當他打開那個櫃子，拿出那個鐵箱子，看到鐵箱子是鎖上的，他便走出去，在陳永生的身上搜出鑰匙，將之打開，忽然間，大門外傳來一下呀的一聲，像是有人拍門發出的聲响，他吃驚之下，不敢弄清楚是否有人拍門，慌惶地往屋後便竄，翻過天井的牆頭，一口氣鼠竄而去。

待到他驚魂稍定，他開始害怕並後悔起來，「殺人償命」，他是早已聽說過的，他便生了潛逃到外地的念頭，但回心一想，他要是逃竄，那豈不是不打自招，自認是勒死陳永生的兇手。跟着他又想到，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人看到他殺死陳永生，也就是說，沒有人知道他殺死陳永生，除了他自己之外，那他若逃走，那眞是其蠢無比，他若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有誰知道是他殺死陳永生的？何況，他還可以嫁禍於陳寬。

主意一定，他便找個地方，將自陳永生房間內搜掠到的一些財物收藏起來，然後，他便偷偷地去找何二嫂……

而那條褲帶，他已隨手放在房內的一張椅子上，也因此，沒有人留意到那根褲帶就是勒死陳永生的兇器。

雖然他一直在提心吊胆，並打算若是風聲不對，便馬上逃之夭夭，但後來的發展令到他定下心來，並且沾沾自喜。

——那眞是天從人願，陳寬做了他的替死鬼。

但是，自從李志超與蕭原四人自南寧城趕來查案後，他又心中不安起來，大概是作賊心虛吧，被蕭原他們在村外抓到後，他雖然編說了一番謊話，令到蕭原他們暫時相信了他的話，但他却躭心遲早會查出是他幹的，於是，他便決定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想到隻身逃到外地，單是從陳永生那裏竊走的那些財物，是過不了多少日子的，於是，他便向何二嫂下手……然後便逃之夭夭。

本來，他是打算一口氣逃往外地的，但後來回心一想要是李志超他們發現他逃走，展開追捕，並通知附近各地設卡堵截，那豈不是逃不掉？心念一轉，決定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待風聲不太緊後，才潛逃到外地去。

本來，他也算狡詐的了，三處地方中，最親的兩處不去，揀了姨丈那一處躲藏，而要不是宋長安怕惹上官非，被蕭原的一番說話唬住了，將他供了出來，他是不會被蕭原抓到的，說不定，眞的可以逃出法網！

朱權供認之下，案情便大白了。

同時，也確証陳寬不是兇手。

至於陳顯富的供詞中，說及他是在聽到陳永生的屋內傳出異聲，他感到不對勁，因而發現了叔父被殺死。那到底是人還是什麼弄出來的聲响那就無從解釋及追究了。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那是猫兒弄出來的。不過無論如何，這件命案總算完結了。

＊　＊　＊

翌日，蕭原已坐在一輛前往石鼓鄉的馬車上。

那是曹廣達替他找了一個趕車的鄉親，而蕭原又答應給他雙倍的車錢，才答應載他去石鼓鄉的。

這還是因爲那個趕車的漢子是個孤家寡人，才不計較是否趕得及回來過年，答應載他的。

至於被關在城裏偵緝大隊部內的陳寬，蕭原也趕不及回城親自告訴他已無罪獲釋，橫豎李志超在將朱權押回南寧後，便會將陳寬釋放，他便拜托李志超向陳寬說一聲。馬車雖然走得很快，蕭原仍然感到不夠快，他恨不得馬車能夠像鳥飛一樣快。

他的一顆心，早已飛到石鼓鄉——張鳳琴那裏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八

高石・編繪

宋江怒殺閻婆惜（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3 宋江吃了一驚，心裏暗想：這可糟了，那招文袋如被那女人拿了，發覺裏面有晁蓋的書信，如何是好。想罷立刻轉回頭，向閻婆家走去。



44 這邊閻婆惜好容易等宋江走了，想爬起來脫了衣服再睡，一抬頭，看見床欄桿上那條紫羅鸞帶，便順手提了過來。



45 婆惜提起招文袋和刀子，覺得袋裏沉甸甸地，便往床上一抖，抖出一包金子和一封書信。這婦人識得幾個字，把書信在燈前看了看，就叫起好來。



46 婆惜心裏高興，將書信、金子和刀子一齊又裝進招文袋。這時，樓下門响，她猜想一定是宋江回來了，便把鸞帶和招文袋藏在被子裏，蓋上被假裝睡覺。



47 宋江走了進來，徑去床頭欄杆上取時，招文袋却不見了，不覺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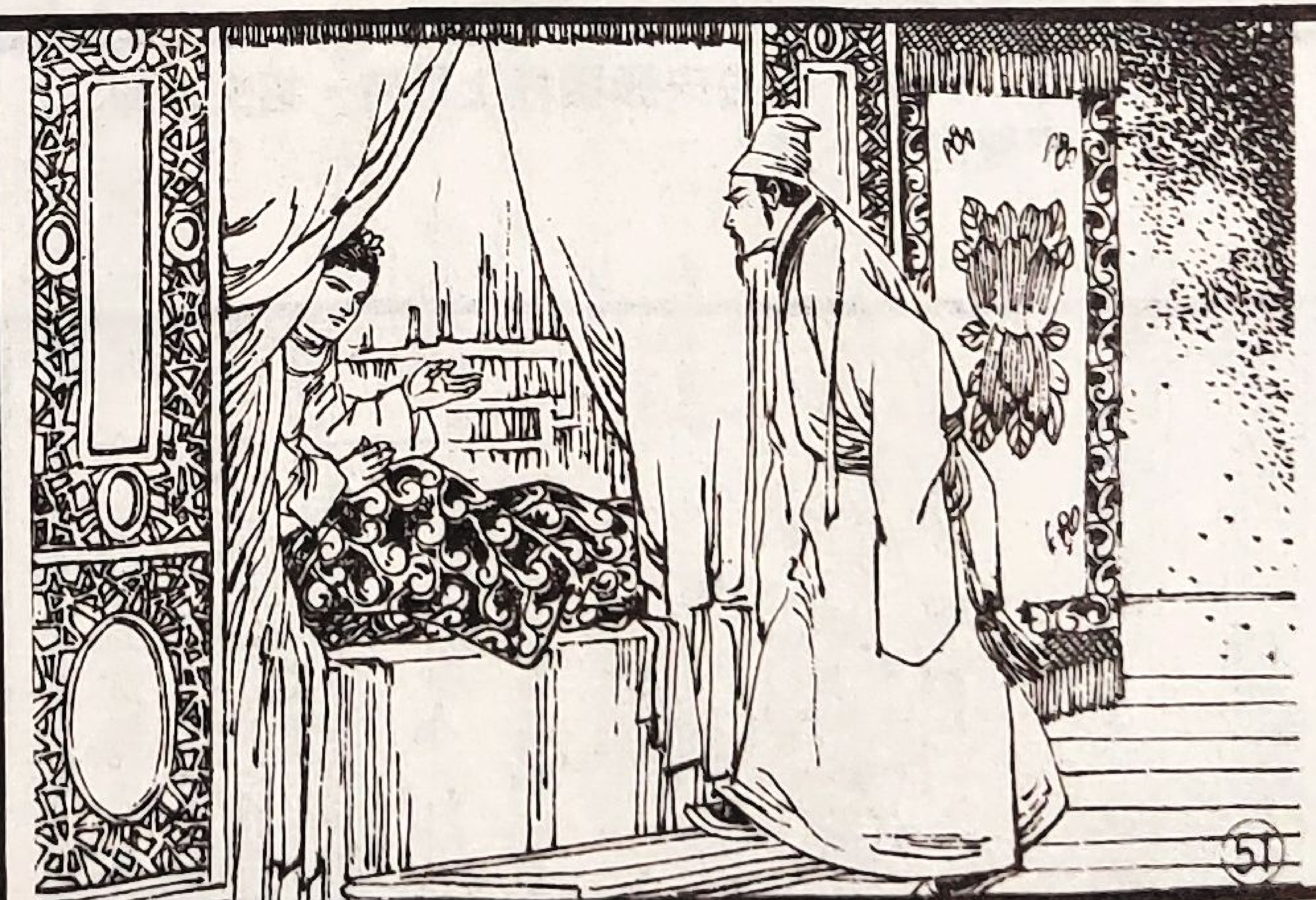
48 宋江只得忍了氣，用手去搖那婦人，要那招文袋。閻婆惜只假做睡着了，並不作聲。



49 宋江只得向婦人央求，那婦人還是不理；又再三問她，她却說沒有看見。宋江急了，說一定是她藏起來了。



50 那婦人聽宋江說是她拿了，圓睜兩眼說："拿是拿了，就是不還。"說着便"梁山長、梁山短"地嚷了起來。宋江連忙求她不要嚷叫。



51 宋江又央求了半天，婆惜說，若要討回招文袋，必須依從三件事：第一，任憑她改嫁張三；第二，一切穿戴使用的都歸她所有；第三，快拿出晁蓋信上說的一百两金子，全數給她。



52 宋江說前兩件事都依得，只是那金子他只收了十兩，剩下的都由送信人帶走了。那婦人哪裏肯信。宋江沒法，求她給他三天期限，把傢俬變賣一百两金子給她。



53 那婦人却不答應，一定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並說如果是那樣的話，三天之後再來拿招文袋。宋江又苦苦央求，婦人惱了，說："今天如若拿不出金子，明天到公堂上去取招文袋！"



54 宋江聽見"公堂"二字，怒氣直起，哪裏按捺得住，便不顧一切，動手來扯那婦人的被。



55　婦人也不顧被子，只緊緊抱住招文袋。宋江見招文袋就在婦人胸前，便上來搶奪。



56　婦人死也不放。宋江狠命一拉，拉出那把裁紙尖刀來，便一把握在手裏。那婦人以爲宋江要行凶，就拚命大叫起來。



57　宋江肚裏的悶氣正好沒處發洩，經她這一喊，眞個起了殺心。婦人却待叫第二聲時，宋江按住她的脖子，手起刀落，把她殺了。



58　宋江殺了婆惜，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信，就燈下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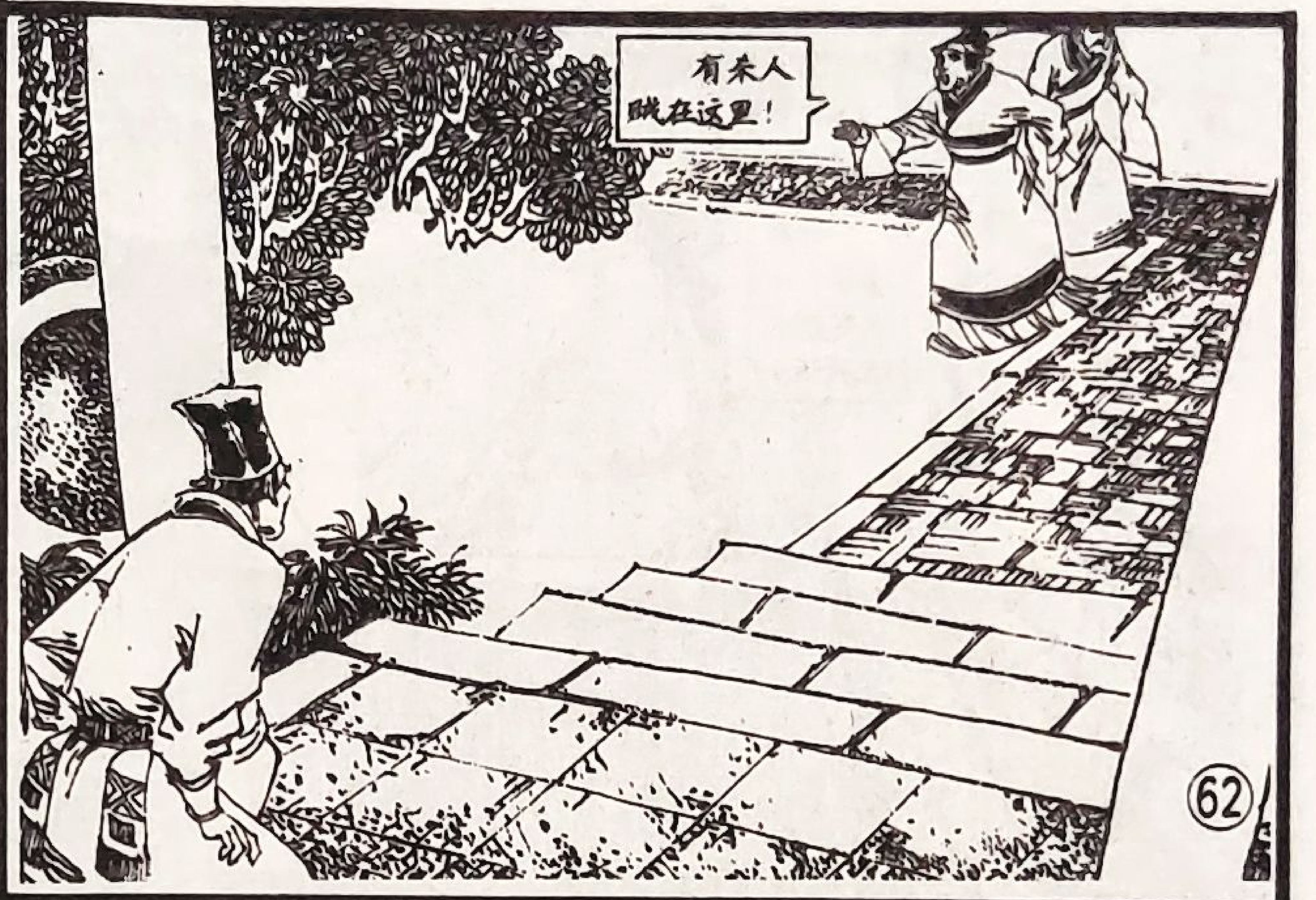
59　宋江整一整衣服，便走下樓來。閻婆聽見女兒叫喊，慌忙奔上樓，却好和宋江撞個滿懷。宋江便向閻婆說明殺死婆惜之事。



60　閻婆還不相信，跑到房裏一看，啊呀一聲，只說押司殺了她女兒，教她怎麼過活。宋江忙說不妨，由他贍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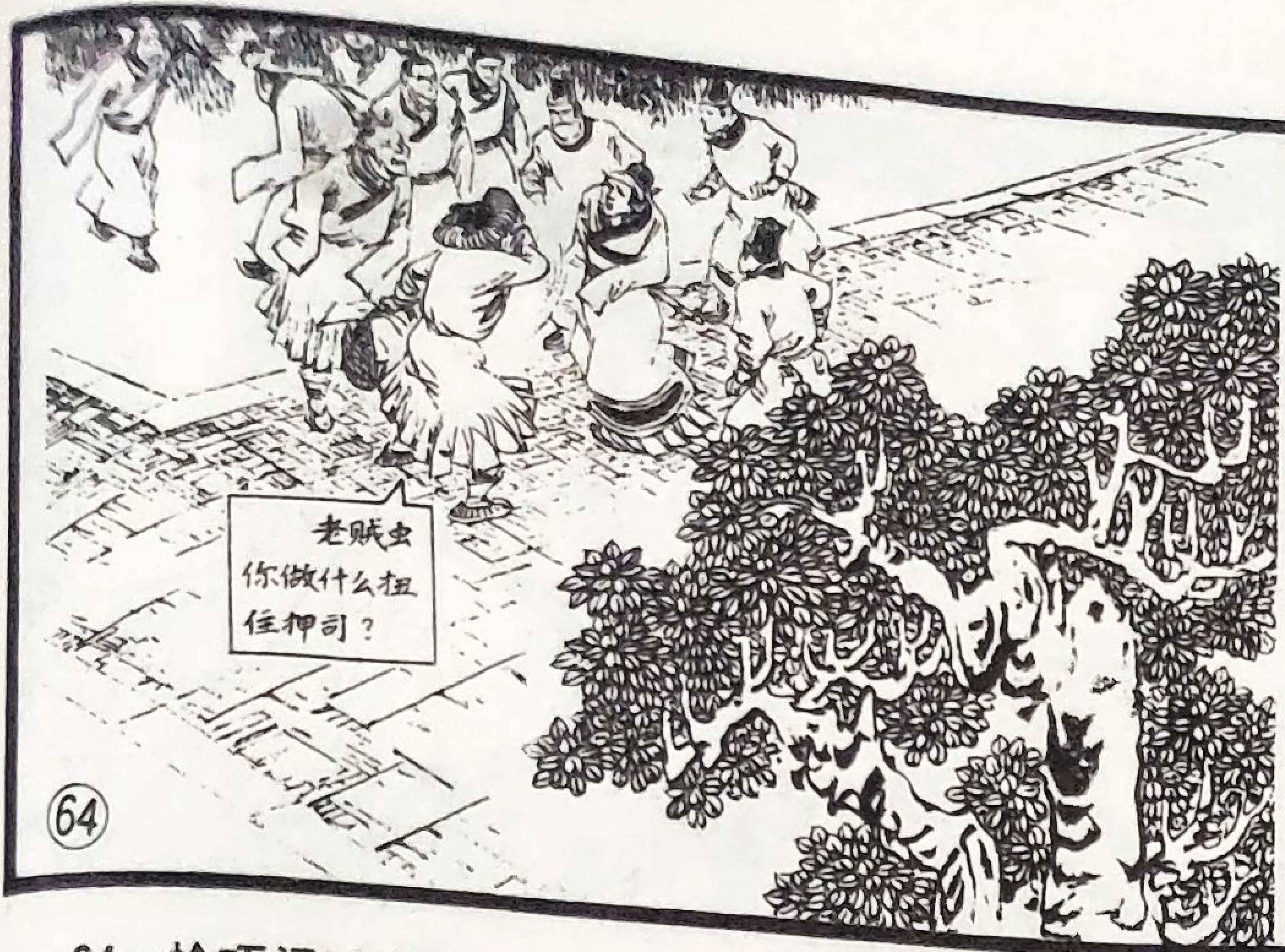
61 閻婆裝作依允了，只求宋江爲她女兒辦後事。宋江想寫個字據要閻婆去陳三郎家取棺材，閻婆不肯，要和宋江一齊前去。宋江就和婆子一同出來……



62 此時天色才明，閻婆和宋江路過縣衙門口。縣衙大門剛開，婆子出其不意，一把扭住宋江，大聲喊叫起來。



63 宋江慌了，待要攔住婆子，哪裏攔得住。却早有幾個公差走攏來看，見是宋江，便勸婆子放了宋江。原來宋江平日爲人最好，上下敬愛，因此公差不信這婆子的話，不肯當場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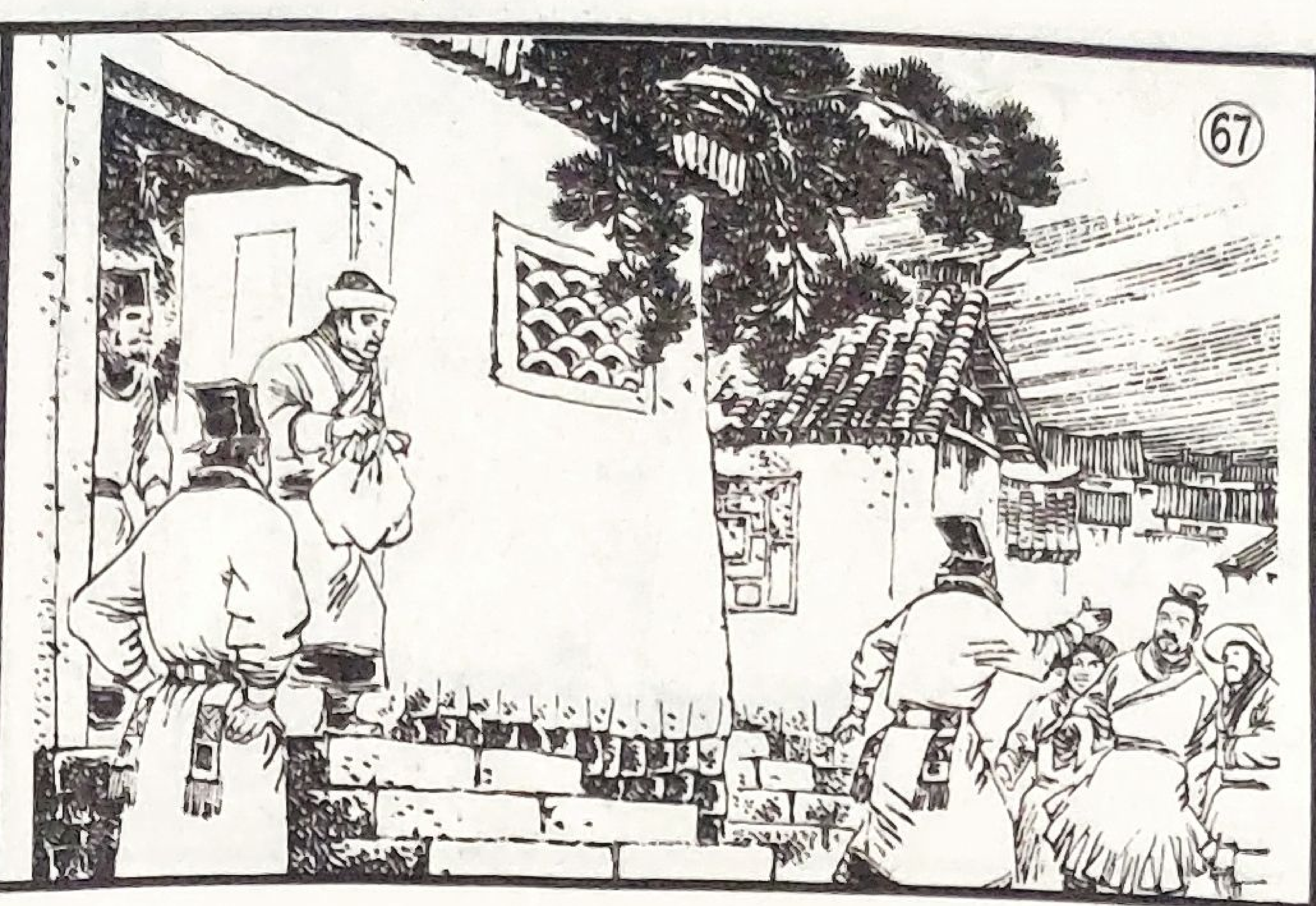
64 恰巧這時唐牛兒來賣糟薑。他見閻婆扭住宋江喊叫，想起昨晚的一肚子怒氣來，便上前一把把婆子的手拆開，又叉開五指，打了閻婆一個巴掌。宋江趁勢走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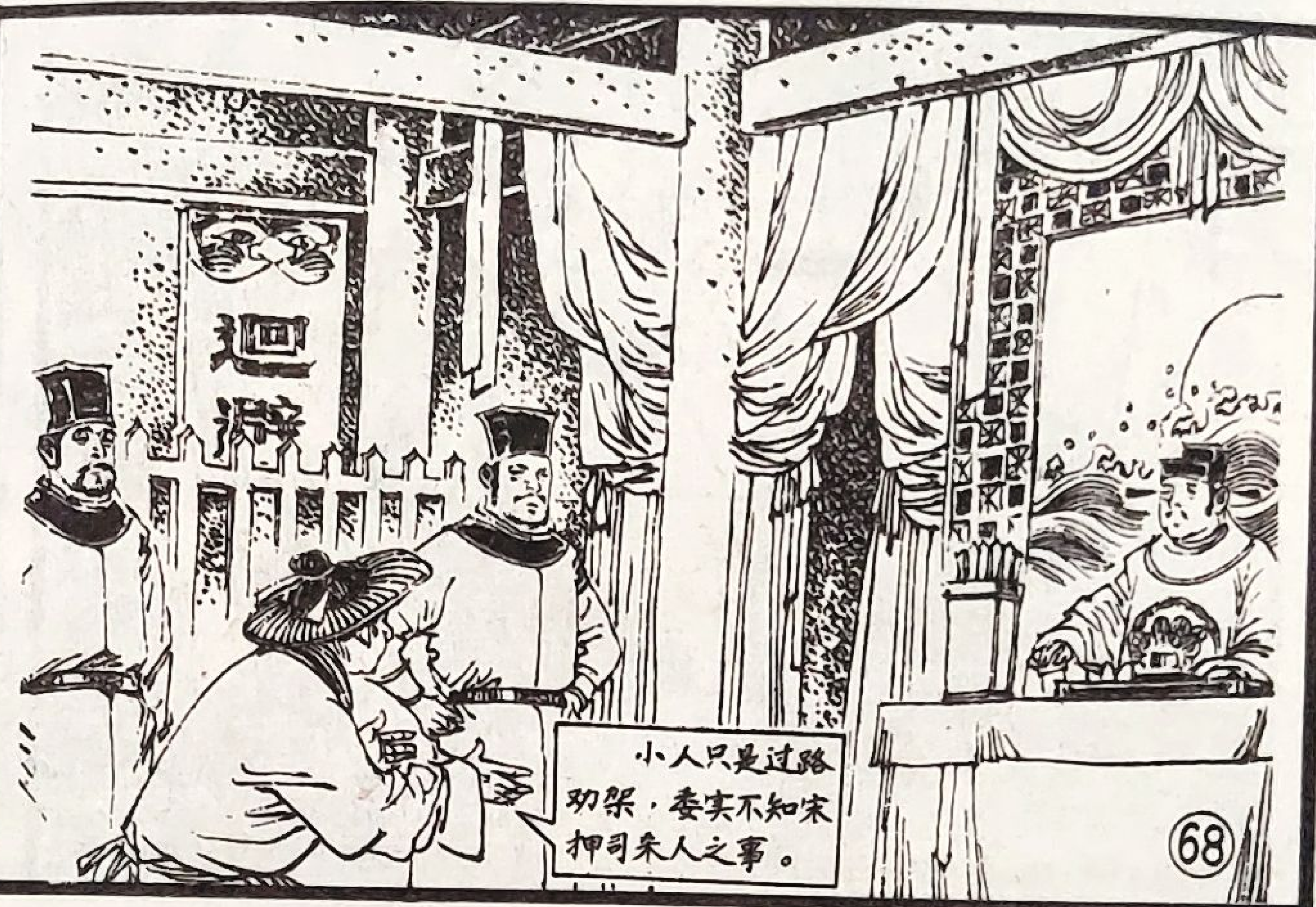
65 閻婆只得抓住唐牛兒喊叫。那三四個公差，剛才碍着宋江面皮，不肯動手；現在宋江一走，他們便上前把婆子和唐牛兒帶到縣衙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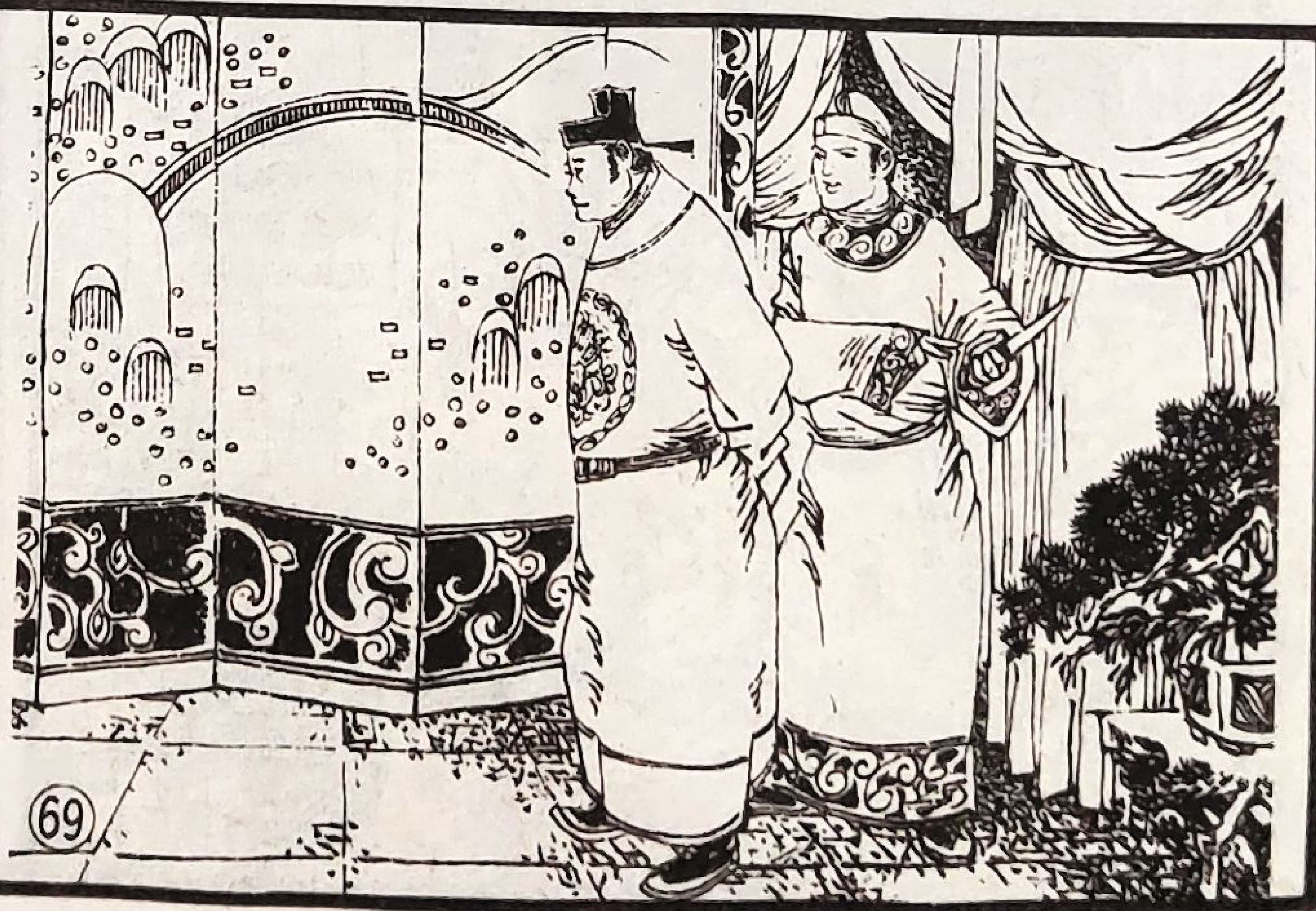
66 知縣升堂，閻婆告宋江殺死她女兒，並攀住唐牛兒，說他昨晚從中攛掇，今早又使兇手逃脫了。知縣有心開脫宋江，便說宋江是誠實君子，怎肯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算在唐牛兒身上。



67　唐牛兒說他並不知殺死閻婆女兒的事。知縣不理，叫當廳公吏取了各人供詞，帶領仵作、里正等來到閻婆家驗屍身和凶器。証明死者確係被殺身死。



68　那知縣有心要救宋江，只把唐牛兒來拷問，不容他申辯，叫公差將他捆翻重打，並叫取一面枷釘了，禁在牢裏。



69　不料這文案落在張文遠手裏。他一心要替閻婆惜報仇，便拿着凶器，幾次來稟知縣，說這凶器確是宋江的，必須拿宋江來審問，才有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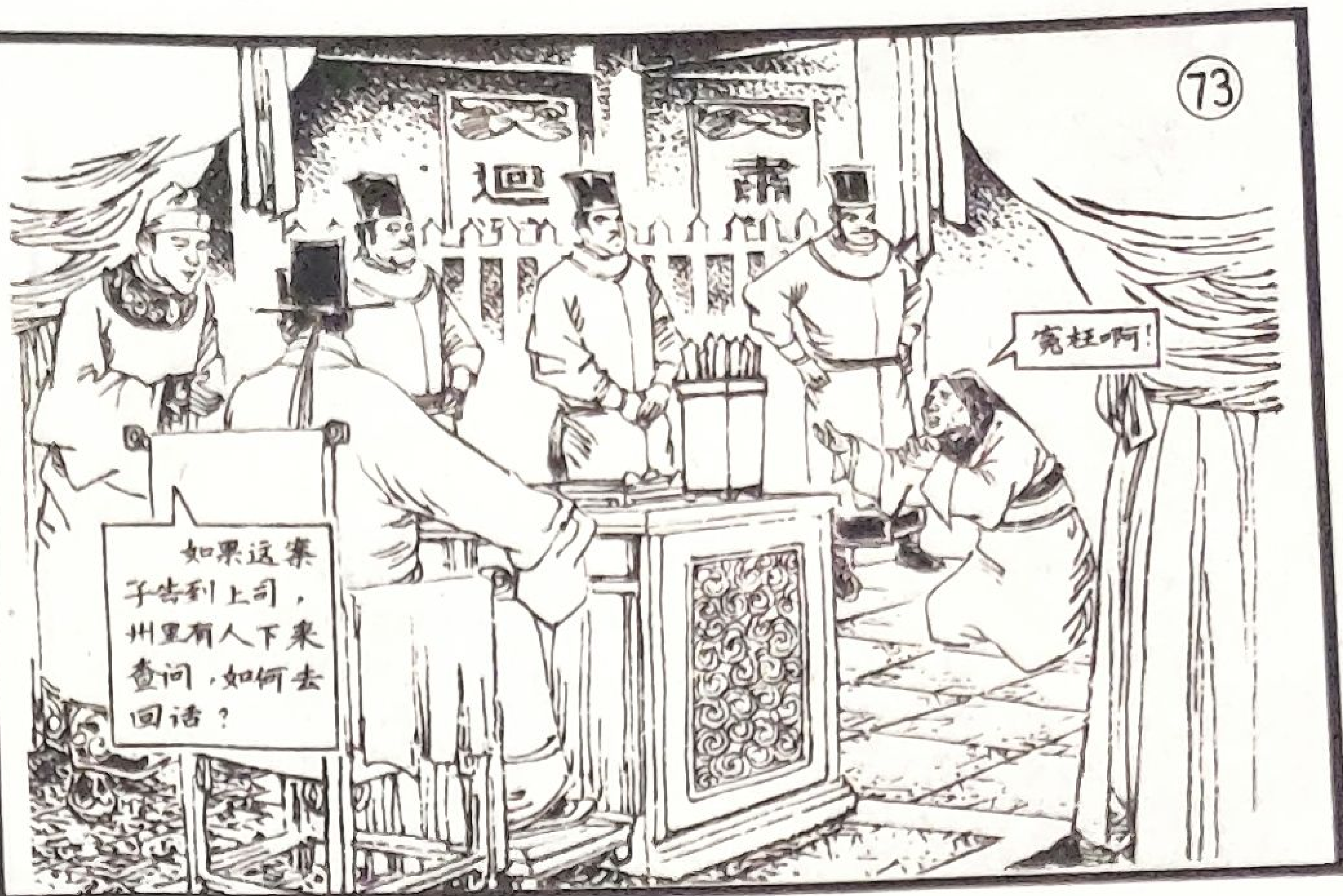
70　知縣再三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拿宋江。



71　幾個差人胡亂走了一轉，便回說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來稟道："宋江雖然逃去，可將他父宋太公及胞弟宋清拘來，要他們交出宋江。"知縣只好又派人去宋家拘宋太公和宋清。



72　差人來到宋家庄，喚出太公，將文書給他看了。太公說："數年前我在縣內告過他忤逆，出了他的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本人行事與家中無涉。"他拿出執憑文帖，請公人抄了去向知縣回話。



73　知縣看過文帖，正自高興，不料那張三又挑唆閻婆上堂喊冤，說宋江是有名的孝子，誰個不知？那文帖是假的！說着哭哭啼啼，不肯罷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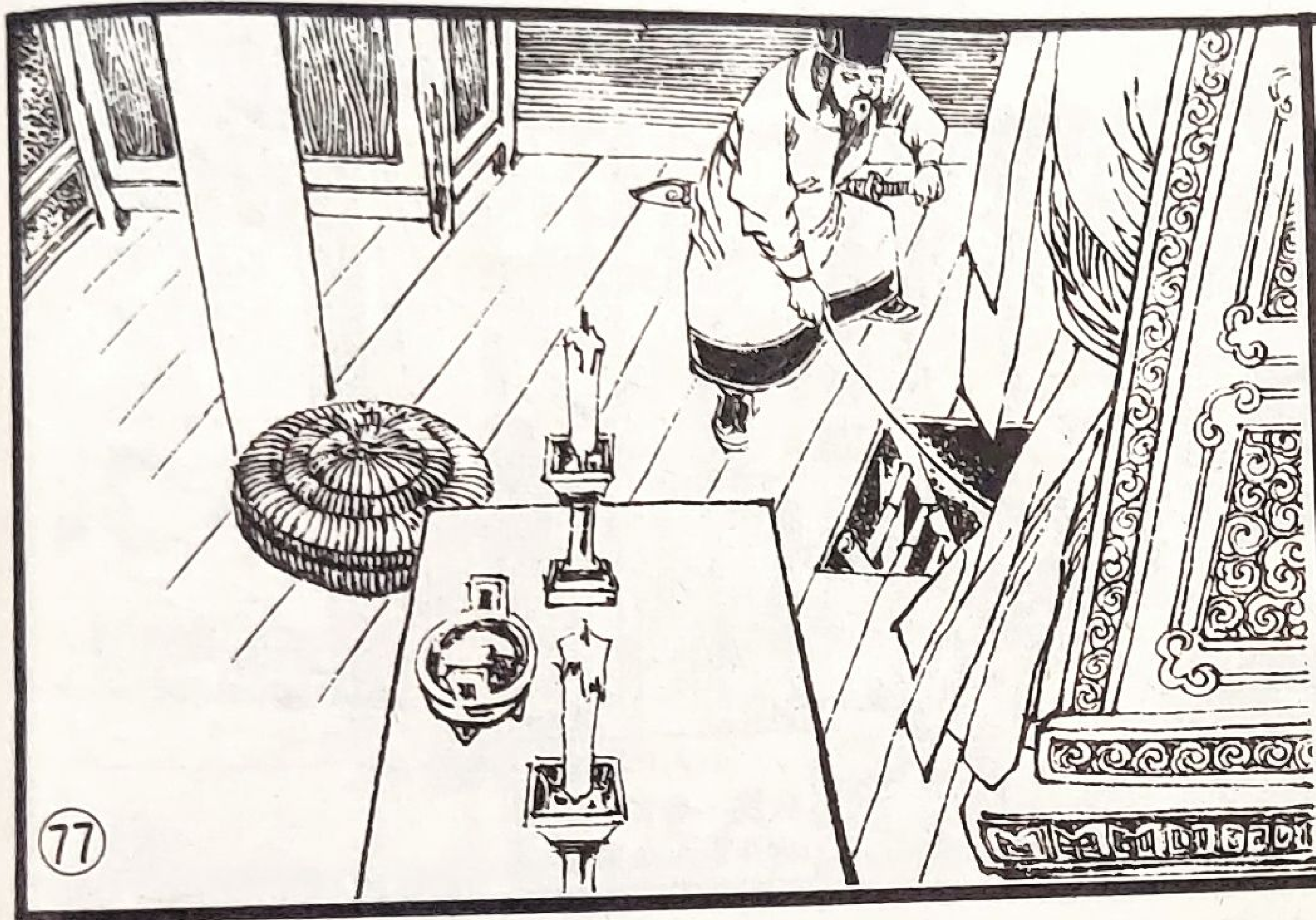
74　知縣無可奈何，只得押了一紙公文，差朱同、雷橫兩個都頭帶人到宋家莊再去搜捕宋江到案。朱同、雷橫領了公文，點起四十名士兵，徑奔宋家莊。



75　朱同、雷橫見過宋太公，說明來意。宋太公依然推說宋江已經出籍，從不回家。朱同說是奉帖拘人，概不由己，要在莊上搜一搜。



76　朱同把住門，叫四十名士兵圍住莊院，由雷橫去搜。雷橫在莊前莊後搜了一遍，空手回來見朱同，說宋江眞的不在莊裏。



77　朱同又叫雷橫把住門，自己再去搜查。他進入莊裏，把門拴了，一個人走進佛堂，把供桌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地底下有條繩子，把繩子一拉，銅鈴便响起來。



78　聽見鈴响，宋江從地窖子裏鑽了出來，看見朱同，吃了一驚。朱同告訴他官司情形，並說因怕雷橫固執，不會周全人，特地一個人來找他說話。宋江再三向他道謝。



79　朱同和宋江一向要好，勸他及早出走。宋江說，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柴進莊上；二是清風寨花榮處；三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朱同勸他速行。宋江謝了朱同，又入地窖去了。



80　朱同出來對大家說宋江眞沒在莊裏，又假意和雷橫商議要帶走太公；雷橫知道朱同和宋江要好，猜他不是眞意，也樂得做個人情，不主張捉拿太公。



81　宋太公叫人備下酒飯，衆人吃罷回縣裏去了。



82　知縣升堂，朱同、雷橫上來回話，說莊前莊後搜了兩遍，並無宋江本人。宋太公臥病在床，他兄弟出外未歸，都無法歸案。知縣聽了，只好呈請本府，寫一張海捕文書，也就算了。



83　朱同、雷橫走後，宋江便準備和兄弟出外避難。當夜四更時份，兄弟兩個收拾停當，父子三人灑淚而別。宋江兄弟出了宋家莊，徑奔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而去。
（本段完）

下期預告

獅子樓

敬請留意參閱

上文提要：

巢湖姥山飛鳳幫開幫大典，柬邀當今各門派及武林高手聚會萬春樓，新幫主素手琵琶金枝玉到會向與會者敬酒，誰料酒中已下了散功藥物，七日不治功力將散盡，以此來威脅衆豪杰俯首効命飛鳳幫，金枝玉且強行索拿白衣書生冷金華的「綠玉枝」，沒能得逞遂將呼延範等人全困在萬春樓內，更彈出「九幽傷魂曲」琵琶音律干擾衆人……



俠情倫理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雛鳳遊龍鉄琵琶（中）

酒樓權充據點　喬裝潛入山寨

「四海遊龍」呼延範哈哈大笑道：「說得好！姑娘如能從善如流，不獨我老化子，我想在座的人都會幫助你。」

金枝玉道：「各位好心，小女子這裏先行謝過，不過請各位別忘了，咱們現在還是敵對的地位！」

呼延範笑道：「說實在的，我老化子本想出去揍你一頓消消氣，可是這一陣子我們談得很好，彼此能坦誠相向，爲了不破壞這種氣氛，我老化子決定放過今天。」

金枝玉道：「小女子謝了，不過呼延老爺子眞的要出來，恐怕也找不到門呢！」

聽金枝玉的語氣，顯然尚不知道這「萬春樓」的石壁已被打通，這也許是她對自己的佈置，太過放心之故。

呼延範哈哈一笑，不再答語。

此時那琵琶聲又起，竟是那樣動聽悅耳的曲子，漸响漸遠，顯然那「飛鳳幫主」，已向巢湖方面退去了。

「玄通道人」道：「老化子，你這苦口婆心的說了半天，可曾勸動了那丫頭沒有？」

呼延範嘆道：「一足插入污泥，如果再想將他拔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老化子也不過是盡盡人事罷了！」

「玄通道人」道：「我的看法可與你老化子不同，降魔可以衞道，壞人殺盡了，天下自然太平。」

呼延範正待答話，倏地一聲報君知，「逍遙子」已帶着李龍趙虎由破壁處走了進來，叫道：「好呀！放着正事不辦，却在這兒窮抬槓子，中毒的可是你們自己不急，我老道可帶着丫頭小子一走了之。」

「四海遊龍」呼延範叫着道：「好個臭牛鼻子，你如眞的要走，我老化子不一枴杖將你打翻十八個筋斗才怪呢！」

「逍遙子」笑道：「我不過是如此說說而已，眞的要走，也不會來向你說了，說實在的，你們如何打算？」

「玄通道人」道：「老化子說去請『醫隱』沈一帖來爲百多個武林同道治毒。」

「逍遙子」又打了一下報君知，道：「好辦法，而且太行山離此不遠，不知派誰人去呢？」

呼延範道：「剛才給那金枝玉一攪，竟把這件事情忘了。」

「逍遙子」搖頭道：「這不是等於只聽樓板响，不見人下樓麼？要知道你們的時間尚有六天啊！」

宋芳芬突然道：「呼延老爺子，我不行麼？」

呼延範大笑道：「你這丫頭珍珠其外，敏慧其中，自然可以去得，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東志才道：「寅末卯初，天已快亮了。」

「逍遙子」道：「宋姑娘既已答應爲大家跑一趟，可加速起程了。」

接着便在她耳邊說了幾句，宋芳芬一點頭，向李龍、趙虎招招手，三人一齊走出樓外，連夜撲奔「太行山」去了。

「逍遙子」又道：「爲了給各位打一個接應，此地我不能久留。」

身形晃處，又從破壁處鑽了出去。

此際在那百多個武林人物中，突然站起一個灰色長衫的老人，看年紀總在五十上下，花白頭髮，面容消瘦，雙目灼灼發光。

他的身形剛剛起立之時，身後又跟着站起兩個黃衣童子，一人身背着一具黑色木箱，寬約尺半，長可二尺餘。

另一個雙手捧着一件門外兵刃，那形狀有些倒像李存孝用的筆燕抓，只是把柄却稍短而已。

這三人一站起來，便緩緩走到「玄通道人」與老化子呼延範身邊，微一躬道：「在我們這一羣武林人中，兩位是長者，在下有幾句話想請問一下。」

「玄通道人」向他看了一眼道：「不敢！閣下有事請說便是！」

灰衣老人道：「在目前的情形下，我們是不是等於同病相憐？」

「玄通道人」道：「豈只是同病相憐而已？而且是同舟共濟！」

灰衣老人又道：「二位的意思是以此樓作爲消滅『飛鳳幫』的根據地？」

「四海遊龍」搶着道：「我老化子確有此種打算。」

灰衣老人點點頭道：「既是如此，在下倒有二點建議。」

「玄通道人」與呼延範二人的面容一肅，齊道：「願聞其詳。」

灰衣老人微笑一下說：「不敢！自古道，蛇無頭兒不行，我們這百多個武林朋友，大都是雄據一方的人物，按理說誰也可以不聽誰的，但目前情況不同，是不是應該選出一個統一領導與策劃的人來？其二，現在我們既以『萬春樓』爲根據地，一切機構消息就不能操諸別人之手，否則萬一別人圍攻上來，我們仍舊是待宰羔羊。」

「四海遊龍」呼延範與「玄通道人」同時驚哦一聲道：「說的是！閣下既能想得如此週到，想不會是默默無聞的人物吧！」

灰衣老人哈哈大笑道：「在下鐵錚，江湖朋友送我個綽號叫『巧手匠心』。」

呼延範哈哈大笑道：「我說呢，像你這種裝束與排場，我老化子早應該想到才是！依你老兄，我們應該選誰來主持大局？」

「巧手匠心」鐵錚道：「這是要由大家來公決的。」他邊講間，已翻身叫道：「各位同道，適才我們所講的話，想各位都已聽到了，現在我們必須推選一個領導策劃的人來，以便統一領導，扭轉大局！自古道當仁不讓，各位可仔細的考慮一下，推舉別人也可以，毛逐自薦也可，但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選出來。」

「萬春樓」中立時起了一陣議論之聲

半晌之後，「鐵手飛梭」東志才突然舉手道：「我贊成由呼延老爺子與『玄通道人』主持大局，請冷金華大俠、和勞月桂、『西川俠盜』余大俠、『巧手匠心』鐵老爺子參加策劃，並請『逍遙子』道長負責外務。」

他所提的人物，皆是武林中知名之人，因此各人立即舉手贊同。

「玄通道人」與呼延範道：「既承各位抬舉，我們不得不勉爲其難，第二件關於「萬春樓」的機關消息的設置，可能要麻煩鐵大俠。」

鐵錚道：「在下提此意見，就有當仁不讓之意，不過目前我們時間不多，必須在短短一天之內，改裝完成，光憑我們師徒三人之力是不夠的；因此在場各位自問對此秘道有經驗者，在下斗胆請各位幫幫忙。」

此語一出，人叢中又走出二人，這二人一個是「鬼手」何成治，一個是「機心」范盧。

「巧手匠心」鐵錚又道：「人手既有，我們立刻開始動工。」

他邊講間，隨即帶着四人，由破屋處鑽將出去，黃衣童子將黑箱打開，裏面全是放着各種工具。

「巧手匠心」鐵錚曾得名師指點，精於各種機關消息，因此他很快在大門的左側，找到「萬春樓」的機關總樞鈕。

那是裝置在左邊的門扇旁邊，中心有一個小小的銅鈕，他用手將銅鈕向下一按，立時一陣軋軋聲响。

「萬春樓」被關閉的門窗，又再度被打開來了。然後他又取出工具，將此總樞鈕移至大門內側，同時指揮四人，在大門外又新添了幾種機關，才領着四人又進入樓中，再重新又將各門窗關閉。

這才鬆了口氣道：「如今這機關樞鈕已在我們自己掌握之中，任憑於我，敵人是無可奈何了。」

呼延範大笑道：「看來這是鐵大俠的奇功一件。」

鐵錚大笑道：「呼延老爺子不是眞正的統軍大帥，我鐵錚更不是效命朝廷的將軍，要那功勞做什麼？此舉不過是爲了安定武林，剷除邪惡，略盡心意罷了。」

「玄通道人」道：「說得對，只是原先被我們打破的那片牆，也該設法補上才是。」

鐵錚道：「當然！當然！」

立刻命兩個黃衣童子升起火爐，將那塊被江海森的「巨闕劍」割下的鐵板重新補上。

已是中午時分，各人的肚子也餓了，好在「萬春樓」有的是米糧菜肴，立時有七八個人自告奮勇去燒飯做菜燙酒。

鐵錚趁此機會，又在「萬春樓」的內部檢查一番，突然在左後角聽到一陣奇異的聲音，不由心中一楞，向呼延範看了一眼道：「呼延老爺子，這下面有些古怪。」

呼延範聽得一楞道：「什麼古怪？」

鐵錚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下面可能有秘道或秘室之類的設備。」

呼延範走過來舉起枴杖在地面上速緩敲打，果然發覺到那聲音與別處迥異，忙道：「這下面有秘道秘室是不會錯了，只是入口的門戶又在什麼地方呢？」

鐵錚道：「只要有這等所在，就不怕找不出它的入口處來。」忙吩咐「機心」范盧與「鬼手」何成治，與他的兩個徒弟，丁山河、邢中樞，分成四方，仔細檢查；他本人却躍到橫樑之上，詳加觀察。

半晌之後，忽聽得邢中樞一聲驚呀，說：「在這裏了！」

鐵錚與其他三人，忙向邢中樞立身之處集中。

原來那入口的機關樞鈕，同樣是一個鈕，裝置在石壁角的石縫之中，極爲細小，如不詳細察看，決難發現，鐵錚將銅鈕向上一拉，足下的地面，突然向後移去。

原處現出一條地道的入口處，有一道白石製成的石階，斜斜的伸入地腹，只是裏邊異常黑暗。

霍地一聲，「雙手開碑」汪之浩打亮了火摺子，當先走了下去。

接着便是「巧手匠心」鐵錚，「四海遊龍」呼延範，「鬼手」何成治，「機心」范慮，「鑽地鼠」蔣一平，一行六人，魚貫走入。

大約十數丈左右，突聽到前面暗處，傳來了一聲嘆息。

「雙手開碑」汪之浩足下突然一停道：「各位小心，這裏面恐怕有人！」

鐵錚道：「若是有人，也是被那『飛鳳幫』囚於此處，我們不妨去看看去。」

汪之浩微一點頭，又大步走去，下了石階。

前面是一條平坦的隧道，轉了一個彎，就來到一座極爲寬大的石室，室門口豎着一塊石碑，只寫着「生死牢」三個大字。

他方才鬆了一口氣道：「鐵大俠說得不錯，那人果是被囚着的。」

邊講間，已大步向石室口走去，驀地一陣濃臭，直撲鼻孔，他急用衣袖掩鼻，擧起火摺子向裏照去，不由一陣懍然。

原來那間石室之中，橫七豎八佈滿了屍體。

有的腐爛得已成一堆白骨，臭氣便由那些已經腐爛的屍身上發出。

他此時才恍然領悟到那「生死牢」三個字的意思。

鐵錚道：「怎麼樣？」

汪之浩只回了一句：「慘不忍覩！」

鐵錚已知是什麼一回事，忙道：「不知裏面還有活的沒有？」

汪之浩又重新擧起火摺子照了一下，見石門左邊躺有一個青衫老人，胸部微微起伏，似乎尚有呼吸。

他忙將火摺子交給鐵錚，一個箭步，已穿入那生死牢中，將青衫老人抱起迅疾的退出室外叫道：「快走！」

六人立時退出地道，又將那地道的門封好，汪之浩將青衫老人平放在地面，向百多個武林同道道：「各位之中，有誰認識此人的？」

老化子「四海遊龍」呼延範看了一眼，驀地一驚說：「不用問了，此人就是我們要找的『太行醫隱』沈一帖。」

「玄通道人」吃了一驚，大步走過去道：「是『賽華佗』？不知他還有沒有救？」

要知道這句話也正是各人所要問的。

因爲在場的人所中的散功毒藥，當今之世，除去那「毒手琵琶」金枝玉獨門解藥而外，恐怕只有「賽華佗」沈一帖能治了。

老化子答道：「救是可救，但我們兩個老不死的，恐怕得要費上點功力。」

「玄通道人」道：「以目前情形來看，救人即是自救，就是費上最大功力也推不得了。」

講着自己來至沈一帖身邊蹲下，雙掌微一運功，便在「賽華佗」的週身按摩起來。

半晌之後，突見「賽華佗」全身在冒着熱氣，面色也逐漸轉紅，「玄通道人」的額角之上，也沁出了汗，看情形那「賽華佗」已渡過了生死關頭，各人的面上也露出欣慰之色。

就在此時，忽聽到兩聲暴喝！人叢中立時飛出兩條黑影，一撲「玄通道人」，一撲「賽華佗」，身手之快，無以復加。

衆人齊是一聲驚叫，站得遠的人施救不及。

距離近的人又因人手太多，一時展不開手脚。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忽見老化子杖影一翻，一聲大喝，手中的枴杖急打撲向「賽華佗」的那個黑衣人。

同時左手運足功力，一掌揮打撲向「玄通道人」的黑衣人。

老化子呼延範的功力，是何等老到，但這一招兩式，不獨用得恰到好處，而且動作之迅速，火候之深厚，更使人難以想像。

那兩個黑衣人爲了自保，不得不將出招收回，轉身合攻呼延範。

老化子朗聲一笑，一面揮杖却敵，一面喝道：「請勞姑娘、冷大俠、余大俠，權充『玄通道人』與『賽華佗』的護法，其餘各位請退向牆邊。」

話聲才了，人影翻飛，冷金華、余丁祿與勞月桂三人，已躍到「玄通道人」與「賽華佗」沈一帖身邊，各執兵刃守護當場。

其餘的人紛紛退後，樓中立時空出一大塊地盤。

呼延範的枴杖揮動間，已將兩個黑衣人迫退了七八尺。

冷冷一吁道：「二位是想作有名之人還是無名之鬼？」

左邊一個黑衣人道：「在下等不懂你的意思。」

呼延範大喝一聲：「飯桶！你欲作有名之人，可速將姓名及此來目的說出，老化子自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右邊黑衣人冷哼一聲道：「那麼無名之鬼呢？」

老化子道：「如果你們不願意說出姓名來歷，及來此目的，我老化子成全你們，將你們斃於枴杖之下。」

右邊黑衣人倏地雙肩一挑，喝道：「辦不到，兄弟，我們並肩子上。」

但見他們二人翻臉之間，每人身上抽出一把短劍，這短劍長不足尺半，却是精芒閃爍，鋒銳無比，看來決不是普通兵刃。

立時有人叫道：「呼延老爺子，這是『川南雙劍』阮氏兄弟。」

呼延範朗聲一笑道：「我管他是鷄氏兄弟狗氏兄弟，先打爛他們的屁股再說。」

枴杖起處，眞的向他們二人的臀部上打去。

這阮氏兄弟老大叫阮文，老二叫阮武，年紀都在三十上下，一雙短劍，曾得過名人指點，又有近二十年的火候，手法更是獨特。

因此兩人同時前跨一步，擧劍後撩，老化子不閃不讓，反將拐杖迎了上去，杖

劍相接，立即發出噹地一聲大响，火星四迸。

阮氏兄弟手中的短劍，差點被震脫出手，雙雙虎口破裂，已微微流出鮮血，以他們阮氏雙劍的名頭，在川南所向無敵手。

那知今日一招之間，便已露出破綻，二人不由大吃一驚，同時退了數步。

「四海遊龍」呼延範正色喝道：「以你們雙劍的名頭，在武林中也頗有一席地位，怎地竟願意作起『飛鳳幫』的走狗來了。」

阮文冷哼一聲道：「我既不勝，惟死而已，七弟！我們再上！」

兩人身形一躍，又攻了上來。

呼延範嘆道：「看來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手中拐杖再次打出，他這拐杖原是用鋼母打成，不用說銳劍，就是寶刀也難以將其削斷，因此再次使出，威力更加勇猛，阮氏兄弟不敢硬拚，盡走輕盈的路子。

雙方互鬥了數十招，阮文、阮武的額角上亦滲出了汗，眼見不過十招，二人非敗不可。

此際忽聽得噹的一聲報君知，由樓外隱隱傳來。

呼延範連攻三杖，將阮氏兄弟迫向樓後，叫道：「『逍遙子』那牛鼻子回來了，誰去放他進來。」

鐵錚道：「我去！」

他飄身之間，已至門邊，手按銅鈕，但聞一陣軋軋之聲，那「萬春樓」的門窗已被打了開來。

外面來的果是「逍遙子」，但見他身形一晃，已飄飄飛入。

此際阮氏兄弟突然同時躍起身形，向右窗口飛去。

猛地有人一聲大喝：「小子想跑麼？」揚手間已有兩點銀光，分刺他們的咽喉。

此人是鐵手飛梭束志才，所打出的也正是他成名的暗器——銅梭。

阮氏兄弟趕緊凌空一轉身，又向另外一處窗口飛去，迎面湧來兩道猛烈無比的掌風，那是「雙手開碑」汪之浩打出。

兩人身形一掠，已趕緊縮了回來。

此際一陣軋軋聲响，「萬春樓」的門窗，又被「巧手匠心」鐵錚關了起來。

「逍遙子」手提報君知大步走來說：「呼延老爺子，這是什麼回事？」

呼延範冷冷一哼，却未答話。

突然將拐杖一丟，雙手一分，同時向阮文、阮武的雙肩抓去。

這一招名叫「拿雲捉月」，出手奇快，阮氏兄弟欲避不及，同時被抓個正着，只感到一身酸楚，痛徹肺腑，大叫道：「恩公救我。」

「逍遙子」冷冷的道：「你們二人是如何惹了呼延老爺子的？」

老化子氣得大叫道：「我操你這個騷牛鼻子，臭牛鼻子，聽你的口氣，還好像是我老夫欺負了他們，不相信你問問左右來看，看看他們適才做了些什麼？」

「鑽地鼠」蔣一平道：「道長，這兩個小子吃裏扒外，居然作起『飛鳳幫』的奸細來了。」

「逍遙子」聽得一愕，目注阮氏兄弟問道：「是這樣的麼？」

阮氏兄弟一時被問得啞然無話，同時低下了頭。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臭牛鼻子，現在你該相信了吧！你對什麼人不好施恩，偏偏施恩於這兩個臭小子的身上，你是瞎了眼睛還是昏了頭？」

「逍遙子」一聲輕嘆道：「你們既都是這樣說，我雖不知詳情，相信必有此事，事實當年我也是無意在川南道上，遇見他們倆被一個邪道高手所囚，略加援手而已，其實我輩武林，行俠江湖，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

老化子叫道：「他們垂危之時，你去伸手救他，如今別人垂危之時，他們不但不救，反而驟下毒手，你說這像什麼話？」

「逍遙子」驚喊一聲道：「呼延老爺子能否將詳細情形說給貧道聽聽？」

呼延範便將適才的情形，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逍遙子」驚道：「如此說來那『飛鳳幫』早有預謀了。」

老化子嘆道：「我呼延範行道江湖數十年，處處皆佔上風，不想這一次却落入別人暗算之中，而且敗得如此之慘！所幸天不絕人，竟在那『太行醫隱』快要斷氣之時，被我們發覺轉過來，走，我帶你去看看！」

呼延範伸指急舒，已點了阮氏兄弟的軟麻穴，然後與「逍遙子」一同向「玄通道人」身邊走去。

冷金華、余丁祿、勞月桂三人見敵人已被制服，各收兵刃，退向一邊。

「太行醫隱賽華佗」沈一帖已經能坐了起來，「巧手匠心」鐵錚已派他的徒弟丁山河端了一碗薄粥，正在餵他。

「玄通道人」經過一陣爲「賽華佗」運氣治療，內力損失不少，正在一旁打坐運氣自療。

此際大廳中的十二盞燈，已奄奄欲滅之際，鐵錚的二徒弟邢中樞向廚下取了油，將燈盞注滿。

「太行醫隱」將一碗薄粥吃完，精神已恢復不少，輕輕嘆了一聲：「好險！好險！再世爲人！」

「四海遊龍」呼延範與「賽華佗」原是舊識，忙問道：「沈兄，你可好點了麼？」

沈一帖微苦笑一下道：「老朽這條命總算被撿回來了，呼延兄怎地也在這兒？」

呼延範便將前後經過說了一遍。

「賽華佗」嘆道：「俗語說陰溝可翻船！這一點不假，上月我在『太行山』時，突然來了個青年人，假稱他父親得了絕症，懇求我下山治療，我因念他是個孝子，便逕自下山！那知走到這萬春樓附近，他便要拉住老夫上樓喝上兩杯。」

「賽華佗」講到這裏苦笑一下，又道：「我本好杯中物，何況此行又是爲了他的父親治療急病，總不能餓着肚子跑路，因此便老實不客氣的隨他進了此樓！那知這小子竟是『飛鳳幫』派來的奸細，在酒中下了一種無色無味的迷藥，也怪我當時粗心，未加細看，竟上了大當，被關在生死牢

中。」

老化子哈哈大笑道：「我們中了別人暗算，尙情有可原；想不到你這麼大的一個行家！竟然也遭了別人的暗算了？」

「玄通道人」此時已氣歸元海，一躍而起道：「怎麼不是，我們齊中了那個丫頭騙子的散功藥物之毒，七日不解，必將全身功力散去，如今已經有兩日啦！」

沈一帖向衆人面上看了一眼道：「我觀看各位氣色正常，血脈流暢，似乎中毒的現象，不會是恐嚇之言吧？」

呼延範道：「事後我們曾運氣一週天，感覺上似有些不太流暢。」

「賽華佗」沈一帖微笑道：「方法唯心，心中有毛病，全身氣機自然也會受到阻碍，讓我給你們把把脈看。」

接着，他便爲「玄通道人」，老化子呼延範等百多武林同道，一一把脈。

半晌才道：「各位如果信得過老夫，便請放心，各位並無一些中毒現象。」

「太行醫隱」、「賽華佗」的醫道，舉世無匹，他既是這樣說，大家也放心不少，其中雖有些可疑之點，亦不便再問。

此時廚下已將酒菜備好，大廳上八人一桌，開懷暢飲，只有「川南雙劍」阮氏兄弟，同被點了穴道，仍坐在牆邊。

「逍遙子」高舉酒杯，向呼延範道：「呼延老爺子，老道向你求個情可以麼？」

老化子一愣道：「什麼事？」

「逍遙子」一笑道：「自古有死罪沒有餓罪，你老可以另點一處穴道，讓他們兩個吃口飯行麼？」

呼延範哈哈一笑道：「你不說我老化子差些忘了，就給他解開又有何妨，難道還怕他跑了不成？」

說着虛伸二指，將兩人的穴道解去。

阮氏兄弟雙雙走到「逍遙子」面前，向地下跪道：「恩公，我們錯了！」

「逍遙子」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你們且坐下來吃飯吧，有話等一下再說！」

阮氏兄弟應了一聲，便在另一張桌子坐下吃喝起來。

「玄通道人」道：「牛鼻子，你這一次回來，可曾帶來什麼消息？」

「逍遙子」喝了一杯酒，搖頭嘆道：「那金枝玉可鬼祟得很，巢湖姥山之中，似乎連一點動靜都沒有，也不知她是搬走了，還是故弄玄虛？」

「四海遊龍」笑道：「你既以占卜聞名天下，難道不會算他一卦看看麼？」

「逍遙子」道：「我已經算過了，卦得天風姤，從世應爲彼此，應爻落空剋世，出空必會有訊來。」

「應在何日？」

「今天是壬戌日，應在甲子日，後天。」

此際，忽聽阮文驚哦了一聲說：「恩公！」

「逍遙子」道：「什麼事？」

阮文道：「那金枝玉總認爲你們必會派人往『太行山』求醫，可能早在必經的要道口伏下高手。」

老化子呼延範冷冷的道：「我們派出去的人已走了兩天，你這小子現在才講，還有什麼用？」

阮文嘆道：「我悔不該與那『素手琵琶』金枝玉談什麼交換條件，以致落得如此下場。」

「逍遙子」聽得一愣說：「什麼交換條件？」

阮文道：「她將我一位世妹擄去，要我答應替她做三件大事，然後才將世妹放出，論武功，我自不是她的對手，只有出此下策。」

「你那世妹叫什麼名字？」

「『梅花劍』谷香奴。」

此際隔桌上突然有一個年青人站起來怒道：「見你的大頭鬼，我什麼時候被人捉去？」

原來那「梅花劍」谷香奴在川南也頗有一點聲譽。

這次聽說「萬春樓」之會，竟然易服而來。

阮氏兄弟同時驚喜交集，撲了過去道：「原來是那臭丫頭騙了我們，使我們險些作了千古罪人，香奴你好麼？」

「逍遙子」冷冷喝了一聲：「站住！」

阮氏兄弟同時一愣，將身形一停。

「逍遙子」又道：「看來你兄弟二人與谷姑娘的情感不錯啊！」

阮武道：「我們原是通家之好。」

「逍遙子」道：「你們是兩個人，對方只有一人，這段情將來如何處理？」

阮氏兄弟聽得全身一震，立時僵在那裏。

「逍遙子」又斟了杯酒，向「賽華佗」道：「貧道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賽華佗」沈一帖微道：「道爺說便是。」

「逍遙子」道：「在下自信對卜筮之術，頗有涉歷，我也曾卜過一課，算得在座各人，確曾中了散功藥毒，如今前輩竟說是金枝玉的恫恐之言，倒使在下對此道失去了信心。」

沈一帖微一愣之間，旋又苦笑道：「道長既然已算出，當不會錯，不過老朽所以如此講，實另有苦衷。」

「貧道願聞其詳！」

「第一！一切病症，心病首佔百分之七十。如果中毒之人，心地不完，必然使藥性早些發作，如今我們强敵當前，在解藥未能到之前，仍得隨時隨地準備與敵人決一死戰，如果讓各位知道了眞的中了毒，對方壓境之時，各位內憂毒物，外患强敵，功力必會大打折扣，如此則立於必敗之地；第二，老夫原計劃待身體稍恢復之後，偸偸配些解藥，放在飲食中，讓各位在不知不覺中將毒性解去，這樣各位自可不必受老朽之恩，而老朽做起來亦心安理得！豈不是皆大歡喜麼？」

「逍遙子」嘆道：「難怪古人說良醫者必可爲良相，似前輩這等施恩不望人知的胸襟，古良相也未必能比得上，倒是我問壞了。」

沈一帖也嘆道：「現在機密已洩，老朽不得不扶病出去配些解藥，否則敵人一來，那就不堪切想了。」

「逍遙子」聽得默默點頭，轉身看去，見阮氏兄弟已與「梅花劍」谷香奴暢談甚歡，不由輕輕一聲嘆息。

「玄通道人」道：「沈兄準備何時出去配些解藥？」

「賽華佗」沈一帖問道：「不知現在是什麼時辰了？」

「玄通道人」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大概是辰末巳初了。」

沈一帖道：「老朽必得立刻動身，那一位為老朽開門？」

「逍遙子」道：「沈老爺子單身前往，萬一遇上敵人該怎麼辦？」

沈一帖一怔道：「說得也是！如憑武功，老朽自信足可自保，怕只怕因此而躭誤了配藥之事，則事關重大，不知那兩位願意隨老朽去走一趟？」

「西川俠盜」余丁祿道：「在下陪前輩去一趟。」

「逍遙子」道：「外面敵情，我比諸位熟悉，我也陪前輩去一趟。」

「巧手匠心」鐵錚道：「我來給三位開門。」

他邊講間，身形已飄向門邊，右手一按銅鈕，鐵門已緩緩啓開。

「賽華佗」當先走出，「逍遙子」與余丁祿二人隨後跟上，出得「萬春樓」，三人同時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

沈一帖道：「道長，不知道附近何處有山？」

「逍遙子」道：「如以小山而言，這附近遍地皆是；假若要大山，則途程較遠，從此地南下有潛山，西行有北峽山，東進有含山，北上就是巢湖中的姥山。」

沈一帖沉思一下道：「以目前形勢而論，姥山我們自是不能去，其他三處以何地較近？」

「逍遙子」道：「最近的要算是北峽山了，如果以我們脚程而言，大約半日可達。」

「賽華佗」點點頭道：「就是這樣，我們就奔北峽山吧！」

三人立時展開輕身術，一路向西急走，到達北峽山已是黃昏時分。

「賽華佗」急急在山峽之中，尋了一大堆草藥，捆成一綑，與余丁祿及「逍遙子」三人，又連夜馳回「萬春樓」，然後他們剛到金牛鎮附近，昏暗中一連閃出數十個蒙面人來，高喝一聲：「站住！」

「賽華佗」沈一帖飄然引退了兩步，「逍遙子」與余丁祿二人，隨即鉗形攻上，冷哼道：「你們是什麼人？」

對方當頭一人喝道：「我們是什麼人你管不着，目下你們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放下肩上的東西，讓你們走路。」

沈一帖朗笑一聲道：「我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江湖道上人物，原來全是剪徑奪財的小毛賊，告訴你們，老夫身上所背的，並不是什麼名貴的金銀珠寶，而是用來引火的一綑爛草，你們拿去也沒有什麼用處！」

當頭黑衣人一聲冷哼道：「老匹夫，這倒是給你說對了，我們所要的正是那一綑爛草。」

沈一帖听得微微一愣，半晌才道：「你們是『飛鳳幫』的强人？」

人字才出口，那黑衣人已高哼一聲：「兄弟們上！」

立時數十名黑衣幪面人向上一圍，將三人困在當中。

嗆地一聲，「逍遙子」敲了一下報君知，說道：「余大俠，下手不必留情。」

身形急閃，已向當頭一人攻去。

這黑衣人可能是這數十人的領隊人物，武功確也不弱，竟然將身形一挫，硬弓馬，雙掌齊翻，打出兩股猛烈的掌風，混沉沉，陰暗暗，捲帶着沙石，向「逍遙子」撲去。

同時「西川俠盜」余丁祿的獨門兵刃子午鈎也出了手，與數十個蒙面人大打出手。

沈一帖將藥繫緊，雙掌連翻，打出一陣猛烈無匹的迷踪掌風，四處追殺。

「逍遙子」讓過那黑衣人的掌風，身形一變，展開「九宮步」軀體飄忽，猶如數十個「逍遙子」，將報君知敲得連連作响，驚心動魄，旋轉間就勢射出兩縷指風。

那黑衣人功力雖高，但被「逍遙子」這「九宮迷踪步」一陣急旋，已是眼花撩亂。

此際指風驟出，那裏閃避得及，正被擊中胸口，一聲慘叫，吐出兩口鮮血，飛身遁走。

其餘數十人亦被「西川俠盜」余丁祿的子午鈎擊傷大半，剩下的人見頭兒一去，也紛紛後退。

沈一帖奮力擊斃敵人，才朗笑道：「窮寇莫追，我們還是救人要緊。」

背着藥草，大步向前走去，初更時分，才回到萬春樓。

「逍遙子」將報君知敲了一下，這是他們約定的暗號，大門應聲而開。

此際身後傳來一陣嘈雜之聲，余丁祿回首一看，見有百多人向「萬春樓」擁來，其中有男有女。

他一拉子午鈎道：「各位先請進去，待在下來擋上一陣。」

「逍遙子」搖頭道：「不可，從敵人酒中下毒，半途劫藥，又糾衆追來的步驟看來，其目的不外是要我們這些人功力散盡，成爲他們的階下之囚，因此我們還是解毒救人要緊。」

邊說間，一拉余丁祿，三人一起進入樓中，旋喝一聲：「關門！」

「巧手匠心」鐵錚哈哈一笑道：「如果眞的關了門，那連台的好戲諸位就看不到了。」

但見右手向下方一移，觸動暗鈕，立時有一陣箭雨，向前急射，此際那「飛鳳幫」的人也正趕到門前，一時閃避不及，頓有數十人負傷倒地，其餘幫衆，匆匆後退。

這時「巧手匠心」鐵錚的右手又觸動另一機鈕，門頂上噴出許多圓圓的彈子，着地便炸，濃烟中夾着破鐵片，到處亂飛，又傷了「飛鳳幫」二三十人。

這時，他才一按總樞，將「萬春樓」的門窗又一起放了下來，向「賽華佗」笑道：「呼延老爺子，現在要看你的啦！」

「太行醫隱」立即請鐵錚的兩個弟子丁山河、邢中樞升爐熬藥，此際大廳上的羣雄，見藥物已配了回來，皆面現喜色，紛紛趨前道謝。

「玄通道人」此際正在閉目養神。

「四海遊龍」呼延範，却一個人高踞桌上，抱着酒壺大飲特飲。

「鑽地鼠」蔣一平與「鐵手飛梭」東志才，領導幾個人在廚下做飯。

「雙手開碑」汪之浩、「機心」范盧、「鬼手」何成治三人閒着無事，却去幫那丁山河、邢中樞二人熬藥，將藥草洗淨，砌成一段段的放入釜中煎熬，一股藥香散滿了大廳。

阮氏雙劍與谷香奴三人仍在細語不休，他們好像有談不完的話，對樓中各人，簡直不聞不問。

大俠冷金華與勞月桂二人不知何時又融洽起來，談笑自若，旁若無人。

「西川俠盜」余丁祿與「逍遙子」二人又向老化子呼延範身邊走去，其餘的人也有打坐調息的，也有大夢周公的，衆生羣相，不一而定。

「逍遙子」笑道：「呼延老爺子，自古道烟酒不分家，你老人家却一個人自斟自飲，不怕別人笑話麼？」

呼延範雙目一瞪道：「普天之下，祇有叫化子向人討酒喝，那有別人反過來向叫化子討酒喝的？」

余丁祿哈哈一笑道：「呼延老爺子說得是，這倒是道長失言了。」

呼延範笑道：「你這俠盜也別自鳴得意，你雖然一生中作了不少刧富濟貧的事情，我叫化子可沒享受到你的半分好處。」

「逍遙子」笑道：「那是因爲你這老化子與衆不同啊！」

此際忽聽得「太行醫隱」沈一帖叫道：「各位要命的，可速拿碗來吃藥啊！」

此語一出，百多個武林同道，紛紛去廚下取碗，就釜中掏起便飲，由於藥湯太熱，很多人爲了解毒，嘴唇都被燙起了泡，「逍遙子」道：「沈兄！你這解藥要何時才能生效？」

沈一帖道：「三個時辰，一場臭便，百毒齊消。」

正說間，忽見正門頂際的空隙中，飄下一張白紙，老化子運力虛空一抓，已取到手中，朗聲唸道：「字奉『萬春樓』諸位英雄，短短兩日，你們破禁制，改機關，控制了『萬春樓』全部，這種才幹與機智，小女子異常敬佩！今所奉告者，貴樓派往太行之三人，已爲本幫所執，如何處置，敬請回覆！」

下面畫着個小小的琵琶。

「玄通道人」面色一變，說：「怎麼辦？」

「四海遊龍」呼延範怒呼一聲道：「明日辰時一到，攻打『飛鳳幫』。」

* * *

「飛鳳幫」，盜中勁旅，金枝玉，女中梟雄。

巢湖中的姥山成了魔穴，四處水上分舵，成了「飛鳳寨」的八大棟樑。

青龍白虎二堂，更是聲威赫赫。

小自嘍囉，成千累萬，聲威鎮住巢湖附近百里地面。

「素手琵琶」金枝玉拂袖湖波湧，跺足山嶽崩，無異是一方土霸。

二十個琵琶手，更精律韻，緒音滙集，可震斷人的肝腸。這是一處別開生面的强盜窩。

是辰時的光景了，朝陽斜斜的射上了湖面，映着水波動盪，閃爍着萬道金光，與姥山上的五色彩旗，相互輝映。

正中的黃色主旗上，精工繡着一面琵琶，四週發出一縷縷光華。

直達旗邊，爆竹聲响透了雲霄！烟火爆出了奇花。

這正是「飛鳳幫主」金枝玉的三十壽誕之期。

瓦缸中的酒在向外溢，廚下的雞鴨堆成了山。

一陣陣柔和的樂聲，在湖面上响起。

一隻小的木船，在慢慢的向姥山接近，「喇」地一聲姥山上飛起一枝响箭，直竄高空。

小船上却擧起紅旗，凌空劃了三圈。

這是進入「飛鳳寨」的暗號。

不久之後，已來到第一座水上關口，一個中年漢子，由中艙躍上船頭。

那個身着青色勁裝，腰跨單刀的瘦長漢子，鼻尖向天上翹，眼角朝地下望，身材雖然很高，身手却異常靈活。

他手持一面小小的三角紅旗，凌空劃了三圈，那道水上柵門，立時被打開，有人高聲問道：「是卓大哥回來了麼？」

那中年漢子一白眼說：「不錯；在下是奉幫主之命，去請了個戲班子，給本幫兄弟樂一樂。」

那人笑道：「以『地頭蛇』卓天然大哥的本領，請的班子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講話那人是一個獐頭鼠目的小夥子，看來是個默默無聞的小脚色。

卓天然得意的一笑道：「兄弟，說實在的，這可是合肥有名的『鳳凰班』，人家聽說到巢湖姥山老大的不願意，還是我拍胸膛擔保酬勞加倍，並保障他們的安全，他們才勉勉强强的屈就一次。」

那小角色笑道：「到底還是卓大哥有辦法。」

卓天然哈哈一笑道：「說那兒的話，這可是我們幫主的三十大壽，再說兄弟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的，也該讓他們好好的輕鬆一下。」邊講間，小船已進了頭道柵欄，又繼續向二道柵欄行去。

這兩道柵欄之間，相距也不過十丈左右，那卓天然又擧起三角紅旗，凌空打了兩個交叉。

跟着二道柵欄裏也冒出一面白色三角旗劃了兩個圈。

卓天然再將紅旗又打了一個四字，白旗却打了一個十字，這是旗話，也是「飛鳳寨」進出的暗號。

由此可見這二道水柵欄比第一道更加嚴密了。

卓天然命船搖進柵欄，再向前走便到了姥山脚下。

立時有幾個小嘍囉上前幫忙，將十八隻戲箱全抬到岸上。

「鳳凰班」的人也跟着上了岸，一共是七男五女，還有兩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一共十四人。全被卓天然安置在靠水邊的數間茅屋之中，然後入寨覆命。

他說得沒錯，今兒正是「素手琵琶」金枝玉的三十歲壽辰之期。

因此「飛鳳寨」中現在特別熱鬧，卓天然來到主寨，見金枝玉正穿着一身古服在接受屬下們的叩拜。

「地頭蛇」卓天然也趕上前去叩了個頭，然後垂手站在一旁。

金枝玉待衆人拜完了之後才問道：「事情辦得怎樣了？」

卓天然趕緊躬身道：「回幫主，班子已經請到，是合肥的『鳳凰班』。」

金枝玉點點頭道：「好，人呢？」

「被屬下安置在山邊的茅屋之中。」

「這些人都沒有問題？」

「據領班的人說，那全是他們十年來的老班底，絕無問題，是不是要將他們帶進寨中？」

「目下與我們作對的人太多，何況這寨中有很多隱秘，我不便讓外人知曉，就讓他們駐在那邊，開演的時候，再領他們進來吧！」

「是！」

「地頭蛇」卓天然正待轉身退下。那金枝玉又道：「你等一下。」

卓天然身形一停說：「幫主尚有何吩咐？」

金枝玉道：「你派幾個人在練武場南端搭一座戲台，必須在開演之前完成，同時你要特別小心那戲班子，不要在我壽辰的時候，出了什麼紕漏。」

卓天然又躬身說：「屬下理會得。」說完大步走出壽堂。

此際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女，一穿青色羅衣，一着白色羅衣，雙雙走進壽堂，同時拜了下去。

金枝玉素手輕輕向上一托，兩人嬌軀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金枝玉道：「外面佈置得怎樣了？」

青衣少女道：「回幫主，我們青龍白虎二堂，已取得協調，是輪班制，上半夜由青龍堂負責，下半夜由白虎堂負責，同時四處水上分舵也分成四班，輪流巡堂，敵人決不會有機可乘。」

金枝玉點點頭道：「這樣分配雖然很好，但你們仍不可大意，要知道『萬春樓』的那批人全不好惹，萬一讓他們摸進來，我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白衣少女笑道：「幫主放心，目下我們姥山四週，有兩道水上栅欄，山邊不斷有人巡視，除非他們能飛進來。」

原來穿着青羅衣的少女是青龍堂堂主「軟紅」陳秀枝，穿白羅衣的少女是白虎堂堂主「刄袖」侯月枝。

這二人可全是金枝玉得力助手，一身武功，甚是了得。

金枝玉點點頭道：「你們能有自信就好了。」

兩女躬身走了下去。

此際「飛鳳寨」中的烟花炮聲越响越烈，火藥味充滿了整個姥山，小嘍囉們不停的在高聲歡呼，天空的烟花更發出許多不同的花樣。

天色入夜的時候，那戲班子已開始上演，戲台是搭在練武場的正南端，許多山寨的頭目嘍囉，全集中在戲台的北面觀戲，戲台後面便是一片草木叢生的荒山，佔地約有百頃左右。

練武場的北面是大寨，東西兩面全是嘍囉頭目的住宿之所，沿着練武場的四週，全挑起了燈火，光如白晝。

「鳳凰班」的人上了台，便打起了鑼鼓，琴師校正了絃，第一戲是天官賜福。

這是一場獨脚戲，只有一個人穿着蟒袍玉帶，帶着假面具在台上跳，完全是架子戲。

接下來應該是八仙賀壽，可是當天官賜福一完，前台的文武生，竟然一起走向後台，台下的人以爲他們到後台飲茶。

結果等了半天，仍不見第二場戲開鑼。

金枝玉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的虎皮椅。此時可有些等不及，忙叫道：「卓天然，去後台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卓天然應聲上台，走到後面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此時不獨男女十四人一個不見，就連十四隻巨大的戲箱，也都被打開，除去適才用的蟒袍玉帶之外，其他竟是空空如也。

他不敢停留，慌慌張張的跑到金枝玉面前說：「稟幫主，大事不好！」

金枝玉冷冷的道：「怎麼樣？」

卓天然道：「戲班子的人一個也沒有了，那些戲箱子全是空的！」

金枝玉嬌軀一震道：「竟有這種事？」

卓天然道：「這是千眞萬確的。幫主，請到後台一看便知。」

金枝玉冷哼一聲道：「用不着了，這戲班子可是你請來的？」

卓天然向地下一跪道：「屬下有失察之罪！」

「你知道應該受如何處分呢？」

「幫主開恩，小的罪該萬死！」

金枝玉冷冷一哼道：「我如開恩放了你，將來如何御下？」

素手輕輕一彈，卓天然一聲慘叫，胸前已開了一個小洞，倒地死去。

左側的青龍堂堂主「軟紅」陳秀枝道：「稟幫主，如果卓天然的話屬實，這戲班子一定是敵人化裝混進來的。」

金枝玉點點頭道：「可能是敵人化裝，而且他們的人數也不止十四個。」

右側的白虎堂堂主「刄袖」侯月枝道：「不會吧，屬下也曾去戲班的歇足之處查看一次，連兩個小孩，的確只有十四個人。」

金枝玉白了她一眼道：「那些戲箱子既已打開，而且全是空的，那一定不是裝戲服的而是藏人的。」

「刄袖」侯月枝驚哦了一聲道：「正是，畢竟是幫主慧眼獨到，此事可延遲不得，我們趕快搜山！」

金枝玉冷一哼道：「他們既已進入姥山，你還怕他們插翅飛了不成麼？」

她邊講間，已站起叫道：「各位兄弟們，本寨已有奸細混入，可速各歸本位，嚴加防守。」

衆嘍囉紛紛由小頭目帶回分舵，練武場上只留下金枝玉本人，青龍白虎二堂堂主，及二十個女琵琶手。

金枝玉又道：「我們現在分頭追查敵踪，妳二人各帶本營得力助手，由東西兩面向台後包抄，我帶領二十個琵琶手由正北趕過去，不怕他們會飛上天去。」

「軟紅」陳秀枝與「刄袖」侯月枝二人分頭辦事。金枝玉素袖一揮，立時帶着二十名琵琶手飛上戲台。

在後台停了一下，隨即下台向正南方搜去。

她們所行的方向，正是那一片草木叢生的荒山之中。

他們二十一個人排成一橫，金枝玉居中，其餘二十個琵琶手一邊十個人，每人相隔五丈左右，一直向南。

「軟紅」陳秀枝與「刃神」侯月枝各帶數十人排成一字，一個由西向東，一個由東向西，這樣等於形成了一個包圍之勢。同時正北方的山邊，也有幾十個人把守着，以防敵人逃逸。

結果三路人馬至那個荒山的中心會面，却並未發現一絲一毫的可疑跡象。

「軟紅」陳秀枝說道：「這就奇了，他們明明是由後台逃逸，既由後台逃逸，也一定會在這一片荒山之中，怎地到現在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看到？」

「刄神」侯月枝道：「不知他們是不是由正北方下湖逃去？」

陳秀枝搖搖頭道：「我想不會，他們出去時間距離現在尚不足一刻工夫，決沒有那麼快！」

陳秀枝又道：「何況那北面尚駐有水旱兩個分舵，豈能讓他們就這樣輕易逸去？再說他們此來必有所圖，在目的未達成之前，也決不會輕易的離開。」

金枝玉點點頭道：「妳說得不錯，但姥山的地方並不大，我不相信搜不出來。你速傳令水旱八舵，各舵分頭搜查。」

「軟紅」陳秀枝應了一聲，嬌軀一晃，如飛而去。

金枝玉又吩咐道：「侯堂主可帶領所屬守住這荒山四週，一有消息，立即用藍色訊號通知主寨，我在那裏等候你們的消息。」

「刄神」侯月枝立時將所屬數十人在荒山四週散開，金枝玉却帶着二十名琵琶手，回到主寨。

此時已是初更時分，按理應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可是「飛鳳寨」却顯得異常緊張，姥山上到處是燈籠火把，追查敵跡，就差沒把地皮子翻過來，結果仍是大失所望，金枝玉雙眉緊鎖，喃喃自語：「奇怪，難道這些人是鬼變的不成？」

這些人雖不是鬼變的，但他們却眞的是有神出鬼沒之機，這時已安安穩穩的藏在一處地窖之中。

領導的人是一個老頭子，不用說定是那「四海遊龍」呼延範了，其餘二十餘人，都是他們臨時選出的一流高手，這些人中有：「西川俠盜」余丁祿、冷金華大俠、勞姑娘月桂、老道「逍遙子」、「鐵手飛梭」東志才、「雙手開碑」汪之浩、少俠江海森、「賽智深」乾元和尚、阮氏雙劍兄弟、阮文、阮武、「梅花劍」谷香奴、「鬼手」何成治、「機心」范盧、「巧手匠心」鐵錚、及其兩個徒弟丁山河、邢中樞、「鑽地鼠」蔣一平等人。

老化子呼延範朗聲一笑道：「蔣大俠！」

蔣一平道：「呼延老爺子有何吩咐？」

呼延範道：「我老化子可眞不明白，此姥山乃是『飛鳳幫』盤踞之所，你怎會知道此處有一地窖？」

「鑽地鼠」蔣一平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三年前我爲了救一個人，觸怒了『飛鳳寨』金枝玉，興師問罪，我打不過她，被她生擒上山，我却趁半夜看守人打瞌睡之時，用牙齒咬斷繩索，鑽地逃命，從牢房鑽到這荒山之下，無意中碰上了這座地窟，據當時情形觀察，知道地道已久無人居，因此判斷金枝玉絕不知曉。」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後來呢？」

蔣一平道：「後來我沿地窖的隧道，一直走到湖邊，潛伏在木船的船尾之上，第二天木船出湖之時，我才逃了性命。」

呼延範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難道金枝玉就不能再沿着你所鑽的地道追尋下去麼？」

蔣一平笑道：「呼延老爺子，鑽較長的地道，泥土是無法完全弄到外面去的，唯一辦法只有將泥土向後傳，因挖了前面，後面又被泥土堵塞，她就是想追，也無從追起啊？」

呼延範哈哈大笑道：「想不到你這逃命的絕技倒高人一等，說說看，下一步驟應該如何辦理？」

「鑽地鼠」蔣一平道：「如果宋芳芬姑娘與李、趙兩位少俠，仍是被關在從前那地牢之中，在下有此自信，今夜可將他們救了出來。」

呼延範道：「房屋可分前廳後廳，左偏房右偏房，而牢獄大部分只有一處，我老化子如果猜得不錯，他們三人可能仍是關在那種地方。」

蔣一平道：「如此諸位稍候，待在下去救人。」

他邊講間已打亮了火摺子，向左壁一照道：「各位見過麼？此處有一小洞，便是在下三年前由地牢鑽出的地方，如今你由此處進去救人。」

急將身形一伏，已鑽入洞中，瞬息間洞中已飛出一片泥沙。

老化子搖頭嘆道：「當年『孟嘗君』逃難之時，少不了雞鳴狗盜之士，如今我們要救人，却又少不了挖牆鑽地之人。」

「逍遙子」嗤地敲了一下報君知，哈哈一笑道：「這才叫做物以類聚啊！」

勞月桂白了他一眼道：「道長，你罵自己倒沒有關係，怎地將別人也帶上了？」

冷金華道：「道長，你要我們化裝戲班子，混入『飛鳳幫』，這第一步計劃已經成功了，在下願意聽聽那第二步計劃。」

「逍遙子」道：「天機不可洩漏。冷大俠一定要知道，待人救出之後，貧道一定宣佈。」

「西川俠盜」余丁祿道：「道長與『玄通道長』約好，明日中午着他帶人攻打『飛鳳寨』，由我們作爲內應。」

余丁祿接着道：「如今戌時來到，難道我們不眠不休的在這暗無天日的地窖中困上一夜不成。」

「逍遙子」向他看了一眼道：「困死了也不只是你余大俠的一條命。」

余丁祿聽得一愣，不再說話。

此際聽得那「梅花劍」谷香奴嬌笑道：「文哥哥，武哥哥，如今這『飛鳳寨』中一戰，我倒眞希望你們二人中間有一個死去。」

阮文、阮武聽得一愣道：「爲什麼？」

谷香奴道：「因為我與你們二人相處得都很好，論情感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你們如不死去一個，叫我如何下決心嫁給誰呢？」

地窖衆人聽到這句話之後，不覺有些發愣。

「逍遙子」冷冷的道：「小姑娘，你這種想法未免太自私一點了吧？」

谷香奴輕輕一嘆道：「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我們都相處得那樣好啊！」

「雙手開碑」汪之浩道：「谷姑娘，在下倒有個笨法子，不知道能不能用？」

谷香奴嬌笑一聲道：「請教！」

汪之浩道：「讓他們兩位抽籤，誰抓到了你就嫁給誰。」

谷香奴搖搖頭道：「不行，只要兩個都活着，我仍是下不了這個決心的。」

阮文、阮武兩兄弟互看一眼。不知他們聽了谷香奴的話後，心中如何感想？

「鐵手飛梭」東志才笑道：「我倒有個法子，抓不着的人就去當和尚，一當了和尚就不能再要娶妻生子，這樣你就能下得了決心了。」

谷香奴道：「法子倒不錯，只是不知他們二人願不願意？」

她邊講間，向阮氏兄弟看了一眼。

阮文、阮武同聲道：「如果眞的無法討到香奴，人生也沒有什麼意思了，倒不如出家樂得一個清靜。」

「逍遙子」輕輕一嘆道：「想不到你們二人對谷香奴用情都如此之深，你們要小心啊！」

阮文道：「恩公，情感是沒有法子勉强的。」

阮文又頓了一下道：「現在就請恩公做兩個籤，各位做個見証，讓我們兩兄弟碰碰運氣。」

「逍遙子」雙目一瞪道：「你們都決心這樣做了？」

阮氏兄弟同時點點頭，「逍遙子」寫了兩張紙片，握在左手中說：「你們抽吧！」

阮文取了一個紙團，打開一看，却是一張白紙。

阮武的紙團上有一個娶字。

阮文面如死灰，半晌才道：「賢弟，為兄的要恭喜你了。」

阮武嘆息道：「大哥，我本該讓給你的，但是我不能。」

阮文勉力一笑道：「兄弟你也別難過，只要能為我們阮家留下一脈香火，你娶我娶，還不是一樣麼？」

谷香奴此時反而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老化子呼延範道：「現在大概是什麼時辰了？」

「機心」范盧答道：「據我猜測是卯末寅初了。」

呼延範眉頭一皺道：「那蔣大俠一去到今，毫無消息，難道是出了事不成？」

正說着，忽見壁間泥土鬆動，那「鑽地鼠」蔣一平已由裏面鑽了出來，接着便是宋芳芬，李龍、趙虎等三人。

李龍、趙虎一爬出來便大叫一聲：「悶死我也！」各人心中頓時一寬。「逍遙子」笑道：「蔣大俠，大夥兒正為你擔心呢？」

蔣一平道：「回來時我不敢太快，否則後面三位必被我向後傳出去的泥土堵塞在地道之中，那時我的罪過就大了。」

呼延範不理他們的說話，却向宋芳芬笑道：「鬼丫頭，你倒說說看，怎地一下子就被他們抓去了？」

宋芳芬苦笑道：「那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事先在太行山佈好了陷阱，用一個孩子偽裝沈老爺子的藥童，在茶中放了藥。」

冷金華道：「道長，人已救回來了，現在你可以說說那第二步計劃了吧！」

「逍遙子」乾笑道：「我第二步計劃麼，祇有一個字，那就是打……」

呼延範嘆道：「你這臭牛鼻子，你不說打，難道別人就不知道打不成？可是打也得有個方法呀！」

「逍遙子」道：「即是說打，當然得有個名堂。這叫做內抓五臟外剝皮。」

「此話怎講？」

「逍遙子」笑道：「來他一個內外不能兼顧呀！我看現在可能天已快亮了，趁天未亮之前，大家吃些乾糧，然後分成四組，悄悄出發，分別潛隱在他們的大寨、糧庫、兵舍、廚房附近，好好的休息一會，等到巳末午初時分，四處同時放火，先燒他個不亦樂乎。」

老化子搖搖頭道：「牛鼻子，你這個計劃我不敢苟同。『飛鳳寨』中可全是壞人，人家會讓你們隨意到處放火麼？」

「逍遙子」又是神秘一笑道：「這你就不懂了，只要我們一開始放火，對方定會分頭阻攔，這樣一來，對山邊的防守，也必定會鬆懈下來。」

「逍遙子」又道：「那時『玄通道長』也正好領着人趕到，趁虛而入，只要我們雙方的人在這姥山內部一會合，那『飛鳳寨』也就不攻自破了。」

老化子拿起酒葫蘆喝了一口道：「這個辦法倒還可以，只是這四組人員又如何分配呢？」

「逍遙子」道：「呼延老爺子是領兵統帥，這人手的分配可要你去做了。」

「逍遙子」頓了一下道：「但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這四組人的力量必須相等才行。」

呼延範點點頭，立刻開始分配的工作，道：「第一組請『西川俠盜』余大俠，『鐵手飛梭』東大俠，『鬼手』何大俠，率領四位同道，潛伏廚房附近。

「第二組請冷金華大俠、勞月桂姑娘、『機心』范大俠，率領四位同道，潛伏在糧庫附近。

「第三組請『雙手開碑』汪大俠、『賽智深』乾元和尚、『巧手匠心』鐵大俠率領四位同道，潛伏大寨附近。

「其餘如宋芳芬姑娘、李龍、趙虎、阮氏雙俠、谷女俠、丁山河、邢中樞等八人，統由我老化子率領，潛伏於『飛鳳寨』的中央位置，以便策應。」現在大家先飽餐一頓，立即開始行動。」

衆人紛紛取出糧食，匆匆吃完，仍由「鑽地鼠」蔣一平爬出隧道口，撥開青草，向外看去，見『飛鳳寨』的人，早已不再搜索。

只有少數的嘍囉，分守各處瞭望，其中已有幾個握着兵刃在打瞌睡。

顯然是爲了搜索他們，鬧了半夜，大顆兒都累了。

他趕緊一縮身又回到地窖道：「如今是天亮前的一段黑暗，守衛的人也不多，我們現在出去正是時候了。」

* * *

衆人紛紛起立，一起向隧道的出口處走去。

第一組「西川俠盜」余丁祿與「鐵手飛梭」東志才、「鬼手」何成治及四個武林同道，合計七人。

剛出了地道口用目一掃，見正面方有一片較矮房舍，屋面上隱隱透着烟囪，想那定是廚房處，於是向六人一揮手，足下一滑，已伏着腰向那矮屋竄去。

六人隨後跟進，這只不過是數十丈的距離，以他們的脚程而言，眨眼便到，見那片廚房有數十間之多，晚上並無人駐守。

東志才笑道：「余大俠，此處目下無人，我們正好借此大睡一覺，先養足精神再說。」

余丁祿皺眉搖搖頭道：「不行，這兒雖是一座匪寨，但他們的組織法制與兵營無異，全軍起得最早的，就要算是伙頭，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們眼下就要來了。」

正說間果見有數星燈火，慢慢向廚房接近。

東志才道：「眞是一說曹操，曹操就到，眼下我們就得趕快隱蔽起來，否則被他們發現，全盤計劃就完啦！」

余丁祿將週圍情形觀察一下，悄聲道：「各位怕蛇麼？」

「鬼手」何成治輕笑道：「余大俠過慮了，一個練武闖江湖的人，怎會怕這些東西？」

余丁祿道：「既是不怕，請跟我來！」

身形一伏之間，已如弓矢一般，向廚房後穿出。

原來那廚房後面也是一片荒山，野草雜木高過人頭。

就在他們潛入草中的同時。

那第二組的冷金華、勞月桂與「機心」范盧三人，及四個武林同道，「哀勞四燕」等七人，已到達糧庫的門前。

這偌大的糧庫有十數間，全是用灰石砌成，門皆上了鎖，竟有七八個嘍囉把守，往返巡梭不停。

冷金華眉頭緊鎖道：「這糧庫四週全是平地，毫無隱藏之所，而門前又把守得如此嚴密，我們在何處潛伏才好？」

勞月桂白了他一眼道：「你是領隊的，這辦法可得要你想啊！」

冷金華苦笑道：「我雖然是領隊的，但責任可是大家全有，你也得動動腦筋才成。」

「機心」范盧悄聲道：「冷大俠，在下倒有一個笨拙的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冷金華也悄聲道：「什麼法子？」

「機心」范盧道：「這糧庫的建築，看來全有一丈六尺高，如果我們轉到後面，在屋面上拆個大洞，在下面的人，一時必定難以發覺。」

冷金華道：「好計策，眞不愧你這『機心』的外號，咱們七人如果躲到糧庫之中，敵人一時定難發覺，只是有個問題，倒值得考慮一下。」

范盧道：「什麼問題？」

冷金華道：「移動屋瓦，難免會發出聲響，豈不要驚動敵人麼？」

「機心」范盧笑道：「在下別無所長，自認在這挖牆鑽洞方面，倒還略有點成就。」

勞月桂道：「事不宜遲，我們趕快行動吧！」

冷金華打量了一下，利用左側的一排小樹作掩護，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轉到屋後，接着一騰身，七人全上了屋頂。

「機心」范盧雙手連翻，已掀起十數片瓦來，不但手法乾脆俐落，同時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然後他取出一柄小小的銳刃，削斷了兩根柱子，便騰身躍入庫中，六人隨之而下。

原來這間庫房堆的全是白米，他們就在米堆上躺下，閉目養神。

此時第三組的「巧手匠心」鐵錚、峨嵋「賽智深」乾元和尚、及「雙手開碑」汪之浩與四個武林同道，已到達兵舍附近。

他們是潛伏在舍後的一片亂草之中。

同時第四組的「逍遙子」與「鑽地鼠」蔣一平、少俠江海森，及四個武林同道的「濟南雙英」女俠冼氏姊妹，也已到達了大寨的邊緣。

「逍遙子」搖搖頭道：「你們看，大寨四週巡廻的人不絕，又無木石掩護，我們將如何藏身？」

「鑽地鼠」蔣一平輕笑道：「道長，你不見那南邊離此不遠處有一塊花叢麼？」

「逍遙子」點點頭道：「貧道倒是見着了，只是那塊花叢充其量也只不過二丈方園，怎能藏得下我們這麼多的人？」

蔣一平道：「如果我們在花叢中挖上個深坑，我想是足夠了。」

「逍遙子」道：「我竟忘了蔣大俠是此道中的能手，天已快亮，咱們可不能再耽誤了。」

七人一起竄入花叢之中。

蔣一平雙手各持一柄短鏟，一陣極輕微的沙沙之聲，不一會工夫，已在花叢之中，挖上了一個深坑，七人一齊躲入。

此際天色已漸漸亮了起來。

「四海遊龍」呼延範帶着阮氏兄弟、「梅花劍」谷香奴、趙虎、李龍、宋芳芬、丁山河、邢中樞等八人，已來到「飛鳳寨」的中心。

此際東方已微露白色，四週寨房中，已逐漸有很多人起了床。

呼延範輕叫一聲：「不好！看來此處並無我們藏身之地了。」

宋芳芬放眼四週，除去寨房之外，當中却是一塊很大的空地，而且寨房中皆住有人的，根本無處潛伏。

不由眉頭一皺道：「呼延老爺子，我們回到地窖還來得及。」

「梅花劍」谷香奴道：「不用，小女子倒有一個笨拙法子。」

呼延範輕叫道：「什麼法子快說？」

谷香奴道：「以我們現場各人的武功，每人活捉一個嘍囉想無問題！」

呼延範眼睛一轉道：「妙，妙，然後我們點上他們的死穴，穿上他們的衣服，來一個魚目混珠。」

谷香奴道：「正是如此！」

呼延範突然又搖搖頭道：「不行，萬一被他們認出來，豈不露了馬腳麼？」

谷香奴道：「這『飛鳳寨』的小嘍囉算起來不下一二千人，那能個個都互相認識，何況目前除此一法之外，更無別的法子可行了。」

呼延範道：「不錯，目前只有這一法可行了，我們得趕快動手！」

邊講間，身形已向左角的茅厠中穿去。

他這身形一動，羣起效尤，不到一刻工夫，九人皆已化裝成「飛鳳寨」的嘍囉，將擊斃的九人屍體，全塞入茅坑之中。

呼延範悄聲道：「注意，我們九人，千萬不可分開，萬一有變，也可應付一下。」

宋芳芬點點頭，此際突有一個年青的嘍囉，匆匆走來說：「兄弟們怎地不去吃飯？」

宋芳芬笑道：「謝啦！我們早在廚房中吃了。」

那年輕的嘍囉向他們看了一眼，道：「怪事，各位怎地都如此面生，是新近加入的吧？」

老化子哼了一聲道：「這位兄弟說得不錯；我們正是前天剛剛加入的。」

那年輕的嘍囉得意的一笑道：「我說呢，難怪大家都未見過。」講著拔腿就走。

宋芳芬嬌笑道：「他叫別人去吃飯，自己却反向茅厠中跑，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麼？」

「四海遊龍」呼延範瞪了他一眼，不讓她再說下去。同時故意一聲咳嗽，向左側的營舍中走去。

八人也隨後跟着，在第一間寨房駐足向內一看，裏面空空如也，人已全起了床，出去活動了。

呼延範道：「看來我們只有在這裏先休息一下再說了。」

說着，便向空床上一躺，一刻不到，已鼾聲如雷。

其餘八人互看了一眼，竟也選好位置，閉目養神。

此際却聽外面有人大叫：「不好了，死了人啦！」

宋芳芬大吃一驚，翻身起立，走向門口一看，見喊叫之人，正是剛才所見的青年嘍囉，想是他上茅厠之時，發現了坑中的屍體，因而大叫。

不由面色一變，趕緊拉起八人，準備應變。

這時，那「飛鳳寨」的鑼聲大作，有人一邊敲一邊喊着說：「寨中又有奸細混入，請各位兄弟自行歸隊，準備搜查。」

鑼聲一起，嘍囉們紛紛歸隊，老化子等九人無隊可歸，只有呆在房中，此時已經有數十個小嘍囉向屋中踴來。

「四海遊龍」低聲道：「大夥兒放鎮靜一點，如果敵人未曾發覺，我們就這樣子混過去。」

宋芳芬搖搖頭道：「不行！如果以整個『飛鳳寨』而言，他們兩個人彼此不識的，當然很多，如今這數十人同居一室之中，豈有互相不識之理。」

呼延範道：「依你呢？」

宋芳芬道：「能逃就逃，不能逃就打，咱們似乎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了。」

呼延範沉思一下道：「如果我們每人同時以極快的手法，制住他五六人，不弄出聲音，在這屋子中尚可躲一段時間。」

谷香奴搖搖頭道：「這批小嘍囉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夫可言，一個人制他五六個，是決無問題，但却無法讓他們不出聲。」

阮文道：「奴妹，你不是有『梅花鏢』麼？」

谷香奴道：「此種暗器，異常歹毒，見血封喉，打中之後不要說講話，連嗯聲的餘地都沒有，因此師父當日教我之時，便告誡過我，不到危急存亡的時候，決不可隨便施用。」

呼延範叫道：「事急從權，現在已到了什麼時候啦，你還不拿出來麼？」

谷香奴道：「既然呼延老爺子也這樣說，我遵命便是，各位請向裏面靠一靠，這數十人就交給我了。」

呼延範一打手勢，七八人齊向屋角邊擠去。

此際谷香奴嬌軀一躬，已上了樑，那數十個嘍囉已一窩蜂的鬨進屋中，見了老化子等人，尚未來得及辨別，「梅花劍」谷香奴的「梅花鏢」已如滿天花雨般的打下。

這「梅花鏢」大不及寸，細如金錢，一口氣打出幾十枚並不算什麼回事。

谷香奴不僅是打出了，而且異常準確。

數十個嘍囉未聽到嗯聲，已一齊倒在地面。

老化子呼延範又揮手說：「快快將他們的屍體塞到床下去。」

九人一齊動手，不過瞬息工夫，亦已完成，谷香奴也趁機收回「梅花鏢」。

這時一陣震耳的號角聲，從外面傳來，其中更夾雜着一陣陣凌亂的脚步聲，外面廣場上已站滿了千餘人。

此際卻聽得「素手琵琶」金枝玉道：「各隊的人都到齊了沒有？」

另一人回道：「只有第三隊紅旗小隊未到，其餘都到齊了。」

金枝玉怒道：「他們竟敢違抗寨令，還不給我去看看。」

那人應了一聲，竟向老化子等藏身的營舍走來。

宋芳芬悄聲道：「呼延老爺子，我們該怎麼辦？」

呼延範道：「躲得一時是一時，不到萬不得已，我們還是不要露面的好。」

他身形一躬，已從後窗中躍出。

這營舍後面仍是一片廣場，約數十丈寬闊，場邊是一道山溝，所幸全寨嘍囉亦已集中，因此他們雖置身廣場之上，亦無人發覺。

呼延範一指山溝道：「我們到那邊去。」

九人兔起雀躍，連番幾個縱躍，已隱入山溝之中。

（未完・二）

鬼狐奇譚／冷冰心・文
可飛・圖

怪手



泥塑像作祟　怪手捉頑童

夕陽，炊煙嫋娜，家家戶戶都在此際做飯，所以，屋外見不到女人的影兒，她們全在灶間忙碌着。

男人們在這個時刻，已經從田裏回來了，他們不是在院子內蹲着洗脚，就是躺在竹椅上歇息。

只有村童們，仍然熱鬧着，大街小巷，都聽到他們的叫聲、笑聲，當然也有爭吵的聲音。

白家的院子裏，聚了七八個孩子，他們比其他的孩子靜點兒，他們的頭全部都抬起，望向屋簷。

簷下有個黑墨墨的，看來破舊的鳥巢，就是它，吸引着這羣孩子的注意力，他們凝視鳥巢的目光，充滿了冀望，也充滿了惡作劇的得意。

「阿金怎麼攪的，還未把梯子搬來？」一個拖着兩行鼻涕的孩子，向其餘的孩童說。

「別嚷得那麼大聲，小心被阿金的爹娘知道！」另外一個孩子警告着。

「待會兒梯子搬來，我要先爬上去。」拖着兩行鼻涕的孩子又道。

「為什麼要你先上去？昨兒你才上過去一次，今次該輪到我上去！」

「不，我先上去。」又有一個孩子抗議着。

正當他們在壓低嗓門的爭吵着時，一個孩子從院子的另一邊，扛着一把竹梯出來。

「阿金來了！」孩子們見到阿金出現，立即有幾個奔過去，幫忙着把梯子搬過來。

竹梯倚着牆，梯頂距離鳥巢還有三、四尺。

幾個小孩，一齊擁向梯脚，爭先恐後要向上爬，因扛梯子而弄得滿頭大汗的阿金，見此情形，十分生氣，忙衝到竹梯前面，將爭着爬上去的孩子，粗暴地推開。

「你們爭什麼？梯子是我的，這兒是我的家，上面的鳥巢也是屬於我的，我肯讓你們上去已是你們好運氣，還爭什麼？當然得讓我先上。」阿金伸手護着竹梯，儼如惡霸似的，大聲的說。

可以看得出，其中有幾個孩子，聽了阿金這番話，很不服氣，若不是太渴望爬上去玩，誰也不肯忍氣吞聲。

「阿金，用不着那麼神氣，我們上去，也不過是摸摸有多少雀兒？巢裏有沒有卵子，又不是把牠們偷走，你兇什麼？」拖着兩行鼻涕的孩子氣怒的說。

「雙喜！你別開口，這裏是我的，你再吵，我要你馬上滾出去，以後也不跟你玩！」

阿金是覺得自己佔盡了優勢的，那兒受得了雙喜的頂撞，立時翻下了臉，囂張的要把雙喜驅逐出去。

旁邊的小孩們，見到阿金與雙喜劍拔弩張，都靜了下來，阿金的態度，更令許多孩子都看不過眼。

雙喜顯然亦受不了阿金這等跋扈，冷冷的說：「阿金，你不用神氣，全個村子，不是只有你家有鳥巢的，我出去就出去，以後也休想我和你玩，我去找大娃子他們去玩！」

「滾！你不再滾我揍你！」

阿金顯得更生氣了，一邊叱喝着，一邊揮舞着他的拳頭。

被人驅逐，雙喜當然是更不好受，他望了其他的玩伴一眼，企圖挑起了大家的敵愾同仇，道：「像這種不講理的東西，你們別跟他玩，當心他也會趕你們走！我們一起走，讓他獨個兒玩！」

那些孩子們聽了雙喜這番挑撥，其中幾個的臉上，都流露着意動的神色，不過，當他們的目光再看看簷下的鳥巢，他們眼中都現出依依不捨的目光，於是，他們的雙脚，像釘牢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雙喜見到沒人打算與自己一齊離去，簡直氣得胸肺爆裂，而阿金偏在這時，得意洋洋的說道：「他們不像你這麼討厭，你別再在這兒嚕嗦！」

「走就走！阿金，我看你神氣得多久？」

雙喜知道自己人孤力薄，雖然是極不服氣，更是把阿金恨得牙癢癢的，却也只能跺足，氣咻咻衝出院子去。

看見雙喜被趕出去，阿金心頭極爲得意，可是，雙喜臨走時的話，却令他不無心理威脅，他望了其他靜默下來的村童一眼，心意就改變了。

「雙喜這個人蠻不講理，無論玩什麼遊戲，他一定要自己先玩，以後再不要理睬這個人。」

阿金頓了頓，見到身邊的人仍是無精打采，就故意大方的說道：「其實，誰先上去又有什麼關係呢？你們誰要先上去？」

這句話倒眞的發生了作用，許多孩子的眼睛，立即露出躍躍欲試的光芒。

「阿金，梯子是你的，還……是你先上吧！」一個孩子開口了，不過，誰都可以聽得出，他是口不對心的。

「你先上去吧！我接着上來。」爲了要令其他孩子們安心，阿金居然謙讓起來，堅持不肯第一個爬上去。

「這……」那孩子仍舊有點遲疑。

「快上去吧！天快黑了，若是我娘喚我吃飯，就不能玩了！」阿金不耐煩的催促。

那孩子聽了阿金的催促，估量阿金的確是誠意的讓自己先上，其實，他本來亦渴望爬上去，這時候，也不再推讓，立刻如猴子似的，刹那間已爬到竹梯頂了。

梯下的孩子們，全都把脖子伸長，仰視着梯頂的人，但見這個比阿金高出一個頭的孩子，站在最高的一級，他的眉恰與簷下的鳥巢一般高。

「喂！看到鳥兒嗎？」阿金又是緊張，又是興奮的向上邊的人詢問。

「有沒有鳥卵子？來，拿兩個卵子下來！」

另外的孩子們已經忘記了剛才不愉快的事，大聲地叫。

梯上人的沒向地上望，只是垂着手不住地擺，顯然，他是害怕自己張聲，會將鳥巢中的鳥兒都嚇走。

可是，地上的孩子們，對他擺手的姿勢，並不明白眞確的意思，因此就更是焦灼要知道。

阿金更忘記了自己剛才的故作大方，急得直跳脚，道：「你快下來，讓我上去看看！」上邊的孩子在阿金接二連三的頻頻催促，終於爬下梯子來，當他還未跳落地面，却興奮地說：「上面有兩隻小鳥，還有隻大的。」

「有沒有卵子？」

「看不清楚，可能會有，不過給鳥兒擋住，看不仔細……」

終於，這孩子雙脚觸到地面了。

「待我看看！」阿金搶到梯子旁邊，一邊說，一邊已往上爬了。

然而，阿金雖然爬上了竹梯最上的一級，不過，他身軀短小，剛才比他高大一個頭的孩子，還能與鳥巢齊眉，但阿金却與鳥巢還差五寸左右。

大概是很不服氣，自己無法看到鳥巢內的情況，阿金在梯頂欠高雙脚，可惜，無論如何的努力，他與鳥巢仍是差了一段距離。

聽到村童們的叫問，阿金是更不服氣了，冒着被鳥啄的危險，他向鳥巢內探手摸索，他是寧願被鳥兒啄破手背，也不甘心就這樣的爬下去。

下面的孩子們見到阿金探手入鳥巢內，更是興奮，他們在呼叫着，笑鬧着。

「喂！阿金，拿幾個卵子下來！」

「上面有兩隻小鳥，阿金，捉一隻下來，我們用籠子關着牠來養！」

剛從竹梯下來的孩子也在叫着。

眼睛雖然看不到，但手的感觸，却還是十分靈敏的，阿金覺得自己摸到一團毛茸茸軟綿綿而又暖和的東西，從觸覺上，他知道那團東西，一定是隻幼鳥，因爲牠的體質小得盈掌可握。

心中的喜悅，簡直是難以形容，阿金放開那團小鳥，再繼續探索，忽然他摸到一樣較硬的，小得似溪邊小石子的東西。

縱然不能親眼目睹，他也知道，那東西是鳥蛋。

下邊的孩子見到阿金既不回答他們的話，也不下來，眞是焦急莫名，恨不得自己能迅速的爬上去。

就在不耐煩的時候，忽然，梯子上的阿金，發出一聲不似人聲般的驚叫，接着，大家仍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前，只覺眼前黑影一晃，隨着「叭噠」一聲巨響。

阿金竟是從梯頂直摔下來！

* * *

面色比紙還要白，眼睛緊緊的閉着，全身一動也不動，直挺挺的就躺在地上，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了。

所有的孩子全都呆了，在這片刻之間，他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院子裏靜得沒有半點聲音。

「哎呀！碰倒了什麼？」

一個尖銳的聲音，忽然劃破了這份靜寂，幾個人的步聲，同時向這邊急奔過來。

「你們都站着幹什麼？哎……」

聲音就突然終止。

一個女人首先衝了過來，大聲地叫着：「是阿金！阿金，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隨着就是阿金的父親跑過來，他的驚駭，不下於妻子，飛撲在地上，把孩子扶起，探了探鼻息，立刻就向他的女人說：「還有氣，快！快拿藥油來！」

那女人簡直慌得手足無措，雖然她的丈夫着她弄藥油去，但她仍然呆呆的站立，望着昏倒的阿金，倒是她身邊另一個男人機靈，趕忙就往屋內跑了。

阿金的父親大川，抱着兒子，向嚇得呆若木雞的孩子們道：「你們全都別走，快跟我進去，告訴我爲什麼會出事？」

語畢，大川抱着阿金搶先返回屋子裏。

阿金的母親兇巴巴的瞪了驚惶失措的孩子們一眼，尖聲的說：「你們這些小雜種，一個也別走，還不馬上進來，我們阿金沒事最好，要有什麼事，看我不把你們的皮逐個撕下來。」

＊　＊　＊

其實，阿金自己從梯子上摔下來，跟其他的孩子並沒有關係的。

他們懾於阿金母親的刁潑，將事情的眞相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也可以說，眼看鬧了這麼大的事，這羣村童才會那麼乖乖就範，否則，以他們的野性，很難會像此刻的馴服。

阿金母親完全明白事情的經過後，心裏也明白與這羣孩子無關，但眼見兒子生死未卜，怎能不拿其他的人發洩。

「好哇！我的阿金一向規規矩矩的，都是你們這些狗雜種，惹他去掏鳥巢，到底是誰先喚他去的，你們識相的立即招認，否則別說老娘不客氣……」

可是，阿金母親的恐嚇，他們又不可以不怕。

正在躊躇不定，未知如何去洗脫自己的罪名時，阿金的父親忽地叫了起來。

「阿金，你醒過來了？你覺得怎樣？」

聽到丈夫如此一叫，大川嫂也忘記了威嚇這些孩子，趕忙撲到床緣，關切地望着兒子。

阿金的面色依然是那麼的蒼白，但總算把眼睛睜開來了，剛醒的時候，他顯得十分迷惘，大約是因爲不知昏倒前曾發生了什麼？也許還未知自己身在何方？

「謝天謝地，我的兒呀！我的寶貝，你終於醒過來了，還覺得哪裏不舒服，快快告訴娘，讓你爹馬上找個大夫來看你！」

大川嚴肅的插嘴道：「大忠已去找大夫了。」

阿金望着父親，又將目光轉到母親身上，他似乎竭力在尋找自己的記憶。

「阿金，你知道嗎？你是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現在總算沒事了，你已經醒過來了。」大川是男人，比較鎮定一點，他明白阿金此時甦醒，對昏倒時發生的一切，可能不會記得淸楚，所以特地提醒他。

當然，大川對阿金這個獨生兒子，亦像妻子那樣，視作寶貝，所以又問：「阿金，你覺得哪裏痛？」

阿金搖搖頭，雖未出聲，倒是明白父親的話。

大川嫂在旁，焦灼地問：「阿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端端的，怎會摔下來，是不是有人推你？」

在大川嫂的心目中，仍舊覺得，兒子的意外，其他的孩子應該負責任。

阿金定着眼睛，似是對母親的問話，在回憶……

驀地，那本來已夠蒼白的面色，轉成青黃，他的臉上肌肉在抽搐，像見到什麼驚恐的事情一樣。

「手！有隻手……」

阿金尖聲的叫着，一雙眼睛流露着驚懼，可怕的神色。

一屋子裏的人乍聽阿金開口，說的竟是這麼句話，均感到莫名其妙。

他們互相對望着，面上的表情是一致的惘然，不明白阿金話裏的意思。

「阿金，你醒醒，你到底說些什麼？」

大川冷靜地，將兒子抱在懷裏，讓他在自己有力的臂彎裏找到安全。

可是，阿金的神智似乎全未淸醒，也沒有安全感，他仍像遇溺的人在呼叫一樣，胡言亂語：「手！有隻手拉我……好像冬天我們堆雪人的……」

目睹兒子這副模樣，更堅强的女人都會痛心地流下淚來，何況大川嫂子，她雖然是潑辣，可仍是個平凡的母親。

「阿金！你別嚇唬我！你一定是摔壞了腦筋，我的天，這該怎辦？」

對母親的哭泣，阿金全無反應，他瑟縮在父親的懷中，不斷地叫着：「我好怕，那隻手……那隻手很冷，很冷……」

也許是阿金的神智過分的激動，他的叫聲突然低沉下來，人又再度昏迷過去。

＊　＊　＊

灌了大夫的藥，阿金的面色已經恢復了少許血色，也能安穩的睡了會兒。

當他再次醒來的時候，他見到圍在自己床沿的，除了神情凝重的父親，一雙眼睛哭腫得像如胡桃核的母親外，還有他的么叔大忠。

「爹！娘！」

阿金淸晰的叫着。

「孩子，你好點兒了？唉！眞的謝謝天，你沒事！」

大川嫂抱着孩子，激動的在阿金面上吻啜着。

「娘！我的腰骨好疼！」阿金皺着眉說道。

「當然了，從那麼高的梯子上摔下來，沒把你摔死，已是僥倖了。」大川嫂一提到梯子時，阿金的面色又變了。

「大夫已經替你敷了藥，躺幾天就沒事了。」大川嫂繼續安慰着孩子。

「爹！鳥巢裏有隻怪手！」阿金的聲音顫慄着。

「你說什麼？」

又一次聽到兒子說道：「手！」

大川不能不重視他這番話了。

「爹！鳥巢裏有隻怪手，我起初探手入去時，並沒有發現，當我想把鳥蛋掏出來時，忽……然就有隻比冰還冷的手，把我的手捉着……我拚命的掙扎，那隻手好大力，給我掙脫時，就……倒下來了……」

阿金的話雖然說得結結巴巴，但大致上的意思，大川等人是聽得明白的。

然而，阿金的那番話，偏又是十分荒唐，荒唐得難以教人置信。

「怎會有這樣的事情？大川，我看阿金一定是摔壞了腦袋……」大川嫂子又哭泣起來。

「娘！這是千眞萬確的！」阿金向她焦

灼地解釋着。

一直沒有說話的大忠，這時忍不住開口了：「阿金，你閉上眼睛歇歇吧！鳥巢有多大，怎可能藏得下一隻手？就算藏得了手，手應該是屬於人的，難道還能有個人可以藏在裏邊？」

「么叔，這是眞的，我不騙你們，我要不是被那隻手拉住，也不會慌得跌下來。」

阿金見到沒有人肯相信他的話，就急得流出眼淚來。

「好！我們相信，你吃過藥，快點睡一覺，我和你么叔去看看！」

大川心裏雖然也完全不相信阿金的話，但看到他的焦灼的樣子，就安慰着他。

當他與大忠步出房間時，大忠已按捺不住問道：「你不是眞的要去查看那個鳥窩吧？」

「看看也好。」大川說道。

「大哥，你瘋了？這擺明是不可能的，你的兒子是昏倒後胡言亂語，你別陪他去瘋！」大忠將眼睛瞪得如銅鈴般大，直盯着他的兄長。

「看看也沒關係，誰說我相信阿金的話，我不過是猜想，阿金可能太慌了，把蛇當作人手，屋簷上有蛇躲着，毫不稀奇，若眞如此，及早把牠打死！」

大川的頭腦，一直是比別人縝密。

「這……可也有道理。」抓着頭髮，大忠不得不服氣地點着頭。

梯子並沒有移走，仍舊是斜斜地倚在那兒，大忠是自告奮勇地爬上去。

除了幾隻鳥兒，鳥巢內就還有兩隻蛋，什麼怪手？什麼蟒蛇都沒影兒，大忠甚至連簷下的柱根也查檢清楚，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

＊　＊　＊

阿金從竹梯上摔下來的事，對一向平靜的小鎮來說，已經是可以令大家驚震的事。

阿金說在鳥巢中有隻怪手把他抓住的事，更是全鎮都知道了。

大部份的人，都與大川的想法一樣，均認爲阿金挺多是觸到蛇，自己心慌才摔下來。

在鄉間，蛇蟲出沒本來就屬等閒。

大家也沒有將阿金的話當是眞話。

只有老一輩的人，才會忐忑不安，認爲鎮上不久可能發生大禍。

在床上差不多躺了半個月，阿金的腰骨才復原了。

不過，當他可以玩耍的時候，他再也不敢到有鳥巢的那邊屋子去玩了。

日子仍舊是那麼平淡的過去。

有一天，大川嫂子與鄰家的成嬸吵起來。

同樣是黃昏的時候。

大家各忙各的。」

但大川家的院子，傳出兩個女子爭吵聲，吸引得大家丟下手上的活兒，趕過來看個究竟。

「誰把妳的雞咬死，妳別在含血噴人，妳有什麼證據？妳拿出來啊！」大川嫂尖銳的嗓門响起來。

「我的母鷄是黑脚的，妳自己看看，地上那雙雞脚，不正是黑皮的，妳還敢抵賴，妳快賠我一隻母雞，我養了牠大半年，現在剛下了蛋，妳賠我！」成嬸的嗓門與大川嫂子不遑多讓。

「哈！就算是妳的母雞，又管我屁事，牠自己跑過來，自己被狗兒、貓兒咬死，這是牠自投羅網，自己送死，難道這還要我賠？笑話，簡直是笑話！」

「妳賠，我的母雞死在妳家的院子裏，妳就得賠我！」

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兩個女人吵得天翻地覆，就差沒有打起來。

旁邊的人眼看她們那樣對峙，誰都不肯讓步，立刻有幾個人跑出來，將他們分別拉開勸架。

「別吵了！一隻母雞，何苦傷了大家的感情，算了吧！回去歇歇！」

「她欺人太甚，我偏要她賠！」

「爲了一隻母雞，往後大家都不要往來嗎？大川嫂子，算了吧，就賠她一隻母雞好了，反正妳素來大方，還差這隻母雞嗎？值得多少錢？」

「是呀，一隻母雞值不了多少錢，但老娘偏不賠，又不是我們偷偷宰了牠，她憑一隻雞脚就來這兒撒潑，我若賠了給她，以後她還會把我放在眼裏？」

兩個女人還是各持己見，不過，終於，各人死纏活扯，費盡了唇舌，終於又被人把她們分開。

＊　＊　＊

兩個女人爲了一隻母雞爭吵的事，還未過去。

次日清晨，鎮上又發生另外一件大事了。

彭家寡婦大清晨就在街上哭啼，口中呼着她的獨生子璋兒的名字。

「彭嫂，發生了什麼事？」

街坊們都同情彭嫂年輕守寡，因此關心地問。

「不好了，我家璋兒不見了。」彭嫂含着淚，又是傷心，又是焦急的說着。

「璋兒不見了？在什麼地方不見了？什麼時候？」

誰都知道，璋兒是彭家的遺腹子，而且彭嫂把這個兒子視作自己的生命，因此對這事更表關心了。

「我不知道，剛才我抱着璋兒上街買菜，忽然想起忘了帶錢，就把璋兒放在牆邊，趕回家去拿錢，豈料再走回來……璋兒他……就不見了。」彭嫂越說越傷心。

璋兒才是個三歲大的孩子，彭嫂把他放在街上，實在是太疏忽了，但大家見到她那麼的傷心，也不敢過份的指責她。

「會不會他自己跑開去玩了！」

有人在猜測着說。

「妳別急，我們分散了人，幫妳尋找他，他又不是一粒珍珠那麼小，一定會尋到了！」

人們在勸慰着。

於是，鎮上的人果然分散了人去找啦。

然而，找遍了全鎮，就是找不到璋兒。

「完了！這一切都過了，沒有了璋兒，我還活着幹什麼？不如讓我死了吧！」

彭嫂呼天搶地。

「彭嫂，別這樣，妳要鎮定點兒，妳

究竟把璋兒擱在那兒啦？」

「在大川嫂家的圍牆下！」彭嫂回答。

每個人都呆怔了，大家的心頭不由自主地想着一件有：「怎麼會這麼巧，又是發生在大川家？莫非……」

沒有人知道莫非後面是什麼答案。只是他們都懷疑，昨天成嫂失了母雞，和今天璋兒失踪的事有關連。

當大川夫婦見到坊衆們道出璋兒失踪的事情之時，大川嫂子是首先發難了。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家是謀人寺，不是宰了人家的雞，就是偷了人家的遺腹子，你們這樣，是不是存心欺負我們？」

「大川嫂子，請妳別生氣，我們只是覺得，兩件事都那麼巧合，發生在妳這兒，所以……」鄰居在婉轉地解釋着。

可是，大川嫂沒聽他往下說，立刻就說道：「什麼湊巧，我說你們是存心欺負的！」

她一邊說，一邊跳開來指着哭得死去活來的彭嫂道：「她把兒子擱在我家牆外，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大川嫂頓了一頓又說：「像你們那樣說，以後你們在街上遺失了東西，也可以賴我們偷了！」

「我們不是這麼的意思，大川嫂，妳是個明白人，妳也知道，彭嫂年輕守寡，璋兒還是她的遺腹子，如今丟了，當然是很傷心……」

「哼！這麼寶貝，就不該把他丟在路邊，說不定給別人拐走了，這是她不小心，與人無尤，憑什麼你們要鬧到我的家裏來了？」

大川本來對坊衆尋到他的家裏來，亦是極之不滿，然而，當他想到彭家寡婦的不幸，同情心就浮起來，所以立即阻止了妻子的刁辣話。

「你們既然都懷疑我家，那麼你們要怎樣？」大川嫂想一想又說道：「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們，今早我們較晚才起來，實在是沒有見到璋兒，你們若不相信，可以搜搜我的屋子！」

「大川哥！」一個坊衆溫和的說：「我們又怎會懷疑你們把璋兒藏起來，不過，璋兒既是擱在圍牆下不見的，我們也想看看，他會不會是爬了進來，還是躲進了你們的磨坊，一時之間，你們也沒有發現到。」

「好，彭老哥生前也和我是好朋友，他的遺腹子不見了，我也關心，大家就進來幫幫忙，到處找找吧。」

大川終於接納了衆人的意見。

大伙兒幾乎尋遍了屋子裏每個角落，沒有璋兒的影子，唯一還未尋搜的，就是在院子一邊的磨坊。

磨坊就是屋簷上有鳥巢的地方。

收成時，大川用這地方來磨穀。平時，就用來收藏糧食。

當大家都想看看磨坊時，他也十分合作，馬上給大伙兒打開了門。

第一個走入磨坊是大忠，當他走進屋裏，才跨了兩步，驚叫了兩聲，飛竄出來，還差點將要隨着進入的人撞倒地上。

「什麼事？」大家七嘴八舌緊張的問。

「蛇！」大忠面色蒼白的叫。

鄉下地方有蛇爬入屋內，壓根兒不稀奇，衆人對大忠這種慌張樣子，覺得十分奇怪。

可是，當幾個人跳到磨房門口向裏張望時，他們的臉色也凝重緊張起來。

屋子裏有蛇是平常事，但如今盤纏在石磨上的蛇，實在是大得太可怕了。

通常一隻蟒蛇碗口般粗大就是不多見，但如今大家看到的，竟是一條比鍋口更粗的蛇！

「快拿硫磺來！快！」

大家都是捕蛇的老手。

但像這麼大的一條蛇，他們都明白，用手去捕不是個辦法，一定要用硫磺去薰！

於是，人們緊張地準備捕蛇了……

＊　＊　＊

衆人齊心，蛇終於給大伙兒捕到，殺死。

連日來發生的幾件懸疑事，如今得了答案，顯然成嫂的雞，以及彭家寡婦的遺腹子，都是毀於這條巨蛇的毒舌中，大川夫婦更推算到，阿金當日在竹梯上摔下來，就是誤摸到這條大蛇，以爲是一隻怪手。

如今，蛇已經打死了，大川夫婦也鬆了一口氣。

他們並向阿金詳加解辭，以讓阿金得到寬心，因爲自從經過此事後，阿金整個人都變得呆呆滯滯，寧願將自己關在屋子裏，也不肯到外邊去玩。

大川夫婦爲此，暗暗担憂，故而在打死大蟒蛇後，就趕着向兒子解說。

這邊廂大川夫婦是興高采烈。

那邊的彭嫂，却是悲痛莫名，璋兒可說是她全部的希望，如今璋兒竟給蟒蛇吞噬了，她的一生希望全已幻滅。

盡管，大家對她的遭遇充滿憐惜，但誰都無法幫得了她，何況，這件不幸的事，也怨不得大川他們。

一方面就是大川夫婦，亦不曉得自己的家中藏有這麼一條比湯碗口更粗的惡蛇。

另方面也只能怪彭嫂自己疏忽，把個三歲大的孩子放在牆邊，如果當日她是將兒子抱回家中去拿錢包，這件不幸的事，就可以避免發生。

所以只能說，人間的事往往是冥冥中有所安排，誰也逆它不得。

彭家寡婦的悲愴，雖然受到大家的同情，但畢竟那只是她獨個兒的事。

其餘的人並不因此而對生命沒有了希望，太陽亦不會爲了她的悲慘命運而不再升起來。

鎮上從此又恢復了平靜。

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更將往日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就連阿金，亦慢慢恢復了以前的天真，也開始膽敢再到磨坊那邊的屋子去玩。

仍舊是一個黃昏——

晚霞把天邊染成了一幅變幻多端的彩雲，飛鳥亦在這個時候回巢了。

磨坊屋簷下的鳥巢仍在，孩子們又集在檐下，他們包括了阿金和雙喜，盡管上次雙喜與阿金鬧得如此不愉快，但是小孩子的仇恨，一宵睡醒就忘記了，這正顯示他們的世界，是比成人單純許多。

「一隻，二隻，三隻……」

孩子們在數着回巢的鳥兒，脖子伸得長長的，頭仰得高高的。

「一定是上回的鳥卵子孵出來的。」阿金興奮的說。

「若是能拿兩隻下來玩玩就好了。」雙喜望着阿金，他的話裏是有着另一種冀望。

阿金忽然變得頹頭喪氣起來，他黯然的說：「沒有梯子了，自從上次，我爹不容許我再碰那張竹梯子了！」

「你可以悄悄把它搬來，反正我長得最高，我可以爬上去取鳥。」雙喜仍然沒有絕望。

阿金低下頭來，怏怏的說：「不行啊！我爹說過，要是我再碰梯子，他要撕掉我的皮。」

「他是嚇唬你的，又怎會眞的捨得撕掉你的皮，你太膽小了。」雙喜又用話去擠他。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阿金想起上次的事，在他心中仍有好大一個陰影，雖然他亦渴望能將鳥巢裏的小鳥捉下來玩，但要他去偷梯子，他是再沒有這份膽子的了。

當他被雙喜用話擠得沒有回應時，他沮喪地走開，口中說道：「你們要捉鳥兒，自己回去拿梯子吧。」

阿金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說：「我頂多給你們把風，不讓我的爹娘過這邊來。」

正當阿金背轉身，準備走開之時。驀地，他聽見雙喜發出一聲充滿了恐怖的尖叫聲。

嚇得阿金連忙轉過身來。

看到面前的一切，阿金只覺得雙脚軟綿綿的，連走也不會走了。

他見到一隻手，從屋簷垂下來的手。

那隻怪手揪着雙喜的衣領，而雙喜整個身子已懸在半空中，眼看就要被這隻怪手揪到屋簷上。

他的眼睛不期然的隨着那隻怪手往上望。

當他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身上穿得古靈精怪，坐在簷前鳥巢的側邊時，阿金忍不住的也尖叫起來。

一個老頭兒——竟然可以半懸空的坐在屋簷上，實在太匪夷所思了。

何況，他身上穿得古怪，而雙喜又在他的手上揪着。

如果不是親眼目睹，任誰都不會相信這眼前的一切。

* * *

當大川等趕來之時，正是雙喜重重摔下來的時候，而當他們仰頭去看，屋簷上除了那個半舊的鳥巢外，再也見不到其他的東西了。

孩子們七嘴八舌，將他們目睹的古怪老頭兒坐在屋簷上的事，向大川報告時，大川越聽越是心驚。

到後來。他忽然指着屋簷頭一個裝飾的泥塑像，向孩子們笑笑問：「是不是像這個泥塑像一般模樣的？」

孩子們的目光全轉移到那個泥塑像時，幾乎是立即叫道：「是，是，正是他，他不是泥塑，他像人一樣大……」

大川呆在當場！

許久。做聲不得——

他在聽到孩子們的形容時，已想到是這個泥塑了。

他曾經聽過一個傳說。

那些古老的泥塑，長久在風吹雨打下，有可能會變成精怪，他一直以爲這是謠傳，沒想到這回眞的成了事實。

假如——

眞是泥塑幻化成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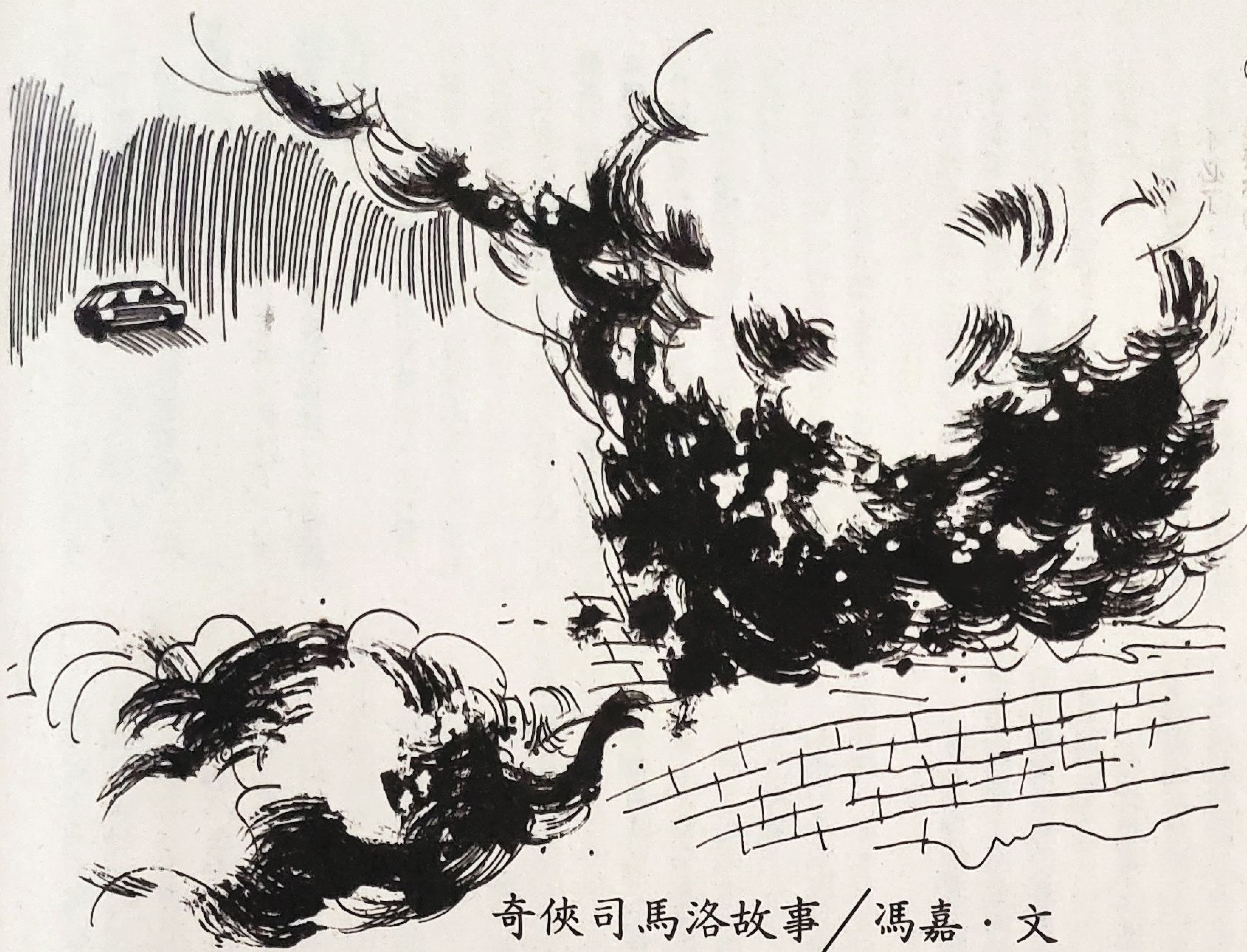
那阿金上次摸鳥巢？

成嫂的母雞？

彭家的璋兒……

莫非，捕到那條大蛇只是個巧合？

（完）



上文提要：一個控制着某小國情報兼有多種秘密身份的外交官賀拉隆，在夜總會險些喪了命，幸得總部莫先生偕同司馬洛到場暗助，由號稱趙老虎之妹趙以澄找出藏在桌下的定時炸彈，始化險爲夷，豈料賀拉隆卻提出要和司馬洛等合作，共同緝捕暗殺他的兇手，司馬洛和莫先生同意與之聯合行動，接着司馬洛先去找趙氏兄妹……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施展美人計　策劃殺雙兇

「但是，」司馬洛說：「現在，賀拉隆已經沒有了面子，他似乎不可能說服P國把你的朋友們放出來！」

「他對P國的情形可能比P國的人更熟！」趙老虎說：「而且，講到面子的方面，他也未必是沒有的，他的國家政變，新上場的人與P國是不友善的。」

司馬洛說：「那麼，賀拉隆豈不是可以被P國吸收嗎？」

「這又不一定，」趙老虎說：「這樣是公開的敵對行動，聰明的政治家是不做的！」

「也許賀拉隆亦是因此而不打算投向他們。」司馬洛說。

「很可能的是，」趙老虎說：「也很可能賀拉隆自知年紀不輕，他解決了一切對他有危險的人物之後，就可以坐擁鉅資，享其清福！」

「有些人單單有錢是不夠的，」司馬洛說：「還要有權力！」

「也許賀拉隆是另有計劃，」趙老虎說：「不過無論如何，他現在要靠我們！」司馬洛說。司馬洛的「我們」又與趙老虎的不同了。司馬洛所指的祇是莫先生的組織。

「我們不是敵人！」趙老虎說：「我們是應該合作的，我帮了你一個忙，你也應該帮我的忙！」頓一頓，「而且，我在P國的監獄裡過了一個時期，我知道很多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趙以澄插咀道：「事實上，你又不正式是莫先生手下的人員，你是有權帮我們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合作！」他也有點難爲情。

「你要的就是把你那些朋友弄出來？」

「是的！」趙老虎說：「還有其他幾個人！」

「甚麼其他幾個人？」司馬洛問。

「你不認識的。」趙老虎說。

「我不認識的，你也可以告訴我是誰呀。」司馬洛說。

「事情太複雜一些，」趙老虎說：「我們見到賀拉隆的時候才一起討論如何？」

「賀拉隆……這個人，你認爲你應該告訴他太多嗎？」司馬洛問。

「賀拉隆這個人，」趙老虎說：「最好盡量不要瞞他，因爲他知道得很多，你瞞他的事情，可能很多都是他不知道的，那他心裡就不舒服了。」

趙以澄補充說：「當然，心裡不舒服是另一件事，他還是以利益爲重，他認爲他就會做。而我認爲，他會認爲出賣我們是一件最不值得做的事情！」

「唔！」司馬洛點點頭：「我們一起與賀拉隆合作！」

「假如你沒有異議，」趙老虎說：「你把他找來，我們一起商量過，然後就一起出發。」

「很好，」司馬洛說：「在他接受問話之後就可以了。」他轉向趙以澄，說：「我猜，這位妹妹，是溫美玉的手下？」

「是的。」趙以澄甜蜜地微笑。

「而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司馬洛說着，頗感到可惜。

「還沒有，」趙以澄說：「我跟我哥哥，支持他的行動！」

「但是，」司馬洛說：「並不是有那麼多炸彈可拆的。」

「她的本事不祇在拆彈而已！」趙老虎說：「而且，賀拉隆又是喜歡美麗的女人的！」

「不！」司馬洛立即勃然反對。事實上，他就是由於知道賀拉隆好色，才不贊成趙以澄繼續參加。

「怎麼了？」趙老虎格格地笑起來，「你已經在吃醋了？」

司馬洛的臉上又熱了。他說：「你不能夠這樣做，雖然這不是我的決定！」

「我沒有說把妹妹送給他，」趙老虎說：「祇是使賀拉隆在工作上增加興趣而已。妹妹是紅蘿蔔，騎在驢背上，把紅蘿蔔吊在驢子的嘴巴前面，驢子想吃就向前走，但，牠走多遠，紅蘿蔔都還是在前面。」

司馬洛說：「賀拉隆不是驢子那麼笨的人！」

趙以澄微笑道：「我也不是一個不會動的紅蘿蔔，任人咬的！」

趙老虎却忽然站起來，說：「你們在這裡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吧，我有些事情要出去辦的！」

「要我帮忙嗎？」司馬洛問。

「不必了，」趙老虎說：「我這件事情是不需要你的，殺鷄焉用牛刀？」他說着，就走到門口，出門而去了。

屋中留下了趙以澄和司馬洛兩個人。

趙以澄說：「我的哥哥是故意把我們兩個人留下來，讓我們有機會談談的！」

司馬洛苦笑道：「有甚麼好談的呢？這個情況，本來是很好的，他很喜歡有機會跟一個美麗的女郎增進一下感情。不過很可惜，這個美麗的女郎却是賀拉隆的紅蘿蔔，假如他與她增進感情，那就變成與賀拉隆是情敵了，這對他們的合作則是並無帮助的。

趙以澄說：「我很高興有機會與你合作，我的上司溫小姐對你有很高的評價！」

「我也很高興有機會與妳合作，」司馬洛說：「雖然溫小姐未提起過你，不過我有機會看過你工作，我就知道你是很能幹的人！」

「多謝你！」趙以澄說：「你還想知道一些關於我的甚麼呢？」

司馬洛說：「套一句老話，怎麼像你這樣的一位小姐，會做起這種工作來呢？」

「因為——」趙以澄聳聳肩，「我不大想提，總之是有一件傷心事，溫小姐收留了我，和訓練了我。這跟你們的組織的人也是差不多的，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但趙老虎也是一個風流人物！」

司馬洛這句講得很含蓄，不過却也表達了很多意思。

趙以澄說：「你懷疑我跟他有甚麼不清不楚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說，我很了解他這個人的作風，他對你這樣可愛的一個女孩子，怎麼會無動於中呢？」

趙以澄說：「你的意思是，他的為人，也是和你一樣的？」

司馬洛雖不是這個意思，不過趙以澄拿他來作為比較，却又是沒有錯的，他的臉又熱起來了，連忙說道：「我是在談趙老虎！」

趙以澄說：「他現在跟你又不同了。我明知道他有太太——」

「他有太太？」司馬洛幾乎叫起來。

「你不知道嗎？」趙以澄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他有太太？」

「是他告訴我的！」趙以澄說：「我還以為你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

「既然你明白他的為人！」趙以澄說：「那麼你一定也明白，這種事情，說謊來騙我是沒有甚麼好處的。通常男人有太太也不承認，或者人家明知道他有太太，他就會說他的太太不了解他。但他說他有太太，而他很愛他的太太！」

「結婚！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

趙以澄又微笑：「聽你說的口氣就像結婚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司馬洛又感到慚愧，因為這的確是他所恐懼的事情。他害怕他不能長久對着一個女人，而且，他又是那麼愛冒險，常常拿生命作賭注，也不適合娶妻。他會常常不在家，而他的妻子又會老是為他担心。在他的作風未改之前，他認為他沒有資格做丈夫，所以，他這種恐懼也是值得原諒的。

司馬洛說：「趙老虎已經結了婚？甚麼時候？跟誰？」

「我不知道，」趙以澄說：「我還以為你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他在被捉進監裡之前應該是還未結婚的，他在監裡的時候當然沒有機會結婚，也許他出來了之後才結的婚。」

「照我所知，」趙以澄說：「他出來之後似乎還未有機會做這件事情！」

司馬洛皺眉：「這就怪了！這傢伙，這樣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訴我，我要找他算帳！」

「算帳？」趙以澄微笑：「也許你應該做的事情是恭賀他一下，而且你也欠他一件結婚禮物！」

「總之一定要算帳！」司馬洛說。

「這對我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趙以澄說：「我知道他已經結了婚就是了，用不着再提！」

司馬洛聳聳肩：「你既不真的是他的妹妹，那麼，你的真名字叫甚麼呢？」

「我現在的証件都是這個名字。」趙以澄說：「你就叫我這個名字好了。」

司馬洛說：「我們會跟賀拉隆一起工作，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肯定你可以做得來嗎？」

「應該沒有困難，」趙以澄說：「不過，也還是需要你合作！」

「我不跟他競爭，就是合作了！」司馬洛說。

趙以澄又諷刺地微笑着看着他：「溫小姐還叫我提防你，但你顯然並不是一個那麼合適的人！」

司馬洛也微笑看着她：「等工作做好了之後，你就有機會看到我的真面目

了！」

趙以澄吃吃笑起來，說：「好呀。到時看看，你這位風流大俠有些甚麼手段！」

司馬洛苦笑：「將來再算吧。」他對這個女人當然是感興趣的，不過似乎甚難發展，因爲她的女上司溫美玉與他也是那麼要好，心裡就總算覺得不是味道了。

趙以澄是一個女人，她對這件事情，當然是不會爭取主動而繼續談下去的。她改變話題說道：「你何不在這裡吃晚飯呢？我下廚！」

「哦！」司馬洛說：「你也精於烹飪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精於！」趙以澄微笑道：「不過總之，我的烹飪是爆炸性的！」

司馬洛不由得哈哈笑起來：「弄幾隻會爆炸的鷄蛋如何？」他很高興女人也有幽默感，這通常是女性最缺乏的一種條件，即使是條件很好的女人。

「你別後悔，」趙以澄說：「弄出來，你就一定要吃！」

「給你的食物炸死了，也是死而無憾了。」司馬洛說。

「說正經的，」趙以澄說：「要不要多預備一份？賀拉隆有沒有機會做我們的客人呢？」

「唔，」司馬洛說：「你已經在開始工作了。又會烹飪又是美麗的女孩子，賀拉隆一定迷死了。不過，我得先打一個電話問問！」

＊　＊　＊

賀拉隆趕得及來吃這一頓晚飯，而他對趙以澄的烹飪讚不絕口，不過他又不是亂讚。他講得出好處何在。平時的賀拉隆十分講究享受，對吃亦是要求很嚴格的，他講得出好處的食物，就確是好的食物了。

飯後他們一起喝着咖啡，賀拉隆又對趙以澄說：「我猜你是還沒有結婚的？」他幾乎全部時間都是與她談話。

「還沒有。」趙以澄說。

「要好的男朋友呢？」賀拉隆問。

「適合的還未遇到。」趙以澄甜蜜地微笑。

「喂！」趙老虎說：「賀拉隆，這是我的妹妹！不要亂打主意！」

「這個不是犯法的，」賀拉隆說：「而且，我也有資格呀！我是沒有老婆的！」

「謝謝你！」趙以澄說。

「但你是一個老頭子，」趙老虎說：「我的妹妹可以做你的女兒！」

賀拉隆却也並不生氣，祇是涎臉而笑道：「我不能硬認年輕，但是你們不能否認，男人年紀大就經驗豐富，也夠細心，這都不是年輕人所能比的！」

趙以澄笑道：「無論如何，你的心還是青春的！」

「說得對了，」賀拉隆說：「我嘛，還是在等待着我這一生人的第一個春天！」

司馬洛對這個題目感到甚難插咀，所以祇是不出聲，但是趙老虎則不客氣，也許是採取以退爲進的戰略。

「你別作詩好不好？」趙老虎說：「我們現在是正在商量工作，還是談談工作的問題吧！」

「這也好，」賀拉隆說：「是的，現在是工作最重要。假如性命都保不住，就甚麼都沒有了。目前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先把雷球和神槍手祁利漢消滅！」

「哥哥在監獄裡的朋友們又如何呢？」趙以澄問。

「這個可以慢一步，」賀拉隆說：「事情排着來，先做好一件，再做另一件！」

「不可以先計劃一下嗎？」趙老虎問。

「我已經有了計劃。」賀拉隆說。

「但你的計劃還沒有告訴我們。」趙老虎說。

「得先看看第一件事的成績如何，才能作下一步的決定！」賀拉隆說。

趙以澄說：「計劃即使將來有所改變，現在討論一下亦無所謂呀。我們到時可以參加意見，而假如我們有時間想清楚，到時就應該能夠給你較好的意見了！」

「這樣也好！」賀拉隆說，似乎，趙以澄的吸引力，對他是的確頗有影响的。

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們亦是早已講好過，這件事情並不是由你全權作主的。」

「好吧，」賀拉隆說：「我的計劃其實是很簡單的。到時候，由你趙老虎出頭做一件他們一定要追究的事情。」

「那麼呢？」趙老虎問。

趙以澄則插嘴道：「他們既然是養着你的朋友們，準備將來是用得着的，那麼，這件事情他們一定找你的朋友們來做。你的朋友們當然最懂得如何找你，所以也是最佳人選了。一放出來，就是中計了。」

「但那些是我的朋友。」趙老虎說。

「他們不明白世界上是有朋友的，」賀拉隆說：「在他們的眼中，你們都是爲錢賣命的人，他們肯出錢，你的朋友就會爲他們工作了。」

「唔，」趙老虎說：「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你看！」賀拉隆說：「還是你的妹妹聰明，一聽就明白了！」

其實司馬洛與趙老虎亦不是笨蛋，他們也是一聽就明白了，不過是把表現聰明的機會留給趙以澄吧了。

趙以澄說：「你呢，賀拉隆先生，你又相信世界上是有這種朋友嗎？」

「我不是不相信，」賀拉隆說：「但是我知道很少，我要見到了才相信。你哥哥既然那麼關心，要他們救出來，那他就是少數眞肯講友情的人之一了。」

「好好！」司馬洛說：「我們要做一件甚麼事情呢？」

賀拉隆說：「現在還不能決定，因爲將來有甚麼變化，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說，將來可能改變計劃，要看局面而定，現在決定的事情，將來未必行得通！」

「很好，」司馬洛望望趙老虎與趙以澄，又說：「你們的意見又如何呢？」

「沒有意見，」趙老虎說：「先對付那個槍手，和那個用炸藥的人吧。」

「我要親手殺死他們！」賀拉隆咬牙切齒地說。

三個人都看着他。賀拉隆聳聳肩，祇好改口道：「你們盡量給我親自動手的機會吧！」

「你會得到這個機會的。」司馬洛說。

「我們今天晚上就起程。」賀拉隆說：「乘飛機到S城去！」

「到S城？」司馬洛表示詫異，「他們不是應該回到了你的國家了嗎？你以前的國家？」

「他們回國有甚麼可做的呢？」賀拉隆說：「他們的工作都是在外的。在國內有軍隊，有密探，不需要用到他們。」

「那你憑甚麼認爲他們會是在S城呢？」趙老虎問。

「因爲他們以前是我用的人，」賀拉隆說：「我最淸楚他們，我認爲他們在S城會有工作！」

「好吧！」司馬洛說：「旣然他們在S城有工作，那我們還是快點起程爲妙。他們的工作，總是不惜傷及無辜的！」

賀拉隆狡猾地微笑看着司馬洛：「你是一個慈善心腸的人，這種人眞是難得，尤其難得的就是仍然能夠活着！」

「我們做工作，少說廢話吧！」司馬洛說。

＊ ＊ ＊

他們乘夜航飛機出發，在凌晨時已經到了S城。

他們下了飛機，就到停車場去取車。

這車子乃是租來的車子，是事先用長途電話租的。他們用信用咭，信用咭就是有這好處，有些是世界通行的。雖然，莫先生的組織以及溫美玉的組織亦是可以安排這部車子的，但是賀拉隆却堅持自己來。看來他主要是怕人太多了，會走漏風聲，或者是剝奪了他親自殲仇的機會。

而賀拉隆是出主意叫司馬洛用四張身份不同的信用咭租了四部車，分別光顧四間不同的租車公司，四部車子都是放在停車場內不同的地方，而他們却祇是取了其中一部。

賀拉隆是非常之小心的。雖然租車並不是用他的信用咭，甚至不是用司馬洛、趙老虎或是趙以澄的信用咭，他仍然害怕會被查出，所以，他就租四部車而祇取其中一部。

他說，如此，對方在車上做手脚的機會是非常之微的。

他也不是說的沒有道理，因爲他們的對手，其中一個乃是爆炸專家。炸彈一爆，他們不但會死掉，而且會傷及無辜。

賀拉隆是來過這個地方的，他負責駕車，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他沒有講，但是司馬洛也不担心，因爲賀拉隆出賣他們是沒有好處的，賀拉隆的敵人已經夠多了，假如還多了這兩個強大有力的組織作他的敵人，那他更加是無路可逃了。而且，他現在又是在他們的手中，他是不會想與他們同歸於盡的。

他們在車中檢驗着他們帶來的武器。

這座S城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帶什麼進來都可以，根本不檢查，因爲這裡也是一座惡人的城市。難是難在把這些東西帶上飛機，但這個困難，司馬洛是可以解決的。

賀拉隆盡量爭取時間，並不要等休息一夜，次日才動手，因爲他認爲在這裡的時間越短，對方發覺的機會也是越微的。

後來，車子開到了郊外，賀拉隆的車子就轉入了路邊的樹林之內，說：「從這裡，我們步行前進。」

「天不久就要亮了，」司馬洛說：「安全嗎？」

「我們在天亮之前就可以到達，」賀拉隆說：「時間是仍然夠的！」

他匆匆地把他要去的地方以及要做的事情說了出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們要一齊去嗎？」

「你認爲應該誰留下來呢？」賀拉隆問。

司馬洛總是担心賀拉隆的年紀老，氣力不繼，不過，他再想一想，又覺得這件事情不算太困難，而且，也是要賀拉隆在場好一些的。

於是司馬洛點點頭說：「好吧！」

他們一起出發，棄下車子，步行前進，在樹林的另一邊出來。賀拉隆用手一指，他們在殘月的光綫之下看到，前頭遠遠的地方有一間獨立的小屋子。

他們都取出望遠鏡來，向屋子望。

賀拉隆說：「應該是沒有人在家的，沒有車子。」

這是有一點道理的，住在這處的一間屋子的人，假如沒有車子，交通的問題就很麻煩。當然，亦有些人是用不起車子的，不過他們現在要找的這個人並不是用不起車子的人，他們要找的人乃是雷球。

他們用望遠鏡望過了，就知道屋中的確是沒有人了，因爲，屋子的門上有一把鎖鎖着。假如屋中有人，把門反鎖而把自己困在屋子裡面，那似乎是不大有道理的。

看了一會之後，賀拉隆說：「我相信這裡就是雷球住的地方！」

「我去弄清楚好了！」趙以澄說。

「你——得小心些！」司馬洛說。

「我跟你一起去好了。」賀拉隆說。

這個，司馬洛是並不反對的，但是趙以澄却反對。趙以澄說：「我不能夠讓你冒險，這件事情不能夠沒有你，沒有我，却是可以的！」

她這話講得令他心甜，而且也的確是有道理的。

賀拉隆說：「那好吧，但是你得小心些！」

「我又不是一個普通女人！」趙以澄嬌笑着。

她說完了就出發，在黑暗中悄悄地跑步，接近那間屋子。他們現在穿的都是便裝和跑鞋，不是黑色，但都是深色的，這在黑暗之中走動起來甚爲方便，而且這種打扮，也是很適合時代的，別人看了也不會覺得可疑。

趙以澄也很能跑，一口氣就跑到了屋子，繞着屋子走了兩圈，就到了屋後。過了不久，她又跑回來了。一個人，不是全力全速奔跑，而是以平均速度去跑，就可以跑得相當遠，但是當然，也是要一個受過訓練的人才能這樣跑，平時不慣走動的人，則是什麼平均速度都沒有用。

司馬洛等各人的望遠鏡一直保護着她。那是裝在長槍上的望遠瞄準鏡，假如有什麼不測，他們的槍就會發射了。

但趙以澄安全地回到他們的身邊來。

「怎麼樣？」賀拉隆心急地問。

「屋子裡有許多炸藥。」趙以澄說：「我在屋後裝了一隻引爆器。」

趙以澄有探測炸藥的電子儀器，她不必入屋，祇要接近就可以測出。

「好孩子！」賀拉隆得意地說：「我早告訴你，雷球是住這裡的。這是他的炸藥屋。沒有鄰居，他不在家時也不會怕有鄰居來攪。而且一間破破落落的屋子，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值錢東西，竊賊也不會來光顧。他並不是怕炸死了竊賊或是炸死無辜的人，而是怕失去他的炸藥！現在，我們祇要等就行了！」

司馬洛說：「等多久？」

賀拉隆說：「我相信他在天亮時份就會回來了。」

「假如不回來呢？」司馬洛問。

「那我們就要等得久些，」賀拉隆說：「不過我相信他是會回來的。他要回來拿東西。這個地方還未發生過爆炸事件，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好！」

「好吧，」司馬洛說，「試一試看！」

他們分散了，賀拉隆與趙以澄在一起，另外則是司馬洛與趙老虎在一起。司馬洛與趙老虎則是在屋子後面。

這還是司馬洛與趙老虎第一次有機會單獨在一起，司馬洛也是有意如此。他是希望與趙老虎談談，而另一方面亦讓賀拉隆有機會向趙以澄追求——也許應該是讓趙以澄有機會向賀拉隆灌灌迷湯。賀拉隆要向趙以澄追求，看來是不易成功的。

趙老虎吃吃笑道：「老色鬼！他對我的妹妹，口涎都要流出來了。」

司馬洛說：「明知追不到的，他還是要追！」

「這是男人的本性，」趙老虎說：「而且追求就是一種樂趣，追不追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老婆也是這樣追回來的嗎？」司馬洛問。

趙老虎相當平靜，並不意外。他說：「是我的妹妹告訴你的嗎？」

「是的，」司馬洛說：「怎麼你結了婚都沒有告訴我？」

「這與你無關，」趙老虎說：「我又不是娶你！」

「你結婚就是一件大事，」司馬洛說：「你告訴趙以澄也不告訴我！」

趙老虎吃吃笑：「我一定要告訴她，免得他對我鍾情！」

「別胡鬧吧，」司馬洛說：「你娶了誰？」

「這與我們的事情並無關係！」趙老虎說。

「你結婚對我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司馬洛說：「難道你不讓我見見你的夫人？」

「現在？」趙老虎說：「我們現在正在工作！」

「不是現在見，」司馬洛說：「但你現在也可以談談的呀！」

「沒有什麼好談的，」趙老虎說：「我娶的是一個女人！」

「難道你娶的是男人嗎？」司馬洛氣結地道：「這不算是回答！」

「我不想談，」趙老虎說：「現在別提好嗎？」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他知道趙老虎是一個固執的人，說了幾次不願意，就是不願提了，逼也沒有用的。

趙老虎似乎亦感到抱歉，他說：「這件事情，以後慢慢再告訴你也不遲！」

他們沉默下來。而在另一方面，賀拉隆也正在對趙以澄鼓其如簧之舌。不過，追求女人顯然不是他的專長，也許是他過去的地位養成的習慣吧。他所接觸的女人多是畏懼或仰慕他的權勢和財富的。他現在不能夠誇耀權勢，但他仍可誇耀他的財富。他談到在瑞士的雪山上渡假，那裡的豪華享受——假如一個人有花不完的錢的話。他就暗示出他是有花不完的錢的。而且暗示他欠缺了一位理想的女伴。

趙以澄並沒有表示十分感興趣，但是她亦並沒有表示全不感興趣。

後來，在天色微明時，雷球就回來了。

一部汽車駛到屋子前面停下來，一個人下車，去開那門上的鎖。

他們雖然分開了，却是有無綫電聯絡的。賀拉隆一面用望遠鏡看着，一面透過無綫電對司馬洛和趙老虎說：「那就是雷球，你們看見吧？」

司馬洛說：「我們看不見，我們是在屋子後面！」

趙以澄也是用望遠鏡看着的，她插咀道：「這正是雷球！」

「不過也不要緊，」司馬洛說：「假如我們殺死這個人，也不會是殺得冤枉的。現在，我們祇要等着就行了，對不對？」

「是的！」趙以澄說：「假如他死，就不是冤枉的了！」

於是他們繼續等下去。

趙以澄對賀拉隆說：「這個人，為你工作過很久，現在你要殺他了，你有什麼感覺呢？」

賀拉隆微笑：「為什麼你不問他在夜總會裡裝炸彈要炸我的時候又有什麼感覺呢？」

「唔，」趙以澄說：「你們之間的關係，實在也祇是止於互相利用而已。」

「大概是如此吧，」賀拉隆說：「你用一個人做事，不一定要喜歡這個人的，重要的乃是這個人的利用價值。正如你們用我！」

「我並不是不喜歡你！」趙以澄說。

賀拉隆吃吃笑起來：「那最好了，也許我們將來有機會到瑞士去渡假！」

「也許吧！」趙以澄說。

賀拉隆這個人也不太討厭，起碼他就不會趁着沒有別人在的時候對趙以澄毛手毛脚，這種最低下的追求方式，他並不使用。

而此時，在屋子裡的人果然就是雷球。賀拉隆猜得沒有錯，他是回來拿工具的。他的工具就是炸藥和炸彈。他已經製好了一隻無綫電控制的炸彈放在那裡了，一如他用來炸賀拉隆的那一隻，祇是炸藥未裝上，而電綫亦未接上吧了。現在，他就小心地把電綫接好。

顯然，他又是準備去炸一個人了。

他把電綫接好了之後，仍未裝上炸藥，而是拿起一隻無綫控掣器，走到距離這炸彈最遠的地方，按掣試一試，看看引爆的機鍵靈不靈。

那機鏢果然是靈的，一按掣就動了，假如是裝上了炸藥的話，就會爆炸。而在同時，趙以澄包裝的那隻引爆器亦給引爆了。

這種東西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受到同類的電波干擾，亦會引爆，而趙以澄那隻引爆器又是調整到可以感應多種同類的電波的。如此，不必趙以澄自己引爆，假如雷球是在屋裡弄這個的話，就會把趙以澄裝在屋外的引爆器引爆。這就是爲什麼他們說，雷球假如在，也不會是死得無辜的。

趙以澄所裝的那隻引爆器祇有小量炸藥，但一爆炸也把牆壁炸了一個洞。而雷球就剛好是站在這引爆器的前面，本來就祇有一牆之隔而已，現在一爆炸，雷球就整個人飛撲到了屋子的中央，跌在地上。

他祇有大約一秒鐘時間的恐慌。

跟着，屋子裡的炸藥也都爆炸了。

炸藥就是這樣危險的東西，附近有爆炸，它們亦會受到震動，隨之而爆炸起來的。

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就發生在一瞬之間。

司馬洛他們是沒有機會看到的。他們祇是看見屋子忽然化成一個火球，在濃烟中消失了，而地面也震動得使他們要彈起來似的。

跟着，濃烟消散，屋子已不見了，碎片還在空中飄着，慢慢落下來。屋子所在之處已剩下了一個大洞。停在屋旁那部汽車則好像是假製的玩具似的打滾着飛到遠處，停下來時却仍奇跡般地是四輪觸地，不過車門則是已被彈開了。

雷球已經不存在了，反而他開回來的這部車子則還是大致完好，祇是玻璃都震碎了。

「好了，」賀拉隆說道：「我們走吧！」

他們也知道，這個並不是談話的好時間，而他們現在也是在一個不適宜久留的地方。於是他們都跳起來，而匆匆奔向他們開來的那部車子。

他們上了車，賀拉隆就把車子開動，而離開了。

這時，第一綫眞正的陽光正在從天上投下來。

早晨來了，雷球則是沒有機會看到陽光了。

賀拉隆說：「現在我們找個地方睡覺！」

「那個槍手又如何？」司馬洛說：「我們不用爭取時間去對付他嗎？」

「沒有用的，」賀拉隆說：「這個人不容易找，而當他聽到雷球出了事時，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離開這個地方。」

「離開了這裏不是更難找了嗎？」司馬洛說道。

「又不一定是這樣的，」賀拉隆說：「他離開了這裏，我反而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爲什麼呢？」趙以澄問。

「因爲，」賀拉隆說：「他沒有逃走的計劃，匆匆行事，他可以去而認爲安全的地方就不多，而他認爲安全的是什麼地方，我是知道的！」

「他一定知道這件事情是你在做的，」趙以澄說：「他猜也猜得到了。你知道的地方，他也會去嗎？」

「我以前能夠控制他們，」賀拉隆說：「乃是因爲我從來不會完全信任什麼人，這些人會向我報告那些人的秘密，那些人也會向我報告這些人的秘密，所以有許多我知道的事情，他們不知道我已知道。我們的組織，跟你們是不同的。我們的合作，並不是以信任爲基礎。」

「這也很有道理！」趙以澄說。

「所以，」賀拉隆說：「我們就不必急了。先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心目中有什麼好地方嗎？」司馬洛問。

「以前是有的，」賀拉隆說：「但是以前有的地方不便去，我也得提防萬一我們正在找人的時候，也有人正在找我們！」

「不是我們，」趙老虎說：「是你！」

「總之我們現在是一起的了。」賀拉隆說。

「我們住什麼地方呢？」趙以澄問。

「住酒店。」賀拉隆說：「我化一下裝進去就不要緊了。」

「也是分開四間酒店住嗎？」司馬洛問。

「不，」賀拉隆說：「分開兩間！」

趙老虎微笑道：「我和我的妹妹住一間，你和司馬洛住一間？」

「不，」賀拉隆說：「我和你的妹妹住一間。」

「這個——」趙以澄在司馬洛能夠提出反對之前已經先表示遲疑了。

「當然，」賀拉隆說：「房間是分開的每人一間。」

「這樣也好。」趙以澄說。

「但我們不是在一起，」司馬洛說：「我就不放心。假如你的安全出了問題，這個責任我可負不起！」

「不要緊，」賀拉隆說：「我們雖然分開兩間酒店，但是兩間面對面的酒店！」

「這有什麼分別呢？」司馬洛問。

「死也不一齊死，」賀拉隆說：「但是又可以互相照應！」

這次他的理由並不充份，司馬洛相信他的目的乃是要與趙以澄單獨相處。不過，司馬洛也不去反對了。

他們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停車，賀拉隆就匆匆化裝。

他是一個禿頭的人，加上了一副精製的假髮，樣子就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再黏上了一些假鬍子，戴上一副眼鏡，就成爲另一個人似的了。就是這樣簡單。

趙以澄看着他，咭咭笑起來：「現在，你英俊得多了！」

賀拉隆得意地微笑着：「旣然你喜歡，我以後就保留着這個裝扮好了！」

他們繼續開車，回到市區，就把車子在一條橫街放下，然後另乘的士，分頭到酒店去。

這是賀拉隆選擇的酒店，兩座酒店是相對的，賀拉隆與趙以澄入住了一間，司馬洛和趙老虎則入住了另一間。賀拉隆與趙以澄是每人一間，司馬洛與趙老虎則是兩個人住一間，並不是爲了省錢的問題，而是分開了房間，想講一句話都要走過來，太不方便了。

他們住下了之後，用電話聯絡過，賀拉隆說：「我已經訂了明天中午的飛機票，早點睡吧！」

司馬洛與趙老虎在床上躺下來睡了。但是在睡前，司馬洛亦打了一個電話出去。

大約一小時之後，床頭的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接聽，「唔唔哦哦」了一陣，又說道：「很好，很好，你們繼續。」

「有什麼新聞嗎？」趙老虎在另一張床上問。

「賀拉隆在那邊打了好幾個長途電話出去！」司馬洛說。他睡前打出去的電話，就是叫人設法偷聽賀拉隆房間的電話。莫先生的組織在這座城市中是也有人的，而這些人的工作效率很高，在這樣短的時間也能夠完成任務。

趙老虎說：「這眞有趣，原來賀拉隆是還有朋友的！」

「不是朋友，」司馬洛說：「是他不認識的人，他講一些暗號，說是某某人介詔的，要查一些情報。他正在做他的工作，他以前用的情報網，有些部份是仍然可用的！」

「這很好，」趙老虎說：「他仍然是一個很有用的人，而他仍未有出賣我們的企圖！」

「我也不大相信他會出賣我們，」司馬洛說：「這對他是毫無好處的！」

他們安心睡了一覺。

第二天，他們就登上飛機離開了。

這件爆炸的事情，使當地的警方摸不着頭腦。他們找不到完整的屍體，根本不知道死的是什麼人，而負責的人又很快就離開了。

不過，這件事情，他們也是草草了之。這座城市的人辦案本就是不大落力的，而且這件爆炸案，看來乃是一個弄炸藥的人作法自斃，正是死有餘辜，亦不值得他們去深入研究的。

＊　＊　＊

司馬洛他們在晚間又到了另一座城市。這裏亦是一座惡人的城市，不過這一次他們却是沒有攜帶武器入境，因爲這裏是會檢查的，攜着武器過關就不容易，因此，賀拉隆就祇有逼得借助莫先生的組織，爲他們供應武器和汽車了。

那個殘酷的神槍手，賀拉隆說會在這裏，就應該是在這裏。

他們在停車場登上了一部早有記號的的士，是由莫先生的手下人員駕駛的。這部的士把他們載到了停着車子的地方，把他們放下，讓他們取了車。

這車上已有他們需要用的武器，而且是絕對不會有被暗算之虞的。

賀拉隆開車，他說：「這一次，我們則是慢慢都不遲了。」

「這些事情，不是越快越好嗎？」趙老虎說。

「快也沒有用，」賀拉隆說：「我們的目標還未到達！」

「他還沒有到達？」司馬洛問。

「因爲他正在恐慌之中，」賀拉隆說：「他要兜一個大圈子，看看有沒有人跟着他，但是他終於會到這裏來的。我們用不着兜圈子，所以我們比他快！」

「也因此，」趙以澄說：「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佈置！」

＊　＊　＊

他們要找的下一個人就是神槍手祁利漢。祁利漢倒是沒有雷球那麼危險的，因爲神槍手也不是隨時隨地可以拿出槍來，而雷球這個人，則是很難知道他是不是身懷炸藥的，這種人，不能就這樣過去把他捉住，因爲隨時都可能與他同歸於盡，所以，他們用以消滅雷球的方法，乃是唯一最佳的方法。

祁利漢則是不同的，他經常都是沒有槍在身邊。因爲他要離開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時，他帶着槍就不能過關，而必須在過關了之後才另外找槍。即使他有槍在身，危險性也是不及雷球。

但司馬洛等並不是要把他捉住，而是要把他消滅，所以，又要作不同的佈置。

祁利漢果然比他們遲了兩天才到達。他一下飛機就立即到他在此地的一個藏身之所。他需要拿到槍，而他在這個藏身之所是有槍械收藏着的。

這是一個小的大廈單位，在最頂層，他甚少會到此地來，這祇是他的其中一個軍火庫。這裏也永遠都是遮着窗簾的，對面的人不易知道什麼時候有人，什麼時候沒有。

祁利漢進入屋中，把門鎖好了，找出長短槍來，檢驗過，裝上子彈，短槍佩在身上，長槍則是抱着，這樣才舒了一口氣，舒服得多。他這樣一個人，手中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有如普通人身上沒有穿着衣服一樣。

正當他感到舒服之際，電話却响起來了。

祁利漢震了一震，抱着的那把長槍下意識地對着電話，雖然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不論是什麼人，都是不能夠通過電話而射中的。

而祁利漢亦不敢接這個電話。因爲來得太突然了，很少人知道他這個電話，也未必知道他在這裡所以祁利漢甚感困惑，一時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這電話却响個不停，似乎打電話來的人是肯定祁利漢必然在家的。後來，祁利漢沒有辦法，祇好接聽了，因爲打這個電話來的人一定是重要的人，因爲不是重要的人就不知道有他這個電話號碼。

祁利漢困惑的就是，什麼人知道他現在回來了呢？他並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回來了的。

祁利漢接了這個電話，却不出聲，等對方先講話。

那邊一把陌生的聲音說：「祁利漢有人要殺死你！」

「你是誰？」祁利漢問。

「有人要殺你，」那聲音說：「快點逃！」

跟着電話就掛斷了。一時之間，祁利漢不禁爲之毛骨悚然。而就在此時，窗子的玻璃乒乓一聲破碎了，窗簾動了一動。祁利漢眼快，已看出窗簾穿了一個洞，而且對着窗簾的墻壁上亦是穿了一個洞，墻上的灰泥飛濺。

祁利漢自己是一個用槍的專家，沒有多少人比他對這種事情更熟悉了。

他知道是有人用長距離步槍向他射擊，而且是有滅聲器的，所以他亦聽不到槍聲。他連忙向地下一滾，滾到了窗前的地上。這裏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爲從窗外射來的槍彈，是一定射不中他的，除非是在房間裏放槍。

他跟着又立即把槍舉起來，準備抵抗。本來，他這樣與對方對峙，是甚爲吃虧的，因爲對方一定是早有準備的了。他的最佳做法應該是逃走，逃出門口，離開這裏。

但是那個電話則使他不敢如此做。這個電話不是他認識的人打來的，勸他逃走，可能就是陷阱。他在屋中，對方不能射中他，但是假如他逃出門外，那外面已有槍手在等着，那他就死定了。

他是決不中計的！

但他不肯中計，就正是中計。這個電話乃是司馬洛打來的，目的就是要使他留在屋中，不要離開。

此時，更多子彈從窗外射來，使窗子全碎了，對面的墻壁滿是子彈洞，但仍射不中他。

祁利漢根本無法抬頭，就祇好伏在那裏等着。後來，槍彈的射擊停了，祁利漢就立即一撲過去，把床拉動，使床成爲了擋住窗外來彈的盾牌，而把床邊的床頭几上的電話拿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認爲他雖然是神槍手，亦是不能單獨應戰，所以就要打電話請救兵了。

但是他拿起聽筒，還未撥號碼，就已經有人與他講話了。又是剛才那把陌生的聲音，不過現在並不陌生了。那把聲音說：「祁利漢你要找誰呢？」

「你們想怎樣？」祁利漢叫道。

「殺你！」那把聲音說。

「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商量一下嗎？」祁利漢叫道。

「沒有商量，」那把聲音說：「你和你殺死的那些無辜途人，也是沒有商量的！」

「我在屋裏，你們殺不死我的！」祁利漢叫道。

「是嗎？」那把聲音說：「那麼請你抬頭看看天花板吧！」

祁利漢不由得好奇地抬頭望望天花板。就在此時，天花板發生爆炸，整塊天花板崩碎而跌了下來，把祁利漢埋葬了。祁利漢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已奄奄一息。

這就是趙以澄做的事。

由於他們是比祁利漢先來的，他們就有機會到祁利漢這屋子巡視一番。他們並沒有企圖入屋，而祇是在天台及走廊中等等巡視過。

他們查出了這屋子的電話號碼，打過電話去，在外面聽鈴聲，就知道電話是在屋中的何處。趙以澄這個爆炸專家就在對正電話的頂上裝了炸藥和引爆器。這個計劃，由於祁利漢這個住處是在頂樓，頭上就是天台，所以能夠實行。假如祁利漢是住在低一些的地方，這個計劃就不容易實行了。不過，當然，假如是如此的話，他們又會改用另一計劃了。

既然祁利漢是住在頂樓，用這個辦法就甚爲簡單。而且趙以澄所裝的這個炸彈，是很安全的，也是利用電波，但是並不是如雷球所用的那一種，會被其他電波干擾而錯誤引爆的。

那爆炸之力，亦祇是足以把這一塊天花板碎裂下去而已，其他的地方是沒有危險的。

而這樣一弄，也不能保證祁利漢是一定會死掉的。不過祁利漢即使不死，以後也很難再幹什麼了。

而事實上，祁利漢也是沒有當場死去，不過他在被送入了醫院之後不久就死掉了。這是他的運氣不好，看看壓下來的磚，假如是壓得不正，那他是可以活下去的，但偏偏就是壓着了要害。

＊　＊　＊

祁利漢死去的消息，司馬洛等是最先知道的其中一些人。此時他們却已是在另一座城市了，因爲他們留下來沒有用處，假如祁利漢是活下去的，他們也暫時不能夠再來一次，而且，祁利漢躺在醫院裏，亦不必他們動手了，祁利漢有很多敵人，也有很多不想他亂講話的人，這些人是自然會把這餘下的一步做好的。

賀拉隆對這個消息是特別興奮的人。他叫侍者要了一瓶香檳來慶祝。他們此時已住在酒店中，不過是另一座城市，而且是在同一間酒店中。他們在賀拉隆所住的套房的廳中聚會。

賀拉隆仍然是作着那種化裝，因爲他本來的樣子，是相當多人會認得的，這副新面目就不會。他打算暫時都是用這一副面目了。

他雖然甚爲興奮，司馬洛等却平靜得多，不能夠如他那樣手舞足蹈，還唱起歌來的。對這種興奮，他們就是不能夠發生共鳴。

「唱呀！」賀拉隆說：「你們怎麼了？成功了一件事情，難道不值得高興嗎？」

趙老虎說：「我們做過許多事情，假如每一次成功都大開香檳，現在可能已經進入戒酒會了！」

趙以澄對賀拉隆微笑：「但你雖然有這習慣，你却也並未成爲酒徒！」

「我並不是有這習慣，」賀拉隆說：「祇是這一次是特殊情形。你們不明白嗎？這個雷球和祁利漢是最威脅我的性命的人，把他們除去了，我就少了一重後顧之憂，難道這不值得慶祝嗎？」

「好吧，」趙老虎舉杯道：「恭喜，恭喜，乾杯！下一步，我們幹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計劃，」賀拉隆看見他們都提不起勁，也祇好談正經事了，「我們到N城去，有幾個人要找的！」

「這就可以使我在監獄裡的朋友放出來？」趙老虎問。

「你那些朋友？」賀拉隆說：「噢，對了，你那些朋友！不過，我這個計劃却是與你那些朋友無關的！」

「等一等！」趙老虎說：「什麼時候才輪到我？」

「不是輪的問題，」賀拉隆說：「而是時機未成熟！」

「時機是可以製造的！」趙老虎咆哮道。

「製造也是要等適當的時機的，」賀拉

隆說：「我們還要等一些值得做的事情，而做了這些事情，是一定會使他們中計的！」

「現在還沒有值得做的事情？」趙老虎問。

「差不多了，」賀拉隆說：「但是要等！」

「要等多久？」趙老虎問。

「這個我又是不能告訴你的，」賀拉隆說：「我要等某一個人得勢，等他有了強大的權力！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幫不了的！」

「哦？」趙老虎說：「是誰？等誰？」

趙以澄說：「讓我猜。是等一個人的權力大到隨便可以把那些人從監獄裡取出來用。目前這個人假如這樣做的話，可能遭受阻力！」

「說得對了，」賀拉隆說：「你看，你的妹妹比你聰明得多！」

「好吧，」趙老虎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但是賀拉隆，你不要騙我！其實假如我的人出來了，對你也是極有好處的，我們多了很多可用的人！」

「這一點我是明白的，」賀拉隆說：「所以我其實也很急於促成這件事，祇不過，這種事情是不適宜太急的。你應該信任我，我也是一個老手了！」

司馬洛說：「兩個都是說得對的，我們應該以彼此的最佳利益為大前提。怎樣才是做得最好的，我們就怎樣做！」

趙老虎聳聳肩不出聲。

賀拉隆說：「再來一點香檳！」

第二天，他們又已經出現在另一個地方了。這一次，他們的任務，則又是與以前不同的。他們不是來殺人。

他們是到這兒來認人的。

這裡又是另一座惡人城市。當然，他們要找的人都不是善良之輩，是不喜歡留在治安太良好的地方的。

他們是四個遊客，一起到一間夜總會去。

這一次，賀拉隆是不怕會有炸彈在此等着他了，因為沒有人認得他。他玩得甚為開心，因為趙以澄乃是他的女伴。司馬洛與趙老虎則是叫了兩位陪酒的小姐，以免三男一女，不大像樣。

雖然賀拉隆喜歡獨佔趙以澄，但却不能永遠如此，間中總有一次，他是要把她讓出來的。司馬洛後來得到了一次與趙以澄跳舞的機會。

他們也有機會單獨談話。趙以澄說：「這個老傢伙熱情得很，不容易應付。不過我是不會心動的！」

司馬洛說：「你是用不着向我解釋這個的！」

「我總得要對一個人講講呀！」趙以澄說：「昨天晚上他還到我的房間來！」

「我看見，」司馬洛說：「我剛剛開門出去向管房取壺茶，看見他正在回到他的房間去！」

「不是這樣的！」趙以澄焦急地道：「是他來敲門……他先打電話來，說要到我的房間來跟我談談，我不答應，他自己過來敲門——」

「他眞是熱情可嘉！」司馬洛吃吃笑着。

（未完．二）

上文提要：

獨孤美看到的赤裸美女，原來是柳花花在十年前的初戀情人，現在身爲快樂山莊不足劍客皇甫霏，她來到柳花花身邊，想重拾舊歡再溫舊夢，但柳花花却婉言謝絕，皇甫霏無奈只好向獨孤美傾訴心中的憂鬱，取得獨孤美的同情，而柳花花心緒也並不寧靜，旋與朱媚溫存一番後，倆人決意去落雁坡一趟，以便查探失鏢案的線索……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望月亭兒女情　柳花花艷事多

* * *

柳花花背獨孤美。

這已經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高昇與「開心劍客」佈下陷阱擊殺柳花花的時候，基於安全理由，柳花花背起了獨孤美。

其實那次的「背」與這次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形式上來說，那次是柳花花用獨孤美的腰帶把她「綁」在自己身上；在性質上來說，那次純粹是處於搏命的時刻，獨孤美甚至嚐到死亡的滋味。

這次，無論是形式上和性質上來說，當然與上次截然不同，特別是獨孤美的心理狀況，她不僅沒有上次緊張恐怖的感受，反有一種非常難以自制的快樂感覺！

——男女肌膚緊密相接觸的快樂感覺。

這種感覺對獨孤美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因爲她不竟是個黃花大閨女，長了這麼大，柳花花還是她第一個「以身接觸」的男人；然而這種感覺雖陌生，可是却來得非常强烈。

强烈得令她有支持不住的感覺！

她只覺得整個人燙得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一顆處子芳心已卡在乾熱的喉嚨間，彷彿就要跳出了口腔外面來……

柳花花的感覺是什麼？

他是個花花公子。

對女人的感覺自然不陌生，可以說是熟悉得很，熟悉得好像一頭住在海邊的貓，不管再大或再奇怪的魚，都難以令牠激起特別興奮的感覺。

可是當他接觸到獨孤美那充滿彈性的胴體時，却也湧上一股難以自制的衝動！

他突然有一種極想有即刻佔有她的念頭。

他當然壓抑住那股慾念，他非如此不可，因爲旁邊畢竟還有個朱媚。

朱媚呢，她的感覺是如何？

江湖上的朱媚，大家都知道她是個個性像男人的女强人。

這個年頭，女强人愈來愈多，彷彿成了一個趨勢，她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什麼叫「女强人」？

這好像很容易懂，似乎舉凡在事業上的成就、個性或意識形態上具有獨立性與果斷性，便可被稱爲「女强人」。

這種女人當然值得敬佩。

然而這種女人快樂嗎？

如果你是男人，你會喜歡這種女人嗎？

朱媚此刻看來一點快樂的樣子也沒有，她那張美艷的臉孔泛着一片冷漠，冷漠得任何人見到都不會有想親近她的念頭。

她冷冷的，面無表情的注視着柳花花背上獨孤美，冷漠的眼神竟也透著幾分譏誚，彷彿，她對獨孤美的「軟弱」像個大孩子似的被柳花花背在背上，顯得極爲看不起似的。

獨孤美和柳花花却沒有注意到她這個表情，因爲他們此刻正竭力控制著自己體內的衝動。

柳花花其實是個很有自制力的男人，在「臥佛庵」的時候，他與獨孤美誤食了足以令人亂性的「神仙草」，他不但很快的使

自己清醒鎮定下來，而且還能拒絕獨孤美的「撩撥挑逗」，強迫自己坐懷不亂。從這一點來說，誰都不能不佩服他的鎮定功夫與自制能力。

可是他此刻却有自制不住的感覺。

他不知道爲什麼。

或許，在孤寂而又不願爲外人所知的內心深處裡，其實早已被獨孤美「佔據」而不自覺。

因此，他已抗拒不住獨孤美。

所以，他很快把獨孤美放下來。

獨孤美沒有驚異的表情，她微垂眸首，粉頰泛桃，顯然柳花花若不及早放她下來，她必已衝動得不能自持……

旁觀者清，這一切落在冷眼旁觀的朱媚眼裡，引來了她似笑非笑的聲音：「怎麼？背不動了？」

緩緩吐了一口氣，柳花花淡淡一笑：「我本以爲她只是個大孩子吧了，誰知她早已是個大女人了，大得讓我背不動了。」

朱媚望住他：「在你眼裡，究竟那種女人才是眞正的女人？」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爲獨孤美已平息胸中翻滾的氣息，她若無其事的嫣然一笑：「人有千百種，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眞正的女人或男人，只看你從那個角度去衡量他，各人看法不同，見解當然也就不一樣；我想，這個問題最好別去談他，因爲那根本就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不是嗎？」

一頓，目光一轉，掠了柳花花一眼：「我雖然跑不動，不過慢慢走還是可以的，橫豎「落雁坡」已不遠，咱們就慢慢走著去吧。」

* * *

月光皎潔如銀。

夜風溫柔似水。

夏蟲輕歌漫吟。

三個人一字排開慢慢的踩在堅硬的泥土路上，誰都沒有開口說話。

他們三人本是很健談的人，而且也彼此熟絡，處在這麼優美的夜色裡，竟皆悶聲不哼，顯然氣氛很不調合……

所幸路程很短，他們雖走得慢，但並不花了很長的時間便已來到了落雁坡。

落雁坡，顧名思義，此地應該是很多鴻雁棲落於此，可是此刻却一隻鴻雁也見不到。

如果是大白天，特別是黃昏日落時，放眼一片，儘是雁鳥歸巢，棲落於此，蔚爲奇觀……」朱媚終於打破沈默，首先開口：「只可惜現在已是夜深，鳥兒都在林中安眠了……」

獨孤美接口：「既是如此，我們爲何要在這個時候來呢？我們本該是白天來的，不是嗎？」

朱媚掠掠夜風吹亂了的髮絲，淡淡的掠了她一眼：「不錯，我們本計劃明兒一早來此勘查失鏢的現場狀況，只因爲柳花花夜遊興起，既已來到這附近，於是我就提議來這裡轉一轉。」

獨孤美一雙美眸四下望了望，微微苦笑：「你這提議眞不好，別說雁兒已眠，就是商家寺廟也都已安歇就寢，連個鬼影子都不見，我們這趟豈非白來？」

「既來之，則安之。」柳花花淡笑著說：「反正我們不是來看雁鳥的，隨便看看，說不定能發現什麼綫索呢。」

三人站在坡上，略一停留便朝「千手觀音寺」走去……

「千手觀音寺」遠近馳名，凡是落雁坡的遊客必會上「千手觀音寺」上香打齋，禮佛膜拜；但是此刻的「千手觀音寺」却已佛門深鎖，只留一片巍峩高聳的飛簷，嚴肅的聳立於黑夜中。

朱媚挨在柳花花身旁嬌聲說：「千手觀音寺的尼姑通常很早便起身做早課，我們不如到坡上的「望月十里亭」坐個把時辰，等寺門開時再進去吃頓早齋，然後可以問問住持當天失鏢的情形，你說可好？」

她挨得柳花花很近，幾乎豐滿的嬌軀就要偎住他，尤其說話時那副眉目傳情的嬌態，看得獨孤美一肚子火，忍不住拉着柳花花的手，噘著咀說：「這裡風大露水寒，頂上個把時辰，我可受不了……」

朱媚不等她說完，拉起柳花花的手便往前邊的「望月十里亭」走去，口中一面說：「落雁坡上，白天觀鳥，夜晚望月，遠近聞名，我們既已在這時候來到這裡，若不望他一個痛快，豈不豬八戒也吃人參，白糟蹋了這麼好的夜色？」

獨孤美不禁火冒三丈：「朱媚，我們是來辦事的，沒有這個心情陪你望勞什子的月……」

柳花花却一把拉住她：「走吧，獨孤美，反正白天我睡飽了，現在回去準也睡不著，坐坐何妨？」

獨孤美其實也最喜歡風花雪月，她只是想不到朱媚竟會如此露骨而又大膽的「攻擊」柳花花；先前故意在自己面前擁吻柳花花不說，現在又在自己面前和柳花花手拉手，身挨身，一副親蜜得旁若無人狀，獨孤美起初還裝得若無其事，表現得落落大方，但見朱媚得寸進尺，毫無隱斂的樣子，心中的醋火早已按捺不住，一張小櫻桃兒翹得比鼻尖高：「花花柳，你可是睡足了，我白天可是一滴也沒睡，要我挺到天光，我可受不住！」

「沒關係，」朱媚停下脚步，回頭望住她說：「你既然累了愛睏，不如我送你先回去吧；柳花花背妳不動，我或許可以……」

不待她說完，獨孤美早已冷冷的瞪住她：「妳以爲我獨孤美是隨便讓人背的？」

朱媚聳聳肩，淡淡道：「我不過是一番好意。」

一頓，似笑非笑的望著獨孤美又說：「妳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我記得不久之前，妳曾對我說過，一個聰明的女人不該隨便生氣的，妳好像不記得妳自己所說過的話了？」

獨孤美一怔。

她這時才眞正發覺，朱媚果然是個很厲害的女人，厲害得出乎她原先對她的估計。

——她碰到對手了；強而有力的對手。

獨孤美只不過怔了一下，立刻回復了往日機靈嬌敏，嫣然一笑：「多謝妳的提醒，愛生氣的女人總是老得快些，人總是怕老的，特別是我們女人……」

她說著，人也走上前了去，像朱媚那般的把嬌軀挨住柳花花……

這下子，柳花花倒眞有點像夾心餅了。

他頓時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他喜歡女人，但却不喜歡像公子般的被女人簇擁著，因此他想掙脫；可是他心裡明白，朱媚實際上是激獨孤美，她不但大膽的向柳花花「証明」自己是個十足的女人，同時也擺明了對獨孤美挑戰態度，獨孤美自然不甘示弱。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雖然覺得尷尬，却也只好硬著頭皮頂了下來……

獨孤美的心裡其實很氣。

她氣的並非是朱媚，而是柳花花。

她認爲朱媚有權對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展開攻勢，但柳花花也有權拒絕她。然而柳花花却一點拒絕的意思也沒有，似乎不把獨孤美放在眼裡；這對獨孤美來說，何只生氣，簡直就是傷心透了！

但是她知道，如果這時候生氣起來，無論如何只使自己顯示出是個「失敗者」吧了，徒然更增添朱媚對自己的訕笑。所以她雖然是心頭一陣怒火兼醋火，表面上却一副若無其事，竭力使自己保持得和平時一樣嘻嘻哈哈的。

——能選擇什麼時候生氣的女人，通常總能博得男人歡心的。

然而獨孤美畢竟不同一般女人，她是個心思極細密而又反應極快的聰明女人，她很快想到了一個問題：

——朱媚爲什麼總是尾隨注意着柳花花？

她堅持要在「望月十里亭」等「千手觀音寺」開門，爲什麼？

當然，這可以解釋爲朱媚對柳花花產生情愫，而展開一系列猛烈的追求，這年頭，女人追男人早已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了，何況朱媚又是個江湖中出了名的「女强人」，女强人當然是要比一般女人來得强啦，甚至，也要比普通男人來得出色多呢！因此，朱媚對獨孤美發起强而有力的挑戰，向柳花花展開攻勢，說起來實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是，通常所謂的「女强人」，十之八九都是屬於「理智型」的女人，她們當然也有豐富的男女之情，只是她們往往會將這種感情壓抑下來，專心於自己的事業發展與理想追求；因此，我們所見所聞的「女强人」當中，幾乎個個都是屬於「遲婚」的，甚至有的是終身不嫁哩！

朱媚顯然是屬於這樣型的女人。

對於這種女人，獨孤美本來也不瞭解的，只因爲她曾經深入接觸過皇甫霏。

皇甫霏，不但是女强人，而且還是當今鋒頭最勁的「名女人」。

朱媚的名氣或許要比皇甫霏遜色很多，但個性之强與辦事能力之强，則不會輸皇甫霏太多，至少那種女强人的「精神」理應一樣强悍。

獨孤美瞭解皇甫霏的心態，因此她多少也可以瞭解朱媚的心理狀態。

她知道像她們那種女强人，除了各方面的能力比一般人强之外，特別是「好勝心」與「自尊心」比一般人來得更加强烈，否則怎會成爲女中之强人？

誠然，這種女人對男人感情之追求取捨，不像一般女人來得含蓄而做作，往往大膽而豪放，但却也非常「理智和現實」：她們絕不會輕易的，或者盲目的去喜歡上一個男人，「一見鍾情」式的愛情對她們來說，根本是愚不可及和不可能發生的事。

現在，從柳花花踏進「大漢鏢局」不過是短短的半天工夫而已，朱媚竟然已如此的「情不自禁」了，這難道不是令人覺得奇怪的事？

或許，柳花花是「名男人」，也是個「男强人」，所以引起朱媚「快速而熱烈」的追求；但是有一點是頗堪令人玩味的，此時此刻，柳花花是來辦事的，替「大漢鏢局」追查失鏢的事，事關「大漢鏢局」的信譽問題，而朱媚又是總鏢頭朱魯東的獨生女兒，自然清楚此時實非「談情說愛」的好時機。

因此獨孤美滿腔的氣不由然換成了濃濃的疑惑，她同時也想起了一個疑問。

——鬼靈精的柳花花是否早已發現了這個問題？

＊　＊　＊

望月十里亭。

據說在這裡觀賞月亮，特別是月圓的時候，彷彿近得只有十里之遙，故稱爲「望月十里亭」。

這當然是文人騷客的誇大之談，無論如何月亮總是月亮，不管你在那裏賞月都不可能近得只有十里之遙；不過有一點是頗令人歡喜的，那就是這座六角亭子倒是蠻美觀大方，而且整潔乾淨。亭上有石椅，可坐可躺，在這裡賞月確是一件樂事，如果你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更會喜愛這裏的清幽雅靜。

柳花花或許世故一點，却也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

朱媚則不用說，無論你怎麼看，你都會覺得像她這種女人，除了混身充滿著對自己的自信之外，休想在她身上找出一滴「愁」的味道。

因此他們三人坐在亭子裡，實際上並不眞的望月，特別是朱媚，她兩顆水汪汪的大眼絕大部份都是望住柳花花，而且眼波裡的濃情蜜意多到連白痴都看得出來。

柳花花是個很懶的人，可以坐的地方他絕對不站著兩腿，可以躺的地方他絕對不會對不起自己的屁股，特別是現在他爲了免於做「夾心餅」的公仔，一進入亭子便躺在一張長石凳上。由於那張石凳正好只夠一人橫躺，再也無多餘的空間可供朱媚或獨孤美挨着坐下，於是她兩只好在對面的石椅各據一張坐下。

「你的確是個懶鬼。」朱媚望住柳花花說：「你總不會想在這裡睡覺吧？」

柳花花用手臂枕着頭，凝望著夜空中的明月，懶閒閒的說：「睡覺本是人生大事，人的一生中三分一時間都是睡在牀上，能睡的人就是有福氣的人，妳不認爲是？」

獨孤美掩着咀打了個呵欠：「只可惜我沒你那個走到那裡睡到那裡的本領。」

一頓，噘著紅灔灔的小咀兒：「早知道我就不出來了，在這硬硼硼的石椅上坐到天亮，眞是受罪。」

朱媚却笑咪咪的說：「古人秉燭夜遊

，寸金難買寸光陰，人生苦短，一個人若睡眠太多，實在是浪費生命哪。」

柳花花剛剛閉下眼皮兒，聽她這麼一說，立刻以手撐起頭來，側身望住她說：「睡覺浪費生命，這麼有學問的話我怎麼從來沒聽過？」

旋即朝她微微一笑：「不浪費生命的方法很多，其中莫過於辦正經事；而此刻最急迫的正經事又莫過於追查失鏢的事，妳何不再把失鏢的經過說來聽聽？」

朱媚把兩支高挑修長的腿架在石桌上，上半身斜靠著朱紅色的欄杆，那模樣，好豪放；當她用手輕攏著被夜風吹亂的鬢髮，却又顯得好嬌；她眼波如水的凝視著柳花花，那神韻，嗯，眞生動迷人：「失鏢的經過不都說給你聽了麼？重覆述說不也浪費時間？」

獨孤美也學她把兩腿擱在桌上，微睨着她說：「再說一次何妨？反正現在無聊得很，又沒酒喝……」

朱媚淡淡的望了望她：「等下千手觀音寺開門，自然就可以問住白雲師太，她對失鏢的經過清楚得很……如果妳實在等不住的話，不如我們現在就去叫門，你看怎麼樣？」

柳花花搖搖頭：「出家人有一定的作息時間，別打擾她們的清修。」

「沒關係」朱媚甜甜一笑：「白雲師太爲人謙和恭順，我跟她頗爲熟絡，再說我大漢鏢局每年奉獻的香油錢也不少，她不會介意我們把她叫醒的。」

說著，站起嬌軀，又對獨孤美說：「獨孤美，事情早辦好便可早點回去睡覺，妳不認爲是？」

獨孤美一臉睏意，自然同意；柳花花只好起身跟著他們走向千手觀音寺……

他們來到寺廟門前，却沒有敲門。

因爲就在朱媚伸手想敲門的時候，忽聞一陣輕脆的馬蹄聲遠遠傳來。

馬行的速度不慢，就在他們回頭望去時，已見一人一騎奔上了落雁坡。

現已是深夜寂寂，突有人騎馬前來，自然引起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的注目。

月光很亮，他們很快看清了來人——高大健碩的花班馬上坐着一個身披錦衣大袍，兩腮長滿黑麻麻鬍子的魁梧大漢。尤其顯得刺目的是，馬鞍上橫披著一把月光照得金光閃閃的鬼頭大刀，不但能讓人一看之下就知道他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好刀，而且還能清楚的感覺他透着一股隱隱的殺氣。

這樣一個惹眼搶目的人，誰都相信他絕不會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柳花花當然認識他。

朱媚是江湖女中豪傑，見多識廣，從他的表情上看來，她顯然對眼前的人並不陌生。

那個人究竟是誰？

——楊雄。

武林中八大家之一的楊門世家子弟「病刀」楊雄！

獨孤美在聽雨樓見過他，而且還從「傾城劍」白霜霜口中知道他與柳花花是情敵。

因此當他看到柳花花臉上浮起一絲苦笑之時，她却忍不住掩唇輕笑：「花花柳，看來你好像有麻煩了。」

「什麼麻煩？」朱媚自然不瞭解他們之間的過節，望著柳花花問：「爲什麼你有麻煩？」

「因爲我要殺他。」

這句話當然是楊雄說的。

楊雄說這句話時，人已跳下馬鞍，而且手中也握住了那把金光耀眼的鬼頭大刀。

他濃眉一翹，大眼一瞪，冷冷的對着柳花花說：「花柳大少，本少爺找你好久了！」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爲朱媚已冷冷的開口：「楊病刀，你爲什麼要殺柳花花？」

楊雄睨了她一眼：「本少爺殺人難道非得跟你朱媚報告不成？我有告訴你的必要嗎？」

朱媚冷冷一笑：「我當然無權管你殺人，你愛殺誰不關我屁事，有本事的話，你最好殺當今在朝天子，我朱媚反會爲你鼓掌喝彩；但是……」

語鋒一頓，轉爲冷沈：「唯獨殺柳花花不行，我非管不可！」

「爲什麼？」楊雄瞪了瞪他：「難道柳花花是你的男人？」

「他不是她的男人！」獨孤美心中那股醋意又湧了上來，忍不住開口說：「楊雄，難道你沒聽說過柳花花這次來是爲大漢鏢局辦事的？」

「我知道，」楊雄瞥了她一眼：「否則我怎會三更半夜上落雁坡來？」

「原來你是專程上落雁坡來等他的。」朱媚目光冷冷：「你算準他今晚會上落雁坡？」

「我可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楊雄笑笑：「不過我知道他爲妳大漢鏢局追查失鏢案，肯定會上落雁坡勘查實況，因此我就趕來這裡，不想竟眞的可以碰上……」

朱媚截住他的話：「你既已知道他現在是我大漢鏢局的貴賓，你想動手殺他，我身爲主人怎能坐視不理？如果我想殺你的客人，你能不管嗎？」

「的確不能。」楊雄說了一聲忽然輕笑起來：「就我所知，世上無論是誰想管誰的事，都脫離不了强者管弱者，妳朱媚難道自信强得過那個花花公子？」

朱媚緩緩一笑：「我自然强不過他。」

「那妳憑什麼管他的事呢？」楊雄眼裏掠過一絲譏誚。

朱媚眼裡却有一絲怒意：「我不是管他的事，我是管你楊病刀的事！」

「妳自信是我楊雄的對手？」楊雄眼裡的譏誚更濃了。

朱媚也更火了：「你想試試看？」

「不想，」楊雄搖搖頭：「我最討厭跟女人交手，那不是大丈夫所爲。」

「你看不起女人？」朱媚臉罩寒霜。

楊雄不睬她，望住柳花花，目光鄙夷：「柳花花，你怎站在那像縮頭烏龜的不哼聲？難道你眞要讓女人來保護你？」

柳花花淡歎了口氣：「楊家大少，我眞不明白，你爲何一定要苦纏著我？」

「你不明白？」楊雄的目光比他手上的刀鋒還冷：「你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

柳花花浮起一絲苦笑：「你其實應該

知道，男女相悅本是兩廂情願，絲毫不容勉強，我從來都沒有喜歡過她，你爲何要苦苦相逼？」

「她那點不値得你喜歡？」楊雄的聲音從鼻子哼出來：「她長得不美？她是醜八怪？她俗氣？她那點配不上你？」

柳花花的苦笑更濃：「男女之間，說不上誰配得上或配不上誰，，這不是買賣，也不是交易，我不喜歡她就是不喜歡她……」

楊雄冷冷打斷他的話：「你知不知道，自從你離開她之後，她整個人都變了，完全變了，變得悒鬱寡歡、悲愁寞落……」

語音一頓，楊雄眼角忽然蒙上一層薄薄的淚光：「而且她突然於半年前離家出走，不知所踪，我苦尋不獲……」

柳花花臉上泛起一抹難過之色，低啞道：「我很抱歉……」

楊雄突一睜目，隱去淚光，陡地漾起一片噬骨的殺機：「我就知道，你除了說聲無關痛癢的抱歉兩字之外，你這個鐵石心腸的無情騙子無論如何是不肯回心轉意的；像你這種人，我爲什麼不殺你？我爲什麼要讓你活在世上？」

柳花花沒有說話。

無論他說什麼話都已是多餘的了。

因爲楊雄那壯碩而雄偉的身軀已如豹子般的撲向柳花花！

＊　＊　＊

豹，有人說，世上跑得最快的動物就是牠。

楊雄現在的速度却比牠還快。

這種人當然很可怕。

但是如果你是行家的話，你就會發現眞正可怕的並不是楊雄那像豹子般的速度，而是他手中那口光閃閃的鬼頭金刀！

江湖上的人都識得這把刀，而且也都知道這口刀跟隨楊雄行走江湖多年，南七北六十三省從無敵手。

這樣的一把刀當然是好刀，厲害無比的好刀。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旣然是鋒利無匹的好刀却爲何偏偏稱爲「病刀」呢？

世上可有生病的刀？

誰都知道，再笨的人都知道，刀會鈍、會銹、會缺、甚至會爛，就是不會病。

世上只有有生命的生物才會生病，刀是沒有生命的，它其實只是一把被磨利的鐵或鋼吧了，再厲害的刀若無人使用他，肯定連隻螞蟻也殺不死，它只是人類的工具，又怎會生病？

世上就是永遠存在著令你想不透的奇奇怪怪事情，明明是一把好刀，却硬叫它「病刀」，而且這把「病刀」却還在江湖中大大有名呢。

它究竟爲何被稱爲「病刀」？

獨孤美現在總算明白了。

當楊雄手中那把刀快得像驚雷閃電般的揚起那一刹那間，她立刻明白過來了。

雖然，楊雄手中那把鬼頭刀並非是劈向她，但他挨得柳花花很近，因此就在那幕刀光飛撲前來之時，她整個人立刻被嚇呆了！

呆得彷佛七魂六魄已出了竅！

呆得彷佛連呼吸都忘記了！

呆得整個人想立刻癱軟倒地！

只見，獨孤美那張原本紅噴噴得令你想偸吻她一下的臉孔，刹時變得一片蒼白！

是的，蒼白；世上有很多人臉色是屬於蒼白的，其中最常見的莫過於是「病人」了。

生病的人的臉色通常是蒼白而無血色的。

獨孤美現在就是這樣。

她突然生急病了麼？

當然不是。

她健康得很，只怕比任何人都來得健康。

那她爲何突然面色蒼白得像個身染重病的人？

刀。楊雄手上的那把刀。

一股像臘月嚴冬的那般酷寒的刀風，突然從他手中的刀鋒狂捲而出！

獨孤美一刹時只覺得天要塌下來似的，全身神經驚顫得忘記了收縮，嗯，就像一個身罹重病的人，蒼白著臉色，等死！

病刀。

這就是病刀。

當它對著你一刀揮出去的時候，如果你不是個武功很強的高手，那麼，你除了蒼白著臉像個重病之人站着等死之外，實在也沒有其他的路子可走了。

獨孤美不是高手，所以她被嚇呆了；但幸好的是那把刀並不是劈向她，因此她用不著等死。

刀是劈向柳花花的。

獨孤美不知道它會劈向柳花花那裡，她看不清楚，因爲刀實在太快了！快得她跟不上眼，透不過氣！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那把刀也許會劈進柳花花的腦袋、喉嚨、心臟，或是腰間，無論是劈進那裡，柳花花肯定只有一個結果——死！

柳花花當然是個高手，否則他早已不知死過幾百次了，他當然不會這麼輕易就死去。

這一點獨孤美也知道，而且也很有信心。

但是有一點她覺得奇怪，柳花花爲什麼還站着不動呢？

莫非他也和自己一樣被嚇得站著等死？

獨孤美這個疑問很快就有了答案。

——朱媚已一劍擋住了楊雄那一刀。

劍光與刀光，就像夜空中的兩道銀蛇猝然會合在一起！

「叮！」

一聲輕脆的兵器撞擊聲驟然响起。

楊雄掄刀轉身，怒目而視：「朱媚，這是我和柳花花之間的私事，用不著妳橫加插手！」

朱媚長髮輕飄，衣袂婀娜，隱隱透著女人成熟的迷人韻味；但是看她手握長劍的姿態，以及俏臉上一層薄薄的寒霜，却又流露著一股强烈的嬌悍味道，令你不期然有一種想親近她而又不敢的感覺。

「我無權、也不願管任何人的私事，」朱媚抿著嬌紅嫣薄的小咀兒：「但是，我說過，柳花花是我的客人，不管是誰想找他麻煩，就得須先問過我！」

「媽的？」楊雄陡然大怒：「臭丫頭，妳以為我怕妳？」

朱媚沒有說話。

——當一個人手裏拿著刀對你說不怕的時候，無論你再說什麼都已是多餘的「廢話」。

——過多的廢話除了令你使人生厭之外，還能令人覺得你蠢。

朱媚當然不是個令人生厭的女人，而且也絕對不是個蠢的女人。

她知道，很早就知道：這世上，只有眞正的勝利者才有說話的權利。

因此她不想再說任何無用的廢話。

此時此刻，最有用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垮你的敵人！

所以朱媚已一聲不響的刺出她手中的劍。

這一劍，當然凌厲無比。

至少就讓獨孤美看得暗暗喝采不已，心中也忍不住讚歎：「她果然是個了得的女人。」

可惜的是，儘管朱媚這一劍詭譎而快速，卻著實刺了一個空。

楊雄不僅看來非常輕鬆瀟洒的避開她的劍鋒，而且一個看似怪異而又非常漂亮的迴身，手中大刀呼的一聲，山崩地裂也似的砍出！

這一砍，朱媚立刻俏臉變色！

她馬上吸氣、扭腰、旋腿、暴退！

她退得很好。

楊雄那夾著千鈞之勢的一刀，正好挨著朱媚的紅粉緞繡鞋底掠過去……

朱媚已冒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危機並未過去。

因為楊雄的第二刀已又如鬼魅般的撲來！

第二刀比第一刀更狠毒、更辛辣！

這次朱媚沒有退。

她已來不及退。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反擊，全力的反擊！

她已經反擊，以最大的力氣與最快的速度反擊！

她反擊得很好。

因為她一劍遞出時，楊雄那氣焰萬千的攻勢立刻受阻。

然而楊雄還有第三刀。

第三刀，通常是高手最厲害的一招，就像是象棋高手三步以內出「車」一樣。

車，只要下過象棋的人都知道它是象棋中最具威力的一顆棋子。弈棋者三步之內不出車，就算是高手也高不到那裏去。

搏招也一樣，三招以內殺不了敵人，其實也就是死纏爛打的庸手。

事實上，當今武林眞正的高手往往都是一招定勝負的，只可惜這種高手並不多見。

楊雄顯然還不是一刀定江山的絕頂高手，不過確也是三招定輸贏的一流高手。

因為他那三刀已劈進了朱媚的大腿！

血，一小撮的血，像雪花般的噴起。

朱媚沒有哀叫，臉上也沒有痛苦的表情，顯然那一刀入肉並不深。

但是她眼裏卻有駭懼的神情。

因為她知道自己雖然極力躲過了楊雄的第三刀，無論如何再也躲不過第四刀。

很多事情可以靠運氣，唯獨與敵交手不能，強就是強，弱就是弱，強勝弱敗，毫無運氣可言。

如果弱者仍要死撐硬打的話，你除了嘉許他的勇氣之外，你當然也可以認為他是世界上最蠢的笨蛋！

朱媚不是笨蛋，輸就是輸，輸或許不是光采的事，但也未必是丟臉的事，人生本就有起有落，有輸有贏，江湖中的搏殺也一樣，因此朱媚不待楊雄揮出第四刀，她整個人已抽身狂退！

楊雄並沒有乘勝追擊補上第四刀。

也許，他本就無殺朱媚之意。

最重要的是，柳花花已驀然撲身前來！

楊雄就算有心殺死朱媚也絕無機會擊出第四刀，因為柳花花疾撲而來的身形除了一個「快」字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字可供形容。

如果有的話，那大概就是「快得不能再快」吧。

快得不能再快，這究竟有多快？

楊雄不知道。

他只知道當他發現柳花花身形一動時，任何動作都來不及做，甚至連思維念頭都來不及興起，柳花花便已像幽靈鬼魅般的撲到他跟前！

楊雄心頭猛然震撼狂駭。

他其實早已料到柳花花會倏然出手救駕朱媚，而且也分神注意著他，因此在他劈出第三刀使朱媚受創時，他的第四刀實際上是準備劈向柳花花。

他算得很準。

只可惜有一點沒算準。

——他完全料不到柳花花的速度竟然快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這還不算什麼，令楊雄駭然的是，柳花花不但身形快得令他看不清，即連他出手搶奪他手中的刀也快得令他毫無躲閃的餘地！

這一剎那，楊雄只有兩個意念：

——退或是揮刀。

結果他一樣都沒有做出來。

因為他手中的刀業已被柳花花奪過去。

手中無刀，自然也就無法揮刀。

手中無刀，自然也就無需再退避了。

因為一個人既然能將你手中的刀硬生生奪過去，就算你輕功再好，無論如何也躲不過對方的追殺的，任何的躲閃動作都是多餘而無用的。

楊雄呆呆的站在那裏，彷彿著了魔似的，一動也不動……

柳花花沒有呆，他的身形仍在動，但卻不是撲向楊雄，一個怪異詭奧至極的凌空迴身，驀然射向朱媚……

這時候的朱媚剛剛飄身落地，連氣都還來不及喘，忽見一人影彷彿從地獄裏跳出來似的，一下子就壓到了跟前，下意識的以為楊雄撲身前來，本能的舉劍狂掄，企圖作困獸之鬥……

柳花花料不到朱媚竟會猝然出劍，當下心中大叫一聲苦也，立刻揮動從楊雄手中奪過來的鬼頭金刀，堪堪架住朱媚搏命反擊的一劍！

刀劍碰擊之時，朱媚已看清是柳花花

，立刻收劍停攻，臉上露出一個頗爲尷尬的笑容：「誰叫你速度快得叫人眼花撩亂？」

柳花花停在她身邊，目露焦急之色：「妳傷勢如何？」

這時候獨孤美也奔上前來，關注地問道：「朱媚，妳沒關係吧？」

「還好，」朱媚首望了望右大腿的傷口，鮮血已染紅了她淺色的裙褲，面上浮著苦笑，道：「幸好楊雄手下留情，否則我看我這隻腿準是報銷了。」

「讓我來！」獨孤美蹲下身子，從懷裏掏出刀創葯，細心的爲朱媚敷葯，止血、包紮……

這當中，柳花花廻過身去，緩緩走向楊雄，然後把手中的刀交還給他，淡淡道：「這是把好刀。」

楊雄苦笑：「刀雖好，只可惜殺不了你。」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殺了我，又怎樣？對她來說有什麼意義？難道能改變事實？」

「至少能消我心頭之恨。」楊雄呆滯沮喪的眼神裏又湧上一片憤怒：「你知道，我愛她，我希望她能快樂，而你是唯一能使她快樂的人，但是你却無情的拒絕了她，你嚴重的傷害了她，使她嚐到了失戀的痛苦，我不忍見她這樣，所以我要殺你以洩心中之恨！」

柳花花苦澀的笑笑：「我無意傷害她，我只能說她自作多情，從頭到尾，我都不曾說過，甚至連作態的樣子也沒表示過我愛她，你其實心裏很清楚，我一直都把她當做自己的小妹一樣……」

「我知道，」楊雄臉上也有苦笑：「但是她不知道，她一直以爲你愛她，所以她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你身上……」

柳花花望住他：「我瞭解她的感受，也瞭解你的心情。她爲了我而痛苦，你爲了愛她而想殺我，終結一句，這是一樁錯誤的愛；特別是你，你既然有把她『讓』給我的胸襟與氣量，而且還有殺我的勇氣與決心，爲何不將你對她的愛向她表明，向她追求？」

楊雄瞇著眼望著月兒邊的一朶浮雲，臉上掠過一絲痛苦，低喃道：「我知道我配不上她，她是那麼美，美得像天上的仙女嫦娥，而我只是個粗俗的大鬍子，無論如何我配不上她……」

柳花花聲音低沈有力：「你錯了，世上的東西無美醜之分，任何事物的美或醜，都是由人世俗而主觀認定的。男女之間，說不上誰配得上誰；男女之情，貴在一個『愛』字，眞誠而持久的愛。並非像動物野獸般的『配種』，誰配得上誰，實在是一件非常幼稚可笑的事情，你不認爲是？」

楊雄目光投向他：「你認爲她會接受我的愛？」

「我不能確定，」柳花花也凝目望住他，眼裏充滿鼓勵：「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世上很多東西不是垂手可得，男女間的愛也不例外，你如果不肯努力的去追求，又如何能得到它？」

「我怕。」

「怕什麼？」

「怕她拒絕我的愛。」

柳花花微笑：「就算她拒絕，對你來說或許是一項創傷，你自然會痛苦；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你不也成功了嗎？至少這一生人你碰到了你所愛的女人，而且也對她說了你心中的愛意，雖然你最後得不到她，但是你已千眞萬確的愛過。被愛，是一種幸福；愛人，難道不也是更大的幸福？就像你看到了你最喜歡的彩虹，可是你無法將它帶回家據爲己有，心中却仍然很快樂，不是嗎？」

楊雄搖頭：「愛人和愛彩虹是不一樣的。」

柳花花却很認眞的說：「就當它是愛彩虹有什麼關係？至少它能消除你心中的痛苦，而且還能帶給你快樂，你不認爲這是個很聰明的做法？」

「彩虹，」楊雄苦笑：「對我來說，她顯然就和彩虹一樣可望不可及。」

「那也未必，」柳花花緩緩的說：「你根本就沒有對她示過愛，你怎知道她肯定不會接受你的愛？」

一頓，語音徐緩的又說：「老實說，在江湖上，你的確是頭猛虎；但在情場上，你不過是個儒弱的逃兵。任何儒弱的逃兵，無論他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的，你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

楊雄默然。

柳花花注視著他：「去找她吧，人是會變的，或許她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歷練，她會發現我根本就不適合她；或許她比以前更成熟，早已忘却了痛苦也說不定；或許……總之，對你來說千眞萬確是一個機會，輕易放棄機會的人，註定要活在後悔的歲月中，你願意過這種日子嗎？」

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種痛苦：後悔，無疑是最痛苦的一種痛苦。

誰都怕活在「後悔的歲月中」，你不怕？

楊雄怕。所以他臉上有光：「是的，我應該去找她，向她表明我愛她；我爲什麼要放棄機會？我爲什麼要留來日後後悔？」

柳花花臉上有笑容。

楊雄望著他：「你眞不認爲我是個很醜的男人？」

「如果，」柳花花肯定的說：「有兩個女人讓你選擇，一個是面美心醜，另一個是面醜心美，你願意選擇那一個？」

楊雄笑了。

這一刹那，他心中那積壓已久的自卑豁然一空！

——臉和心那個重要？

臉和心都是父母天生的，就算現在的醫術發達，能使單眼皮變成雙眼皮、扁鼻子變成高鼻子、小乳房變成大乳房、小屁股變成大屁股……但這終究是有限的，而且它也一定會隨著年齡而老化，因此臉是不變的，充其量也只是小變的；但心就不一樣了，它是可變的，而且可以大變特變、橫變直變。變得下流齷齪、變得貪婪自私、變得聖潔高貴、變得善艮恭謙……無所不變！

因此，心比臉重要！

即使你擁有一張美得天都塌下來的臉孔，但却有一顆醜陋而邪惡的心，世上有幾個人會喜歡你？

（未完・四）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羅刹與狄飛虹二人在少林寺假扮和尚被一黃髮碧眼、全身毛茸茸的維吾爾族的僧人揭穿，彼此交上了手，狄飛虹一時大意，竟被對方摔至一房間內，玉羅刹見狀亦尾隨之，却見狄飛虹跌下一個黑暗的洞穴中，欲加以援手，却不料也一起跌下去。狄飛虹運足功力，以五指插入洞壁，才不致跌至洞底，也恰好托住了玉羅刹。二人欲往洞底查察可有出路，但一股奇臭的屍體氣味猛攻上來，遂斷定洞底並無出路，忽然，玉羅刹看見右壁有一洞穴，因而發現了一條蜿蜒的甬道及一間無門無窗的石室，二人料必死於此了，就在這時……

愛郎被擄去　怒燒萬毒谷

狄飛虹道：「不要妄自菲薄，谷主，以妳的條件，武林豪俠，王孫公子，何求不可得，如果咱們早逢幾年，我絕對會追求妳，現在我不配，當侍妾也委屈妳了，我不能這麼作，這樣吧，如果妳願意，咱們就結個異姓兄妹吧。」

玉羅刹是一個感情極端豐富的女孩子，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無論正邪兩道，只要犯到她的手裏，必然難逃一死。

當然，以她那絕代的風華，追求她的青年才俊，怕不多得像過江之鯽，但她姑奶奶却眼高於頂，好像連宋玉潘安那樣的美男子，她都不屑一顧，也許是邪門吧，她偏偏愛上一個已經有兩位妻子的狄飛虹。

當然，狄飛虹絕對有宋玉潘安那麼美，但他却有一般常人沒有的特殊氣質，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如果一定要說，只能說他豐標絕代，男人見了會敬畏，會嫉妒，女人麼，就只有一種愛慕之心了。

如今她連侍妾都沒有份，她那雙可以迷盡天下男人的媚眼，忽然現出一股駭人的殺機，不過那殺機一現即隱，她輕盈的一笑道：「不，我要你作我的師弟。」

狄飛虹道：「作妳的師弟？我不懂，請妳說明白一點。」

玉羅刹道：「你的武功雖高，却不會毒技，在武林中人來說，應該算是一個很大的



缺陷，我師父百毒帝君名震環宇，我代師收徒，你當然是我的師弟了。」

狄飛虹啊了一聲道：「令師他老人家還健在？」

玉羅刹神色一黯道：「他老人家去世已經四年多了，不過你放心，我巳獲得家師的全部眞傳，連家兄對我都甘拜下風，我保證能使你成爲一個使毒的絕頂高手。」

狄飛虹道：「我百毒不侵，還要學這個作什麽？」

玉羅刹道：「你的親人呢？難道他們也能百毒不侵？日前在萬毒谷，如果我不施救，她們還有命在？」

狄飛虹一嘆道：「看來我只好接受妳的意見了。」

玉羅刹道：「聽我的絕不會錯，我不會害你的。」

狄飛虹道：「那我也不能做妳的師弟，我比妳大了好幾歲，呼妳師姊那多彆扭。」

玉羅刹道：「好好，你當師哥總該可以了吧？」

狄飛虹道：「咱們躭擱不少時間了，你快救他們吧。」

玉羅刹道：「沒問題。」

他們找到一罈子酒，玉羅刹倒了一些藥粉到罈子裏面，攪勻了每人灌他半碗，不過盞茶時分，他們都醒了過來。

「啊，這是什麽地方，咱們怎麽會在這裏？」

說話的這人身高體壯，年約三旬。

狄飛虹道：「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三旬大漢道：「在下常三春，是武當門下。」

狄飛虹道：「在下去過武當，常大俠應該識狄某。」

常三春道：「你果然是狄大俠，請恕晚輩一時疏忽，請狄大俠，不知這是什麽地方，咱們怎麽會睡在這裏？」

狄飛虹道：「這裏是少林寺的地下室，少林巳被天慾魔教所控制．這間地下室是魔敎製造鐵甲人的地方，你們大概都是被魔敎以迷藥擄來的，然後喂給你們藥物，使你們迷失本性，然後讓你們穿上鐵甲，去作他們殺人的工具，如非這位玉羅刹姑娘相救，你們只怕很難清醒過來。」

常三春與其他數十人立即向狄飛虹及玉羅刹道謝，並請示他們現在應該怎麽辦？

狄飛虹道：「我還有幾位朋友．正在上面跟魔徒假裝的和尚激戰，我必須去幫助他們，也許這地下室關有少林寺的高僧，請你們找找看，找到了先放他們出來，然後上來共同殲滅魔徒。』

常三春道：「好，這事交給咱們，狄大俠玉女俠請。」

狄飛虹不敢怠慢，立即與玉羅刹找到出口，昇上厨房的一口大灶之內。

他們走出厨房，就聽到陣陣喊殺之聲，他們循聲前往，原來寺前廣場之上，正上演

一場兇狠的搏殺。

覃小蝶，羅蘭，拂琴，祝京娘，及玉羅刹的侍婢小野花，正跟十二名鐵甲人，及三十餘名白痴殺得天昏地暗，戰況之兇險，當得是天下罕見。

鐵甲人刀槍不入，還會施放毒烟，毒火，毒箭，毒水等利器，雖然覃小蝶的龍形劍，羅蘭的魚腸劍，雖是削鐵如泥的神兵，也不敢過於接近鐵甲人。她們不僅無法戰勝鐵甲人，連突圍也不易，更担心狄飛虹的安危，眞箇是着急萬分。

就在此時，兩條人影忽然由天而降，一片粉色的毒粉，使白痴及假和尚紛紛倒斃，另一片白色刀光掃過鐵甲人，十二名立刻倒了一半。

這兩名從天而降的飛將軍，自然是狄飛虹及玉羅刹了，覃羅等人乘對方慌亂之際，也奮力衝殺，天慾魔徒還能不一敗塗地。

此時常三春等也救出了少林掌門了凡禪師，羅漢住持了眞大師，及各部重要職司的高僧，並立刻展開肅淸魔徒的工作，可惜美中不足，幾名重要的魔徒，均逃之夭夭了。

不過少林寺能由魔徒手中收復，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只有一點令狄飛虹不安，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天慾魔教的總壇所在。

還有一點就是他的兒子，他要覃小蝶命令黄蜂谷，以全力去偵查這兩件事。

於是他們回到了洛陽，玉羅刹主婢也住在將軍府裏，她是狄飛虹的師妹，要代師傳藝，而且她曾經救過覃羅二人，她們也不便反對。

祇不過玉羅刹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她雖是很認眞的教他各種毒技，却難免有些故意親近，以及撒嬌的嫌疑。

狄飛虹在將軍府闢了一間研究室，是專門研習毒技用的，由於怕人誤中劇毒，因而除了他與玉羅刹，任何都不得進入這間戒備森嚴的研究室。

只是如此一來，問題就發生了，因爲男女之愛，就像眼裏揉不得沙子一樣，尤以羅蘭是深深的愛着狄飛虹的，除了覃小蝶，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對狄飛虹過份的親近。

這天早餐之後，狄飛虹又與玉羅刹進入研究室了，羅蘭却一臉氣憤的來找覃小蝶道：「姐姐：妳就讓他們這樣？」

覃小蝶道：「怎麽啦，蘭妹子，什麽事令妳這麽生氣？」

羅蘭鼓着腮幫子道：「姐姐：妳怎麽攪的，難道妳不知道他們在作些什麽？」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我當然知道，他們不是在研究毒技麽？」

羅蘭哼了一聲道：「研究毒技？哼，孤男寡女，誰知道他們關着門在作些什麽？不行，我要到研究室去瞧瞧。」

覃小蝶道：「這不太好吧，妹子，妳應該相信大哥，他不是隨便亂來的人。」

羅蘭道：「我相信他，但我不相信那個女人，走，姐姐，咱們去研究室瞧瞧，看他們在作些什麽。」

覃小蝶本來不願意去打擾狄飛虹他們的，但禁不住羅蘭死拖活拉，只得跟他前往研究室。

按往常，室門是緊閉着的，門前守着四名將軍府的親兵，戒備得頗爲嚴密，如今室門洞開，親兵東倒西歪的倒在地上，像是被人點了穴道。

覃羅二人知道出了事，立即衝入室內，所見到的只是藥材與製成的成品藥瓶，那裏有半絲人影。

羅蘭急得跳脚道：「我說吧，姐姐，那女人跟本就沒有存着好心，現在大哥被她擄去了，妳說咱們應該怎麽辦？」

覃小蝶道：「不要急，妹子，咱們先救醒守衛問問他們再說。」

羅蘭道：「好吧。」

她們拍開了守衛的穴道，結果是一問三不知，他們甚至不明白是怎樣暈睡過去的，更不知道是外來的人下的手，還是室內的人出來制住他們的。

羅蘭怒罵道：「你們都是飯桶，將軍被人擄走了你們守衛的竟毫不知情，要你們何用，來人呀，給我綁出去砍了。」

她這一陣叱喝，立即湧進來八名武士，覃小蝶伸手一攔道：「慢點，妹子，他們的武功太低，遇到高手他們實在不濟，殺他們無用，咱們還是從長計議吧。」

羅蘭道：「好吧，暫時留下他們幾顆腦袋，給我滾。」

覃小蝶道：「將軍失踪之事，各位要守口如瓶，如有一字洩漏，各位只怕担待不起。」

武士親兵同時暴諾一聲道：「小人不敢。」

待他們退去之後，羅蘭道：「姐姐；我此時全無主張了，妳看應該怎麽辦？」

覃小蝶道：「以大哥的一身卓絕武功，要是有人想將他擄走，那是絕無可能的，除非……」

羅蘭道：「除非是在他的身邊，與他時常接近之人，才能乘機下手。」

覃小蝶道：「妳懷疑玉羅刹？」

羅蘭道：「除了那個女人之外，還會有誰？」

覃小蝶縱目四掠，發現四週木架上放有許多瓷瓶，上面貼有標籤，都是已經煉製的成品，不由有點懷疑道：「如果是玉羅刹，這些成品她爲什麽不帶走？」

羅蘭道：「萬毒谷裏有的是，她怎會稀罕這個，再說她帶着一個大男人已是不便，怎能再帶這些。」

照羅蘭的說法，是指狄飛虹被玉羅刹所擄，雖然是武斷了一點，也只得如此想法。於是她柳眉一皺道：「妹子：萬毒谷遍地皆毒，咱們進不去啊。」

羅蘭哼了一聲道：「怕什麽，咱們調五萬大軍包圍萬毒谷，以火器將它燒個精光。」

覃小蝶道：「那大哥呢？妳也把他燒死？」

羅蘭一呆道：「那怎麽辦？」

覃小蝶道：「對付萬毒谷，何需五萬大軍，有咱們幾個，有就足够力量可消滅她們了。」

羅蘭道：「姐姐：妳忘了，咱們如何克服那些劇毒呢？」

覃小蝶道：「這個我怎會忘記，妳瞧瞧那些藥瓶上的標籤。」

羅蘭仔細一瞧，只見上面寫的種類頗

多，是萬實靈，百草續命丹，蘇魂復神散，追是解藥，還有三步跳，七步斷魂香，是毒藥，他們煉好的成品就只有這五種，但這五種全都十分有用。

羅蘭道：「姐姐，這三種解藥，不知道那一種對萬毒谷的毒有用，如若使用不當，我們豈不是有去無回！」

覃小蝶道：「我想蘇魂復神散是解救鐵甲人及那些白痴用的，萬實靈及百草續命丹，可能有剋制那些奇毒的功效，咱們不妨一起帶着。」

羅蘭道：「好，咱們一人帶一種，其他的無論是解藥或毒藥，叫拂琴京娘她們帶着，有時候也許會用得着呢。」

覃小蝶道：「好吧。」

她們不敢作半點耽擱，一面將軍府的事務交給冷戰負責，再飛鷹傳書，令黃蜂谷由金杖婆婆帶必要之人留守，其餘全體四出江湖，尋找狄飛虹，玉羅刹，及花滿樓，然後她們帶着五衞五婢，及八隻神鷹逕向萬毒谷奔去。

她們携帶的萬實靈十分管用，萬毒谷的毒花毒草對他們完全失去作用。

這件事他們是作對了，可惜的是整個萬毒谷已空無一人，連一隻飛禽走獸也瞧看不到。

這可惹火羅蘭了，她向五衞五婢下令道：「放火，給我燒掉她這個賊窩。」

萬毒谷的花草十分美麗，難免會引起過路的或探幽尋勝者的興趣，如果不將它毀掉，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無辜之人，羅蘭要放火毀掉它，覃小蝶也沒有阻止。

如今萬毒谷變成一個慘不忍覩的荒谷了，只是未能解除覃羅等人心頭的不安，她們是來救狄飛虹的，結果什麼也沒有找到，這叫她們如何安得下心來？

「怎麽辦？姐姐。」這是羅蘭在問覃小蝶。

「玉羅刹能够放棄萬毒谷，並把她的手下全部帶走，我想必然另有巢穴，只是江山如此遼闊，要找到她實在不易。」

「哼，就算她逃到海角天涯，我非找到她不可。」

拂琴道：「夫人：小婢有一個笨辦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羅蘭道：「試說說看。」

拂琴道：「有一個人，必然知玉羅刹的另一個巢穴。」

羅蘭道：「誰？」

拂琴道：「毒神。」

羅蘭道：「毒神是她的兄長，多半知道她藏身何處，可是咱們到那裏才找到毒神？」

拂琴道：「咱們可以逼他出來。」

一頓接道：「如今天下門派，已投効天慾教的有青城派，丐帮，神箭門，太原金府，玉簫莊，還有空門四怪，及終南惡客東門亮等都跟天慾教有勾結，咱們以霹靂手段對付這些人，不怕毒神不出來。」

羅蘭道：「辦法是好，只是咱們要增加一點實力。」

覃小蝶道：「增加實力倒是不必，放眼天下，除了大哥，能够在咱們手下走個三招兩式的並不多見。」

羅蘭道：「話是不錯，不過雙拳難敵四手，如果他們再出動鐵甲人及白痴，咱們只怕就無法應付了。」

覃小蝶道：「人少也有人少的好處，行動方便，隱蔽容易，咱們以鷹兒在空中偵察，他們想集中大批人馬，豈能瞞得過咱們？」

羅蘭道：「這也有道理，咱們先從那裏下手？」

覃小蝶道：「丐帮分舵到處都有，不如就拿他們開刀。」

拂琴道：「丐帮雖遍佈天下，但人材凋零，在武林中已無足輕重，縱然毀掉他們十個八個分舵，天慾教也不會放在心上，此地接近湖南，咱們何不直奔洞庭？」

覃小蝶道：「莫非洞庭王一劍追魂艾震，與天慾教也有勾接？」

拂琴道：「八成錯不了。」

羅蘭道：「聽說艾震爲人正直，義薄雲天，是武林中罕見的忠義之士，我爹曾經意欲保存他爲官，替朝庭効力，却被他一口回絕了，像他這等人，怎會和魔教勾接？」

拂琴道：「昨午在飯館進餐時，小嫂聽到兩個商人模樣的旅客在談話……」

羅蘭道：「妳是聽到他們說了些什麼了。」

拂琴道：「是的，他們雖是小聲說話，因爲就在隣桌，所以小婢還是聽得很清楚。」

羅蘭道：「他們怎麽說？」

拂琴道：「他們說洞庭湖發現水怪，將一艘夜歸的漁船擊沉，生還的漁民說，那水怪像一個鐵人，一拳擊出，聲如巨雷，漁舟立即支離破碎，漁夫自然全部落水，而且非死即傷，只有一人逃得性命。」

羅蘭回頭對覃小蝶道：「姐姐：妳看它是不是魔教的鐵人？」

覃小蝶道：「我看八成是的，不管怎樣，咱們就順道欣賞一下洞庭八百里風光也是好的。」

羅蘭道：「旣然如此，咱們就去洞庭吧。」

× × ×

八百里洞庭，面積有三千七百餘平方公里，爲我國第一大淡水湖，湖中島嶼甚

而以湖口的君山最着。

君山又稱湘山，周約四公里，內有小丘十二，狀如螺髻，登臨遙望，萬頃碧波，一覽無遺。

島上有香妃墓與二妃廟，最高處名爲軒轅台，山下有石，名爲漢武射蛟台，其南之响沙，傳說有地道可通太湖之西洞庭山，洞庭王艾震的總壇就設在响沙。

這天晌午時分，覃小蝶等一行，已經到達岳陽，此地位於湘省之北，洞庭湖的東岸，是湘省北部的門戶，在軍事上尤爲重要，岳陽樓在城西，是本城最着名的酒樓，也是最着名的古蹟，他們旣然來到此地，岳陽樓閧然非光顧不可。

樓上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八仙中的李鐵拐留詩，最出色的是詩仙李白的「水天一色，風月無邊。」以及詩聖杜甫的「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在岳陽樓上眺望洞庭，只見輕烟薄霧，落霞千里，這無邊美景，只有李白杜甫這樣的詩人才形容得出來。

（未完·四十四）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盜墓賊旺財因盜墓而被殭屍追逐到無處可奔，來到二個茅山師父錢可通和吳興門前求助，錢可通和吳興是師兄弟，二人治鬼都有一套茅山法術，見到窮鬼殭屍撞上門，大顯身手，卒將殭屍用三昧眞火燒死，救了旺財，錢可通營謀有術，大有收穫，門面裝潢華麗，穿着衣服麗都，還有一個年輕人大發做徒弟和跟班；吳興則潦倒終生，不善營謀，又不服師兄做生意騙人手法，二人都合不來，地保九叔介紹柯金水來找他們二人，因他弟弟柯銀洋被瘋狗咬死，托二人押送棺柩回鄉安葬，吳興坦率直說會有屍變，錢可通認爲他會得罪有錢人……

暗弄屍變　懷恨報復

大發孭着一個大包袱走來：「師父，都準備好了。」

錢可通輕聲走近問：「沒有大意遺漏吧？」

大發打開包袱，大聲應：「木劍、墨斗繩、生鷄血、黃符、糯米，對付殭屍的東西都在了。」

四個仵工聽説奇怪的看着錢可通。

錢可通強裝笑臉，喝一聲：「胡説八道，現在叫你去對付殭屍啊？」

大發一呆：「師父——」

錢可通聲音更低。「你是要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

大發奇怪的。「師父不是説過，風光的事一定要大聲傳開去？」

錢可通冷笑。「現在你覺得很風光啊？」

大發垂下頭來，錢可通接問：「你師叔方面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大發回頭一望。

吳興的屋子仍然大門緊閉，大發笑笑。「到現在還未見他現身，一定是昨天太丟臉，太沒有意思，不敢再面對師父。」

「總之小心。」錢可通再揭起車簾子看一眼才舉步行前去。

大發亦行前

那四個仵工當然亦離開，他們這邊一走，三個小孩便追逐着走過來，突然有所發現的停在馬車後面，其中一個手一指。

「看——」

他們是看見吳興藏在車子底下。

吳興不由冷汗直冒，伸手指嘴唇上，示意三個小孩子不要作聲。

三個小孩子仍然奇怪的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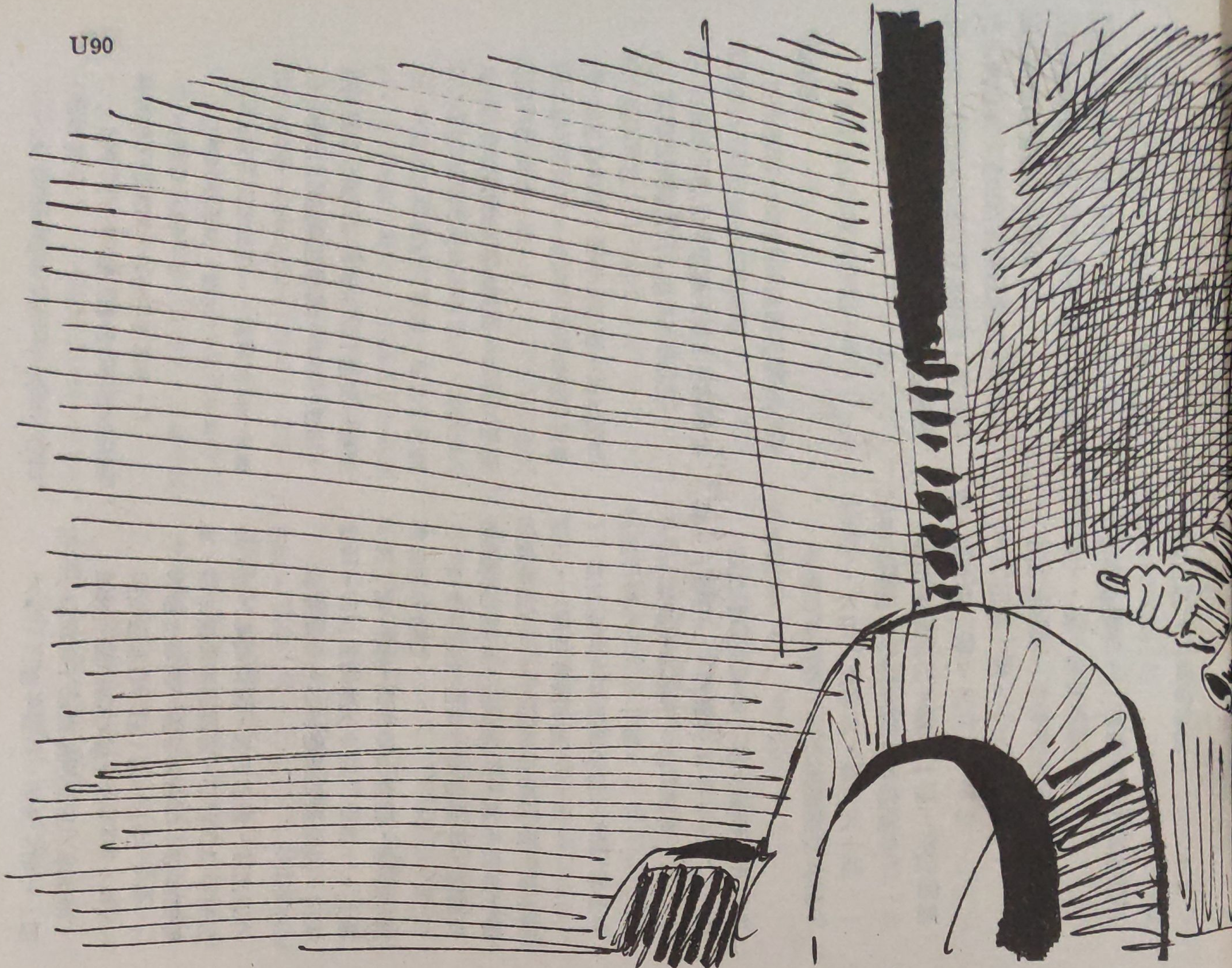
錢可通的聲音即時傳來：「大發，你再去看看車廂，看看棺材放得好不好。」

吳興聽着不由一陣心驚肉跳。

大發那邊應一聲：「師父，已經很好的了。」

「人懶就是沒辦法。」錢可通喃喃地說。

吳興方鬆一口氣，一個小孩子便探頭



進來，低聲問道：「叔叔，你在這裏幹什麼？」

吳興一個頭僞直要變成兩個。

大發即時探頭看一眼，看見三個小孩子，呼喝一聲：「小鬼，讓開。」

他沒有留意那三個小孩子的神情，接喝一聲，鞭子一落，驅車前去。

吳興一口氣這才鬆下來。

× × ×

馬車到了郊外，錢可通亦鬆一口氣，一聲：「現在我才放心。」

大發揮着鞭。「師父還在担心師叔？除非他背插雙翼，懂得飛，否則如何追得及？」

錢可通笑笑。「我就是算準了他連買馬的錢也沒有。」

他却是算不出吳興藏在車子底下，這時候已然從車子底下爬出來，翻上車廂。

這當然不容易，馬車往前疾馳，一個不小心掉下來便變成滾地元寶，不知道滾到那兒去的了。

進了車廂，吳興伏在棺材上，手往釘子一抹，一聲冷笑，隨即探手從腰間拿出一個鎚子，一柄鑿子，接將鑿子插進棺蓋縫隙。

馬車這時候一下震動，只差一點沒有將他抛出去，他穩定了身子，隨即把鎚子往鑿子上敲。

鑿子的一端是木柄，他也是順着馬車震動發出聲响的時候才敲下去。

釘子迎着鑿子一下子便斷掉，吳興有備而來，當然是不會出錯的。

× × ×

夜漸深。

馬車奔馳在荒野上，揮鞭趕車的大發已經疲態畢露，錢可通仍然金睛火眼的，看見大發慢下來，立即連聲催促。

大發到底忍不住，歎了一口氣。「師父，在鎮裏是怕師叔搗蛋，來到了這裏，總可以休息一會吧。」

錢可通仰天望一眼，冷笑。「過了今夜，你怎樣休息也可以。」

「師父，死人那會這麽容易變成殭屍的？」

「你錯了，要變殭屍馬上便會變，人死入土爲安，入土不安，死也氣不絕，隨時都會變殭屍，學茅山術學得皮毛，好像你這樣，跑去趕死，一個不留神出錯，行屍也會變成殭屍。」

「還不是屍一條。」

「死屍是個死相，行屍只會不停的跳，變了殭屍可就不同了，力大無窮，隨便一揑……」錢可通雙手作揑狀。「沒有人吃得消。」

大發不由打一個冷顫。

錢可通再抬頭：「今日是陰年陰月的陰日，還未到陰時，可是，你看看那個月亮。」

大發不由抬頭。

夜空一輪明月。

「多圓的月亮。」大發不覺說一句。

「七月十五，不圓才怪，你再仔細看清楚。」

大發瞇着眼睛再細看，突然有一種感覺，那一輪明月好像有一種慘綠的光芒散發出來。

「怎麽越看越寒心的？」大發不由打一個冷顫。

「寒心吧，你說這樣的月光若是正照着柯銀洋的屍體，會有什麽後果。」

「屍變？」

「眞是要變馬上變。」

「幸好棺材釘穩了，屍體怎也不會暴露在月光下。」

大發說這句話的時候，當然怎也想不到車廂內吳興已經將最後的一顆釘子鑿斷了。

吳興隨即將棺蓋往後移，棺材內的屍體這便露了出來。

然後吳興將車簾子掀開，月光立時照在屍體的臉上。

「不用客氣，盡量吸取這月光的精華。」吳興嘟喃着一面伸手招揚，唯恐那月光不照進來的。

屍體的眼蓋就在這時候霍地張開。

吳興看在眼內，既驚又喜，一屁股坐在棺蓋上，將竹簾子拉得更高。

車子震動，月光也在屍體的臉上不住的晃動。

一輪明月這時候更淒冷了。

× × ×

大發不覺又往天空望一眼，在他的眼中，那一輪明月更顯得陰森恐怖，慘綠色的火焰彷彿在圓月的周圍燃燒着，看多一眼，更像要燒到他心深處。

他不由又打一個冷顫，心神一分，駕馭的馬車險些往側撞去。

錢可通一眼瞥見，連忙喝一聲：「小心——」

大發一把勒好韁繩，慢應一聲：「已經在小心着。」眼還是不由向天邊望去。

看多一眼他便心寬一分。

錢可通即時大喝一聲：「小心——」

前面的路面上赫然橫擱着一條枯粗樹幹，錢可通看見的時候，時間已經非常緊迫，到大發有反應，勒馬抽韁，如何還來得及。

馬嘶聲中，拉車的馬前蹄奮起，往側轉出，但車輪還是不免撞在樹幹上：「轟」然一聲，車子雖然沒有翻倒，那一下跳動也非常劇烈。

車廂內棺材的蓋子立即飛出，撞開車廂掛着的簾子，往外飛出，騎在棺蓋上的吳興亦飛了出去，隨着棺蓋飛撞在路旁草叢中，人隨即被棺蓋壓在下面。

錢可通看不見棺蓋吳興，但聽聲響亦知道出亂子，大吃一驚。

大發也不是聾子，勒住馬車，脫口一聲：「發生了什麽事？」

錢可通沒有理會，跳下馬車，大發亦跟着跳下。

車廂已被撞碎，沒有蓋的棺材暴露在月光下，大發一眼瞥見，衝口又一問：「怎會這樣的，到底是那一個搗蛋？」

錢可通恨恨的一聲：「除了你那個師叔，還有那一個？」

大發四顧一眼：「人不在啊。」

錢可通冷笑：「當然不在，將棺材弄成這樣子，還不遠走高飛。」

大發嘟喃着：「這個人怎可能溜到車廂內？」

錢可通又一聲冷笑道：「你若是小心，依我說話，檢查清楚，怎會讓他躲在車上？」

大發這時候也省起馬車在鎭內那些小孩子的有異。

這一看，他不由面色大變，脫口一聲：「糟——」急步搶前，左手一抹屍體睜開的眼蓋。

他的手鬆開，屍體被抹回的眼蓋又睜開，目光下閃閃生光，雖然沒有生氣，却說不出的恐怖。

他連忙再將屍體的眼蓋抹上，接喝大發：「快，生鷄血！筆！」

大發一陣手忙脚亂，打開公事包，拿出生鷄血、筆，錢可通筆點生鷄血，接將生鷄血點在屍體的眼蓋上。

點上了生鷄血，他雖然將手鬆開，屍體的眼蓋也不再張開。

大發不由問：「不會再出事的了？」

「不會，現在開始，事才多呢？」錢可通抬頭望一眼，天上的月亮，打一個寒噤。

大發接一聲：「那我去拾回棺蓋。」

錢可通搖頭：「來不及的了，我們必須立即趕去那邊樹林，作好準備，否則陰時一到，不堪設想。」

大發不由問：「怎樣不堪設想？」

「還問這麽多？」錢可通接喝一聲：「快！」

大發馬上跳回車座上，揮鞭驅車。

馬車急馳而出，站在車上的錢可通一個三脚不穩，險些摔倒，他一把抓着棺材邊，穩住了身子，搖頭一聲：「姓吳的，你也算陰毒了。」

馬車去遠，吳興才推開棺蓋爬起來，灰口灰臉，揉着腰背，但面上却有笑容。

「毒！——還有更厲害的呢？」他看着馬車的去向，笑得更開心。

他已經弄清楚錢可通的意圖，當然又有了對付錢可通的辦法。

× × ×

馬車進了樹林，錢可通立即吩咐停下，隨即跳下來，拿出準備好的法寶。

第一樣便是羅盤，選好了方位，黃符在手，一陣念念有辭，他將黃符一劃，黃符蓬然着火燃燒，接往地上畫去，一股火焰便從地面冒起來。

大發正在火的另一邊，不由嚇一跳。

錢可通一而再，再而三，引起了七堆火焰。

大發看着不由一聲：「師父，你要放火燒山，有傷天理啊。」

「你懂得什麽？」錢可通冷笑：「我已經用羅盤量度妥當，這塊地日間最少有四個時辰被日光照射，陽氣最重，再用七星眞火一燒，確保平安。」

那七堆火焰也就在這時候消失。

大發大感奇怪：「怎會這樣的？」

「陰氣重就是這樣，要不是這些地陽氣重，火根本燒不起來。」錢可通手中燃燒着的黃符隨即往身後地上畫去。

火焰在地上冒起來，但立即消去。

大發看着叫出來：「其他地方陰氣果然重。」

錢可通冷笑。「那還不動手搬棺材過來。」

「對對——」大發急急奔向棺材那邊

去。

錢可通這一次也沒有攤出師父架子，連隨過去動手，兩人合力將棺材抬下來，抬到陽氣最重的地方，豎起來，靠放在樹幹上。

大發累得喘氣，錢可通亦汗流浹背，那是上好的棺木，當然重得很。

大發喘過氣，接問：「師父，怎麼棺材要豎起來？」

錢可通歎息：「棺材沒有蓋子，平放四面聚光，不直放怎成。」

大發似懂非懂的點頭，錢可通再拿羅盤一照，喃喃着：「陰時月正西，棺材一定要正向東面，才可以完全避開月光。」

大發不等他吩咐急急移動棺材。

錢可通一分一厘也不放鬆，到完全正確，才叫大發停下手，接上前將一張黃符貼在屍體的額上，遮蓋着屍體臉龐。

然後他將一塊白布在棺材前面以樹枝張開，再將一盞汽燈放在白布後面。

燈光將白布照耀得更慘白，陰陰森森的。

他跟着將一塊穿了一個圓洞的木板放在汽燈前面，燈光被木板擋去，只是穿了一個圓洞的地方透光，照耀在白布上。

白布上於是出現了一個光圈，有如一輪明月。

大發跟隨錢可通多年，卻幾曾見過這許多東西，看着奇怪。「師父，這擺佈我可完全不明白。」

錢可通也沒有賣關子，解釋：「屍體已給月光照過，怎也有些心思思，有拜月的傾向，我這樣弄一個假月亮給他，是叫他白拜一場，好讓他死心。」

大發脫口大讚。「好，想不到師父你非獨不會呃神騙鬼，連殭屍也可以呃騙一番。」

錢可通乾咳一聲，板着臉，大發連忙閉嘴。

再細看一會，錢可通才一聲：「好了，現在總算是萬事皆備。」

「那可以安枕無憂了。」大發伸一個懶腰。

「你當然希望可以好好睡覺。」

大發一聲：「多謝師父。」

「看着屍體——」錢可通喝一聲。

「師父，用不着這樣緊張吧，」大發接問：「這時候還害怕什麼？」

「就是你那個師叔。」錢可通大皺眉頭：「他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

「好處可就多了，」大發衝口而出：「這一次你事情弄壞了，柯金水拿着你簽的合同，跟你打官司，我看你不免要進牢子裏，那時候，還不是師叔的天下。」

「卑鄙——」錢可通怒罵一句。

「人爭一口氣，沒有什麼卑鄙不卑鄙的。」

「對。」錢可通板着臉。

大發接一句：「所以師父你就是要怎樣報復，我也贊成的。」

「廢話——」錢可通表面上當然不會承認會對吳興採取什麼卑鄙的報復手段。

大發抬頭看着：「陰時還未到啊。」

錢可通亦抬頭望去，只見那一輪明月就像在慘綠的火焰中燃燒。

「到了，」他倒抽一口冷氣。

一聲狼嗥就在這時候響起來。

大發由心一寒：「好像是狼叫。」

「除了狼難道還有其他東西這樣叫的。」錢可通喃喃地。「月圓之夜，很多東西都會獸性大發的。」

「人呢？」大發接問一句。

「人沒有獸性，又怎會有衣冠禽獸這種成語呢？」錢可通冷笑。

「對，難怪很多人罵兒子開口第一句便是：你這個畜牲——」

錢可通目光一轉。「這條屍還是瘋狗咬死的。」

大發當然聽出錢可通語聲中的憂慮。

一聲狼叫又響起來。

錢可通不由打一個寒噤，抬頭望天：「幸好今天天地朗氣清，惠風和暢，要是雷打電閃。」

語聲未已，天地間突然一亮，錢可通一呆，目光再一轉。

一道閃電正從那邊夜空疾閃而過，隨即霹靂一聲，天地震動。

× × ×

閃電劃過長空，正落在墓地上，霹靂聲中，墓地上一堆泥土翻起，旺財一身泥污的從一個洞內冒出來。

「什麼事——」他脫口叫出來。

今夜他跑來這個墓地，又是要打劫陰司路，不防給那一聲霹靂嚇一跳。

隨即又是雷霆電閃。

旺財雙手亂搖，一陣手忙腳亂，喃喃地道：「不會這樣吧，千辛萬苦才找到一塊這麼好的山地，現在竟然行雷閃電，千萬不要吹風下雨才好。」

一陣大風即時捲起，泥土飛揚。

「風來了。」旺財撥開吹在臉上的泥土。「還是快一些弄妥這件事。」

他接向墳墓揮手一個招呼道：「得罪了。」

墳墓的碑石上刻着「愛妾倩文之墓」，還有一張瓷燒的照片，是一個少女。

雷霆電閃中，旺財一頭鑽回洞穴內，急急爬到棺材的前面，鎚鑿並用，棺材頭鑿開，一面嘟喃着：「兄弟旺財，近日倒足了霉頭，飯也沒得吃，不得不打劫陰司路，一發死人財。」

棺材前面的木板被鑿開，一雙穿着綉花鞋的腳便出現在旺財眼前。

旺財拿電筒一照道：「腳美，鞋子也美。」

再往上照，照亮了倩文這具女屍豐滿的身材，漂亮的面龐。

屍體顯然新葬不久，還沒有腐變，也沒有腐臭的氣味。

再看見倩文額上嵌着用金鍊子鑲造的一顆明珠，旺財不由叫出來。「這回發財了。」

他再也忍不住，急急的爬前去，棺材並不寬敞，雖然容許他的身子穿過，但往前移動同時，難免會接觸倩文的身子。

「得罪得罪，有怪莫怪。」旺財一聲聲的陪罪，再移前，右手錯按在倩文的胸膛上，忙又鬆手，連聲：「對不起，對不起。」

他爬着爬着總算爬到適當的距離，搖手便要摘取倩文額上那顆明珠，一摘不成，再往前爬，雙手繞到倩文的腦後，要將

金鍊子解開，面部與倩文的面部已非常接近，一個不留神，後腦撞上棺蓋上，頭往下垂，嘴唇便生印在倩文的嘴唇上。

旺財連忙抬頭，伸手往嘴邊一揩再揩，雖然沒有異味，他總有那種感覺。

雷聲即時爆響，旺財一驚，頭一動，嘴唇又印在倩文的嘴唇上。

一道閃電即時凌空劃過，落在地上，再往前飛閃，射進了地洞。

閃電劃過地洞再入棺材，落在倩文的脚上，倩文立時有如觸電的一震。

閃電也就沿着倩文的雙脚閃射沿伸到倩文的嘴唇。

旺財正要將嘴唇移開，閃電已至，竟然將倩文的嘴唇與他的嘴唇黏結在一起。

閃電消去，那股力道仍然存在，旺財震驚中扭將嘴唇移開，却是怎也移不開，嘴唇與倩文的緊黏在一起，他將頭仰起，倩文的頭亦被拉起來。

閃電這時候又閃至，倩文全身電閃發亮，電光由她的嘴唇再貫進旺財體內，一股奇怪的力量即時就爆炸開來，就像是火藥。

那個墳墓立時被爆開，倩文與旺財隨同棺材爆出墳墓之外，泥土飛揚中落在地上，也這樣才震開分開。

旺財着地不由一連打了幾個滾，倩文亦同時打滾，動作竟然與旺財的完全一模一樣。

旺財伏在地上，倩文亦伏在地上，到旺財清醒爬起來，倩文亦爬起來。

旺財當然難免一陣驚惶失措，倩文的反應跟旺財完全一樣。

好一會，旺財才完全清醒過來，把頭一陣晃動。

倩文的動作完全一樣。

旺財總算發現倩文的所在，到他發現倩文的動作與他一樣，這份驚嚇更就是難以言喻，奇怪中難免恐懼。

他呆看着倩文，倩文亦呆看着他。

陰時已至，森冷的月光下，倩文更顯得鬼氣陰森。

「你到底是人是鬼？」旺財忍不住問這一句。

倩文嘴唇移動，與旺財說話的移動一樣，就是沒有聲音發出來。

旺財不由伸手往倩文眼前一晃，倩文的動作一樣。

他到底不是笨人，總算發覺這一點，但仍然要再一試，移動脚步。

倩文亦移動脚步。

旺財心裏驚駭，再一眨眼睛，倩文亦一眨眼睛。

「我的媽——」旺財脫口呼出來，手一指倩文。

倩文亦手指，口張開，一股白烟的從口內噴出來，旺財再也忍不住，轉身發足狂奔。

倩文亦轉身起步，緊追在旺財身後。

× × ×

旺財脚絆着樹根，摔一跤，倩文亦一樣反應，腳下却沒有絆着樹根，也因此，看來特別顯得怪異恐怖。

旺財隨即爬起來，身子一躍，爬上了那株樹，一口氣爬高丈八，才鬆一口氣，往下望去，不見倩文在樹下。

「那兒去了。」他左望右望，無意往脚下望去，才發覺倩文正爬在他脚下。

他大驚而叫，急往上爬，倩文亦緊跟着往上爬。

她的樣子並不可怕，可是那種如影隨形，動作一致的恐怖感，却更加可怕。

旺財爬着爬着手一抓空，便從樹上摔下來，摔得腰背也彎了。

倩文同時鬆手往下掉，動作亦與旺財完全一樣，到旺財忍痛爬起來，往前逃，她一樣緊追在後面。

這一次旺財連停也不敢稍停了。

× × ×

吳興這時候已進入樹林，向停放棺材的地方接近。

他脚步移動非常小心，藉着樹木掩護，唯恐被錢可通大發二人發覺。

經過馬旁，馬沒有反應，好像已睡着一樣。

吳興再往前移動，來到破爛的馬車後面，探頭往外看去。

錢可通坐在一方石上，這時候，突然有所發現的，眼珠子左一滾右一滾，緩緩伸手抓向放在旁邊的一條枯枝。

吳興不禁有些懷疑，他實在難以相信錢可通耳目這樣敏銳，竟然已發現自己的所在，却當然不敢再移動，若錢可通有所行動，馬上拔脚開溜。

錢可通枯枝在手，突然一下子跳起來，手中枯枝往挨在一旁睡覺的大發當頭打下。

枯枝一斷爲二，大發立時大叫着跳起來。「什麼事，什麼事？」

吳興這才鬆過一口氣。

錢可通看着手忙脚亂的大發，一聲冷笑。「睡覺？」那截斷枝又當頭敲去。

大發一閃避開，雙手捧頭。「師父，你是要命！」

錢可通冷笑。「我怎樣吩咐你的，小心看穩，不要讓你那個師叔搗蛋。」

「有你看着成了。」

錢可通手中枯枝揚起。「你是師父還是我是？」

大發馬上手一指。「師父，斷了。」

錢可通一看。「哦——」反手丟掉斷枝。

大發才展開笑臉，冷不防錢可通一巴掌摑來，將他摑飛丈外，摔在棺材前面，大發也是給摑的頭昏腦漲，睁眼看見靠在棺材中的屍體雙脚，不由得一驚，身子一縮，抬頭望去。

屍體安靜的靠在棺材內，面上仍貼着黃符，不見面龐，也因而並不恐怖。

大發鬆過口氣，撫着臉站起來。「師父，財神爺不是好好的在這裏。」

錢可通冷笑。「是要鬧出事了才着急麼？」

大發四顧一眼。「周圍水靜河飛，可是平安得很。」

錢可通又一聲冷笑。「要變了你才知道厲害。」

「要變便變，變魔術啊？」

「你懂得什麼？這個時候再讓他照上月光，一見血便會復活。」

「那來的血。」大發搖頭。

一陣呼救叫聲即時傳來。

錢可通大發一齊循聲望去，只見樹木叢中黑黝黝的，並無發現。

「有人叫救命。」大發目注錢可通。

「師父可不是聾子。」

「我們跑過去看看。」大發興緻勃勃的。

錢可通伸手截下。「多管閒事，說不定是你師叔的調虎離山計。」

這句話靜夜中吳興倒是聽得清楚，反手抓着頭髮。「怎麼我就是省不起這調虎離山之計？」

他事實沒有錢可通所說的聰明。

連聲「救命——」這時候又傳來，吳興轉首望去，只見倩文追着旺財走來。

旺財並沒有發覺吳興所在，只顧向前奔，倩文緊隨不捨，動作與旺財仍完全一樣。

吳興看着當然奇怪，不覺探頭出來。

錢可通並沒有發現吳興，只是看着迎面奔來的旺財。

從他的角度，倒是看不見追在旺財後面的倩文，大發也一樣。

看見是旺財，大發不由嚷出來。「師父，原來是那個小子。」

「師父不是瞎子。」錢可通瞪着眼，目不轉睛。

旺財筆直向他走來，越來越接近，他看着不由架式擺開，蓄勢待發。

旺財這時候當然已發現錢可通大發，喜出望外，脫口大叫：「錢眞人——」

錢可通沒有回答。

旺財繼續接近，大叫一聲，一個虎撲，他是看出錢可通無意出手，却是看不出錢可通因為角度關係，並沒有看見倩文，把心一橫，只望從錢可通頭上撲過，乘機脫身。

錢可通看準來勢，猛一腳踢出，正踢旺財心窩，將旺財踢飛出去。

一飛丈外，旺財枲手枲脚的摔在馬車上。

倩文與之同時就像旺財那樣撲向錢可通，師父到底是師父，反應敏捷，錢可通倉惶中仍然及時避開。

大發這時候却已看見倩文，美女一個，如何肯錯過，張開雙手，只等她投懷送抱。

他正立在錢可通身後，倩文若是原勢撲來，錢可通旣然避開，他應該便可以抱個正着。那知道倩文還未撲上，便像旺財那樣，枲手枲脚的倒摔了出去。

大發不由僵了臉，愕然望去，倩文正好摔倒在旺財身旁。

旺財接着爬起來，倩文動作一樣，他揉着胸膛，倩文亦一樣。

旺財終於發現倩文在身旁，下意識手一指，倩文同時手指着他，他開口，倩文亦開口。

他說不出話來，倩文口張開，却是一口森寒的陰氣噴出。

錢可通立時發覺，眼睜得更大。

旺財亦不由打一個寒噤，驚跳而起，躍上馬車，一翻而過，倩文動作一樣，緊隨不捨。

那輛馬車的車廂原已散掉一半，兩人這樣一輪奔跑，東碰西撞，更支離破碎。

錢可通沒有理會馬車，只是盯穩了旺財倩文二人。

大發不由叫起來。「這是幹什麼的，我們這輛馬車要完了。」

旺財那裏有空理會，大發轉望錢可通，只見錢可通眉頭大皺。

「師父，用不着皺眉頭，這小子我早就看出，欺善怕惡，我去擺平他。」大發說着走前，衝着旺財，大喝一聲道：「站着——」

旺財倒是給這一聲喝醒，回頭一望，向錢可通奔來。

錢可通不等他跑到面前，架式已擺開，準備給旺財一下厲害的。

旺財一眼瞥見，不敢接近，只是繞着錢可通兜圈子，倩文當然動作一樣。

大發不覺跟着旺財半身一轉。「師父，這小子分明是跟你戲耍，給他一下狠狠的。」

錢可通尚未有反應，旺財已叫起來。「錢眞人救命，救命——」

大發馬上截住。「別聽他的，前次他叫救命，險些令你們同門相殘，這一次，說不定目的在要我們師徒二人反目。」

旺財忙叫一聲：「大發兄——」

「別稱兄道弟，我大發可不是笨人，不會受騙的，一句大發兄要我改變對你的成見，那有這麼容易？」大發隨即擋在錢可通面前。

旺財一再要跟錢可通說話都被大發擋着，錢可通要看清楚旺財倩文，亦因為大發擋在面前，總是看不清楚。

旺財心裏着急，一面企圖向錢可通接近，一面嚷：「錢眞人，這一次我可是眞的擺脫不了，這個女人總是要跟着我。」

大發馬上叫：「啊，勾引良家婦女，現在欲罷不能，擺脫不了。」

旺財搖着頭：「她是那種東西。」

「啊，不是良家婦女。」大發冷笑。「也算你還有良心，但也不見得好到那兒，她旣然是妓女，以原始本錢換取生活所需已經凄涼的了，你還要騙財騙色，簡直是連畜牲也不如。」

旺財急嚷：「她是死屍——」

大發一怔，目光往倩文一轉，打一個「哈哈」。「我三歲學茅山，四歲跟死屍玩，哈哈——師父，你以為我從未見過死屍吧。」

錢可通只是冷淡的一句：「你是十二歲入門，拜我為師的。」

大發馬上回答：「這到現在，也是經驗豐富的了，師父，你說，那有死屍這樣活的。」

旺財接一句：「最糟的就是我怎樣動，她怎樣動。」

「胡說八道，你們是串同的，喏，現在你怎樣動，我不也是怎樣動？」大發隨即跟着旺財與倩文的動作一番擺弄，在錢可通身外團團轉。

錢可通立時為之眼花撩亂。

旺財啼笑皆非，又一聲叫道：「錢眞人——」

大發接一句：「錢眞人——」一頓笑接：「喏，連聲音我也學得似模似樣呢。是不是，師父——」

錢可通回以一巴掌，將大發打飛出丈外。

（未完・二）



上文提要：晏天機恃勢來到白雲觀，威逼春申君投效黑衣教，此刻定心大師特意和晏天機周旋，試探其掌法武功屬何門派，幾招掌劈果然證實晏天機是少林寺叛徒，遂被定心大師挈下帶返少林寺，以桑老妖爲首的黑衣教高手幾乎傾巢而出，來到嶽麓山撕殺一場，幸有異人邋遢和尚、風半仙現身相助穩住陣脚，大魔頭桑老妖一干人未能逞强，只好悻悻然離開了白雲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正義之師多助　邪魔帮派受挫

任雲秋還沒開口，邋遢和尚已經嘻的笑道：「小施主，你當咱們昨晚做了一件甚麼可喜之事？」

風半仙接口笑道：「簡直太高興了！」

任雲秋道：「晚輩昨晚喝醉了，不知道二位前輩……」

邋遢和尚不待他說下去，搶着道：「你以後再也不會醉了。」

「對對！」風半仙搖頭晃腦的道：「以後就可陪咱們多喝幾杯，也不碍事了。」

任雲秋怔怔的望着兩人道：「晚輩聽不懂二位前輩的意思。」

邋遢和尚道：「你自然聽不懂，但待會就知道了。」

任雲秋道：「待會就知道？二位前輩指的是甚麼事呢？」

風半仙道：「待會，到了午前，陳總管不是答應再送兩罈酒來嗎？你喝就知道了。」

任雲秋驚奇的道：「二位前輩是說晚輩再喝酒的時候，就不會醉了？莫非二位前輩給晚輩服下了甚麼藥嗎？」

邋遢和尚大笑道：「沒有給你服甚麼藥，不過咱們昨晚通力合作，製造了一個酒人。」

「酒人？」任雲秋一頭霧水的道：「那是甚麼人？」

風半仙呵呵一笑，用手一指道：「就是你。」

「晚輩？」任雲秋愈聽愈奇，說道：「晚輩怎麼會是酒人呢？」

邋遢和尚道：「咱們看你只喝了幾碗酒，就酩酊大醉，這多掃興？咱們把你當作酒友，你却連十碗都沒喝到，這就不能稱酒友了，因此貧僧大發宏願，立意要度化你非成爲咱們的酒友不可，就和瘋道士商量，等咱們把兩罈酒喝完之後，一人用一隻手掌，貼住你手掌心，咱們每人輸給你二十年酒氣，這一來，你身內就有了四十年酒氣，還不成爲咱們酒友嗎？」

「是啊！」風半仙道：「你既然成了咱們酒友，總不能讓你丟了咱們的臉，你有這四十年酒氣，到那裏去喝都不會丟臉了。」

邋遢和尚大笑道：「從前有風塵三俠，現在咱們就可稱爲酒中三仙了。」

風半仙道：「酒中三仙不好，貧道只有半仙，那有三仙？不如叫酒中三友，僧、道……他該稱甚麼呢？」

邋遢和尚道：「貧僧是和尚，你是道士，他是俗家人，自然是僧、道、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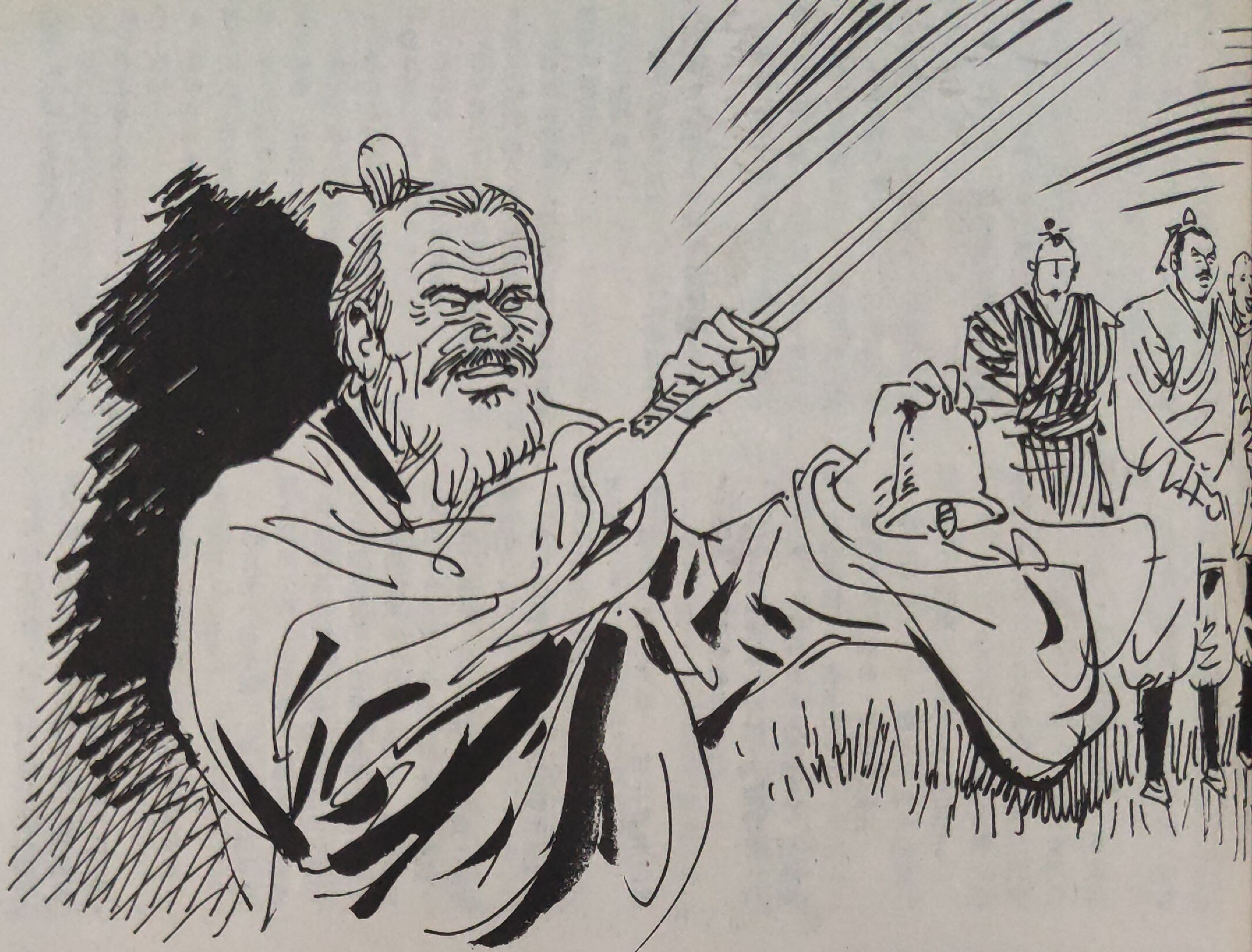
風半仙搖着頭道：「僧、道……唔，還是僧、道、俠好。」

「好，那就這樣。」

邋遢和尚點頭道：「就叫酒中三友僧、道、俠好了。」

任雲秋看他們兩人在爭論着三仙，三友、心中暗道：「他們每人輸給自己二十年酒氣？哦，他們昨晚竟然輸給了自己二十年內功眞氣？是在喝酒以後輸給自己的，他們就叫做『酒氣』了。」

一念及此，立即暗暗提運眞氣，這一提氣，頓覺體內眞氣蓬勃，宛如一股巨流，暢通無比，果然和以前大不相同，確實增加了四十年功力，心頭不禁又驚又喜，



急忙朝二人拜了下去，說道：「多蒙兩位前輩成全，賜了晚輩四十年功力……」

邋遢和尚搖着手道：「貧僧說你俗，瘋道士還說俗字不好，你看你有多俗？貧僧和瘋道士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趁着每人喝了一罈好酒，而有六、七分醉意，才把酒氣輸給你的，好讓你以後多陪咱們喝上幾杯，又不是傳你甚麼武功？這有甚麼好謝的？咱們既是酒中三友僧、道、俠，成了酒友之後，俗禮一概可免，甚麼道長、大師、前輩、後輩，全部都用不着，你就叫他瘋道士，叫我邋遢和尚就好。」

任雲秋道：「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

風半仙道：「邋遢和尚說得不錯，你就這麼叫，咱們聽起來還親切多呢！哈哈，酒中三友僧、道、俠這名稱不用幾天，就可以傳遍武林了。」

＊　＊　＊

第二天一早，定心大師向春申君等人告辭，率同三名戒律院弟子，押着晏天機回少林寺而去。

春申君要陳福把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祁辛、來得順五人押上廳來。

韓自元看到廳上坐着春申君、青松道人、沈同、謝公愚等人，不覺臉色一變，沉聲道：「陳春華，咱們既然失手被擒，要殺要剮，悉聽尊便，你們休想從咱們口中問出甚麼來？」

春申君含笑起立，拱拱手道：「韓兄，這裏沒人要殺你，也沒人想從你口裏問出甚麼來。」

說到這裏，一抬手道：「陳福，替韓兄五位解開穴道。」

陳福應了聲「是」，替五人解開了穴道。

韓自元道：「那麼你們可是有意放我們回去了？」

春申君含笑道：「不錯，不過在下有幾句話，先要和五位說明，黑衣教妄想征服各大門派，獨霸武林，而且手段毒辣，不講信義，這是一個邪惡勢力的組合，絕不會成功的。自古以來，邪不勝正，諸位在江湖上久享盛名，應該看得出是非邪正來，在下要奉勸五位，能夠幡然醒悟才好。」

殷長風道：「怎麼叫做幡然醒悟？」

春申君笑了笑道：「在下很希望五位唾棄邪惡，投向正義，和我們合作，共同對付黑衣教，挽救這一場江湖浩劫，但我們並不勉強五位，因爲合作是大家的事，不是單方面同意就行了。」

韓自元大笑一聲道：「春申君，黑衣教黑崛起江湖，到現在爲止，除了你春申君幾位，還沒有一個門派敢反黑衣教的，僅憑諸位區區一點人手，就能和黑衣教爲敵嗎？」

金贊廷洪笑一聲道：「韓副總護法，你親自經歷了兩次戰役，一在衡山，一在嶽麓，你們以數倍於我的人手，第一次鎩羽而歸，第二次從副教主以下，無一人漏網，這還不夠麼？」

韓自元冷哼一聲道：「昨晚被擒，只能咱們連繫工作沒有做好，後援沒有趕來……」

春申君含笑道：「你們谷山的大援雖

然慢了一步，也趕來了……」

韓自元自然不信，師父如果來了，還不把自己幾人救出去？一面問道：「不知來了幾位？」

春申君得意一笑道：「貴教在谷山招待所的人，自然全來了，如令師桑老妖、麻一怪、祁連雙兇、刀杖雙絕等人，由總管皮延壽、副總管但無忌陪同來的。」

祁辛問道：「你們可曾動手嗎？」

春申君含笑道：「强敵上門，怎麼會不動手呢？」

祁辛道：「那麼可有勝負？」

春申君目光一掠坐在廳上的諸人，大笑道：「咱們的人，一個也沒有負傷。」

韓自元冷笑一聲道：「難道還會是家師等人輸了？」

「一點沒錯！」

春申君突然朗朗一笑道：「皮延壽陪同而來的幾個老供奉，全已鎩羽回去了。」

韓自元臉上神色爲之一變，心想：「春申君名滿江湖，說的話大概不會假的了；但師父武功何等高深，僅憑眼前這幾個人，連皮延壽都敵不住，如何能勝得師父和祁連雙兇等一干老供奉，除非他們另有高人相助。」

春申君又道：「我們沒有勉强五位留下來的意思，你們如果不想淌這場渾水，那就請便，願意留下來的，我們至表歡迎。」

謝公愚及時接口道：「不過咱們有一句話，要特別提醒諸位，凡是被咱們生擒獲得生放的人希望他們能從此脫離黑衣教，不再助紂爲虐，如果咱們釋放了，他執迷不悟，仍然回到黑衣教去，和正義爲敵，再給咱們遇上，那就格殺勿論，這一點，希望五位記下了。」

春申君點頭道：「公愚兄說得極是，五位決定了沒有？」

韓自元一抱拳道：「春申君，韓某蒙諸位擒來不殺，這份盛情，韓某至爲銘感，只是韓某家師是黑衣教最高護法，韓某又身爲副總護法，自無背叛黑衣教之理，無法爲諸位效勞，釋放了韓某，韓某非回去不可，今天殺了韓某，韓某甘心受戮，今天放了韓某，他日再被諸位所殺，也是應該的了。」

春申君頷首道：「韓兄不願和咱們合作，人各有志，陳某說過絕不勉强，韓兄可以走了。」

韓自元抱抱拳道：「如此韓某告辭了。」

說完，回身朝廳外行去。

春申君朝陳福吩咐道：「陳總管，你傳令下去，咱們釋放黑衣教朋友，沿路崗哨，不得爲難，一體放行。」

陳福躬身的領命，疾快的退出。

春申君目光一抬，朝矮路神令狐宣、殷長風二人問道：「令狐兄和殷兄呢？」

令狐宣道：「在下不過是黑衣教一名護法，黑衣教也未必重視在下，既已成擒，在下也無顏回去了，總令主如果覺得在下還能差遣，令狐宣願意留下，稍盡棉薄。」

春申君大喜道：「令狐兄好說，陳某代表咱們這裏所有的人，歡迎令狐兄留下。」

話聲一落，目視殷長風，問道：「殷兄呢？」

殷長風抱拳道：「長風慚愧，一向在黑道上混，從前是玄陰護法，現在是黑衣教護法，縱有投效之心，只怕未必見容於各大門派和許多白道朋友。」

「哈哈！」春申君大笑一聲道：「殷兄這是多慮了，古人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對殷兄有棄暗投明之心，至表歡迎，老實說，咱們這裏，是志同道合爲消滅邪惡，維護武林正義，人不分南北，道不分黑白，也絕無門戶之見，各大門派的人，咱們歡迎，黑道朋友，咱們更表歡迎，因爲咱們歡迎黑道朋友，可以使誤入黑衣教的人，望風來歸，殷兄所顧慮的事，兄弟保證絕不會發生，只要渡過這一武林劫難，殷兄在武林中，就有了極高的評譽，還甚麼黑道白道呢？」

殷長風臉有喜色，抱拳道：「總令主這麼一說，殷某心裏就踏實了，今後總令主有何差遣，殷某赴湯蹈火，唯命是從。」

春申君一抬手道：「有殷兄和令狐宣二位合作，咱們的陣容又堅强了不少，二位請坐。」

接着又朝祁辛、來得順二人問道：「二位呢？如何決定？」

祁辛神色微黯，說道：「咱們兄弟七人，縱橫湘西，博得七怪之名，二十年來，很少受到挫折，因爲咱們一向廁身黑道，自然一切行爲，也是全以好惡作標準，聽了總令主一番話，才知黑道和白道之分，邪惡與正義有別，內心也極爲嚮往，只是咱們七人被黑衣教羅致在先，這點原也並不重要，投了黑衣教，仍可棄暗投明……」

春申君道：「咱們不談過去，不論黑白兩道，一體歡迎。」

「話是不錯。」祁辛目中有了淚光，說道：「兄弟方才說過，咱們兄弟七人，過去二十年來，咱們兄弟幾人，已有三個先後死去，兩個成了殘廢，（沙德友右臂削斷，尚在周右足被刖）咱們七友有此結果，自是學藝不精，技不如人，沒有死傷的人，自然內心存了强烈的復仇之心，咱們自知能力有限，要替死去的兄弟報仇，只有寄望於黑衣教，消滅了總令主手下一批人……」

金贊廷聞言大笑道：「黑衣教多行不義，滅亡在即，你們這是妄想。」

春申君一擺手道：「贊廷兄不可插嘴，聽這位祁兄說下去。」

祁辛接着道：「但兄弟方才聽了總令主一席話，再仔細一想，覺得黑衣教確是一個邪惡組合，他們除了利用咱們，把咱們當作馬前卒去衝鋒陷陣，如果一旦各大門派消滅了，也會向咱們桀敖成性的黑道朋友頭上開刀，但兄弟直到今天，才想通了這道理，可惜爲時已晚，七個兄弟已經只剩下咱們兩個和另外兩個殘廢的人。

「總令主這一行人，和咱們有殺死兄弟的仇恨，但偏偏是正義之師，號稱名門正派的各大門派，坐視着江湖大亂，沒人過問，只有總令主率領的這些人，爲延續江湖命脈，在孤軍奮鬥，咱們都後悔爲什

麼不早追隨令主，如今若是不顧兄弟之仇，乃是不義，再和總令主作對，是乃不智，咱們兄弟又被總令主所擒，擒而不殺，咱們這份感受，實在比死還難過，但咱們七人，各有家小，咱們兄弟七人，死的已死，殘的已殘，照顧遺屬，責無旁貸，自然不能輕易言死，咱們兄弟二人，既蒙總令主開釋，自然絕不會再投黑衣教，將從此退出江湖，不問是非，兄弟說的，都是實情，請總令主和諸位多多原諒。」

春申君點頭道：「祁兄二位既然不願留下，那就請吧！」

祁辛、來得順抱了抱拳，步出大廳而去。

春申君望着他們後影，輕輕歎息一聲道：「湘西七怪，在江湖上享譽多年，落得如此下場，令人不勝感慨。」

沈同道：「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足可見上了賊船的殷鑑了。」

春申君回頭朝令狐宣、殷長風二人道：「殷兄、令狐兄，兄弟想請教二位一件事。」

令狐宣道：「總令主要問什麼，在下知無不言，只是兄弟和殷兄二人，名為黑衣教護法，但對黑衣教的事，知道的並不多。」

殷長風接口道：「令狐兄說得不錯，咱們知道的不會太多，不知總令主想問些什麼？」

春申君含笑道：「這個兄弟很清楚，黑衣教崛起江湖，直到如今有這麼一股龐大力量，自然組織嚴密，機密之事，不是他們核心人物，絕不會讓大家知道，兄弟只是因二位在黑衣教已有多時，可知他們教主究竟是什麼人？」

殷長風道：「說來慚愧，兄弟在他們創教伊始，就被拉了進去，但兄弟一直劃歸副教主晏天機領導，幾年來，只有一次見過教主，那是一個文士裝束之人，臉色白中透青，說話毫無表情，一望而知是臉上戴有面具……」

春申君道：「殷兄聽他聲音，大概有多大年紀了？」

殷長風道：「他既然要掩去眞面目，也自可掩去他本來的聲音了，如以他的聲音聽來，可能是個五十出頭的人，但這聲音也未必可靠。」

春申君問道：「以後殷兄就沒有再見過他麼？」

「沒有。」殷長風道：「別說教主了，就是晏天機，兄弟除了知道他是副教主，名叫晏天機之外，他似乎也戴了面具。不但這數年來不曾見過他的眞面目，甚至連他的出身來歷，都一無所知，由此可見黑衣教即使是自己人，你不應該知道的事，也一點都莫想知道了。」

春申君道：「果然神秘得很，只不知除了教主，他們還有些什麼人，殷兄是否知道？」

殷長風道：「據兄弟所知，這是兄弟平常聽到的，一點一滴集合起來的傳聞，至於是否屬實，兄弟就不清楚了。」

春申君道：「就殷兄知道的說出來，也可供作參考。」

殷長風道：「據兄弟聽到的來說，黑衣教除了教主之外，下面共有三個副教主，一個是晏天機，凡是被他們羅致的江湖同道，担任他們護法的人，都歸他管轄，於是大家都認為他是三個副教主中的首席副教主，但據兄弟看，他並非眞正的首席副教主。」

「哦！」春申君道：「那麼是那一個呢？」

殷長風道：「另一個副教主好像姓閔，兄弟從未見過他，他負責什麼工作，也從未聽人說過，是一個十分神秘的人，他負責的工作，自然也十分機密，眞正的首席副教主應該是他，他可能也是教主的眞正心腹。」

令狐宣道：「這事兄弟竟然從未聽說過。」

春申君一呆道：「此人如此神秘，那就不簡單了。」

謝公愚道：「看來他掌握的是黑衣教眞正的實力，晏天機所領導的只是黑衣教的外圍而已！」

春申君點點頭。

殷長風道：「另外還有一個副教主是鳳簫女，她負責各地巡視，並無實際職權，只是掛名的副教主而已，另外還有一個供奉堂，是黑衣教中最特殊的人，也是黑衣教所羅致的一批武林前輩，各有特殊武功的人，名之為供奉，如韓自元的師父桑老妖、祁連雙兇等人都是，但據聞供奉堂的供奉也分為三等，裏面供奉了些什麼人，除了已露面的幾個之外，兄弟就不清楚了。」

「夠了！」春申君含笑道：「殷兄提供了這許多資料，已經是外人一無所知的事了。」

令狐宣道：「不用說外人了，就是兄弟也沒聽到過。」

沈同道：「昨晚一戰，黑衣教幾乎全軍盡墨，連後來趕到的桑老妖等人，都鎩羽而去，這一場，無異給黑衣教當頭一棒，他們的氣燄，也應該稍稍收斂了。」

謝公愚道：「經昨晚這一場挫敗，晏天機所領導的外圍，雖然垮了，但方才聽殷兄所說，黑衣教眞正的實力，只怕依然絲毫未動，這一來，黑衣教更把咱們視作他們橫掃武林的絆脚石，就要以全副力量來對付咱們了，因此以後的攻擊，只怕更要兇猛，咱們的處境也更為驚險艱苦了。」

春申君道：「這是必然之勢，他們經此挫折，大概在短期之內，不會再有舉動，咱們也好趁這段日子，養精蓄銳，稍事休息。」

青松道人道：「這一場給黑衣教的打擊，縱然他們實力絲毫未損，但給江湖同道的鼓勵作用，却是十分重大，總令主兩次大獲全勝，可以使平常對黑衣教存在恐懼之心、自思不敵的人，就不會再忍辱屈服，極可能轉而投効咱們，這一號召力量，就非同小可，因此貧道倒覺得黑衣教實力雖然强大，咱們也不至於孤軍奮鬥，孤立無援。」

＊　＊　＊

消息最靈通的，莫過於江湖人。衡山派遭到黑衣教的夜襲，幾乎淪於覆亡，一向被江湖上推崇的名門正派，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解同道於困厄，只有春申君率

傾四莊人手，區區數十名之衆，把黑衣教打得抱頭鼠竄，解了衡山派之圍，已使得春申君陳春華在一夜之間，名揚天下，黑白兩道，莫不人人推崇。

後來春申君糾合四莊人手，在嶽麓山豎起了反抗黑衣教的大纛，自封爲總令主。消息傳出江湖，許多門派，還批評着春申君想出風頭，自抬身價。

也有人認爲衡山之役，黑衣教敗在趾高氣揚，覺得衡山派一鼓可下，沒料到春申君出奇兵致勝，勝得僥倖，如今要在嶽麓山明張旗鼓，和黑衣教對抗，以區區四莊人手，和高手如雲，氣勢正盛的黑衣教爲敵，豈非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那知第二個驚人消息，又在江湖上傳了開來，黑衣教第二次又在嶽麓山嘗到敗績，由副教主晏天機率領的一批高手，全軍盡墨，從副教主晏天機以下，沒有一個漏網的人，連黑衣教派去支援晏天機的桑老妖、麻一怪、祁連雙兇，刀杖雙絕，都鬧了個灰頭土臉，鎩羽而去。

這個消息，可眞把天下武林、整個江湖都震動了！

春申君陳春華的威名，可說無遠弗屆，沒有人不知道了。

最使各大門派感到震驚的，先前總以爲黑衣教只不過是一個江湖上欺騙愚夫愚婦的邪教組織，就是有幾個江湖黑道人物在幕後操縱，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豈知第一次黑衣教公然敢向威鎮南天的衡山派挑釁，但一下就被春申君擊敗，大家心裏還以爲果然不出所料，黑衣教不堪一擊，那能有什麼作爲？現在不是被打垮了嗎？

衡山派雖然發出了武林帖，在各大門派心目中，還不十分重視，到期(端午衡山之會)派幾名門人弟子去應應景就可以了。

但這回可把各大門派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那是因爲聽到黑衣教居然羅致了數十年來在江湖上兇名久著的黑道魔頭，像桑老妖、麻一怪、祁連雙兇、刀杖雙絕等人，每一個門派，自問如果有這幾個魔頭同時趕到，只怕沒有一個門派可以抗衡，有這些魔頭撐腰，黑衣教要橫掃江湖，逐個把各大門派吃掉，也是輕而易舉之事。

何況這一場是黑衣教吃了敗仗才有人把消息傳出來，如果他們一舉吃掉了某一個門派，那麼這個門派的人應該無一倖免，就再也沒有人知道黑衣教究竟出動了那些高手了。

再說黑衣教這次出動了桑老妖、麻一怪、祁連雙兇等人，但可以想得到他們的供奉堂裏，絕對不止只有這幾個供奉，由此看來，黑衣教的實力，豈不驚人到可怕程度？

由此可見半個月前他們選擇了衡山派作爲第一個動手的對象，正是對各大門派行動的開端而已！他們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豈會貿然動手？

要不是春申君在嶽麓山豎起了反抗黑衣教的大纛，阻遏了黑衣教即將發動的行動，繼衡山派之後，必然有另一個門派遭到他們的突襲，可能一舉覆滅了某一門派。

各大門派的人，經過這一番深思，莫不暗暗吃驚，驚的是僅憑自己這一門派的力量，萬難與黑衣教抗衡；也莫不額手相慶，慶的是總算江湖上出了一個率先倡導抗暴的春申君，阻遏了黑衣教的侵略氣燄。

於是春申君在嶽麓山大破黑衣教的消息，傳到江湖上每一門派之後，這個門派就立即召集本門長老以上的人緊急會商，會商的結果，認爲春申君一再的擊敗黑衣教，足見確有其能戰勝黑衣教的實力，勝利絕非倖致的，爲了要保全本門，只有與春申君聯手一途。

各大門派，以至江湖上成名人物，都懂得權衡利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不約而同作了一個明智的決定，就是要對抗黑衣教，非和春申君聯手不可。

* * *

嶽麓山這一戰，春申君這三個字，當眞震動了整個武林，聲名之隆，如日中天，從南到北，凡是茶樓酒肆，只要有江湖人足迹所到的地方，只要有兩個人聚在一起，所說的就是春申君。

甚至在黑衣教裏，副總護法韓自元經春申君釋放回去之後，每個人的心頭，也莫不對春申君這三個字，產生了怯意，這好比當年金兵聽到「岳家軍」三個字一樣，會不戰而慄！

嶽麓山白雲觀，登時成爲武林抗暴的主流，許多支流，極自然的歸附到這股主流裏來。

連日來，趕來的各門各派人士，絡繹於途。最先到達的是武當派南岩宮觀主飛雲子，他是奉掌教之命，率同八名弟子趕來增援的。

接着是洞庭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奉幫主鉄背蒼虬李公健之命，率同青旗令下二十名健兒，前來聽候差遣。

少林定心大師回去之後，方丈也立刻命羅漢堂首席定善長老率同八名弟子趕來。

接着趕來的計有：江湖第一大幫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九宮門掌門人的師弟盛世民、形意門掌門人的師弟于人杰、螳螂門的宋人瑞、白鶴門阮省三、淮陽鷹爪門居思仁、黃山世家萬昌年、武功門王三元、八卦門大弟子祝子鈞、鄱陽鳳尾幫副當家霍淮武。

另外還有各地聞風前來投效的江湖人士，如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大洪山郝飛虎，排教赤脚仙魯有脚等，不是一方之雄，也是介乎黑白之間的人物。

幾天之間，趕來了這許多江湖各門各派中人，不但白雲觀登時熱鬧起來，而在大家的精神上，也受到極大的鼓舞。

春申君自然十分高興，當下派遣白雲觀主青松道人和金贊廷、陳康和三人，負責接待各門各派的人士。

這中間，自然也分了等級，青松道人是衡山派掌門人的師弟，也是白雲觀一觀之主，接待的是各大門派地位較高的人士。金贊廷出身少林南派，又是羅漢莊的莊主，由他接待不在各大門派之內的白道知名人物。黑石頭陳康和，交遊較廣，黑白兩道都有交往，由他負責接待一般江湖同道，和黑道中人，自是極爲適合他的身份。

春中君因江湖同道反抗黑衣教，只要志同道合，不論黑白兩道的人，人家既然來投効，總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

但這就有了問題，人心隔肚皮，有些人受了黑衣教的迫害，是眞心來投効的，有些人也可能是黑衣教支使他來臥底的，他臉上又沒有字，如何看得出來？

因此特別授意陸浩川、陸大娘、任雲秋、葉菁菁、江翠烟五人爲監察小組，加强防範，隨時留意，沒有出身來歷，或是形迹可疑的人，暗中加以監視。

這是第四天快接近午牌時光，南首山麓間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黑袍人，留着三綹黑鬚，步履沉穩，神態嚴肅，但也很瀟洒。

他剛走近山麓，林間人影閃動，並肩走出兩個腰佩長劍的青色勁裝漢子，迎着在路上抱了抱拳，由左首漢子說道：「尊駕請留步。」

黑袍人看了他們一眼，問道：「二位可是總令主手下？老夫特來拜訪春申君，請爲老夫通報一聲。」

左首漢子道：「尊駕如何稱呼？咱們屬於白雲觀南路令主轄下，可以通報令主。」

黑袍人點頭道：「好，那就有煩二位給我通報令主好了。」

左首漢子道：「尊駕還沒說尊姓大名，在下如何去向令主通報？」

黑袍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名號，見了你們令主，自然會說，二位只管上去通報就是了。」

兩名青衣漢子對望了一眼，仍由左首漢子道：「好吧，尊駕請在此稍候。」說完，轉身奔行而去。

不多一回，南路令主謝雨奎接到報告，隨着青衣漢子迎了出來，拱拱手道：「在下謝雨奎，不知尊駕如何稱呼？」

黑袍人也抱了抱拳含笑道：「原來是謝令主，春申君的高足，老夫幸會，老夫雲千里，特來拜會總令主的。」

謝雨奎從未聽過雲千里的名字，但對方身上穿了一襲黑袍，很可能是黑衣教的人，生得方臉濃眉，目光烱烱有神，看去頗爲威嚴，想來在黑衣救中身份不會太低，一面拱拱手道：「久仰，雲道長大概是黑衣教的人了？」

雲千里呵呵一笑道：「謝令主說對了，老夫奉教主之命，特來拜會春申君的。」

謝雨奎抬抬手，肅容道：「雲道長請。」

雲千里笑道：「謝令主請。」

謝雨奎陪同雲千里，朝山道石級上行去。

雲千里自稱奉黑衣教教主之命來的，林中隱伏的健兒，聽到兩人對話，立即有人飛快的報了上去。

春申君得到消息，就吩咐陳福，安排在大殿左首的客廳上會見。

這時謝雨奎已陪同雲千里上山而來，雲千里一路之上，雖然沒見一個人；但從他江湖經驗，却可隱約看出一些迹象，那是這里許長的山道上，分明安排了許多暗樁，這些暗樁，都有極巧妙的掩蔽，外表上又一點看不出來，心中不禁暗暗點頭，忖道：「無怪晏副教主兩次都遭到挫敗，看來春申君果然是一位了不起的領袖人才！」

接近白雲觀，不過數十步遠近，就遇上了兩組巡山武士，那是由兩名劍手，兩名藤牌刀手，兩名棍手，和兩名箭手組成的，看去個個身手矯捷，戰氣旺盛。

白雲觀門口，却是由八名棍手和八名劍手像雁翅般排列站崗。

進了大門，兩邊廊下，情形又是不同，有穿青灰道裝的佩劍道士，一看就知是衡山門下裝束。有穿藍袍佩劍，胸繡太極圖的是武當門下裝束。也有穿灰布僧袍，手持鑌鐵禪杖的和尙，則是少林寺羅漢堂的僧人。

端坐在大殿上的，則是總指揮九環金刀鄷榮，和衡山派玄慧、玄通。

這份陣仗，看得雲千里心頭暗暗一怔，忖道：「少林、武當果然正式出面支援春申君了。」

謝雨奎引着雲千里由大殿天井折入左廊，進入另一進院落，客廳前面，站着八名一手持刀，一手持藤牌的春華山莊健兒。

階前站的是總管陳福。謝雨奎領着雲千里走近階前，陳福就含笑迎上，說道：「雲大俠請進，總令主已在廳上恭候多時了。」

謝雨奎抬手說了聲：「請。」

當下由陳福、謝雨奎二人陪同進入客廳。

只見春申君已經起身迎出，含笑道：「雲老哥遠來，恕陳某有失遠迎。」

雲千里擧目看去，這位春申君個子不高，臉色白淨而清瘦，兩道劍眉，雙目明若朗星，看去約莫四十五、六歲，話聲清朗，面帶笑容，但在和藹之中有着一股英明堅毅的氣慨。

他身後隨侍着兩個青衫少年，一個腰懸長劍，一個腰佩彎刀，同樣生得英俊秀逸，不過弱冠年紀，但英氣逼人，分明身懷極高武功！

這兩人正是任雲秋、葉菁菁，因爲不知黑衣教來人目的，故而由兩人隨侍，暗中保護。

雲千里見多識廣，一眼就看出兩人身手極高，不由得暗自點頭，忖道：「這兩個弱冠少年的內功修爲，似乎還在春申君之上，看來大有來歷！」

一面連忙抱拳道：「兄弟雲千里，特來拜候總令主。」

春申君含笑道：「雲老哥大名，兄弟久仰，今日有幸把晤，眞是榮幸之至，雲老哥快請上坐。」

雲千里也不客氣，和春申君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送上香茗。

春申君含笑道：「兄弟聽說雲老哥是奉貴教主之命，來見兄弟的，不知貴教主有何見教？」

雲千里道：「總令主垂詢，兄弟只好直說了。」

春申君道：「陳某洗耳恭聽。」

雲千里道：「總令主僅以四莊健兒，把敝教晏副教主統率的高手，一再敗北，終於全軍盡墨，總令主的威名，一夕之間，傳遍天下武林，也使得敝教主大爲震驚

，對總令主的雄才大略，也極為欽佩。」

「哈哈！」春申君爽朗的大笑一聲：「貴教連遭兩次挫折，不把陳某銜之入骨，還對陳某欽佩嗎？」

雲千里道：「晏副教主遭到兩次挫折，甚至全軍盡墨，敝教主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天下武林，沒有一個門派敢和敝教抗衡，總令主僅以區區四莊之衆擊敗晏副教主，這就是總令主的雄才大略，敝教主自然要對總令主生出敬慕和欽佩之心了。」

這話一再捧着春申君，也聽得春申君心頭感到飄飄然了，一手撚鬚，說道：「雲老哥這是在捧兄弟了，只不知貴教主要雲老哥前來，究竟有什麼事？雲老哥可以明白見告了。」

雲千里道：「敝教晏副教主被擒，手下高手，死的死，傷的傷，他所領導的一股力量，完全散了，對敝教來說，雖然損失了一股力量，但晏副教主這股力量，不過是敝教的外圍而已，真正實力，依然絲毫無損。」

春申君微微一笑道：「雲老哥這話，可是對陳某有威脅之意嗎？」

雲千里道：「兄弟說的是實話，敝教實力，應該遠在總令主意料之外，這也是各大門派不敢對敝教輕易啓釁的真正原因，老實說敝教主對各大門派並不放在眼裏，但對總令主却推崇備至，認為當今武林中唯一足以對敝教構成威脅的人……」

春申君大笑道：「貴教主竟然如此瞧得起陳某？」

雲千里道：「不過敝教主認為總令主對敝教能構成威脅，至少也是三數年以後的事，以目前總令主這點人手，還不足和敝教抗衡。」

春申君點頭道：「雲老哥，你在江湖上，也是很久了，縱觀千百年來，邪惡勢力再猖獗，有沒有成過事的，到頭來，還不是自趨滅亡，所以有邪不勝正這句至理名言，陳某以區區四莊人手，能擊潰晏天機總轄的數十名高手，也就是這個道理。」

雲千里道：「敝教主把總令主認為是唯一的對手，也認為總令主真要威脅到敝教，應在三年之後，這都是非常公允的看法，所以敝教主才要兄弟來見總令主的。」

春申君「哦」了一聲。

雲千里續道：「敝教主既把總令主看作唯一的對手，而估計總令主能威脅到敝教，還要在三年之後，那麼對總令主而言，只有兩條路可循了。」

春申君微笑道：「那兩條路？」

雲千里道：「友與敵。」

春申君道：「陳某願聞其詳。」

雲千里道：「敝教主對總令主的雄才大略，極為推崇，自然希望總令主化敵為友，這也是敝教主最所希望之事。」

春申君道：「自古正邪不並存，如何化敵為友呢？」

雲千里道：「正邪二字，實際上很難分清，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譬如各大門派，自以為是名門正派，但門人子弟之中，未必沒有作奸犯科的人；旁門左道之中，也未必沒有正直伏義之人，即以敝教來說，因為收容了黑道中人，難免良莠不齊，但如果有人善加領導，未嘗不可為武林造福，這就所謂事在人為，譬如總令主能夠摒棄成見，出任敝教要職，竭力改革，導使江湖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消敉暴戾之氣，敝教主在數年之後，不是也被江湖同道稱之為名門正派了麼？」

「哈哈！」春申君大笑道：「雲兄果然口才了得，善於雄辯，莫非是替教主作說客來的了？」

雲千里道：「兄弟不是給敝教主作說客來的，乃是秉承敝教主之命，希望咱們化敵為友，合作事業，因為敝教晏副教主被擒，押去少林，敝教主檢討結果，認為晏副教主所為，人謀不臧，因此頗屬意總令主能出任艱鉅……」

說到這裏，才從大袖中取出一個信封，站起身雙手遞上，接着道：「這是敝教的聘函，敦聘總令主為敝教首席副教主，請總令主過目。」

黑衣教居然真的請春申君去當副教主了。

春申君並未伸手去接，笑了笑道：「雲老哥，貴教主如此瞧得起陳某，陳某亦足以自豪了，不是陳某不敢担此大任，請雲老哥覆上貴教，替陳某謝了，貴教真有為武林造福之心，放棄橫掃武林，殘殺異己，天下沒有人和貴教為敵的。」

雲千里臉色微變，說道：「總令主不肯接受，那是仍要和敝教為敵了？」

春申君道：「陳某已經說過，只要貴教放棄橫掃江湖的陰謀，天下沒有人和貴教為敵的。」

雲千里道：「總令主怎麼不多想想，敝教把你列為唯一的勁敵，以實力而論，總令主大概要有三年時間，才能和敝教抗衡，敝教主自然不能讓唯一的勁敵有和自己抗衡的機會。」

春申君笑道：「那是說陳某不接受貴教聘書，貴教就要全力對付陳某了？」

雲千里道：「我想大概如此了，敝教主不在乎各大門派，但對總令主非常重視，只要消滅了總令主，各大門派就如一盤散沙，起不了什麼作用，敝教真要對總令主採取行動，只怕……」

春申君豁然大笑道：「玉石俱焚，對麼？貴教就算盡出精銳，陳某又何懼之有？」

雲千里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終於說道：「看來兄弟縱然費盡口舌，總令主也不肯採納的了，既是如此，兄弟那就告辭了。」

春申君道：「兄弟覺得雲老哥在黑衣教中，不失是一位明辨是非的人，兄弟很希望你老哥能留下來。」

雲千里一怔，問道：「總令主莫非想和兄弟動手麼？」

春申君笑道：「雲老哥誤會了，你老哥雖然說不動陳某；但陳某却希望能把你雲老哥說服，心甘情願的留下來，和我們合作。」

雲千里神色大變，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春申君道：「怎麼會不可能？雲老哥不是黑衣教一手訓練出來的人，你只是被

黑衣教羅致的武林同道，黑衣教所作所爲，是正是邪，你老哥心裏一定清楚得很。陳某當日抵抗黑衣教，老實說，只有我春華山莊三十六名家將，其餘三個莊的人手，都已被黑衣教迷失了心神，但陳某終於先救了三莊的人，再聯手挽救了衡山派。陳某到達這裏之初，還只有咱們四個莊的人手，但却生擒了晏天機，活捉了他帶來的人手，不但使他全軍盡墨於此，還在這短短數日之間，得到各大門派羣起響應，如今咱們這裏，已經趕來支援的有少林、武當、衡山、黃山、九宮、八卦、形意、武功、螳螂、鷹爪、白鶴等十一門派，和丐幫、青龍、鳳尾三幫，實力未必遜於黑衣教了。」

「黑衣教的覆亡，已是指日可待，雲老哥何不趁此機會，和各大門派的正義之師合作，更待何時？」

雲千里聽得一怔，不信的道：「總令主已得到這許多門派的支援麼？」

春申君道：「雲老哥可是不信麼？」

雲千里道：「總令主擒獲晏天機，到今天不過短短三日工夫，那會有許多門派趕來？兄弟確實有些不敢置信。」

春申君朝他微微一笑道：「兄弟說的十一門派和三幫的人，均在西花廳上，雲老哥若是不信，立可見到，只是雲老哥見到了這些人後，不知肯不肯留下來？」

雲千里歎息一聲道：「看來兄弟是被總令主說服了，兄弟背叛黑衣教，對黑衣教來說，實是很大的衝擊了。」

春申君聞言大喜，站起身，走前一步，緊緊握住了雲千里的手，說道：「雲老哥能夠棄邪歸正，實乃江湖之幸。」

雲千里感動的道：「總令主這麼說，雲某深感汗顏，直到今天，雲某才發現總令主號召天下武林，以德服人，和黑衣教唯力是視，以藥物控制下屬，實有天淵之別，無怪江湖同道，翕然景從了。」

春申君連稱不敢，說道：「雲老哥在黑衣教中，定是身份崇高，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雲千里道：「不瞞令主說，雲某實係教中職司右總監，左右總監，與總護法同級，上面就是教主、副教主了。」

春申君聽得更是高興，說道：「雲老哥深明大義，可見黑衣教多行不義，衆叛親離，潰敗已是指顧間事耳。」

雲千里微微搖頭道：「總令主這是對黑衣教瞭解還嫌不夠，而黑衣教主也低估了總令主。」

春申君拱拱手道：「還請雲老哥多多指教。」

雲千里道：「指教不敢，黑衣教低估了總令主，才會一再受挫，喪失了晏天機領導的一股力量，而且認爲總令主要威脅到黑衣教，少說還需要有三兩年時光。總令主也嫌對黑衣教瞭解不夠，是不知道黑衣教眞正的實力。」

春申君哦了一聲道：「黑衣教眞有這麼大的實力嗎？」

雲千里道：「說來慚愧，兄弟身爲黑衣教的右總監，但教中究竟有多大實力，依然一無所知，不過據兄弟所知，當時三位副教主中，晏天機雖然名列第二，其實却是力量最弱的一個，鳳蕭女有她自己的力量，最可怕的還是閔副教主，他是教主唯一的親信，手下個個都是一流高手，但教中除了教主之外，沒有一個人見過，這才是黑衣教眞正的主力。」

申春君道：「雲老哥可知姓閔的來歷麼？」

「不知道。」雲千里道：「此人兄弟雖然見過幾次，但從未聽他說過一句話，有一次兄弟聽教主誇口，那是討論天下各大門派實力，他說：天下各大門派，大多名過其實，許多門派，其實只不過一師數徒而已，眞正具有實力的，只有三個門派，那是少林、武當、衡山，對付衡山派，有晏副教主率領的人手，足可一力承當，至於少林、武當，閔副教主就有足夠的力量，可予殲滅的打擊。由此可見閔副教主手下實力之雄厚了。」

他看了春申君一眼，才道：「所以總令主目前雖然有十一門派和三幫的支援，在聲勢上，固可給江湖同道振奮人心的號召，但論實力，如果沒有少林、武當的全力支援，和黑衣教依然差得很遠……」

春申君矍然動容道：「雲老哥說得極是。」

雲千里道：「不但如此，兄弟奉命趕來之時，黑衣教還不知道總令主已獲得十一門派和三幫的支援，一旦這消息傳到教主耳中，其實他現在應該已經知道了，爲了不讓總令主有威脅黑衣教的力量坐大，我想他必然會先下手爲强，準備全力對付總令主，不過他還是要等待兄弟此行的成果，看看總令主是否接受副教主聘函，但不論總令主接不接受，這近日必然會大批調集高手待命，如果再加上兄弟反正的消息，一旦傳出，就更會促使他及早發動了，總令主這一點，不可不早爲之謀。」

春申君點頭道：「雲老哥觀察入微，洞矚機先，兄弟承教了。」一面拱拱手道：「現在兄弟陪雲老哥到西花廳去和各大門派的人相見，共同商討對策，雲老哥請。」

雲千里一指任雲秋、葉菁菁二人，含笑道：「總令主還沒和兄弟介紹這二位老弟呢！」

春申君哦了一聲，笑道：「雲老哥不說，兄弟差點忘了。」一面回頭朝站在身後的任雲秋、葉菁菁二人說道：「你們快來見過雲前輩。」

任雲秋、葉菁菁二人朝雲千里抱拳，同聲道：「在下見過雲前輩。」

春申君指着任雲秋道：「他叫任雲秋，是兄弟的表侄。」

接着又指指葉菁菁道：「這是葉菁菁姑娘。」

雲千里連稱「不敢」，望着任雲秋問道：「總令主世居江南，這位老弟莫非是江南任家的人？」

春申君大笑道：「雲老哥說對了，雲秋就是盟主任大哥的哲嗣。」

雲千里呵呵一笑道：「這就對了，兄弟看任老弟英華內斂，俊逸不羣，定是大有來歷之人，原來竟是任盟主的哲嗣，兄弟昔年曾蒙任盟主面予教 誨，慚愧的是二十年來，依然淪身黑道，今天若非總令主諄諄開導，使兄弟有重新做人的機會，當眞愧對昔年任盟主的一番訓誨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中村鈴子再次受挫於岳家宇掌下，當衆出醜惱怒離去，岳家宇得以和萬紫琴見面，兩人前嫌冰釋和好如初；金陵牛首山上，岳家宇等三人見一蒙面中年文士欲殺龐起滅口，掩藏殺害岳家四十一口的罪責，龐起以奸滑手段逃避文士的追殺，正處危急時，宋象乾和萬紫琴聯手擒殺龐起，岳家宇則獨鬥中年文士，誓要生擎殺害家父和滅門的大魔頭……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兇手露原形　掘墓毀屍體

＊　＊　＊

那邊宋、萬兩小雙戰龐起，只因龐起那一招太怪，只要出手，兩小必定手忙腳亂，但因他連施五六次，已經減少威力了，所以略佔上風。

但兩小要想生擒他，三五百招之內仍然辦不到。但龐起此刻大爲驚駭，一個文士已無法脫身，如今岳家宇竟能和文士打成平手，隨便那一個來招呼他，他都無法接下三四招。

這賊子心念一轉，決定馬上逃走，大喝一聲，接著「颯颯」兩聲，自衣袖中飛出兩顆黑球，逕奔兩小眉心。

兩小左右一分閃開，兩顆鐵蓮子呼嘯而過，龐起身形如箭，掠下山坡。萬紫琴正要追趕，宋象乾大聲道：「萬姑娘，快別追了，我們不能離開家宇！」

萬紫琴立即打住。這時岳家宇和文士已打得難分難解，其實也僅施出六招，也就是「鶴形八掌」的第六式。

因爲每一式都有很多變化，每一變化蘊含著數十個動作，所以這種力搏的場面，並非鬥力，而是鬥智，全在招式之變化，以及應用是否妥當？

岳家宇大汗淋漓，也有些喘息，這是他出道以來最强勁的大敵，他現在只希望知道對方的眞正身份和面貌，所以兩掌總是不離對方的面部。

然而，對方的招式太奇，反應太快，幾乎他的招式還未施出一半，對方已經猜透而化解開去。

「鶴形八掌」第六式即將用完，一式「鶴立鷄羣」，左脚微提，左掌一撩，幾乎是摒息閉目掄出。

「蓬」地一聲，塵土捲上數丈高空，岳家宇踉蹌退了三大步，胸前好像針刺一般，張口吐了一口鮮血。

但他看不到對方，也看不到宋、萬二人，以爲對方已經逃走。

「家宇……家宇……」萬紫琴的叫聲有些沙啞和顫慄，那裡面蘊藏著許多的關切。

「家宇！你還好吧？」宋象乾也大聲喊著。

「我……還好……」又是一口鮮血，都淌在孝衣之上。這時塵霧已薄，隱隱看到那文士站在一丈之外，嘴雖然抿得緊緊地，但却因呼吸急迫，嘴角再冒著血泡。

那血泡見風就破，變成血絲。破了再冒，冒了又再破，就滙成兩股血流，順著嘴角流下。但他的身子却像一根鐵樁一樣，挺得直直地，只有他的海藍長衫在夜風中「刷刷」作響。

＊　＊　＊

岳家宇和蒙面人兩人皆鼻口淌血，互相獰視著，顯然仍有再搏之意。

萬紫琴熱淚盈眶，急忙向宋象乾使個眼色，表示要和他聯手合擊蒙面人，但立刻被岳家宇發現。

「二位請退到十丈之外！」岳家宇抹去口鼻上的血漬，神態至爲駭人。顯示他不殺此賊絕不罷手的決心。而且絕不要別人幫忙。

「家宇！」萬紫琴悲聲道：「我不贊成你這種報仇的方式……」

宋象乾也肅然道：「家宇，我知道你

的心情，手刃親仇，絕不假手他人！但是你要知道，如今武林邪惡橫行，並非光殺此賊就能太平。你必須珍惜自己的大好生命，徹底掃除孽魔，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況且，你近來武功大有進境，百尺竿頭，尚待更進一步，此刻捨命硬拚！實是不智之舉……」

「別說了！」岳家宇沈聲道：「二位請放心！我有信心殺此魔鬼！」

萬、宋二人不禁駭然，又不敢勉強，因為此刻一旦發生爭執，必被敵人所逞，也會分散岳家宇的精神，只得暗暗戒備。

蒙面人胸前也被血漬濕了一大片，但他並未揩拭，也顯示不見高下，無法罷手之意。

夜風呼嘯，在岳家宇的眼中，有如訴說著岳家宇昔年遭遇的慘狀，殺聲震耳，鬼哭神嚎，那些沒有人性的武林高手，殺戮著岳家的人，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根本不會武功之人，見人就殺，鷄犬不留……。

岳家宇胸腔有如烈火焚燒，血管好像即將爆裂，一聲悲嘯，身形同時撲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蒙面人頭上飛掠疾瀉三次，兩臂猛展力劈，發出震耳欲聾的風雷之聲。

方圓五六丈之內，木草橫飛，土石暴捲，地殺微微震顫，形成一個渾沌的罡風漩渦。

蒙面人有如湍流中的刀魚，掌勁交拍，左衝右突，萬鈞的罡風，排壓撕裂著他的軀體每一寸部位，砂石飛濺，有如雷神怒吼，擊在他的肌膚上，奇痛砭骨。

但他也不含糊，瞬息間劈出七掌、一拳零十八腿。口鼻上的血漬，被狂飈吹成血霧，噴濺在岳家宇的孝衣上，變成兩個血人。

在這瞬間的捨命力搏，也不過是一招半而已，但雙方都以數十掌完成，其中的變化，自非墨守成規，而是因地制宜，見招出招，隨機應變，其反應之快，令人咋舌！

岳家宇已施出「鶴形八掌」第六式，尚未佔到上風，反而感到胸前悶壓，一股鮮血在喉頭翻騰，但他已不顧任何危險，腦中充滿了「仇」和「殺」！就是兩人同時倒臥血泊中死去，也在所不惜。

十餘年來，蘊藏在他心底的恨，像丟入火爐中的爆竹，一旦爆炸，就要毀滅一切。

於是，他突然疾退一丈，單足杵地，兩臂緩緩一張，暴喝聲中，拍出搖山震谷的罡風，貼地斜掠而至，倒拍一掌。

這個姿勢，活像一隻巨鶴與巨蟒搏殺，誘蛇跟踪，待蛇伸開軀體吐信欲噬時，展翅猛劈之勢。

「蓬」地一聲，四山暴響廻應，歷久不絕，塵土砂石及血霧混合一片，不見人影，一重重向四周猛壓，四周樹木枝殘幹折，蔓草連根拔起。

岳家宇腦中像千萬隻蜜蜂「嗡嗡」齊鳴，口鼻中的鮮血，「咕嚕咕嚕」狂噴，一直退了十一步，終於跌坐地上，昏倒在地。

塌中塵霧逐漸落完，立即傳來萬紫琴的椎心泣血悲嚎之聲，和宋象乾的怒吼聲。

但蒙面人却失去身影，只見地上有五七個血足印，每距一丈左右一隻，而且凌亂不堪，顯然對方內腑也受了重傷，勉強離去。只因他臨陣經驗豐富，避重就輕，留了一步後路。

在萬紫琴的悲呼中，岳家宇悠悠醒來，鮮血已在他的臉上凝固，猙獰可怖，但他第一句話却大聲說：「那蒙面人呢？」

宋象乾悲聲說：「他也受了重傷，全身鮮血淋漓，留下幾個血足印走了……。」

「快追！」岳家宇欠身，又頹然倒下，說：「快點……他絕對去不遠！快……」

萬紫琴掏出三顆藥丸，納入他的口中，嘶聲道：「宇哥哥……你快安靜點吧！他今日脫了，還有明日……只要你能復原……終有一日能報此血仇……」

「不行！快點抱著我去追他！」

宋象乾沈聲道：「家宇，你這就不對了！此刻你就是追上他，又能如何？我們要動手，你又不許……」

岳家宇厲聲道：「我只要追上，還能動手！他也受了重傷，比我好不了多少！快點！」

鮮血又自口角中淌下，但他聲色俱厲，不容更改，宋象乾看看萬紫琴，立即肅然道：「萬姑娘，我們就依他……」他說著話，同時使個眼色，表示一旦找到那重傷的蒙面人，立即聯手合擊，不必再聽岳家宇的命令。

萬紫琴為岳家宇擦著臉上的血漬，微微點頭，但她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不停地淌下來，悲痛欲絕地道：「宇哥哥……請你為我想一想……你……你內傷極重……若不及時療治，我絕……」

「死不了！」岳家宇粗暴地道：「請快點好不好？」

萬紫琴終於失聲痛哭，動人肝膽，宋象乾在一邊直搓手，一籌莫展。但岳家宇此刻像失去了理智，仇火攻心，不顧一切，他咬著牙爬起來，搖晃著身子，道：「你們看……我不是還能走麼？……」

然而，他像一根狂風中的草梗，隨時都會倒下，宋象乾去抱他，萬紫琴立即攔悲聲道：「宋大哥……讓我來……」

她抱著岳家宇，淚如泉湧，滴在岳家宇的臉上，岳家宇一陣心痛，伸手抹去她的淚水，道：「琴妹……琴妹……唉！我太使妳失望了……不過……妳必須相信我……自我學了「鶴形八掌」之後，體質變化……生命力極強……我有信心……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是的！」萬紫琴抽泣著道：「我知道你不會死……上蒼不會那樣安排……但是……我的心……」她把臉貼在岳家宇的臉上，讓淚水交流著。

宋象乾微微一嘆，在前面順著血足印帶路。走下另一個山坡。

「琴妹……妳該知道……我的心扉中雖然寬敞……可是……只能容下妳一個人……」

「噢！宇哥哥，我知道……因此……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你的生命也是我的……」

「放心吧！琴妹……我岳家宇不殺此賊及龐起，絕不會空手離開這個世界

的！」

「噢！宇哥哥……我當然相信你……因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只有你才敢向實力雄厚的邪惡挑戰呵……」

她以舌頭舔著岳家宇臉上的血漬，淚水流淌在他的臉上，洗去了凝乾的血漬。淚眼中有笑的影子，在困危中，他們的靈魂更加接近了。

下了山坡，血足印已經看不見了。但仍有重濁的足印，可以隱隱分辨，這分明是一個受傷之人無法輕身提氣所留下的。

況且，順著這些足印，有時地上有一兩滴鮮血，就這樣追出三五里路，並未發現蒙面人，依宋、萬二人的意思，必須就地療治，然後再追踪，可是岳家宇對萬紫琴說現在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可以運功自療，用不著停下。

他們二人搖頭嘆息，相視苦笑，只得依他，況且萬紫琴也願抱著他奔行，以慰數月相思之苦。

找了一天一夜，蒙面人未找到，而岳家宇果然有了起色，已能下地自己奔路了。萬、宋二人對他的內功，萬分欽佩。自也不再怪他當時的蹩扭，設若當時立即抱他追踪，也許那魔頭不會脫出手去。果眞遇上，以萬、宋二人合擊之力，在那魔頭重傷之下，定能一擧成擒……

同一時間，金陵城東六十里處的棲霞山上，雖是入夜，華燈初上，却仍極熱鬧。因今日是棲霞寺廟會，善男信女，紛紛朝山進香。

加之騷客，名門仕女，也都趁此機會，上山一遊。因此山為金陵四周數大名勝之一，怪石嵯峨，奇峯突起，棲霞寺前有梁武帝手植銀杏，並有白鹿泉、明月台、紫峯閣、千佛岩、紫蓋峯等名勝。岩上鑿石成佛，數以千計，靈宮梵宇，到處皆是，而且楓樹滿山，每到深秋，變為紅色，蔚為奇觀。是以有「春牛首，秋棲霞」之譽。

此刻，山下馳來一匹白馬，馬上是一位二十出頭，身著白緞緊身衣白緞披風的少年。風流瀟洒，俊目流盼，吸引了所有仕女的目光。

這也難怪，這位公子本就極美，加之白衣白馬，在廟會上燈光映照之下，更加一塵不染。

他到了棲霞寺前的數十丈處，已因往來香客及遊人太多，只得下馬步行，且由於他太美了，交通為之阻塞，簡直寸步難行。

「借光……借光！」他的聲音也極清脆，四周便轎中的富家千金，都不禁輕撩轎幃，偷偷向外窺視。

這情景十分尷尬，這位公子俊面通紅，大聲嚷道：「借光……請讓路……」

可惱的是有些紈袴子弟，誠心吃豆腐，見他有點娘娘腔，大家交頭接耳，極盡輕薄調侃之能事。而且有的出言極為下流。

那公子不免惱火，心想，我已再三打過招呼，你們既不讓路，分明是自討苦吃……

他一拍馬屁股，白馬唏聿聿一聲長嘶，前蹄揚起，四周人潮立即向後湧去。那公子看這一手生效，乾脆躍上馬背，又在馬屁股上抽了兩鞭。

那些擋路的無賴少年，乍見他身手俐落，而且馬又神駿，知道不大好惹，只得紛紛讓路。

然而，那公子在前馳行，他們仍然跟在後面哈哈戲笑，因為公子過處，香風撲鼻。使那些富家女黯然失色。

像這種廟會，本是青年男女爭奇鬥妍之處，於是那些便轎也都跟著白馬，向前湧去。

馬上的公子一路馳去，相距寺門尚有十餘丈，突見前面一個殘廢少女，腋下挾著兩根鋼枴，迎面擋住。

這少女美極了，只因雙腿殘廢，使她的美麗，與她的體型十分不調和。令人不得不詛咒造物者對她太過殘酷。

顯然，她的雙腿無法著力，幾乎全憑雙枴代腿。因此，雙腿雖然著地，但全身力量十之八九都落在脅下雙枴上，不免令人嘆息。

馬上公子微微一愕，連忙勒馬，豈知雙方相距太近，待白馬被勒住，前蹄已經揚起，如果落下，必定踏到那殘廢少女頭上。

「姑娘快閃開……」馬上公子大聲嚷著。急忙用力一勒馬頭，想使白馬轉個方向。

那知那少女卓立不動，絲毫不懼，而且一臉冷漠之色。

白馬前蹄懸空，掉了個方向，總算未傷到人，那公子吁了口氣，不由微怒，大聲說：「妳想找死？為什麼不閃開？」

那少女冷冷地道：「閃不閃開都是一樣。本姑娘並未驚惶，你倒是臉色都變了……」

馬上公子不願和她一般見識，知道殘廢之人，性情都有些怪異，却不免喃喃地道：「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又為男人增加一個口實……」他催馬緩行，想自少女一旁過去。

「慢著！」那殘廢少女撤出一根鋼枴，以枴頭彎把一勾馬韁，那白馬竟無法前行，痛得低嘶了一聲。

這一下四周之人更加起鬨，因那些紈袴弟子本就妒嫉這位公子，如今有人給他眼色看，大為痛快。

馬上的公子也不禁暗吃一驚，他只想快點離開這尷尬的人叢，按下心頭之火，沈聲道：「姑娘妳要幹什麼？」

那少女冷冷地說：「雖然生得像個女人，却是個無賴男人，這地方也可騎馬亂闖麼？」

公子臉又紅了，他本想說出剛才那些無賴男人起鬨，但一想又不便對她說，只得抱拳道：「在下實在因為身有急事，使姑娘受驚，尚請原諒……」

「這還差不多。」那少女冷冷一笑，撤回鋼枴道：「看你的身手，也必是武林人物，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必能知道……」

那公子見她如此無禮，本想教訓她一頓，怎奈四周的貪婪目光，都在他的身上溜來溜去，使他十分不安，只得忍下，道：「不錯，在下正是武林中人，但妳所打聽之人，在下未必知道！」

少女道：「我找一位很年輕的俠士，

年紀和你差不多……」

公子微微一哂，心道：「連姓名都不說，我又不是包打聽，眞是豈有此理……」他一挾馬腹，冷冷地道：「在下很少在江湖中走動，所以姑娘所找之人，在下不識……」

他總算擺脫了那殘廢少女，來到廟前，只見旁邊一個極大的蓆棚，乃是寄放馬匹和車轎之處，立即把馬拴好，向廟中走去。

「噢！好熱鬧呵……」他邊走邊看，那重重的大殿，富麗堂皇的壁畫，寶相莊嚴的佛像，以及各式各樣的紅男綠女……

「天地雖大，要去找他，實在困難，看來剛才那少女的辦法，倒也可行，必須多方打聽，只是她問詢的方式不對……」他穿過兩重大殿，香烟繚繞，磬聲盈耳。肅穆的氣氛，使他焦灼的心平靜下來。

來到第三重院，這裡有兩個大廂房，只聞左邊廂中人聲吵雜，猜拳敬酒之聲不絕於耳。

「這必是一些消閑份子，在此飲酒取樂，我可以離去了！嗨！宇哥哥……你到底在何處啊……？」

而且廂房中傳來嬌笑之聲，公子皺皺眉頭，向內探頭一看，嘿！大約有七八桌，每桌上都有幾個濃粧艷抹的年輕女人，一看那搔首弄姿的神態，就知道絕非是良家婦女。

而且所有的男人，一身黑色衣裝、黑袍、黑褲、黑鞋、黑襪。一個個都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眼神充足，分明武功都有相當造詣。

「這必是甚麼幫會！」他正要回頭，突見一個女人向他招手甜笑道：「這位公子慢走，看你風流倜儻，必是一位文武兼備之人，剛才本姊妹出了個小酒令，無人能答上來，公子何不參加一試……」

那公子笑笑道：「在下不學無術，何當得文武兼備之譽！實不敢當衆現醜……」

「公子太客氣了。」那女子大方地道：「公子莫非顧及身份，不願與吾等……」

公子連連搖手道：「姑娘切莫猜疑，在下絕無此意，只因器少易盈，而又胸無點墨，恐有失姑娘厚望，敗了各位的酒興，是以……」

「不必客氣了！還請入座！」

公子抱拳道：「不必了！在下就此謝過！姑娘的酒令，不妨說出來聽聽，但在下毫無把握！」

「好吧！」那女子嫣然一笑，指著其餘九個女子道：「本姊妹十人，樹幟金陵秦淮河上，頗有薄名，乃贏得『秦淮十釵』之名，庸粉俗脂，粗枝大葉，自難當此雅號，公子您別見笑……」

「那裏，那裏！」公子笑笑道：「十位姑娘天香國色，艷驚四座！莫要太謙了……」

那女子十分貼熨，道：「剛才小女子的酒令是，以本姊妹十人爲題，請在座貴客從一到十連貫起來，成一首寶搭絕句！」

「哦？」公子不由暗暗點頭，心想，由此觀之，這「金陵十釵」，姿色雖是平平，文事方面可能頗有根基，倒不可小覷她們了……

他微微一想，抱拳道：「在下不避現醜之譏，勉強其難，珠玉在前，自不免貽笑大方，若不能貼題，尚請包涵……」

他朗吟道：「大姐不如二姐嬌，三寸金蓮四寸腰，買上五六七盒粉，打扮得八九姊妹十分嬌！」

甫自吟畢，掌聲雷動，那些黑衣男士，也不禁一齊動容，刮目相看。

公子抱拳道：「獻醜！獻醜！在下告退了……」

「公子留步！」剛才出題的女子站起來道：「公子眞人不露相，此等捷才，世所罕見，正可比美古人之『倚馬可待』！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公子暗暗猶豫了一下，道：「在下姓紀名路！」

「呵！紀公子，眞了不起！如此盛會，機會難再，小女不揣冒昧，還想再領教一次，希望公子不吝珠玉，以廣見聞……」

此公子非別人也，正是被岳家宇誤傷的紀露露，已被老叫化治癒，因思念岳家宇，乃隻身巧扮男裝，出門尋找岳家宇。

紀露露心道：「她分明想考考我，看來考不倒絕不罷休，我又非才子，今夜恐怕眞要現醜了……」

她苦笑一下，道：「紀某剛才不過勉爲其難，信口胡謅！若再出題，勢必現醜！」

那女人媚笑道：「公子太謙了，公子滿腹經綸，何懼一兩個小酒令……」

接着她又嬌聲道：「請公子再由十到

一，連貫起來，成一首七言絕句！」

紀露露微微一愕，不由心中作急，想起宇哥哥的文思，深信他若在此，必能不假思索地答上來，就在這時，身後「篤」地一聲，似是拐杖著地之聲。她回頭一看，覺是剛才攔路的殘廢少女。

只見她微微一哂，道：「姑娘剛才的小令，本姑娘頗願一試……」

那女子上下一打量，見她雙腿皆殘，頗有輕視之意，但立即笑笑道：「好極了！姑娘有此雅興，小女子極表歡迎，若答不上來，要罰十杯酒呵！……。」

殘廢少女冷冷一哂，道：「如果答上來呢？姑娘是否照飲十杯？」

那女子不由一怔，其中一個黑衣男人大聲道：「妳若能答上來，在座之人各陪十杯！」

「好！」殘廢少女不假思索地道：「十九夜月八分光，七姐從良嫁六郎，睡到五更四三點，二人相好同一床。」

甫自吟畢，掌聲乍起忽落，十個女子和所有的黑衣人全都楞住，一齊向那殘廢少女望去。

而紀露露也不禁大為心折，深信剛才自己即使能答上來，可能也沒有這樣工整，也不由吃驚回頭，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那殘廢少女臉上沒有一絲笑容，轉過身去，冷冷地道：「酒是你們自己的，喝不喝是你自己的事……。」

「篤……篤……」第二次鋼拐落地，她已站在二重大殿的石階之上。這其間的距離，大約在十五丈左右。

紀露露心中一動，立即跟了過去，並未立即答話，尾隨出了寺門，解下白馬，暗暗跟著下了棲霞山。

這時已經三更了，明月在天，蟲聲「唧唧」，遠遠傳來山上喧囂之聲，更顯得山下的幽靜。

紀露露相距二三十丈跟著，只見殘廢少女進入一道山坳之中不見，她急忙加緊脚步，轉過山坳，不由吃了一驚。

只見那殘廢少女兩拐柱地，瞪著一雙冷厲的眸子，獰視著她，冷峻地道：「狗賊！你跟著我幹什麼？是不是以為本姑娘好欺負？」

紀露露連連搖手，道：「姑娘千萬別誤會，其實我也是……」她想說出自己也是女兒之身，轉而一想，無此必要，續道：「在下只是十分景慕姑娘文思敏捷，因此跟踪而來，以便……」

「住口！」殘廢少女切齒道：「你空有一副英俊的面孔，却是一個卑鄙無恥的淫賊，以為我不知道你的企圖麼？」

她嘿嘿冷笑，又道：「本姑娘自離家之後，一路上總有一些登徒子，跟踪窺伺，以為本姑娘好欺負，所以死在本姑娘手下的，有五七人之多！小賊納命來吧……」

兩拐點地，凌空飛起，拐聲「嗡嗡」，向紀露露當頭壓下。

紀露露還眞不敢輕視，一拍白馬，低叱聲中，展開「掌仙」紀曉嵐的掌法，打將起來。

兩人身手相差無幾，紀露露雖然略高一籌，却因空手對長兵刃，吃了大虧，而殘廢少女雖有兵刃在手，也因雙腿皆殘，畢竟不甚靈活。

因此兩人各有所長，也有所短，絕學盡出，竟以性命相搏。

七八十招過去，紀露露大聲道：「喂！妳到底要找那個少年俠士，可不可以說出名字來？」

殘廢少女悶聲不響，重重拐浪，有如排山倒海壓下，幾乎完全不著地，有時足尖略沾地面，也是稍沾即起，全憑兩拐點地，凌空搏擊。

然而，一個殘廢之人，利用雙拐搏殺，還要當作兩腿閃躲騰挪，自是較易消耗體力，百十招下來，那少女已是嬌呼喘喘了。

紀露露實在不忍心下手殺她，却因她罵她太苦，不能不給她點顏色看，一輪急攻之後，突然施出一式「三星在戶」。

這一招三掌相連，一氣呵成，乃是紀曉嵐的三絕招之一，非同小可，那殘廢少女已力竭，自信接不下這一招，在呼呼掌風中動作一慢，「啪」地一聲，被擊中左腰，摔出三丈之外。

但紀露露並未趁機下手，却跟踪而下，站在對方身邊沈聲說：「世上壞人雖然很多，畢竟還有好人，妳出口傷人，不分黑白，我本應給妳吃點苦頭，姑念妳的肢體不全，不必與妳一般見識……。」

說畢，吹着口哨，招來白馬就要離去。

那殘廢少女仍然躺在地上，厲聲道：「小賊你留下名來，待我找到岳大哥，一定找你算帳。」

紀露露冷笑道：「好吧！妳還是去找妳的岳大哥吧……」

「喂？」她突然心中一動，止步回頭道：「妳找岳大哥？」

殘廢少女大聲道：「快滾吧！小賊，我岳大哥那一樣也你高明，論人品俊逸英挺，不像你一副娘娘腔，論武功，哼！你給他提鞋，也會嫌你的指頭粗哩……。」

紀露露點點頭道：「我信妳的話，不知妳那岳大哥叫什麼名字？」

殘廢少女冷峻地道：「他叫岳家宇……。」

紀露露大大地一震，瞠目不知所答，吶吶半天，才醒過來大聲道：「他在那裏？快說？」

殘廢少女冷峻地道：「我若是知道他在那裏，怎會受你欺負……」

紀露露心中是起一絲妒意，聽對方叫的那麼親切，分明已非泛泛之交，可是岳家宇從未對她提起此女。

「莫非是同名同姓之人？」紀露露重新走到她的身邊道：「妳那岳大哥是什麼樣子？」

殘廢少女冷笑道：「好小賊！我知道你沒按好心，設若我告訴你，你一定會向他暗中下手，我絕不告訴你。」

紀露露故意顯出色迷迷之態，冷笑道：「妳該知道，此處闃無人跡，設若我對妳施暴，妳……。」

殘廢少女斗然一震，持拐杖站了起來，小心戒備，厲聲道：「小賊，我就知道你不是個好東西！哼！可沒有那麼容易。」

紀露露哂然道：「剛才那一招，不過

是三絕招之一，要是第二、三招施展出來，妳此刻大概要任我擺佈了。」

少女駭然退了一步，冷峻地道：「你敢動我的念頭，我叫岳大哥剝你的皮，再說，你眞要動手，必要時我會自絕也不讓你得手。」

紀露露暗暗點頭，心道：「倒也是個貞節女人，只不知宇哥哥怎會認識她？他們是何關係？」

她心中盤算着，立生一計，冷冷地道：「據我所知，岳家宇已有兩房未婚妻，妳和他接近，恐怕要白歡喜一場。」

殘廢少女大聲道：「你胡扯！我岳大哥不會認識你這種人。」

「哼！」紀露露道：「妳以爲我是說謊麼？笑話！我和岳家宇乃是極好的朋友，七天前我們還在一起。」

殘廢少女驚楞一下，道：「說說看，他是甚麼樣子？」

「他麼……劍眉星目，隆鼻闊口，身材頗高，臉上帶點稚氣。」

「啊……」少女大聲道：「不錯呀！他在那裏？」

「妳找他有何事？」

「不要你管。」

「那好，不管就不管，那我也不告訴妳。」

「奇怪，我岳大哥乃是一個君子，他怎會交上麼這種輕狂朋友？」

「我輕狂麼？嘿嘿！我看妳才輕狂呢！一個少女竟能在衆目睽睽之下，攔住一個年青男子，而且蠻不講理。」

「你胡說！」少女有點急了，大聲道：「我只是想問問你，知不知道岳大哥這個人，因爲看你的身手不俗，而且年紀又和岳大哥相若。」

「剛才我不是告訴你了麼？我是他的朋友，但妳却不回答我的問題，我怎麼告訴妳？」

少女一雙大眼疾轉一陣，冷笑道：「告訴你也無妨，我爹爹失踪，我媽媽被人打傷不治而死，我哥哥追敵而去，也一去不返。」她哭了，而且十分傷心。

紀露露十分不忍，立即伸手去擦她的淚痕，道：「姑娘妳別悲傷。」

「滾開！」少女掄起一拐，差點擊中紀露露的前胸，厲聲道：「小賊，你若眞是岳大哥的朋友，就該規規矩矩，站遠一點，因爲我是他的妹妹。」

「妹妹？」紀露露啞然失笑，這才知道自己仍是男裝，無怪她不許近身了，立即笑道：「妳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或者未婚妻甚麼的？」

「你胡說什麼？岳大哥到我家時，是以假面具冒充我爹爹的樣子，竟把我媽媽也瞞過了，但却被我看出來。」

「呵！姑娘，我眞抱歉，不知妳家庭遭遇不幸，那麼，岳家宇冒充妳爹爹的目的何在？」

少女抹去淚水，幽幽地道：「他說有一位朋友身負重傷，須要烏金絲接骨，如果得不到烏金絲，就……」

「甚麼？」紀露露心頭大震，道：「妳家有烏金絲，那烏金絲就是自妳家獲得的？」

「怎麼？」少女不解地道：「你也知道這件事？」

紀露露道：「我只聽岳大哥提過這件事，語焉不詳，妳快說吧！」

少女道：「是的，我家有烏金絲，而且就在我的腿上。」

「在妳腿上？」紀露露一顆芳心直往下沉，沉聲道：「莫非岳大哥是自妳的腿上搶走了烏金絲？」

「不是搶的，而是我自願送他的。」

「噢！姑娘……妳……妳貴姓啊？」

「我叫柳夢絲，岳大哥走了不久，我家就遭遇不幸，我現在無依無靠，只得去找岳大哥。」

她本是十分倔强的少女，本不願在陌生人面前流淚，但那討厭的淚水却自作主張地淌下來。

「噢！柳姑娘，原來妳是我的恩人。」紀露露感動得熱淚盈眶，疾撲而上，想去摟抱她。

柳夢絲早已暗暗提防，厲喝一聲，一式「橫掃六合」，拐上罡風呼嘯，向紀露露攔腰猛掃。

紀露露斗然醒悟，急切中想躍起來，已是不及，只得冒險仰身，一式「風搖弱柳」，上身幾乎貼地，雙足却仍然未動，一片罡風貼胸掠過，不由冒了一身冷汗。急忙倒縱一丈之外。

「小賊，你……眞是豬狗不如。」柳夢絲急怒交集，全身瑟索顫抖。

紀露露定一定神，抹去額上的汗水，美眸一轉，姍姍向前走去，柳夢絲切齒道：「小賊，你再進一步，我就自絕。」

紀露露立即止步，連連搖手道：「柳妹妹，妳千萬……」

「小賊，誰是你的妹妹？」

「妳先別急，我們都是一樣啊。」

「誰和你一樣？你這……」

紀露露兩手叉腰，將白袍束緊，曲線畢露，兩個肉球立即凸了出來，她同時一踢左腳，小蠻靴也脫了下來，露出一隻小巧玲瓏的天足，肅然道：「柳妹妹，我也是女兒之身啊！」

「啊……你……你……到底是誰？」

「我？」紀露露淚光閃閃地道：「我剛才不是叫妳恩人麼？嗨！若非柳妹妹慨賜烏金絲，姊姊我早已死去多時了。」

柳夢絲大大地一愕，良久才吶吶地道：「姊姊就是岳大哥的朋友？」

「是的！」

「那麼姊姊是怎樣受傷的？傷在何處？竟能那樣嚴重？非烏金絲不可？」

「當然是被人擊傷的，胸骨斷了五根。」

「噢！」柳夢絲本是十分慈心的少女，只因雙腿殘廢，自幼養成孤僻冷漠的個性，此刻也不再珠淚紛紛，這正是同病相憐之故，悲聲道：「姊姊，是那一個惡賊把妳打傷的？我要告訴岳大哥爲妳報仇。」

「嗨！算了，柳妹妹，妳還年輕，世上之事，千奇百怪，有時說也說不清。」她穿上靴子，慨然道：「就是妳那岳大哥把我打傷的。」

「甚麼？」柳夢絲大吃一驚，搖搖頭道：「我不信，岳大哥是好人，我絕不信他會殘害一個弱女。」

「柳妹妹，」紀露露苦笑道：「他當然

是好人，也不會全心要殘害我，只因家父和岳家有仇，我引他到我家中，本想利用自己，化解兩家之仇，那知他心堅如鐵，絕不變改，這本是男子漢大丈夫應有的抱負，姊姊也不能怪他，當我暗中發現，他非殺家父不可時，妹妹，妳說我該怎麼辦？」

「這……」柳夢絲苦笑道：「當面求他。」

「不行，若揭開他的秘密反而更糟。」

「那妳……」

「嗨！姊姊曾以各種感化方法，旁敲側擊，企圖使他放棄仇殺，但他始終不改初衷。於是在一個大雪之夜，他決定向家父下手，我這作女兒的，爲了生身之父，又能如何？論武功我不如他，況且我……我……」

「噢！莫非姊姊眞的愛上岳大哥了？」

「小丫頭妳眞不害臊，」紀露露紅着臉，道：「朝夕相處，日久生情，這本是極平常之事，妳又何必大驚小怪？」

她微微一嘆，續道：「那時我只得暗呑悲淚，爲爹爹代死，就預先躺在爹爹床上，以被蒙頭，就這樣挨了一掌。」

「哦，」柳夢絲掩口驚呼一聲，道：「以後呢？」

紀露露道：「中掌之後，我已奄奄一息，大約七八天之後，他突然又回到我家，見我重傷，不由悲怒交集，逼問我被何人打傷？我當時本不想告訴他，可是他非常誠懇，聲言必盡一切可能爲我報仇，爲我治療，於是我告訴了他。」

「他聽了這話之後，引咎自責，諄諄叮囑我，耐心等待，他一定要治好我的重傷。」

「噢！姊姊，」柳夢絲神秘地道：「我現在應該叫妳一聲岳大嫂。」

紀露露笑罵道：「小丫頭，想不到妳很貪嘴哪。」

她突然幽幽一嘆，道：「據我所知，早在他認識我之前，已經有兩個少女，和他極爲親密，一個是姓白的，另一個姓萬。姊姊雖然有意，但是……」

「啪」地一聲，柳夢絲大力拍了一下胸膛，道：「大姊，這件事包在小妹身上，他若不答應，我有辦法對付他。」

「妳有什麼辦法？」

「討回烏金絲。」

「妳……」紀露露微微一笑，道：「妹妹，敢情妳也愛上他了吧？」

「姊姊你……」柳夢絲嬌靨漲紅，急急地道：「我不來了，妳這人沒有良心。」

這時，突聞山坳之外，傳來「噓噓」的沈重腳步聲。若說此人是武林中人，腳步不會如此沈重，若說是平常人，却又不會這樣快速。

「噓……噓……噓……」在這荒山之中，這單調而沈重的聲音，令人心頭直冒涼氣，紀露露一打手式，二人立即掠上一株大樹。而那匹白馬，也躺在草叢中休息。

「噓……噓……噓……」聲音越來越大，不久自山坳外面走入一個身材不高的蒙面人。

此人身子僵直，略往前傾，每邁一步，大約有一丈五六，但身軀却微微顫慄，面罩和胸前血漬斑斑。

二女不由駭然，這蒙面人分明已受重傷，而且好像曾長途跋涉，却仍能一邁步，就是一丈五六。

「噓……噓……噓……」蒙面人自樹下走過，順着山道，向一個山坡走去，他的雙腿好像已經僵直，有一次差點被石塊絆倒。

眼看着蒙面人上了山坡，在一墓地中停下來，站着不動，夜風掀起他的長衫，「獵獵」作響。

二女打個手勢，輕輕掠下大樹，紀露露怕柳夢絲的雙拐發出聲音，立即低聲說道：「這人必有來歷，我們過去看看，但不能驚動他，讓我背着妳吧！」

柳夢絲聳聳肩道：「妳穿着男人衣衫，我總是覺得……」

「我若是妳的岳大哥，妳就不會感覺不方便了。」

「妳再挖苦我，我要揍妳。」

「無怪妳兇巴巴地當衆攔路了，聽語氣像男人一樣，動輒就要揍人。」

紀露露背起她，又過去拍拍白馬，叫牠仍躺在草中不動，然後向山坡上掠去。上了山坡，那蒙面人仍然站在一個荒墳之前未動。好在夜風甚大，而且是逆風，所以他們的腳步聲，蒙面人沒有聽到。

紀露露打量四下情形，又掠上一株四丈多高的大槐樹，在這樹下，可以鳥瞰整個墳場。

夜梟悲鳴，風行草偃，像在伴奏着淒涼恐怖的輓歌。

這個荒墳，十分高大，上面生滿了蔓草，墳前石碑也有一丈左左，上面苔蘚斑剝，已無法在較遠處看清字跡。

蒙面人低聲喃喃自語，聲音低沉而冰冷，好像自地下鑽出，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他蹲在墳前，兩手齊抓，泥土四濺，不一會就把墳頭開了一個大洞。

紀、柳二女不由相顧愕然，不知此人扒墳用意何在？如果是偷墳劫墓的宵小，似不必一人單獨幹這下流勾當，若是扒墳目的是爲了洩忿，這個人的心地就太狠毒了。

不到半個時辰，墳頭被扒開一半，已露出了棺蓋，而蒙面人也呼呼牛喘了。

「也許太晚了些，」蒙面人冷冷自語，道：「但是……爲了證明一個疑團，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但願上蒼保佑，屍體未腐。」

「這巨墳荒草萋萋，看來絕非三五年內埋葬的，棺材再好，也不會不爛。」這是二女的共同想法。只見蒙面人撥去棺蓋上的泥土，輕輕一扳，格支一聲，發出極清脆的聲音，這可以證明棺木未爛，若是腐朽，絕不會有此聲音。

二女心頭直冒涼意，設非兩人在此，一個人絕不敢看。

「格支」一聲，棺蓋應聲而起，二女居高臨下，棺中景物一覽無遺，不由頭皮發炸，差點驚呼出口。

而蒙面人這時也不由微微一愣，立即仰天呼道：「蒼天哪，果然屍體未爛，這眞是奇蹟……十八年了，這……這不是天意麼？」

「十八年？」二女不由大吃一驚，直睜

着眼向下望去，那屍體身軀高大，束髮金冠，錦袍緞履，面如黃蠟，雙目深陷，但雙顴和牙床却凸出來，那神態十分駭人。

蒙面人兩手撐着棺邊，探身棺中，仔細望着那屍體的面孔，喃喃地道：「我不相信昔年有人能殺死你，即使數十人聯手，設若你要逃走，仍可以辦到，所以我認爲……」

他突然微噫了一聲，喃喃地道：「奇怪呀！這不像他……」

二女莫名奇妙，這蒙面人，所要找的正是這墓中的屍體，怎說不像他？

蒙面人突然怪嘯一聲，聲如鬼嘷，顯然怒極，大袖向棺中一拂，同時仰身倒縱三丈。

「蓬」地一聲，木屑橫飛，屍骨、衣衫激射四濺，那屍體壽衣，本已腐爛，只因棺中無風，乍看像好的一樣，蒙面人這一拂之力，足有數百斤重，不但棺木粉碎，連屍體也化爲烏有了。

片片壽衣，在空中飄揚，塵土紛紛洒落。

蒙面人冷峻地道：「騙子……騙子……老夫若非一時心血來潮，必定上當，原來是個假的。」

仰天長嘯，聲如裂帛，動人心肺，二女不由面色大變，眼見蒙面人回頭跟蹌而去。

二女掠下大樹，走到碑前一看，不由同時驚呼一聲，也同時切齒不已，原來碑上這樣刻着：「故顯考岳公諱家驥之墓。」

「岳伯伯的墓！」二女同失聲道：「這蒙面人是誰？他爲甚麼說這屍體是假的？而且又毀了屍體？」

「惡賊！」柳夢絲沈聲道：「不管怎樣？這是一個萬惡不赦的惡賊，一個人死了十八年，他仍然不放過。」

紀露露也切齒道：「不錯！此人聲如狼嘷，絕非善類，我們快點把土掩上，再跟踪他看看，到底要到那裏去？」

二人匆匆埋好墳土，掠下山坡，招來白馬，雙雙騎上，循路追去。

二人遠遠跟踪，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進入茅山。此山本名句曲山，漢朝茅盈與弟弟茅固和茅衷，得道成仙於此，即世稱「三茅君」。山以人名，山有大茅峯，此峯之上有華陽洞，相傳即三茅君的得道處。

將近主峯，已可望見山峽之中有一個頗具規範的石堡，在林木掩映中，隱隱可見燈光外洩。

「是了。」紀露露道：「此人必是此堡中之人，我們不如繞到堡後，進入堡中看看，因爲此人必由正門進入。」

柳夢絲道：「不錯，既然找到這人，說不得也要代岳大哥報那毀墓滅屍之仇。」

二人繞到堡後，那是一片極大的森林，紀露露道：「妳在這裏等我，三更以前我一定出來，但若遇上堡內之人，就吹口哨招來白馬，牠會帶妳脫險。」

柳夢絲道：「不要，我也要進去看看。」

紀露露肅然道：「昨天那蒙面人身負重傷，尚能扒開巨墳，拂袖碎棺，那是何等功力，此堡之中無異龍潭虎穴，妳行動不方便，而且拐杖會發出聲音來，萬一暴露身份，豈不誤事？」

柳夢絲負氣道：「好吧！妳去吧，都是我這兩條腿不中用。」

紀露露柔聲道：「柳妹妹，妳該相信我，我主要怕妳危險，因爲妳是我的恩人呀！……」

「快別說了，我在這裏等妳就是了！」

「還生我的氣麼？」

「爲什麼生妳的氣呢？我是生我腿的氣！」

「眞是小孩子！」

「可不是！連你也當我小孩子看待……」

「妳本來就是小孩子嘛！好啦！別忘了我的話……」

紀露露翻入高牆之內，發現這裏面的屋宇建築十分精緻，房內傢俱都十分豪華。但却未見到一個人。

她越過兩重屋宇，才發現所有的人，都集在一個大廳之內，不下百十人之衆。而且都是一身黑色衣裝。

紀露露深信，昨天在棲霞寺所見的黑衣人，必是此堡的嘍囉。而使她驚訝的是，桌上的燭台，都是黃金鑄成，桌上的杯盤等物，非玉即銀，再不然就是象牙雕製。

百十人正在用晚膳，飲的是宇內名酒，吃的是名菜，奢侈享受，令人咋舌。

「他們的錢是那裏來的？」就在這工夫，突感一隻手輕輕放在她的靈台穴上，她大吃一驚，悚然回頭，不由驚喜交集，幾乎以爲自己的眼睛有毛病。

此人正是岳家宇，他們一路尾隨下來，雖僅一兩天，他的內創差不多已痊癒，不久發現了一匹馬上騎着兩個少女。

這兩人都是他日夜思念的，但却不知她們往那裏去？於是他們三人就在後面跟踪。

跟來跟去，就進入茅山，發現紀露露叮囑柳夢絲在外面等她，她自己則進入牆內。

岳家宇交待宋、萬二人，在外面保護柳夢絲，他自已也掠入牆內，輕易到了紀露露身後，但她毫無所知，因爲岳家宇輕功已非昔比。

紀露露正要說話，岳家宇的食指按在她的嘴上，示意她不要說話，然後抬抬下顎，向下指去。

就在此時，外面搖搖晃晃走進一個蒙面人。

岳家宇並未看到蒙面人掘墳墓，但胸中怒火仍然未熄，現在他的內創已癒，並不在乎下面有百十人之衆。

他一臉殺機，站了起來，準備現身出手，但紀露露却不敢讓他冒險，以爲他已經看到扒墓毀屍之事，連忙拉着他。

就在此時，只聞那蒙面人沈聲道：「你們聽着，『八臂子都』岳家驥並沒有死！」

此言一出，大廳中百十人衆，固然譁然大驚，房上岳家宇也呆若木雞，他以爲自己聽錯了，連忙向紀露露望去。

紀露露向他點點頭，表示蒙面人說的話是對的，但岳家宇並不知道紀露露發現蒙面人掘墓，發現屍體並非岳家驥之事。

只聞蒙面人冷峻地道：「大敵環伺，

你們一點也未發覺麼?」

岳、紀二人不由駭然，心道：「想不到此魔重傷之下，仍是如此了得!」

岳家宇冷哼一聲，力貫雙足，仰天長嘯，剎那間整個大廳搖搖欲倒，但却因用勁極巧，片瓦未碎，而廳中土石下落如雨，嘩然聲中，百十高手全都掠到院中。

事已至此，紀露露也只得與他同生共死，雙雙飄落院中，並且簡略地把蒙面人扒墓毀屍之事說了一遍。

岳家宇驚怒交集，指着蒙面人厲聲道：「賊子，你毀掉家父的遺體，居心何在?」

蒙面人冷峻地道：「岳家驥昔年盜名欺世，學了本門的武功，却不承認，出賣武林同道，自毀盟誓，小狗，你說他該不該死?」

「狗賊，你說謊!」岳家宇切齒道：「正因爲家父昔日武功自成一家，俠名遠播，自不容於你們這些敗類，乃設計使家父以夢遊症胡言亂語，使那些武林敗類有了藉口，殺死岳家四十一口，狗賊，你的死期已經到了……」

「慢着!」蒙面人厲喝道：「小狗，你以爲岳家驥死了麼?」

「難道沒有死?」岳家宇厲聲道：「如果家父仍活在世上，十八年來豈能永不出頭露面?」

蒙面人哂聲道：「告訴你吧!以他的所學，昔年雖有數十高手，亦僅能使他負傷，老夫近日來才知道，墓中埋葬的屍體不是他本人。」

岳家宇對這件事只是耳聞，連父親的容貌也一無所知。他當然希望蒙面人的話可靠，立即冷峻地道：「昔年數十高手羣戰家父，我相信家父自保不成問題，必有一個絕世高手，暗中出手傷害他，大概就是你這惡賊了?」

「不錯!」蒙面人陰聲道：「本門武功天下至絕，當時只有三人獲得此絕學，一爲本門師妹，另一位是家師在江湖中收了一徒，此人仍活在世上，但師妹却已經死於荒山野谷之中，因此，老夫恨那老鬼師父，也恨極岳家驥，因爲他所學本門的武功，比老夫還多學了一招……。」

岳家宇冷笑道：「你師父既然在江湖中又收了一個徒弟，怎知不能再收兩個徒弟?像你這種懷恨自己恩師之人，甚麼壞事做不出來?況且，怎能證明家父的武功是偷學的?」

蒙面人冷峻地道：「昔年本人前往西藏拉薩。本想盜取達賴喇嘛的『大手印秘笈』，恰巧遇上家師，他見老夫資質極佳，乃收我爲徒，不料……」

岳家宇心頭大震，厲聲道：「原來你就是那個弑師欺妹的魔鬼左世保，看掌……」

如今除了家仇之外，岳家宇又多了一件大仇，那就是在拉薩附近的山谷中那一段大仇，他必須爲那老人及亡妻(岳已承認她是他的妻子)復仇。

現在他知道四周百十個黑衣人，個個都是罕見高手，若不速戰速決，一舉挫敗蒙面人，他們可能會出手羣毆。

他一出手，就是「鶴形八掌」第七式，兩臂交剪，四周百十高手，在狂飈中驚呼後退。在氤氳塵霧之中，隱隱可見七八個身影，向蒙面人罩去。

蒙面人的功力，絕不在岳家宇之下，但他重傷之後，又奔行數十里，再耗費真力扒墓毀屍，始終未能抽暇調息。

此刻在岳家宇的第七招奇學之下，竟不知如何還手，因他未學過這一招。

在這剎那，他發現四面八方都是岳家宇的掌影，忽前忽後，倏左倏右，驟昇乍降，瞬息萬變，心中有了怯意，鬬志全消。

但岳家宇並不想馬上殺了他，他還想知道有關昔年的一段血仇發生經過，他厲喝一聲，伸手抓下蒙面人的面罩!疾退三步。

岳家宇不由一怔，原來此人長眉朗目，鼻直口方!神色却十分陰鷙，若非知他曾經做過很多萬惡不赦之事，誰會相信他這儀表堂堂之人，竟是一個兩手染滿血腥的魔鬼?

百十個黑衣人，乍見主兒也非敵手，大驚之下，緩緩欺上，一場空前的搏殺，就在轉睫之間。

「慢着!」蒙面人沈聲道：「你們先退下去，老夫必須問他，他怎麼會本門的功夫?是不是岳家驥傳你的?」

* * *

岳家宇冷峻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要爲!你這狗賊昔年弑師欺妹的醜行，本人全都知道，而且承你師妹厚賜，已學成你師門的『鶴形八掌』……」

「『鶴形八掌』?」蒙面人面色微變，道：「你學會了八招?」

「不錯，狗賊，我且問你，你可知道你師父並未死去?」

蒙面人又取出一個面罩戴上，暴喝一聲「殺」!百十個黑衣人一擁而上。

這些黑衣人，岳家宇前次在東平湖畔山坡上曾見識過，那一次被他殺得精光，一個不賸。所以他以爲這百十也差不多。

然而他估計錯了，只是出了一兩招，就知道這些黑衣人高出許多，而且都會一兩式蒙面人的武功，這樣一來，他和紀露露兩人，馬上就陷入危急之中。

況且他必須照顧紀露露，而蒙面人也加入廝殺，勢道自是不同。不到盞茶工夫，兩小已是滿頭大汗，呼呼牛喘了。

這時突然一聲大喝，凌空撲下三個身影，來人正是宋象乾，萬紫琴和柳夢絲三人，他們在外面等了很久，正要不顧岳家宇的叮囑，入堡一探，突聞堡中傳出廝殺之聲，他們立即循聲趕來。

這五個人，除了岳家宇外，其餘四人的身手都差不了多少，但因他們上下一心，合作無間，再由岳家宇四面接應，雖然暫時無法突圍，但也可以暫保不敗。

「岳大哥，看我的!」柳夢絲凌空飛起，雙拐翻飛，「啪啪」兩聲，兩個頭顱被擊得腦漿四溢。

岳家宇大聲道：「柳小妹，殺得好!再加點勁。」

這小妞兒，自幼在那種環境長大，養成孤獨個性，從沒有一個少年人和她玩，如今却像出籠的乳虎，又恢復了她的潑辣天眞，下手絕不留情。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蒼鷹令信傳開以後，前往榆山赴會的人多是長白派中人，俞劍峯親睹長白派中堅分子雷、佟、朱三大法王，竟帶領滿清弓箭手軍隊殺死同門子弟多人，更對蒼鷹令信的眞僞產生嫌疑，而九王爺聘用的高手無影劍客梁綸持着大內龍虎劍令，又戳傷雷佟朱三大法王，正欲割下三大法王首級之際，玄玄郡主突然挺身阻止……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西蜀藏龍臥虎　青城北斗神兵

這時林中俞劍峯和玄玄郡主相對而立，玄玄郡主似乎發癡，呆呆望着俞劍峯憐惜的看著自己，那目光便像神仙丹藥一般，射到心坎深處，令她好不熨貼。

俞劍峯道：「姑娘快上傷藥，失血太多身子總會虧損。」

玄玄郡主聽他仍叫自己「姑娘」，心中不由又是一喜，她癡癡地彷佛從夢中醒轉一般，柔聲道：「俞……俞……你那模樣眞瀟洒！」

俞劍峯心中大震，暗忖道：「這姑娘用情至深，她那還記自身的安危，這番美意，叫我如何報答？」

但見玄玄郡主流血不止，他連聲催道：「快快拿出傷藥來，好姑娘要聽話！」

語氣中雖是關切，但却帶有命令口吻，玄玄郡主心中大暢，嫣然一笑道：「喂，我自己會療傷！你……你……轉過身子去！」

俞劍峯一怔，立刻會意，轉過身子，玄玄郡主見他善體人意，芳心竊喜，那玄玄郡主道：「好了！好了！」

俞劍峯回身道：「姑娘傷後易受風寒，咱們快找一處躲雨去。」

玄玄郡主嫣然一笑道：「我可不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這點傷還挺得住！」

她抬頭望天，忽道：「馬上雨過天晴，咱們去瞧瞧那長白三大法王。」

俞劍峯只見暴雨如江河下瀉，下得更是大了，他心中一怔不解。

玄玄郡主道：「這四周全是高山，濕氣受阻下降，頂多也只能下個半時辰。」

俞劍峯上前解了長白三大法王胸前穴道，便又替三人推拿一番，長白三大法王悠悠醒轉，只見出手救自己的竟是一個青年男子。

那風雷法王掙扎站起道：「閣下救命之恩，咱兄弟三人永不敢忘，待罪之身只要大事一了，自會來替閣下效命。」

俞劍峯搖搖頭道：「咱們都是自己人，何必言謝？三位忍辱吞聲，忠義之心小可佩服無比。」

風雷法王睜大眼睛道：「請問大俠尊姓大名！」

俞劍峯喃喃地道：「蒼鷹白亮就是小可舅父！」

風雷法王歡聲道：「原來你是……你是俞大俠，俞大俠令嗣，俞大俠卅年前俠蹤一現便又杳然，如果有俞大俠夫婦出來，掌門人何愁不能救出？」

俞劍峯悽然道：「家父母遭人毒害，小可尋找仇踪已是經年。」

風雷法王一震，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在此時，玄玄郡主從樹後走出，長白三位法王一見主人，怔怔地不知所措。

玄玄郡主道：「你三人受傷不輕，我來替你們醫治！」

她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玉瓶，倒出三粒豆大暗色丹藥來，命三人各自服了，那風雷法王一入口，立刻知道這是世間難尋的「九轉丹」配成，當下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自己兄弟三人混身郡主身旁，原是要乘機挾持她以換掌門人出困，想不到到頭來還是靠那郡主救治，他三人血性剛烈，眞恨不得地下有洞鑽入。

風雷法王嘆口氣道：「郡主這『九轉

散」得來匪易，何必用來救助我等不忠不義之人？」

玄玄郡主道：「人各有志，我也無法勉强你們，你問我爲什麼要救你們？唉？誰叫你們跟我一場？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風雷法王半晌道：「郡主好生保重，小的這就告辭，咦，郡主，是誰傷您貴體？」

玄玄郡主揮揮手道：「九王爺身前好手如雲，憑你三人只怕難救出長白派掌門人來，你們自己小心！」

風雷法王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郡主保重，我兄弟再無顏面見郡主。」他說完和兩個拜弟一起長揖而別，俞劍峯道：「我舅舅當眞困在九王府中？」

風雷法王瞧瞧玄玄郡主，點點頭一語不發，邁步而去，等到三人走得遠了，玄玄郡主輕聲道：「他們是好男兒！」

俞劍峯回頭瞧着玄玄郡主，心中眞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玄玄郡主柔聲又道：「咱們原是來看熱鬧，想不到差點連命全陪上了，世事眞是不可逆料。」

俞劍峯道：「如非姑娘的搭救，在下這一身糾纏待誰去清理？姑娘請受在下一拜。」

玄玄郡主急忙搖手道：「你一個堂堂男子漢，豈能隨便向我一個女子拜倒？這不叫我難堪麼？」

俞劍峯道：「再生之德豈能以常節視之。」

但他生性洒脫，知道玄玄郡主不顧受自己拜謝，一笑而罷。

玄玄郡主道：「建州四劍武學確是駭人，適才我暴然偷襲，雖是傷得一人，自己終逃不過另外二人劍子，梁綸師兄享名之盛，實在良有以也。」

俞劍峯道：「如非姑娘武學驚人，又捨身……」

他話未說完，玄玄郡主急忙搖手道：「我知道你又要說什麼，那恭維感激之詞，我已經聽得多了，你難道只會說這些，換個話題談不成麼？」

俞劍峯道：「姑娘愛聽什麼小可便說什麼，但此情此義，小可有生之日豈會忘得了？」

玄玄郡主湊近他低聲道：「你……你有此心那便夠了。」

俞劍峯只覺她吐氣若蘭，忽然發覺眼前一亮，雨已停止，一輪明月又照大地，當下道：「姑娘說得眞準，這天際一片晴朗，誰又想到適才會是天昏地暗的暴風雨？」

玄玄郡主道：「我生於斯長於斯，這裏風土氣候自然比較熟悉，那也算不得什麼了不起。」

俞劍峯道：「姑娘失血甚多，一定疲倦已極，咱們到前面山洞去休息休息。」

玄玄郡主道：「雨過天晴，但願人事一如天候，澄清再無疑慮。」

俞劍峯知她話含深意，但却不敢往下想去，只覺這少女郡主說話洽切優美，眞如飽學之士一般。

兩人併肩緩緩前行，玄玄郡主功力深厚，她醫理通曉，又自備天下極佳良藥，脅下劍傷上藥之後，血流早止，已薄薄結了一層結痂，兩人走了一會，便到一處山洞，俞劍峯待要折枝生火，玄玄郡主道：「這滿林樹枝飽吃雨水，一時半刻那裏能點燃，咱們坐進洞中，靜靜聊聊可不是好？」

俞劍峯首先進洞，兩人平排坐下，正要催玄玄郡主安歇，玄玄郡主道：「俞……俞大哥，你剛才說我愛聽什麼便說什麼，此言當眞麼？」

俞劍峯點點頭道：「姑娘先休息，回頭咱們談它個三天三夜也不打緊。」

玄玄郡主道：「我眞的一點也不累，我頂愛聽你講話，你講一點自己的事給我聽可好？」

她柔聲說話，秀目連轉，但總離不開俞劍峯面上，俞劍峯直覺對方情絲愈纏愈緊。

他囁嚅地：「我……我身世凄涼，說出來惹得姑娘傷心，那是何必？」

玄玄郡主雙眉一揚道：「我偏愛聽成不成？」

俞劍峯見她撒嬌，雖是貴爲郡主，但天眞刁鑽之情却和尋常少女一般，當下心中大感親切，一種慾望油然而起，竟想爭得這如花似玉少女同情。

當下俞劍峯忍不住道：「成，姑娘要聽，怎麼不成？我小時候離家學藝，後來藝成回家，却是父母雙亡，妹子失踪，眞是家破人散。」

玄玄郡主柔聲道：「仇人是誰？你可知道麼？」

俞劍峯茫然搖頭道：「我尋訪了好幾年，總算有點眉目了，也幸好這幾年沒有遇到眞正仇人，不然可就慘啦！」

玄玄郡主關心地道：「爲什麼？」

俞劍峯道：「我的仇人是個功力蓋代的魔頭，我功力未臻爐火純青，如果早遇上了，那豈不破人斬草除根一併害了。」

玄玄郡主道：「這也有理，但如你仇家先行死去，你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

俞劍峯心中一凜，這雖是極其簡單的道理，但他成日間運籌如絲，却從未想到這個問題，當下不由得呆了。

玄玄郡主又道：「但我還是希望你遲些日子遇上仇人，多一分準備，便是多一分把握。」

俞劍峯道：「多謝姑娘好意，我常常自己覺得武功低微，與仇人相拚無異以卵擊石，這才能沉着氣苦練工夫。」

玄玄郡主同情地道：「那你心中一定苦得緊。」

俞劍峯道：「過慣了這種日子也便無所謂啦！我如不能這樣想，我還能好好活到今天麼，仇人找不到人自先急瘋了。」

玄玄郡主赧然道：「我只當你天性遊戲隨便，處處漫不爲意，不知道你有這等苦處，俞大哥，我眞不好！」

俞劍峯道：「我禪功如能達到第十層，那便可以放手去幹，但師父說過本門開山百數十年，其間能達到第九層的只有前輩大藏祖師，還有禪宗他老人家，唉！憑我這資質，只怕連第八層也難達到。」

玄玄郡主忽的目光奇道：「我師父有一套神功，她昔年說我稟性所限，要練也練不到至巔，而且極易走火入魔，是以我一直不曾去練，不知對你有用無用？」

俞劍峯大是感動地道：「不知姑娘尊師是誰？」

玄玄郡主道：「木姥姥你聽說過麼？」

俞劍峯雖是吃驚，但並不太感奇怪，這玄玄郡主年紀甚輕，却悟武學眞諦，錯非蓋代名師指點，焉能有此境處？

當下俞劍峯道：「木姥姥是數十年來武林第一奇人，想不到便是尊師，她老人家至今安好麼？」

玄玄郡主道：「我也五六年不見師父，我年幼時師父每天夜裏偷偷跑進王府傳我武功，我學着學着，漸漸身子也輕了，力氣也大了，後來她又傳我內家吐納工夫，我年紀漸漸長大，運氣隨心所欲，心中才明白這是武學上乘之境界。」

俞劍峯道：「姑娘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木姥姥生性奇特，能夠教姑娘多年，眞是天大緣份。」

玄玄郡主道：「這事連我九哥也不知道，但有一天我和他一塊出獵，山路小徑突然跳出一隻猛虎，我手起脚落便收拾了，九哥大驚失色，追問我何處學來這身功夫，我本來跟他說也不打緊，但見他目光爍爍，心中一煩，偏不講給他聽，哈哈！九哥千方百計要和我喂招探我門派，却被我瞞得像鐵桶一般，眞有趣。」

俞劍峯心中暗道：「這姑娘把我看得比她九哥還親，這與兄長鬥氣之事也與我侃侃道來，她再也不把我看成外人了。」

玄玄郡主又道：「九哥一天到晚研習兵書，和我性情大相違背，但他處事當機立斷，却令我頗是佩服。」

俞劍峯道：「妳九哥是一代豪傑，生平素志又豈止於打仗攻城？」

玄玄郡主道：「九哥也常說治國安邦才是大丈夫所為，那打仗攻城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可恃而不可持。」

俞劍峯默然忖道：「多爾袞早有一統天下之志，他手下奇能之士極多，將來定為袁督師心腹大敵。」

俞劍峯道：「姑娘多勸令兄，凡是退讓一步終是上着，殺人奪城，雖是稱雄一時，但終免不了後人非議！」

玄玄郡主道：「九哥說中原民生疾苦，渭河關中一帶近年來年年飢荒，易子而食，他想登斯民於袵蓆之上，既是救民蒼生，我也找不出駁他之理。」

俞劍峯啞然，玄玄郡主又道：「俞大哥，你如路見饑民遍地，哀號餓死，難道能夠掩鼻而過視若無睹麼？」

俞劍峯搖頭不語，玄玄郡主道：「我讀古書，歷史上大仁大義之人都是奮身不顧，年年奔波於救民艱，如果眞有人有這心願，又有這種力量，難道志士不該跟他共赴此難麼？」

俞劍峯心中忖道：「這姑娘巧思蘭心，終於說到問題的中心來，我又不忍心刺傷她，唉！眞是為難！」

玄玄郡主侃侃地道：「我九哥如有人能開導於他，化去他乖戾之氣，倒眞可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他……他上次對你欽佩之極，一定能夠言聽計從。」

俞劍峯愈聽愈是凜然，他長吸一口氣，朗朗地道：「華夏之族不可不分，民族之義不可不明！」

玄玄郡主一窒，眼淚涔然流下，她尖聲哭叫道：「我不懂得什麼民族大義，我不懂什麼華夏之族，我是一個女子，我只知道愛我的人，我……我……什麼也不管，什麼也不管。」

俞劍峯輕輕摟着她香肩安慰道：「姑娘說得對，咱們正該什麼也不管……」

玄玄郡主聽得一震，止淚道：「你是說『咱們』麼？」

俞劍峯沉着地點點頭，玄玄郡主歡叫一聲，投入俞劍峯懷中，緊緊抱住他哭了一個痛快。

半晌玄玄郡主收淚笑道：「俞大哥，我不該逼你作不願的事，咱們什麼也不管，咱們一起去殺掉你的仇人，就去找個好山好水的地方住下，快快活活過一輩子。」

俞劍峯見她說得眉飛色舞，不由也是怦然心動道：「姑娘捨得下那富貴榮華？」

玄玄郡主道：「那算得了什麼，只要你不離開我，便是住茅屋，喝粳粥我也心甘情願。」

俞劍峯激動地道：「只要姑娘不棄，小可決不離開。」

玄玄郡主反覆地道：「我只要聽這句話，我只要聽這句話。」

她性子直爽，這時表明心意，反覺大是輕鬆，俞劍峯輕撫着她的秀美香髮，柔聲地道：「天就要明了，咱們還是休息一會，明日也好趕路。」

玄玄郡主溫婉點頭，便靠着山洞閉目而睡了，俞劍峯心中又是甜蜜又是惶然，再怎樣也是不能交睫，忽然心底泛起一個意念，不由寒意陡昇，不自覺嘆了口氣。

玄玄郡主秀目大睜道：「你嘆什麼氣？是後悔了麼？」

俞劍峯連忙否認，他想起那事，心中激動無比，臉色都自變了，玄玄郡主把他一舉一動都瞧得清清楚楚，正要再次追問，俞劍峯斗然下定決心，沉着地道：「小可心中有一個可怕的念頭，唉，還是不想的好。」

玄玄郡主問道：「什麼？」

俞劍峯道：「小可心中早有此種疑念，隱隱直覺那害我父母的主使者，和滿清王族有關！」

他此言一出，直如晴天霹靂，玄玄郡主雙目直視着俞劍峯，便如兩支明燭要洞悉俞劍峯心中之事，俞劍峯被她瞧得很不自在。

玄玄郡主心中悽然忖道：「他心中終不肯和我要好，只因我救他一命，他年輕臉嫩，不好意思才敷衍我，我强之又有何用。」

想到傷心之處，眞是柔腸千段，她又想道：「俞大哥啊俞大哥，我一開始便錯了，我一個異族女子，又怎看在你的眼中？大哥您別擔心，我自會走開，我愛大哥如痴如狂，又怎忍心令你為難呢？」

她天性極是剛强，當下强忍悲涼悽切之情，强自嫣然笑道：「大哥你別胡思亂想，世間怎會有這等巧合之事，喲！大哥，你頭髮淋濕，亂得像山草一般，我替你梳理梳理。」

她從懷中取出一把小梳，輕輕地在俞劍峯頭上梳了幾下，將俞劍峯頭髮分開，又緩緩一根根清理，梳着梳着，眼淚再也

忍不住直掛了下來。

她長吸一口氣，忍着淚怕被俞劍峯發覺，心中眞恨不得就此死去，不停的想着：「我爲什麼要是滿人？我爲什麼又要是郡主？老天爺啊老天爺，難道我連愛人的權利也沒有？」

她細心地替俞劍峯梳着頭，俞劍峯一生之中何嘗享受過如此際遇？

他心中又驚又喜，還有幾分害羞，對那少女心意根本未曾注意，那頭髮漸漸地梳清了，但玄玄郡主情思起伏如火如荼不能自己。

她梳好最後一束髮，忽然纖長細指朝前俞劍峯背後睡穴一點，捧起俞劍峯面孔看了又看，輕輕偎了偎，心中想道：「我一生之中只這一次替別人梳頭，以後再也不會，我這一生只這一次和少年男子相親，日後我嫁給別人，那人只能得到我身體，永遠得不到我的心。」

她懷着一顆破碎的心淒然而去，走到洞口，忍不住回頭看看四周有無不妥之事，心中又想：「我已愛過這優雅的漢家少年，雖然他也許根本未將我放在心上，人生原該如此，良緣佳偶總有生離死別的時候，倒不如起初分手，永遠有回味的機會。」

這時天光微現，東方隱隱約現出紅色彩雲來，玄玄郡主吁了口氣，前面是漫漫無盡的路，她不禁又縮足了，但人既生在世上，這路不管多遠多苦，終歸得走上去，千古以來都是這樣。

東方第一道霞光遠遠送來，玄玄郡主彷若作了一個長夢，此間再無留戀，鼓起勇氣大步而去了。

她那點穴手法極有分寸，俞劍峯一覺睡醒，已是日上三竿，他一睜開眼睛，立刻發覺佳人已杳，他心中一驚，只見身上落下一張樹皮來，上面細細地用針刺了一行字：「相識不如不識，附贈練功秘笈一册。」

俞劍峯看着那娟秀字體，忽然間眼睛都濕了，他心中自責道：「俞劍峯啊俞劍峯，你這卑劣小人，你是眞的懷疑到仇家和滿清王族有關麼？還是這姑娘待你太好了，你却怕事故意推諉？」

一時之間他也是糊塗了，心中既像這樣，又像那樣，過了一會兩件事都茫然了，他下意識拿起身旁一本絹絲小册，隨手放在懷中，口中喃喃自語道：「相識不如不相識，我該到那裏去呢？」

他茫然走出一個林子，又穿入一個林子，忽然前面不遠處一個熟悉的聲音道：「妳這女子也是太不識好歹了，妳受他欺侮，他到處留情，妳却氣得上吊，我替妳把他綁起來，妳却嫌我又打得重了，又是綁得緊了，惹得小爺性起，把你們全宰了。」

另一個怯生生的聲音道：「我……小女子未想到俠士出手這麼重……這麼重……他……臉上全腫了，呀……牙齒也脫掉兩枚……」

那熟悉的聲音道：「好！好！好！殺妳又不忍心，小爺再也不理你們的臭事，快滾！快滾，免得小爺看見心煩。」

俞劍峯想起那人正是婷婷仙子，這人異想天開，行事往往大出意表，不禁輕鬆一些，步子加快，走不遠只見前面一塊平地，那婷婷仙子一見俞劍峯前來，當下大喜過望道：「兄台快來評理，天下豈有這等豈有此理之事？」

她連說兩個「豈有」，却口齒清晰，絲毫不亂，俞劍峯素知她能說善道，當下便道：「適才小可已聽清楚，眞是豈有此理！」

那十七八歲村姑雙手輕撫着那五花大綁青年面頰，柔情蜜意溢於臉上，她伸手解繩，却因婷婷仙子綁得極緊，她一個尋常少女豈能解得開來！

那少女可憐兮兮地望着婷婷仙子，這人最是吃軟，當下只有俯身運勁將繩子拉斷，一邊解着一邊口中罵道：「眞是賤得緊，天下難道便只有這一個男人？」

那少女赧然而笑，她目的已達，怎敢再多哼氣，那青年男子一挺站起，直覺無地自容，當下乾咳兩聲交待：「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婷婷仙子道：「我無姓無名，人稱婷婷……婷婷大仙就是！」

那青年男子道：「我洪承疇永遠不敢忘記閣下。」

婷婷仙子怒叫道：「快滾得遠遠的，再遲便來不及了。」

那少女村姑睁大眼睛道：「大哥，你不是姓唐麼？」

那青年男子洪承疇連臉都不紅一下，反而怒道：「小敏，妳連我姓什麼全記不清，那還說什麼想念我？」

婷婷仙子聽得大怒，已待要發作，那洪承疇爲人深沉，極是見機，當下知道不能多留，攜着少女村姑而去。

俞劍峯道：「令師兄太平道長呢？」

那婷婷仙子脫口道：「他在不遠之處，聽說棋盤老妖投書崑崙，約定中秋之夜在西崑崙決一死戰，天機師兄着人到處傳信，我師哥適才接到求助信件，咦，奇怪了！你怎麼知道太平道長是我師兄？」

她和俞劍峯雖只是一面之緣，但覺這人親切可靠，不由原原本本說明，但說到後來，忽然想起自己與太平道長是師兄弟，這關係江湖上只有數人知道了，這人倒知道，眞是異事。

俞劍峯道：「我上次看你和一個老頭子打架，剛好太平道長前來解圍是不是？」

婷婷仙子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你也會武功是不是？」

俞劍峯笑笑道：「會幾招三脚貓的粗淺把式武功。」

婷婷仙子道：「你能隱身我師哥身旁不被發覺，那本事便不會是三脚貓，你怎麼也跑到關外來？」

俞劍峯道：「小可與友人前來關外探遊！」

婷婷仙子哂然一笑道：「這關外惡山惡水，又有什麼好探遊？江南風光無限，只有失心瘋子才到這裏來遊玩，喲，不對，小妹失言，兄台大量包涵。」

俞劍峯道：「見着令師兄請代問候，便說武林後輩俞劍峯向道長請安！」

婷婷仙子沉吟一會，搖頭道：「俞劍峯，俞劍峯，這名字生疏得緊！」

她這話其實十分不敬，但由她口中說

來却是瀾然無窒，聽起來也是絕無半點反應。

兪劍峯心道：「這姑娘天眞瀾漫，涉世未深，端的可愛。」

當下笑笑道：「無名小卒，怎能入姑娘耳！」

娉婷仙子一驚道：「什麼姑娘，你怎麼知道了！」

兪劍峯率性讓她吃驚道：「姑娘是武當掌門人無爲道長的俗家愛女！」

娉婷仙子驚得合不攏嘴來，她喃喃地道：「你這人眞怪，別人的事好像都知道，耳朵眞長，喲，驢子也沒有這麼長。」

她一個人閒着無聊，左右是等待師兄，正好和這有一面之緣的少年瞎說八道，排遣時間。然後一走兩不相涉。

正在此時，忽然一陣輕嘯，那娉婷仙子道：「師兄叫我了，兪兄咱們他日中原再會。」

她一躍而起，兪劍峯和她胡聊，心中輕鬆了不少，待她一走，又是鬱鬱不展，走了數里，忽然心中一凜想道：「浮雲大師臨終說過，異日崑崙如遭劫難，萬望我能出手相助，我親口答應過五位前輩，目下崑崙有滅門之險……我豈可食言而肥？」

他盤算一下日程，此時離中秋還有兩個多月，趕赴前去時間足足有餘，但他此次出關爲妹子，結果是一事無成，妹子連蹤跡都沒找到，心中不由爲難。

他心中沉吟不決，立身考慮，忽然一陣風起，他身子一涼，心意已決，暗暗地道：「如果我妹子遭人擄去，這許多天已是無幸，如果她命大，我兄妹總有相逢之期，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豈可畏懼了。」

他那潛在的天性又發揮出來，寧願自己叫苦，却不能有負所託，但他愛妹猶勝自己的生命，這決定也是相當痛苦的了。

他當下不再逗留，便自逕往西方而去。

兪劍峯踏着沉重的脚步，帶着鬱鬱不樂的心情，漫無目的地在山道之中行走着，他有什麼事都放在心底深處，每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總忍不住腦中思潮起伏不定，想得太多太遠，往往自己不知所措，他自幼受大禪宗禪學陶冶，性格洒脫淡泊，每至此時，總須平心運氣，好一陣才平靜下來。

這時他一個人在叢山峭嶺之間漫步，滿腹感觸，幾乎情不自禁悲從中來，心中暗暗警惕，緩緩吸了一口眞氣，只覺靈台一陣清明，突然耳中聽見一聲幽然長嘆之聲，這時他正行功之間，耳中靈敏之極，心中微微一怔，不料在這等荒僻之地竟有他人，他想了一想，只覺方才那嘆息之聲發至左前方，便移步走了過去。

但走了數步，却未聽見任何聲息，正自詫異之間，突然嘩啦一聲暴響，自左前方傳來，他再也忍不住足尖一點，身形疾掠而去。

他身形尚在半空，倏然迎風聞到一股腥氣，心中吃了一驚，剎時全身注入眞力，閃目一瞥，只見一個人影斜斜半卧在岩石右邊，一條長長的黑條纏在他的身上，竟然是一條罕見的大蟒。

兪劍峯大大吃驚，急忙定目望去，只見那個人原來是一個年約六旬的老者，一身道士打扮，衣袍却是殘缺不全，面上神色慘然，那一條大蟒有一半繞在他的身上，長尾左右打動，不時發生嘩啦之聲，紅紅的長信伸伸縮縮，那老道人却是雙目直視，木然無畏，山風吹在他身上，寬大破袍翻起，只見他骨瘦如柴，簡直是說不出的神秘奇異。

兪劍峯行脚幾遍天下，却也未見如此奇異之事，他緩緩提了口氣，一步跨了上前，那巨蟒居然通靈，只覺風聲一動，長尾一捲倒襲而上，兪劍峯身形一晃，右足倏然疾落而下，端端點在尾尖之上，那巨蟒一震，尾端登時軟在地上。

兪劍峯沉聲道：「敢問道長何以被困於此？」

老道人雙目一翻，低聲長嘆了口氣道：「你……你是什麼人？」

兪劍峯怔了一怔道：「在下姓兪，路經此處，見老道長被蛇困於此……」

那道士長長吁了口氣，道：「老道元明，這蛇兒並非尋常之物——」

兪劍峯點了點頭道：「在下知道，老道長少忍，待在下將此蛇擊斃——」

那元明道長嘆了口氣道：「蛇兒，今日對不起你！」

兪劍峯呆了一呆道：「道長，此言何意？」

那元明道長悽然一笑不語，兪劍峯心中轉動，不知其解，雙眉微微皺道：「道長，在下內力發出震斷此蟒，可能會傷及道長——」

元明道人微微一嘆道：「兪施主，你先擊那尾部吧。」

兪劍峯呆了呆道：「巨蟒受創，必然纏力大加——」

他話音倏然一停，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忍不住問道：「此巨蟒目見在下來，却始終不動不移，方才在下曾一擊中其尾端，它仍保持原形，難道是道長已將它制住？」

元明道人吁了一口氣道：「蛇身繞在老道身上已久，再也移動不得了，你只管下手吧！」

兪劍峯面色倏然大變，他脫口呼道：「附骨寒陰，你……你是來自西南？」

那元明道長突然面色也是一變，他雙目之中斗然恢復了神光，注視着兪劍峯一瞬不瞬，好一會他沉聲一字一字問道：「兪施主，你怎麼知是附骨寒陰？」

兪劍峯面色凝重，沉聲道：「——南天一條鞭，馬道長你——」

那元明道長大吼一聲道：「你——你是大禪宗——」

他話聲剛斷，倏然一口鮮血直噴出來，兪劍峯心中一震，右手閃電般一揚，一掌震在巨蟒七寸之處，那巨蟒一陣抽動，登時震爲兩截，却仍牢牢繞在道人身上。

那元明道人暈迷過去，兪劍峯身形一動，輕輕點在他眉心穴道，那蟒屍登時落在地上，兪劍峯一把抱起元明，飛過三四丈，左手平貼在他前胸之上，一股內力緩緩通過。

元明吁了一口氣，雙目睜開，兪劍峯低聲道：「馬道長，你好一些了麼？」

那元明道長嘆了一口氣道：「俞施主，原來你是大禪宗的傳人。」

俞劍峯默然不語，元明又道：「今日在這兒遇着了你，這也是上天巧意安排，唉！馬某一生與大禪宗結仇，這一刻想起來覺爲過眼烟雲，淡然不足在意，大禪宗功力通天，老道便是再練百年，也是枉然！」

俞劍峯吁了一口氣道：「馬道長，你想通了。」

馬道長面上神色肅然，黯然道：「馬某一生練寒陰內力，傷人無數，到頭來終是死在寒毒之上，俞施主，馬某有一事相求——」

俞劍峯怔了一怔道：「馬道長請說吧！」

馬道長喘了一口氣道：「俞施主，想來你也知道馬某身受奇重內傷，隨時都有斃命的可能——」

俞劍峯黯然不語，方才他一用內力，便發覺馬道人體內主脈已斷，實是無可救助，想是他習寒陰內已久，抵抗力極爲強勁，是以仍可支持。

馬道長苦笑道：「馬某一生爲了一件秘寶東西奔走，殺人無數，在最後一次追獲此物，却無緣無故誤入毒蜂居留之境，上下身被黑尖針毒蜂咬了一十三口，身懷秘寶，却是不能動彈，生命垂危，這眞是天網恢恢，善惡有終！」

俞劍峯道：「那麼道長身上的內傷……」

馬道長苦笑道：「馬某一生浸淫寒毒功力，那黑尖針巨毒却是大躁，登時馬某渾身好比千刀萬鏃穿剮，突然山穴之隙游出一條巨蛇，原是稀種七節鞭。」

俞劍峯禁不住啊了一聲，他見識極爲廣博，一聽便知究竟。

原來這種七節鞭毒蟒生性極異，總喜歡取天地之間巨毒，其所在之處必爲毒花毒草，或是毒物叢生之處，那馬道長身中奇毒，七節鞭巨蟒想是準備吸取其毒，游了出來。

那馬道長必然只爲不能忍耐極端痛苦，不但不避，反將那七節鞭毒蟒引到身邊，讓其相繞，等那七節鞭一經繞身，立刻發出其「附骨陰寒」，蛇身被吸不能動彈，在他身上替他將黑尖針巨毒漸漸吸盡。

但那七節鞭巨蟒力量極大，讓其纏身，便是銅皮鐵骨也得折斷，馬道長當時只因痛苦太深，不得不出此下策，以除一時之苦。

等到那蛇身繞體，雖然發出「附骨陰寒」之絕頂功力，抵抗蛇身一纏之威力，但功力一運，蛇身也走之不脫，越纏越緊，體中脈道逐漸傷殘，馬道長不是不知後果，實因無可選擇！

俞劍峯嘆了一口氣道：「馬道長被困於此多久了？」

馬道長嘆道：「整整四日四夜了。」

俞劍峯只覺心中一懍，馬道長又道：「虧得這蛇兒，否則馬某早已無命，唉，馬某一生奔波，找着了秘寶的線索，却無緣目睹——」

俞劍峯見他目中神光已散，連忙聚了一口眞氣，緩緩注入他體內，口中說道：「師父曾對在下提過，西南一方南天一鞭馬力騰，功夫自走一脈，極是怪異，邪中有正，已是一方宗師，唉，在下想不到……」

馬道長苦笑一聲道：「那年馬某風聞大禪宗與此秘寶有關，親自登山求拜，大禪宗一連化馬某三個時辰，馬某絕無領悟，結果在交手百招之上爲其點中一指……」

俞劍峯插口道：「師父與那秘寶有關？」

馬道長搖了搖頭道：「那是誤傳而已，俞施主，馬某所求之事……」

他突然一陣喘咳，俞劍峯心中一懍，馬道長伸手入懷，探出一張長方形的黑色羊皮，口中喃喃道：「你……你……幫我去試試……看看到底是眞是詐！」

俞劍峯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

馬道長倏然大吼一聲道：「你難道叫馬某死不瞑目？」

俞劍峯一呆，馬道長突然右手一伸，那角羊皮遞了過來，遞在一半距離，突然一僵身軀，一斜倒了下去！

俞劍峯嘆了一口氣，心中思潮紛紛，緩緩拾起那角羊皮，只見皮包發黑，想是多年以前之物了。

那羊皮上用火烙的幾行字是：「月照白楊，影落南方。」

俞劍峯怔了一怔，忖道：「那馬道長一生爲追此物，却是如此簡單八字，毫無線索可尋，我如何幫他一試？」

他想不出解決之法，便也不再多思索，緩緩立起身來，在道邊隱密之地挖了一個深坑，將馬力騰的屍身埋下，只覺心中一陣異樣的沉重，這馬力騰與他素不相識，且是師門仇人，俞劍峯却覺黃土一坯，心中感慨萬千，默默站了好一會，才邁着沉重脚步離開山區。

一路行來，心情有時清朗，有時混沉，一直走出了綿亘不絕的山區，只見官道之上行人往來不絕，心中反倒有些開朗起來，至少，道路上還有很多他人，不再是獨隻單影。

走着無事，心中反覆思想道：「月照白揚楊，影落南方。」

八字的含意，幾經琢磨，心中想定那白楊兩字必是地名，否則白楊樹木到處均是，範圍未免過於廣大，那「影落南方」四字不易猜測。

日月如梭，轉眼便過去了一個多月，俞劍峯一日來到西蜀一帶。

觸目之際，只覺民生衣衫破殘，個個面有飢色，心中不由大奇，這西蜀之地乃是天府之國，一向民生富裕，現在看起來，倒好像是遭到一場天災！

俞劍峯心中暗暗起疑，決心留在當地歇息數日，也好準備觀察觀察。

他找了一家客棧落足，四下打聽了一下，却是不得要領，奇怪的是每一個人提到這個問題，十九面有悸色，吶吶不言，俞劍峯心中暗暗忖道：「莫非有什麼秘密內幕不成？」

他再住了一夜，忽然發現街道中行人竟滲雜了不少武林打扮的人物。

一日之間，馬蹄之聲不絕於耳，先後一連到了好幾批，俞劍峯心中暗忖道：

「這西蜀之地一向是民生衆多，武林人物甚少，頂多是路過而已，這些人看來像是要聚集於此地，不知其目的何在！」

他反正無急事在身，心中暗暗打定主意，看看情形再說。

傍晚時份，馬蹄之聲再響，一連又來了三個中年人。

俞劍峯坐在客棧的大廳之中，只見那三個中年漢子緊步走出，目光淡然無方，俞劍峯心中却是暗暗一驚道：「這三人好深的內功，神不外揚，不知是什麼門派的。」

那三個中年漢走入大廳，雙目四下掃視一番，緊步走向一張空着的木桌，突然之間那張木桌自動一移，平平向三人撞來。

俞劍峯吃了一驚，倏然只見一道寒光一閃，那左首一人手臂一抖，長劍竟然脫手而出，那張木桌竟在這一閃之下吃他劈了兩劍，裂爲四塊散在地上。

大廳之中倒有一半人驚呼出聲，俞劍峯心中忖道：「拔劍出擊一氣呵成，這三人原來是青城的高手，不知方才何人施的手脚。」

那三人却是一言不發，六道目光掃廳一周，衆人呼聲一滅，都不再出聲，那當中一人突然停下足步，轉身大踏步向廳外走去，左右兩人一起跟隨，剎那便走得不見踪跡！

這一下反應的確奇異得緊，大廳中人登時又是議論紛紛，俞劍峯心中默道：「這三人功力之強，出人意料之外，看來這裏是有一場好戲可瞧了。」

他面上不動聲色，目中却將廳中之人一一觀察，突然發覺有一個中年漢子，獨自一人坐在木桌邊，那人面上神色漠然。

俞劍峯心中一震忖道：「方才若是此人所施手脚，此人身坐朝東，內力廻轉向北，功力實不可測，想不到這西蜀之地一日之間藏龍臥虎，我倒要打聽打聽到底爲了什麼！」

他心念一定，緩緩走回房中，閉目養神，大廳之中人聲也逐漸減輕，想是各人都紛紛回房歇息了。

俞劍峯眞氣運轉，一連兩遍，只覺呼吸逐漸緩慢，心中靈台清靜，正在這時，驀地房上沙沙一響，俞劍峯微微一震，身形一輕站了起來，閃身在窗戶之下，那沙沙之聲漸遠，俞劍峯輕輕一翻已到了屋頂。

仰首一望，只見半輪月亮斜懸天空，天色並不十分黑暗，微用目力，只見廿丈外有幾個黑影移動如飛，當下緩緩提了一口氣直跟而去。

俞劍峯的輕功極爲精妙，不一會已跟上十多丈，只因天色尚明，不便過于接近，這時前面三人身形突然加快，俞劍峯一瞥之下，只見前方便是荒郊，再無屋簷可借來掩蔽，非得閃入叢林不可。

於是他提了一口氣，身形一閃，好比箭矢一般猛然疾衝而進，在路面空蕩之處不過僅僅一閃，便輕悄悄掩入林中，這時夜風吹動，樹葉搖擺，前面三人完全沒有察覺。

俞劍峯輕輕翻上樹梢，這時三人已走遠了，俞劍峯正待加快足步，忽然右眼一瞥，只見右方又是四條人影一閃而過。

俞劍峯心中不由大奇，眼見那四人的去向和方才三人不謀而合，這一來俞劍峯不敢隨意露出身形，只因他心知可能還有好些人自後趕過。

他邊行邊想，却不知這些人此去何方，走了大約有一頓飯功夫，路勢愈加荒僻，突然一轉，只見前方有一座村落。

俞劍峯縱目望去，只見前兩批人都轉向右方，繞村落後方去了，他心中微微一考慮，決心也跟過去看個究竟。

他身形移向前去，走出叢林，前面一條小小窄路，路邊又是一片叢林，俞劍峯正待一躍越過那小路，突然一側目，只見東方一道華光直衝半空，在月光之下仍然清晰可見。

俞劍峯看得呆了，突然背後勁風之聲大作，壓力襲體而至，俞劍峯大吃一驚，再也來不及細想了。

猛然向前一竄，身形一側衝入對面的叢林，那一股勁風貼着他身側打空，一直打過路面，擊在林木之上，嘩啦一聲暴響。

俞劍峯城府很深，他不願此時便行露面，一衝入密林，不但反身不察看，反而全身不動，站着樹幹直立。

那暗襲者在對面等了半晌，毫無動靜，忍不住身形一掠，疾飛而出，俞劍峯雙目一斜，心中一震，暗暗忖道：「原來是他！」

只見那人身形輕靈，竟是在大廳中所見過的那個冷漠的中年人。

俞劍峯心中正自沉思，突然目光一轉，只見那一叢林被掌力擊中，露出一塊木牌，木牌上白字斑落，依稀寫着三字：「白楊村」，那「白楊」兩字入目，俞劍峯突然心中一跳，他反首一望，只見那一道光華直冲雲霄。

他禁不住喃喃道：「月照白楊，難道——難道就是這地方麼？」

他禁不住仰首望着月亮，只見月光普照，看不出絲毫異様。

他心中暗忖道：「月照白楊，影落南方，如是白楊兩字指的是白楊村，那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了。那道光華瞧來多半是古寶所發，看來都有八分可能。」

他心念一轉，又想到那可疑的冷漠中年人道：「在大廳之中若是他發掌相阻那三個青城劍手，爲何在此又暗襲於我？這人是何來歷？」

這一陣的疑問却不得其解，但此刻他心情大爲興奮，那馬力騰臨終所託的秘寶至此總算有了眉目，他心意更堅，立刻飛躍前去。

繞過村落，只有一塊小小空地，這時已站了七八個人，像是在等候什麼。

俞劍峯心想不必再行隱藏，不如露面，想來對方也不見得會追問自己身份，如此觀察也較清明，想到這裏，故意低低咳了一聲，緩緩走入場中。

站在左首是方才自己跟蹤的三人，右方則是那四個人一批，其餘兩人面目甚生，却是並無那方才暗襲自己的人。

俞劍峯心中暗自警惕，不知那人有什麼陰謀，他這時走入場中，登時九人一齊注視着他，俞劍峯故意微一抱拳，九人却

是一言不發，各自微微點首算是答禮。

俞劍峯身形正自站定，突然脚步之聲大作，一連走入三個人來。

那三個人身佩長劍，正是青城三個劍手，那三人走入場來，忽然向那兩個面目甚生者，一起走了過去，中間一人抱拳道：「王兄，白兄，別來無恙。」

那兩人一齊回禮道：「青城三英也駕臨此處，兄弟失迎了。」

他這一說出青城三英，其餘七人都大吃一驚，青城三英在武林之中身份極爲尊貴，七人見這等人物都趕到，登時臉上神色都變了。

那青城三英居中的人四下望了一望，沉聲道：「那位署名鐵筷子的朋友還沒有來麼？」

衆人却默然不語，俞劍峯心中忖道：「原來這些人都是被一個鐵筷子邀約至此，恐怕是這些人都似乎沒有見過鐵筷子其人，正好我也混到場內，他們倒不會懷疑。」

衆人一陣沉默，這時樹一擺，又走出一人來。

俞劍峯面上神色不動，只見那走來的正是方才偷襲自己的那中年人，那人走入當場，突然微微一笑，抱拳一禮說道：「累各位久等了！」

那姓王的漢子哼了一聲道：「閣下便是鐵筷子麼？」

那中年點了點頭道：「正是區區！」

衆人都不由嗯了一聲，那姓白的漢子冷然說道：「不知鐵筷子先生邀咱們來有何貴幹？」

那鐵筷子突然仰天笑了一笑道：「咱們可是心照不宣了。」

那青城三英一齊哼了一聲，鐵筷子道：「此處華光冲霄，想各位來此目的均在於此。但此光到底爲何所發，不知各位有否知道？」

俞劍峯心中一動，只聽那姓白的漢子道：「可是神劍所發？」

鐵筷子笑了笑道：「什麼神劍奇兵？」

姓白的漢子道：「這個，白某便不清楚了。」

那青城三英道：「怎麼，鐵筷子先生知道麼？」

鐵筷子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這個，區區也是聽說的，乃是北斗神兵所發！」

登時那在場衆人一齊脫口呼道：「北斗神兵？」

俞劍峯心中也是大震，那北斗神兵乃是武林第一神器，一百年之前曾一度出現江湖，從此失踪江湖，若是那鐵筷子所言不差，委實驚人之至。

那姓白的漢子忽然冷然一笑道：「鐵筷子先生，若是北斗神兵，閣下爲何要告知衆人？」

鐵筷子笑了一笑道：「這個便是區區邀約各位到場的原因了。」

青城三英道：「願聞其詳！」

鐵筷子雙目一翻，倏然目光閃閃直射而出，反覆注視着衆人，口中說道：「那北斗神兵在百年之前原爲一位蓋世奇俠羅務農所有，羅氏仗劍行俠天下，所向無被，但羅氏生平不開殺戒，每次除暴均點到爲止，是以有仁心劍之稱。」

他說到這裏，目光突然落在俞劍峯的面上，俞劍峯只覺那目光之中閃爍動蕩交而有之，心中不由得重重一跳，正奇異間他目光已移過注視別人。

只聽他道：「那仁心劍到晚年之時，突有除惡不盡之感，加之目睹個昔年手下游魂極惡窮兇，心中不由大大後悔，性情倏轉暴虐。

他下定決心重行天下，痛除大奸巨惡，那知他重入江湖，遇着昔年第一個巨奸，却已變爲一個盡忠國家的偉大人物，羅務農一時誤會，怒誅其人，到他得知實情之時，悔之又晚。

「眞所謂造化弄人，羅務農長嘆之餘，孤身至終南絕頂，據說便自絕在『山頂絕岩』。」

他說到這裏，突然那姓白、王兩人一起吁了一口氣，平平倒在地上。

那青城三俠功力深厚，立即發覺事態有異，當下只感眼皮愈來愈重，懶洋洋地連一句話也不願多說，那青城三劍老大一吸眞氣怒叫道：「鐵筷子，你弄的什麼鬼花樣？」

他說完正待要去拔劍，忽然那鐵筷子柔聲道：「大俠莫要性急，咱們慢慢商量，這北斗神兵是否前古利器，唯有德者度之，有三位在，小弟再也不敢垂涎，不敢染指，待那月影當中，小弟自會相助取寶！」

他聲音愈來愈是和悅，那目光中也是一片平和，令人百脈俱懈，他眼光不住向衆人凝視。

那青城三俠一陣迷糊，脫口齊聲道：「只要尊駕相助，我青城也決不會虧負老兄。」

那鐵筷子微微一笑，忽然目泛其光，便如五顏六色，驀自天空而降，令人眼花撩亂。

他喃喃自語地道：「好說，好說，青城三個朋友在下交上了……哈哈……」

他話未說完，青城三劍也是長吁一口氣，仰天倒下，那另外幾人功力較淺，老早便如癡如呆，昏睡過去了。

那鐵筷子雙袖一抖，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緩緩站起身來，口中喃喃地道：「如無青城青犀角，那寶劍匣終歸打不開，寶劍匣開不了，藏寶之門却是無法破去。」

他邊說邊上前去，熟練地從青城三劍老大胸前囊中取出一物，黑夜中青森森地泛著寒光，只映得丈餘周圍都變成暗綠色，那鐵筷子面上也是慘淡光華流轉，看起來似眞似幻。

他抬起頭看看天際，月色正佳，那東方光華愈來愈是清晰，當下邁步前行，口中默默數着數，那東邊地勢愈來愈高，漸漸地路徑已絕，全是懸岩絕壁。

鐵筷子輕身功夫極佳，身形起起落落，便如飛燕一般，漸漸地人影愈來愈小，已自攀登高山絕岩之上，他長衣長袖，月光下飄飄似仙，好不洒脫。

他在山腰中盤旋而下，不多久已到山巓，抬頭只見那光華依舊在前，離身愈來愈近，但却愈是暗淡。

鐵筷子心中狂喜忖道：「北斗神兵是天地間至剛之物，唯其剛之至極，終非十全十美，這多年來埋在終南山脉，受南山

地氣之靈孕，竟是啖光息影，剛柔並濟，寶劍呀寶劍，眞是通靈了。」

他轉過山巔，只見前面竟是一塊平坦之地，在一角有着一座小茅屋，茅草雜亂散落，想是多年風吹雨打，無人整理，已是搖搖欲墜。

鐵筷子走近茅屋，神色漸漸凝重起來，他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羅盤，仔細校正方向，舉步右行十步，又轉向左方行了十步，彎了下來，右臂一運勁，掀起一塊圓形石板，從下一瞧，只見身形前是個黑壓壓深井。

他心中一喜，順勢踢下一顆石子，好半天才聽到微弱廻聲，那井黑不見底，不知到底有多深的。

鐵筷子面露得色，小心翼翼從身後包袱中取出一個木盒，輕輕打開盒蓋，拿起一塊黑沉沉重鐵。

那黑物事雖只有半尺見方，却是沉重之極，鐵筷子吸了口氣，緩緩用雙手捧着那黑物周圍，平空舉在古井之上。

這時忽然一陣山風，月光若隱若現，山風一緩，驀然井中風雷之聲大作，破空而起，那鐵筷子雙足釘立井旁，有如千鈞巨石，矗然不動。

那井底風雷之聲愈來愈疾，只一瞬間，忽的光華大盛，井底飛出一物，砰然吸在鐵筷子手中烏鐵之上，鐵筷子身形一顫，飛快倒竄數丈，似乎不勝重荷，雙手微微一沉。

他立定身來，心中大定，環顧四周，只有山風呼嘯，靜靜地沒有一個人影。

鐵筷子這才緩緩放下手中之物，坐在地下，盤息半刻，驀然雙目神光暴發，拿起放下之物，大吼一聲，將兩件緊吸之物分開，又飛快將那方黑鐵收回盒中，動作實是俐落之極。

他作妥諸事，長長吁了一口氣，手中一件長形黑匣，約在三尺左右長短，他仰天喃喃地道：「寶劍呀！寶劍，你多年未飲人血，日後跟着老夫，又可飽飲無慮了，哈哈！」

他雙目朝天，只見天上光華極盛，幾乎將月光都蓋壓下去，但身旁却只有一線微微寒光，他心中忖道：「這寶劍近晤遠明，內拙外華，正是英雄君臨天下的氣度，春秋高匠眞的手藝不凡。」

接着又忖道：「老夫君臨天下武林的日子也不遠了，哈哈！」

他獨自欣喜一陣，又從懷中取出青城鎮山之寶青犀角，在那劍匣四周不斷磨著，磨了半盞茶時光，只見劍匣四周現出一圈紅線來，鐵筷子一運眞氣，伸手在劍匣下方一拍，卡擦一聲，那匣蓋飛脫而起，現出匣中平放著一支又烏又暗的劍子來。

鐵筷子伸手取劍，只覺那劍子沉重無比，他運起眞力舞了數周，忽然一劍向前削去，只聞一聲清脆之音，將身前一方合抱石柱齊腰削斷。

鐵筷子大喜，當下收拾好寶劍，看看天色，心中喃喃地道：「戊壬之秋，七月半月之時，月照白楊，影落南方，巨寶托有心人，能復我朝則復之，不能則望善運之，以利蒼生！』哈哈！以利蒼生。」

他快步下山，不久又走到適才衆人會聚之地，數了數地上昏倒的八個人，却是一個也不少，當下盤坐下來，心中反覆尋思道：「『月照白楊，影落南方』，此處地在西方，月從東來，影子自該落在西方，怎會『影落南方』這倒奇了。」

他站起身來，仔細打量著每棵大樹，這林子中盡是冲天白楊，長得直挺無比，那樹影分明棵棵向西，一時之間，他也參悟不出。

他將周圍數十丈都勘察一遍，並無發現線索，正頹然走回，忽然心中倏然一震，再也忍不住心中狂喜，忖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便在此地。」

他緩緩上前，停在適才他坐下會晤衆人的樹下，只見那樹生得極是奇怪，在離地三尺多樹幹上，竟有一根巨枝橫生，那枝莖又粗又大，比起主莖並不多讓，白楊樹從來都是一枝冲天，但此株却平空橫生一枝巨莖，便如有人接上一段。

鐵筷子心中忖道：「這枝樹影正好朝南，老天爺有眼，終於得到寶藏，了却多年宿願。」

這林子長得極是密茂，如非錯打錯著，要尋其中一株樹談何容易？鐵筷子不再遲疑，從包袱中取出鐵剷，順着月影頂端，運剷如飛，開始挖掘起來。

他那包袱中準備得極是妥貼，眞是應有盡有，他功力又强，運起剷來凌厲無匹，只頓飯時間，已掘開一處方圓丈餘，深及五六尺洞窟來。

他愈挖心中愈是緊張，多年來所受之惡氣，彷彿都可以從這一掘之中得到報償，忽然砰噹一聲，鐵剷碰着硬物，火光一現，鐵筷子停剷不掘，將泥土清理乾淨，只見當中現出一鐵環，立足之地全是厚踰丈餘青石。

鐵筷子歇了口氣，抽出寶劍正要往下劃去，只見鐵環旁寫著一行古篆，他學識宏通，當下定神一瞧，只見上面寫著：「魯班造塚於此！」

鐵筷子一怔忖道：「原來這石室是春秋土木大師手筆，但不知當年常天賜如何進入？看來這石室一定還有入口。」

他當下無暇多想，以他閱歷之深，功力之高，此刻竟有點沉不住氣來，只因江湖上傳聞之寶藏便在自己脚下，心中又是緊張又是喜悅。

鐵筷子抽出適才所得長劍，右臂運勁一刺，那整塊青石竟如朽木豆腐一般，劍子直沒至柄，他握住劍柄一圈，應手挑起一個三尺左右周圓石柱，好半天那石柱才落在洞外，砰的一聲，深深陷入泥土之中。

這圓周數尺石柱，少說也有數百斤之重，他竟一挑冲天，力道之强，在當今武林也是高手了。

鐵筷子定神看去，只見劍子所劃之處，石屑整整齊齊，心中對那北斗神兵更是得意，但那青石是厚不見穿，知道已到石底，一翻一割，只見下面石屑翻飛，黑壓壓現出一個大洞。

鐵筷子打亮火摺，呼的投將下去，待了半盞茶時間，自忖洞底之穢氣已盡，輕輕跳了下去。

他脚一至底，拾起火摺四下照耀，心中不禁一涼。

（未完．二十）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天翔和公羊羣二人按照天心教主的指示，第一部計劃大致完成，現在就是如何將袁驥押解回總壇，再由任明傑安全交到教主手上，便算交差，又怕袁驥中途逃脫，令他們很傷腦筋；袁驥亦苦思如何設計擺脫厄運，先裝扮成瘋癲，騙取他們對自己監視鬆懈，隨圖脫身之計，他們雖然懷疑，經過幾番考驗，眞眞假假的辯證，又將其和馮飛虹、玄地道人、任明傑等相認、觀察，見其失去記憶力，便信以爲眞，提早由任明傑負夜押解落武當山，來到山下小鎭，用馬車快馬押送，半途車輪出事，撞石掉輪，任明傑不覺愕然……

冒充醜醫聖　不敢認親人

就在袁驥快速的施動腦汁之時，他只覺車身一晃，被人抬了起來，接着便聽得有人啓動車門之聲。

袁驥一時無計可施，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也沒有想出什麽辦法出來，於是趁那人還未探首進來之際，趕緊把雙眼閉了起來。

「稟告總巡查，他昏過去了。」

車身之旁，很快地便傳來了一聲驚呼，緊接着袁驥又聽到任明傑大聲道：「這小子一定是在裝蒜，把他拉出來。」

那個原先說話之人囁囁道：「總巡查，他只怕是眞的暈過去了，因爲他的穴道已被執法用金針閉住，這麽一顚……」

任明傑冷哼一聲，道：「這個小子非常狡猾，向來都是狡計多端……」

他的話聲一頓，探首在車廂一望，隨即發出一聲輕叱，道：「莫非這小子眞的已經昏了。」

敢情他看到袁驥兩眼緊閉，連氣息都已變得甚爲微弱，那張醜惡而又滑稽的臉龐上一塊青，一塊黑的，看來已跟鬼魅沒有兩樣。

他把袁驥自車廂裏接了出來，想要運功打進袁驥的體內，激使他的潛藏體力，却倏地想起袁驥身上滿佈金針，已無絲毫功力，只怕自己運功逼入對方體內，會使袁驥就此死去。

他猶疑了一下，抱起袁驥，飛身上馬，喝道：「馬車不要了，我們快動身吧，到了城裏，再叫他們準備一輛馬車。」

袁驥緊緊的閉上眼睛，放軟身軀，任由任明傑抱持着縱馬急馳，他在任明傑的懷抱裏，暗暗的忖思着脫身之策，可是想來想去，依然沒有一個辦法可用。

當然，那是因爲他要顧到自己的武功全失，無法像往日那樣自由飛掠，若是逃出之後，又被任明傑抓住，還不如不逃爲妙。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他突然發覺蹄聲一亂，任明傑竟然勒住了馬，停了下來，接着聽得耳邊傳來一聲蒼老的話聲道：

「請問你們所抱持的這人可是醫聖公羊翎，公羊先生？」

袁驪微微一愕，暗道：「這是怎麼回事？又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一個醫聖公羊翎出來，而且聽這人的語氣，好像我就是那什麼公羊翎……」

他在暗暗詫異，只聽任明傑道：「這位兄台所說之言，老夫不明白，想那醫聖公羊翎有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他一生雖說活人無數，却是誰也没有見過他老人家的一面，並且在傳說之中，他巳仙去十多年，又怎會是老夫所抱持之人？」

那個蒼老的聲音響起道：「老夫的眼光不會看錯，這位就是醫聖公羊翎先生，不知尊駕怎會這麼說。」

任明傑默然一下，道：「這位先生，你是弄錯了吧！這位乃是老夫的管家，他這次隨同我們到湖北經商，沿途勞累以致病倒旅次，所以老夫帶他返鄉……」

他的話聲被一陣冷笑所打斷，接着便聽得那威嚴而蒼老的聲音響起，道：「尊駕這副樣子不會像是做生意的人吧？又何必在老夫面前說這種謊話？尊駕可以明說，你倒底是那一派的高手？」

任明傑朗笑一聲道：「兄台既是明眼人，老夫也不必相瞞，老夫乃是衡山任明傑。」

「呃！」那個老者輕噫一聲後，隨卽陷於沉思之中，好一會只聽他道：「老夫只聽見過衡山木客之名，没有聽到什麼任明傑，實在非常抱歉！」

袁驪緊緊閉着眼睛，看不到任明傑的面上表情如何，不過他可以想像到任明傑在聽了這句話後，心中該是何等的難堪。

果然，他發現任明傑的胸脯起伏不停，顯見胸中情緒激動，正在咬牙抑制，不使它發洩出來。

袁驪頗爲詫異，眞想就此睜開眼來看看那人是誰，否則他會使得任明傑在急怒之下，竟然能够竭力尅制自己。

任明傑的情緒稍爲平靜，朗笑一聲，道：「老夫乃是衡山派的三流弟子，自然不能當得尊駕法眼，不過尊駕是否也能把貴姓大名……」

「老夫巳經忘記自己的姓名了，無法奉告。」那個老者沉聲說道：「並且老夫也無意與你攀交，没有什麼告訴你姓名的必要。」

任明傑可說是從來没有人如此蔑視，他再也忍受不了，敞笑一聲，道：「如此說來，尊駕是來挑釁的了？」

那個老者沉聲道：「老夫只是想要曉得你們把醫聖公羊先生綁架去做什麼？並非是與你們有什麼過不去。」

任明傑怒道：「老夫說過　並非是什麼公羊先生，他姓陳，乃是我的家僕，此次他是在旅途上染風寒。」

「胡說！」那個老者似是也有點怒意，聲音低沉而沙啞、叱道：「他明明是穴道受制，以致昏迷過去，說什麼染上風寒，你們怎能瞞得過老夫？」

任明傑怒道：「老夫明明說過他是姓陳，你却偏偏說他是公羊翎，想那醫聖公羊翎巳經去世十多年之久，這些年來，從未見過他在江湖上出現，你一口咬定姓陳是公羊翎，這不是擺明找麻煩的嗎？你以爲老夫是好惹的麼？」

那個老者冷笑一下，啞聲道：「你們這些人個個都是一流高手，老夫吃飽了没事幹，要來惹事生非？老夫只是不願眼見公羊先生受到如此看待罷了。」

任明傑道：「你既然能够曉得老夫等不是好惹，還有什麼話說？老夫不爲已甚，也不願與你計較了，你還是讓路給我們通過。」

那個老者道：「這些年來，老夫是第一次說這麼多話，我也不願多說了，你們把公羊先生留下，走吧！」

「嘿嘿！」任明傑冷笑道：「你這是擺明着找麻煩，老夫……」

他的話聲倏地一頓，抱着袁驪，飛身躍下了馬。

在他飛身掠起的刹那，袁驪只覺一股凜寒的煞氣疾湧而來，使得他敞露在衣裳外的皮膚都感到一陣寒悚。

他暗暗驚道：「這個老者不知是誰？憑着劍上所湧出的劍氣，竟能使得人的身體受到逼迫，難怪任明傑抵禦不住，躍下馬來。」

一念未了，他巳聽那人用沙啞的聲音道：「老夫不願貿然動手的，你們没看到我連劍都没有拔出來？」

袁驪一聽此言，更加凜慄，心中忖道：「這個老人是誰？他連劍都没有拔出來，就使得任明傑坐不住馬背上，這等功力，這等氣勢，武林中可說是看都没有看見過……」

就在他暗忖之際，他只聽任明傑低聲道：「十一號，你把他接過去，情勢一有不對，就跟十二號一起縱馬逃走，你曉得我們接應的地方吧？」

那個第十一號金衣武士接過袁驪，低聲問道：「總巡官，這個老傢伙眞的如此厲害？我們竟然都擋不住他？」

任明傑低低嘆口氣，道：「這很難說，但願能够不動干戈，就能解決此事，否則……」

他的話聲一頓，洒開大步，離了開去。

袁驪被第十一號金衣武士斜斜的抱持在懷裏，他的頭垂落在那金衣武士的左脅處，聞到一股冲鼻的汗臭味，薰得他幾乎忍受不了。

可是此刻他也顧不得這股汗味的冲鼻，他的整個精神都放在任明傑與那個無名老者身上。

他對那個突然而來的無名老者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眞想睜開眼來看一看那人是誰，竟有如此高強的武功，使得任明傑認爲集十二名金衣武士與他之力，仍然抵擋不住對方。

暗暗的思忖了一下，袁驪禁受不住心中的好奇，終於悄悄的睜開眼來。

他起先還恐怕自己把眼睛睜開來，被任明傑知道之後，會想出什麼其他花樣來，以致使自己失去唯一脫逃的機會。可是當他緩緩啓開眼睛，他發覺那些騎在馬上的金衣武士，除了自己身旁的那個受到特別吩咐之外，全都躍下了馬。

他們每一個人都手按劍柄，全神凝注站在一座石橋前的一個頭戴大笠帽的青衣老者身上，没有一個人會回頭注意袁驪是

否已經醒來。

袁驥一見這個情形，放下了心，索性睜開眼睛，斜側着目光，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勢和地形。

他的臉孔是架在那個金衣武士在左手臂彎裏，目光垂視地面，除了看到黃土地面之外，還看到了路旁那已經收割完的稻田。

他的目光從稻田移過，從那些金衣武士的背後望去，只見在三丈之外，那個青衣老者默然的站着。

他的身軀頗高，但是也很瘦削，頭上戴着一頂很大的笠帽，寬大的帽沿把他的臉孔遮住大半，只露出了瘦削的面頰和緊抿的嘴唇，以及唇下飄拂的短髯。

袁驥發現那個青衣老者的年紀並不算很大，因爲他的短髯還是灰黑之色，尤其是那雙露在袖外的雙手，細長潔白，完全不像個年老的人，更不像練武的人。

那個青衣老者的一雙手雖說像文人一樣，可是袁驥却絲毫不敢小看對方，因爲那老者僅是那麽一站，瘦長的身軀嶽立峯峙，沉穩無比，他的雙手自然的垂落，旣未按在劍上，也沒擺出什麽架式，可是那份懾人的氣勢，却使人不知要從何處進攻才好。

袁驥弄不清楚那個青衣老者倒底是什麽人，詫異地暗忖道：「若以這個老者所表現的神態，以及方才發出這等強烈的劍氣看來，他該是天下數一數二的劍客才對，但是，他脅下掛着的那柄劍却毫無特殊之處，就跟普通人所佩的青鋼劍一樣，這就更使人猜不透他的身份了。」

敢情無論五大劍派也好，其他各派中用劍的人也好，凡是在武林中以劍盛名的高手，莫不在所佩的長劍上，顯示自己身份的尊貴。

雖說武林中的寶劍不多，可是那些劍術上有造詣的高手，所佩之劍全是千錘百鍊，經過精工鑄煉的，品質自與一般江湖人物所佩的不同。

並且五大劍派也都各有鎭山寶劍，如崆峒有青溟劍，峨嵋有玉龍劍，點蒼有射日劍，華山有芙蓉劍，武當有玄武劍等。

數十年來，五大劍派的劍法密藏失傳，鎭山寶劍也有的隨同掌門人在二十多年前携往死亡谷裏，而一去不回，目前只剩下峨嵋的玉龍劍和華山的芙蓉劍了。

但，神兵利器乃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之物，尤其是一個畢生練劍的人，莫不想擁有一柄好劍，以便示其身份之不同於別人。

所以，凡是練劍之人，可以從他所佩的長劍看出他的身份高低。

袁驥詫異於那個青衣老者的佩劍之平凡，意念輪轉，很快地便想到那青衣老者之所以攔住自己的原因來。

他暗自思量：「公羊羣把我易容成這副醜樣子，原是爲了馮飛虹對我太好之故，才借這機會洩憤，否則他隨便可以把我扮什麽樣子，不需弄得這麽醜怪。本來我還以爲他是憑空塑出來的模樣，却不料眞的有這樣一個人……」

他一想到這裏，心念電轉，馬上又想起那青衣老者咀裏所說的醫聖公羊翎來了，心中暗忖道：「公羊翎與公羊羣都是複姓，難道他們會是兄弟？或者根本就沒有公羊翎，而是那青衣老者故意藉口的？不對，聽任明傑的口氣，醫聖公羊翎確有其人，只是已經去世十多年了，那麽很可能是……」

他剛想到這裏，猛地被一陣大喝聲打斷思緒，但聽得任明傑喝道：「尊駕是仗着武功高強，硬自要人是嗎？來！你若能把我們全部擊敗，我就把人交給你，不然你還是讓路走開吧。」

那個青衣老者以特殊沙啞的聲音道：「老夫已經說過幾次，公羊先生於老夫有恩，我不願見他被你們所脅持，你們只要把他交下，老夫就不必與你們爲難了，你何必……」

任明傑向那青衣老者喝道：「廢話少說。」

「你要把他留下來，你就施出眞功夫來吧。只要你能擊敗我們的人，人就是你的了。」

那個青衣老者沉聲道：「你硬要逼我出手？」

任明傑道：「拔出你的長劍！」

那個青衣老者，啞聲笑道：「普天之下，値得老夫動這柄竹劍的，還沒有兩個，對付你這等人，空手也就够了。」

任明傑一拍手掌，仰首大笑道：「好大的口氣！哈哈，你能擊敗老夫這雙肉掌，老夫便服了你！」

他雖然曉得眼前這個青衣老者武功深不可測，自己很難是對方的敵手，可是却不能在毫無抵抗之下，便將袁驥交給對方手上。

這樣，他回到天心敎之後，如何能向敎主交待，他將如何能使這些金衣武士心服？

他之動手相抗，可說是完全被動的，處於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他只求能藉身後的十名金衣武士，合力把對方擊敗。

他旣已打定不顧武林公義，必要時施出車輪戰來，心中已是稍安，此刻再一聽說是不願用劍，他心中更加篤定了。

要知他是以一雙包鑲着金屬環片的雙臂，配合衡山的「通臂功」與「白猿劍法」獨創「金臂劍術」，以一雙金臂作劍，闖下了「金臂魔劍」的名號，他這一對金臂，較之使劍高手的那柄長劍也要厲害幾分。

是以他一見對方要空手應戰，胸中的豪氣又提高幾分，不在意對方是何方神聖了。

他的笑聲甫落，左臂斜擺，右臂微彎，擺出一個架式，凝神注視着對方，等待出手進攻了。

青衣老者依舊是那副悠閑的樣子，他望見任明傑立開了門戶，淡然一笑，道：「果然你是衡山派的，看你的功力較之當年的衡山木客還要高上數分，你是他的師弟還是師侄？」

任明傑沉聲道：「你旣要動手，還嚕囌什麽？」

那青衣老者頷下的灰髯倏地無風自動，袁驥也沒有見他有什麽動作，但見任明傑飛快地換了兩個架式，身形一動，往後退了兩步。

在這一刹那，那些金衣武士，全都把

長劍拔了出來，遙遙的對着那青衣老者。

袁驥心中驚凜，忖道：「這個無名老者果眞是絕代高手，單看他這種威武凌厲的氣勢，使知任明傑差得太遠了，可能連五招都擋不過去！」

一念泛過，但聽那青衣老者沉聲道：「狂妄大胆的東西，竟敢對老夫如此無禮，想當年衡山木客見到老夫且是恭恭敬敬的說一聲前輩，你算什麼東西？」

任明傑在受到對方那威嚴的氣勢所懾，全神貫注於如何抵禦那股強烈的氣勢，連說話都無法說了。

那青衣老者對於站在任明傑身後的那些金衣武士，看都不看一眼，他頭上所戴的那頂寬大的笠帽始終壓在眉下，抬都沒抬一下，彷彿那些金衣武士都是些木頭、石人一般。

他的話聲一頓，繼續道：「老夫聽說最近武林中新近崛起一個天心教，你們可是天心教裏的人？」

袁驥見那青衣老者說完話後，任明傑身形一動，彎曲的腰肢擺直了一些，顯然是對方已把壓力放鬆，使他有如釋重負之感。

他的壓力雖無減輕不少，却不敢存有絲毫怠忽之心，依然全神戒備着。

但見他略一沉吟，道：「不錯，老夫等正是天心教弟子。」

「哦！」那青衣老者道：「怪不得你們會如此囂張了，老夫耳聞天心教想要獨霸天下，可是眞的？」

任明傑道：「我們教主鑒於武林之中派學林立，一本慈悲之心，想要集合各派力量於一教，精研武術，發揚光大，減少武林糾紛，排除江湖仇殺……」

那青衣老者冷冷道：「說得倒是好聽，做出來却不是這麼回事，我問你，你們教主是誰？」

任明傑道：「尊駕若是加入本教，自然便曉得敝教教主是誰了，老夫也不知道他是何人。」

那青衣老者沉聲道：「你身爲天心教的總巡查，怎會不曉得教主是誰？胡說八道。」

任明傑見他直接說出自己在天心教中的地位，微微一驚，隨即便想到可能是剛才說話之時，被那青衣老者聽見之故。他默然一會，道：「本教是最歡迎武林朋友入教，共襄義擧，爲造福武林而努力，如果尊駕肯加入敝教，老夫這總巡查一席可以讓給尊駕……」

那青衣老者嗤然一笑，說道：「你可眞是異想天開，竟然勸老夫入你們教，老夫……」

他的話聲突然一頓，咳了一聲，道：「老夫不與你多說了，你快把公羊翎先生交給我，我便放你過去。」他這句話說來聲音沙啞粗糙，彷彿喉嚨裏卡了一塊石頭似的，難聽之極。

任明傑聞聲詫問道：「尊駕的喉嚨怎麽啦？」

那青衣老者艱辛地說了四個字：「把……人……留……下。」

任明傑故意裝作沒有聽到，問道：「尊駕說什麼？」

那青衣老者冷哼一聲，霍地向前行出一步。

任明傑慌忙後退幾步，道：「尊駕怎麽如此心急，有話好好說嘛。」

那青衣老者不再作聲，僅是用手指着袁驥這邊，那個意思便是要人了。

任明傑嘿嘿一笑，道：「老夫是關懷你喉嚨的病，尊駕又何必如此着急呢？」

那青衣老者沒等他說完話，倏地邁開大步向這邊行來。

任明傑本來還想拖延時間，看看那青衣老者喉嚨裏有什麽病，再另作打算。

此刻一見對方竟然像是識破了他的拖刀之計，硬自行了過來，他也就不客氣了，大喝一聲道：「動手吧！」

喝聲之中，單臂一揮，疾如電擊般的向那青衣老者攻去。

任明傑左掌護胸，右掌五指併合，單臂急揮，斜斜的向青衣老者左脅劃去。

他這一動手，站在他身後的那些金衣武士立即便仗劍圍了上去。

這些金衣武士個個都是武林中使劍的一流高手，他們這一上前，絕不像普通人那樣一窩蜂的湧了上去，全都按着方位，站好角度，把那青衣老者將要遁走的部位，閃開的角度全都困死。

袁驥但見人影晃動，一齊圍了上去，心中不由得暗裏罵聲道：「這些無恥的東西。」

他這個意念，還沒有想完，巳見到那青衣老者如同未見，依然畢直的向這邊行來。

就在這時，任明傑揮起的右臂也正好切斬在他的左脅之中。

袁驥張開了嘴，忍不住驚叫出來，那知眼前一花，不知那青衣老者用什麼手法，任明傑巳大叫一聲，整個身軀倒飛而起，從那些湧上的金衣武士頭上飛起，跌入稻田之中。

袁驥一驚，眼睛眨都沒有眨一下的望去，只見那青衣人在劍光人影裏一閃一挪，一枝枝的長劍全都往天上射起，一個個金衣武士往後仆倒。

袁驥眞沒想到以任明傑的武功，竟然擋不住那青衣老者的一招，便巳落敗，身形還被擊飛跌入田中。

他在驚怔之中，更沒想到那些金衣武士在那青衣老者的一雙肉掌之下，如此不堪一擊，全都人倒劍飛，一敗塗地。

他倒吸一口涼氣，暗道：「這是什麼武功？看來比那邪派大宗師還要高明，他是誰？」

根本就沒容他仔細忖想，他只聽一聲吆喝，馬蹄急響，抱着自己的那個金衣武士巳倒轉馬頭，往回頭的路上急馳而去。

袁驥的臉孔朝下，只見到馬後滾滾騰起的灰塵，和另一個金衣武士胯下的四條馬腿急速奔馳的情形，根本就看不到那青衣老者追來了沒有。

急速的馬蹄如同敲擊在他的心底一般，那騰飛的灰塵使得他彷彿覺得在雲中飛馳，強勁的冷風有如一塊鋼板樣的封住了他的口鼻，使他差點就要窒息。

可是他的心中一點都不躭憂，因爲駿馬雖急，他相信憑那青衣老者的武功，絕不可能追趕不上。

底上的地面急速的從他眼前移過，他

還沒決定是否要閉上眼睛，已聽得身後的那個金衣武士慘叫一聲，接着他的眼角瞥見一條青色的影子騰空而來。

人影在眼旁一閃，他只覺身上一緊，已被一隻有力的手指提了起來，往空中昇起。

他的目光往下望去，但見那個抱持自己的金衣武士，全身癱軟的趴伏在馬背之上。

那匹受驚的駿馬沒有受到轠繩的約束，放開足力往前狂奔，沒有一會便把馬背上的金衣武士摔下背來。

袁驥看得非常清楚，那金衣武士身軀一摔落馬下，左足却還掛在蹬上，整個身體被快馬急拖而去，轉眼之間，那條黃土碎石舖成的小道上，便留下一條殷紅的血跡。

袁驥親手殺死過不少人，但是從未看見過如此殘酷的情形，若非是那匹狂奔的快馬漸漸的慢了下來，他會忍不住呼叫出聲。

他的心神稍定，發現那個青衣老者抓着自己，已經輕靈迅快地躍落在那座石橋之上。

青衣老者放下袁驥，微微一笑，道：「公羊先生，別來無恙？」

袁驥根本就不認識這個青衣老者，他本想故作昏迷之態，以避免回答對方的問話。

那知對方的身法快得無與倫比，他的眼睛還未閉起來，便已被青衣老者擺放在橋墩上坐着。

他的嘴唇嚅動了一下，道：「恩人，你是……」

青衣老者把頭上的笠帽揭下，道：「公羊先生，你看看我是誰？」

袁驥只見這個青衣老者臉龐清癯，目如朗星，眼角眉梢之間雖然是有了不少皺紋，但從那斜飛的劍眉和垂直的胆鼻，可以看出當年的丰采，定然也是個翩翩美男子。

他心中微微一忖，不知這個青衣人竟然還是如此年輕，可以說僅是剛進入中年而已，與他那沙啞蒼老的聲音比較，幾乎是兩個人一樣，怎能被稱老者？

袁驥的目光一凝，心中暗暗叫苦不已，不知要怎樣回答對方的話才好。

他本來就知道這青衣人是誤會自己乃是什麽醫聖公羊翎，才出手相救。

是以他才故意嗓門，讓自己的聲音變得蒼勁一點。

他希望對方看到自己的不解之態，而坦然說出姓名來，於是他就可以把話說下去。

那知那青衣人却摘下了笠帽，反問起自己起來，這要他如何能回答？

好在袁驥機智非常，不會在一怔之後無法應付，他的心智一轉，作出恍然之態，道：「老弟，你丰采依舊，武功更加高強了，今日若非是你，老夫我眞不曉得如何才好？」

那青衣人果然没有起疑，於是大胆道：「比起當年身受先生之恩，小弟這又算得了什麽？只是先生你怎會與天心教這些傢伙……」

「不要說這些！」袁驥搖了搖頭，道：「說起來話就長了，老弟，我問你，你的喉嚨。」

「先生，你怎麽忘了小弟身受之痛？還不是當年那瓶毒藥所致，先生當你曾說時間太晚了，嗓子已經燒壞了……」

「嗯！你這麽一說，我想起來了！」袁驥故意嘆了口氣，道：「我這些日子被他們給弄慘了整日裏都是迷迷糊糊的，若有什麽說錯的地方，請你原諒。」

那青衣人哦了一聲，眼中依舊没去掉那疑惑之色，問道：「先生，你又怎會跟天心教惹上了？」

袁驥苦笑了下，道：「還不是老夫這點虛名害了我？」

那青衣人恍然道：「原來如此。」

袁驥見到他眼中的疑惑之色盡釋，心中方始放下像一塊大石一樣，吁了一口氣，說道：「可惜老夫被他們刦持來時，所有的丹藥都没有帶在身上，不然你老弟的嗓子……」

那青衣人啞聲問道：「先生，你莫非已經找出那份醫治小弟嗓子的藥物？」

袁驥頷首道：「我花了將近七年的工夫，搜集各種藥物，總算配好了那種丹藥，可惜一直都碰不到你，這次全都被他們所毀！」

那個青衣人嘴角抽動了一下，道：「我是這次下山之後，才聽到武林中新近崛起一個天心教，想要獨霸武林，做出許多傷天害理之事，没想到他們竟然害到公羊先生你的身上……」

袁驥道：「老弟，你也不用難過，只要老夫還有活下去的機會，一定會再煉丹藥替你治療，只不過……」

他說着話，搖頭嘆息了一下。

那青衣人驚問道：「公羊先生，你……你……」

袁驥垂首道：「他們爲了逼老夫就範，用金針刺了我的穴道，老夫只怕活不多久了……」

那青衣人劍眉一揚，道：「哦！有這等事？」

他的話聲一停，道：「公羊先生，你把上身褪下，讓小弟看一看，或許能夠替你拔這些金針。」

袁驥把話引回自己身上來，就是要對方說出這句話來。

他的心中不無慚愧，認爲自己不該欺騙這個武功奇高的青衣人，但是爲了整個峨嵋，他不得不如此做。

眼下，他既不清楚這青衣人的來歷和身份，自然不能坦白的把自己的身份明白的告訴對方，他只有繼續與對方在「演戲」了。

他故意猶疑地道：「他們曾經說起這些金針的長短不一，力道用的深淺也不相同，若是隨便拔出來的話，恐怕會……」

那青衣人眼中露出驚疑之色，道：「公羊先生，小弟看一看，如果力有不逮，絕不會貿然行事的。」

袁驥不再多言，褪下了上衣，袒露着胸背。

那青衣人目光一閃，落在袁驥結實晳白的身上，微微的皺眉。

袁驥一見他這神態，心中暗叫不妙，忖道：「啊！我竟然忘了我面容雖然經過

公羊羣的易容，身上的肌肉却沒有改變，一個年老的人跟年青人身上的肌肉硬度，色澤絕不會相同，當他看到了我這肌肉，一定會懷疑我……」

意念急轉，他故意一笑，道：「老弟，這些年來，我常用藥水滌洗，內服葆元之藥，這具皮囊還能保持年輕時那樣，只是我這副尊容却是沒有辦法……」

他的話聲未了，已被那青衣人的低啞之聲打斷，但聽對方說道：「我料的果然不錯，這正是黎火飈的獨殊手法！」

袁驪心中暗暗一驚，故意問道：「老弟，你說的可是金蜈天尊？」

那青衣人道：「一點都不錯，就是那厮！哼，原來他安靜了十多年，又在玩新花樣。」

袁驪只見這青衣人說話之時，眼中神芒迸射，一股威嚴煞厲的氣勢自身上湧出，又回復到原先的那份冷煞犀利的神態。

袁驪全身一寒，覺得自己已整個意志都被對方所懾，那冰寒冷煞的神芒幾乎深深的射進自己的內心，無法隱藏內心的意念。

好在那青衣人很快地便斂去這份威武之態，收起了犀利的眼神，溫和地笑道：「公羊先生，你不用担心，這種手法還難不到小弟，不過我先要去問那厮，看他會不會坦白的告訴我。」

袁驪問道：「老弟，你沒有殺死他們？」

那青衣人傲然道：「像這些東西，我親手殺死他們，豈不污了我的手？」

他的話聲一頓，道：「公羊先生，你稍候片刻，等小弟問過他們之後，再帶你到前面的客棧去替你拔去這金針。」

袁驪點了點頭，穿好了衣裳，只見那青衣人身形一動，已飛身躍到了任明傑之前！

任明傑在與青衣人動手之際，沒料到對方的身形那麽迅快，武功那樣高強，他的招式剛一使出，青衣人已侵入他的防禦圈之內，直逼中空而來。

他根本還沒來得及變招退身，便覺得對方有如一枝利劍，發出了強烈的光芒，使得他的眼睛都爲之暈眩。

他在大驚之中，雙目一痛，整個身軀便飛了起來，跌進稻田裏。

這時候的稻田剛剛收割完，田地還未乾裂，土中的水份也未乾涸，他這一跌進田中，半個身子都沒入土裏，弄得一臉一身的爛泥！

他的雙肩已在青衣人一擊之下受到很大的傷害，可以說是肩骨都已碎裂，這使得他根本無法從田中爬起來。

好不容易他才忍住了身上的傷痛，掙扎着站了起來，眼前人影一閃，那青衣人已站在他的面前。

任明傑心神一震，踉跟的退了兩步，凝目注視着對方。

他只見那青衣人默然的站在一束稻梗之上，臉色沉肅，雙唇緊抿，身上一襲青衣和頷下的一束灰髯在風中不住的飄拂，飄飄然有如神仙一般。

任明傑一看清面前那青衣人的模樣，心中更凜駭，弄不清楚對方究竟是誰。

他這一生之中，遭受到如此慘敗，可說除了二十年前在死亡谷裏面臨金蜈天尊的雷霆一擊之外，從來都沒發生過的。

因此他在神智稍醒之時，馬上便已想出那青衣人是誰，但是此刻當他親眼看到那青衣人的容貌時，他不由爲之大驚。

因爲他所想像中的那人，與面前這個青衣人的年齡，面貌都相差不少。

那青衣人站在任明傑之前，默默片刻，沉聲道：「你已想出是誰了？」

任明傑道：「我已敗在你的手下，你還預備怎樣？」

那青衣人沉聲道：「你不必害怕，老夫既已放過你一命，便不會第二次下手，老夫只想問你一件事。」

任明傑目光一轉，見到小道上橫七豎八的倒着許多人，還看到袁驪坐在橋墩之上。

他不由苦笑道：「我已經一敗塗地，還有什麽話不能說？你問吧。」

那青衣人道：「你的們敎主可是黎火飈？」

任明傑道：「我方才說過，並沒見過我們敎主，又如何曉得他是誰？」

那青衣人臉色一沉，道：「你到現在還要說謊話？」

任明傑慘然一笑，道：「我遭此慘敗，再也無法回總壇了，又何必欺騙你，反正要殺要剮都隨你的便，絕不說什麽。」

那青衣人冷哼一聲道：「殺了你這種人只有污了老夫的手，姓任的，你回去告訴你們敎主，說是希望他能嚴守昔日諾言，不要再興風作浪了。」

任明傑臉色大變，道：「你是？」

那青衣人頷首道：「老夫便是鐵心孤客。」

當那青衣人一說出他便是鐵心孤客時，不僅僅是任明傑爲之吃了一驚，那坐在橋墩上的袁驪更加吃驚不已。

他全身一震，差點便從橋墩上摔下小河裏。

定了定神，他心中的歉疚之情更加濃了，在那份歉疚之中，他已禁不住感到好笑。

不過，這份好笑，是那樣的苦澀，難過。

怎會不難過呢？他，袁驪在曉得自己的身世之後，見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却不認識，並且還說些假話欺騙對方。

這倒不算什麽，使他更加負疚，更加難過的還是他口口聲聲的把自己的父親稱作老弟。

這件事情若是傳出武林，若是讓別人知道了，將會使人怎麽想？會惹出多少笑話？

袁驪在一刹之間，衝動地幾乎想要站起來，奔到鐵心孤客的身前，跪下去向父親懇求饒恕自己的罪過，饒恕自己的胡說。

但是他剛一站起，立刻便想起在眼前這種情形，絕對不能把自己的姓名坦白的告訴鐵心孤客。因爲他跟鐵心孤客之間的關係，他也只是才知道不久，就連鐵心孤客自己也不曉得，他這麽貿然的上去認親，鐵心孤客如何會相信。

就算鐵心孤客相信袁驪便是他當年所留下的唯一後裔，在眼前這種情形下，他

的心情將會有怎樣一個反應？他能如此輕易的便承認自己便是袁驪的父親？

何況袁驪還要顧及到鐵心孤客和羅利夫人之間的深重誤會，在那個死結未被解開前，袁驪怎曉得將會有什麼變化？

是以袁驪在站起之後，一想到這許多問題，馬上就像被冷水從頭澆下一般，全身一涼，僵立在那兒，頹然的坐了下去，他剛一坐下，已見到鐵心孤客飛身躍了回來。

鐵心孤客一看到袁驪的神色不對，詫異地望着他，問道：「公羊先生，你怎麼啦？」

袁驪在曉得眼前這個人便是自己的親生父親之後，那裏還敢稱呼對方做老弟？

他勉強的擠出一絲笑容，道：「我覺得全身都不舒服，連吸氣都很困難了，不知是不是那些金針……」他說到這裏，側首望了望站在稻田中的任明傑，只見他已艱辛的爬上一匹馬，緩緩向來處馳去。

鐵心孤客笑了笑道：「公羊先生，你雖是一代醫聖，倒底對於武學方面的知識還不夠，這只是你的全身穴道被金針所刺，才會有這種感覺……」

說到這裏，他的話聲一頓，詫異地問道：「眞是奇怪，黎火飈如何要對你施出這等毒辣的手法？他應該曉得你雖然會練氣之法，本身武功却還比不上一個普通的江湖高手，並且他還派了這麼多人來護送你……」

袁驪道：「這個，老夫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他強笑了一下，道：「或許是他們太看重我，怕我被人刦持吧？」

「嗯！」鐵心孤客頷首道：「可能是他們教裏有什麼人得了急病，需要借重你的神術所致。」

袁驪道：「他們沒料到半路上會碰到鐵心孤客，以致使得他們功敗垂成。」

鐵心孤客笑道：「說來這也是非常湊巧之事，小弟我本來要趕往武當去看看今年的劍會劍主，聽說那是由峨嵋的龍驪所取得……」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老夫一向對峨嵋有好感，這次聽說劍主是由龍雲鶴的兒子所取得，心中非常高興，所以兼程趕往武當，想去親眼看看那孩子。」

袁驪望着鐵心孤客那清癯的臉上現出欣微之色，心中不由更爲難過，忖道：「如果他曉得那龍驪實在便是他的親生兒子，如果他曉得坐在他眼前的這個人便是袁驪，不知他心中該會有什麼想法？」

他在默然沉思，鐵心孤客已關懷地問道：「公羊先生，你的臉色有點不對，還是讓小弟我扶你到前面小鎭找一家客棧替你動手除去身上的金針……」

他豪邁地一笑，道：「先生儘可放心，小弟深熟黎火飈這種功夫的奧秘，絕不會傷害到你。」

袁驪道：「你誤會了，我不是想的這個。」

鐵心孤客說道：「說來也眞是湊巧，我這次兼程趕往武當，偏偏在路上碰到你，不然，武林之中，大概除了黎火飈和小弟之外，還沒有第三個人能夠解開這種禁制。」

袁驪苦笑了下，道：「我不是躭心這個問題，碰到了鐵心孤客之後，天下還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我只是想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鐵心孤客臉色一凝，問道：「什麼事情？」

袁驪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放心地一笑，搖頭道：「沒什麼嚴重的事，只是我在來時聽到那武當劍會的本屆劍主可能已經動身往峨嵋去了。」

「哦！」鐵心孤客道：「我以爲是什麼事，原來是龍驪已經回返峨嵋，沒有關係，他在一個月之內，便會趕到我那兒，到時候自然可以看到他。」

袁驪道：「我想告訴你的，不僅僅是這件事情，而是我曾經聽到一個不太好的消息，不曉得要不要告訴你。」

鐵心孤客笑笑，說道：「有什麼事，你儘管告訴我便是，小弟絕對經得起打擊的……」

他的目光微微移向蔚藍的穹蒼，道：「我這一生所受的打擊已經够多了，可是我却從未被擊倒過，反而使得我的心志愈來愈是堅強，我相信我絕對能承受得了任何的磨難。」

袁驪聽得心中一陣激動，暗忖道：「爹爹這一生來所承受的痛苦確實是太多了，我不能够再繼續加重他的負荷，今後若是有機會，我只能替他承担痛苦，以使他安享晚年……」

正在忖思之際，只見鐵心孤客移回遠眺的目光，淡然一笑，道：「公羊先生，我想你會了解小弟的這份心情吧？其實，我也不希望任何人了解我，這從我所取的綽號中可以表示……」

袁驪激動地道：「你……你這些年來也够苦了！」

「苦？」鐵心孤客大笑道：「如果說孤獨是痛苦的話，我的確非常痛苦，可是我却不這麼想，我把孤獨作爲一種樂趣，一種享受，因此我永遠不感到痛苦，這也是我取名『鐵心』的原因之一。」

袁驪默然的望着鐵心孤客，心中存起欽敬之情，暗暗地忖道：「如果人家問起我最驕傲的是什麼，我將說我以有這麼一個偉大的父親而驕傲。」

鐵心孤客的笑聲沙啞，他那特別低沉的聲音聽在人的耳中，彷彿產生一股特殊的力量，使得人自然而然的產生敬佩與懾服的感情。

袁驪身爲他的親生兒子，心中那份感受自然更加深沉，更加遠邈……

鐵心孤客笑聲一了，說道：「公羊先生，你到底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請你說吧！」

袁驪說道：「據我所知道的，天心教的勢力已經侵入九大門派之中，他們在各派都潛伏有奸細，其中不乏派中最具實力之人……」

鐵心孤客肅然道：「啊，這事確實很嚴重，沒想到黎火飈的心還沒死……」

袁驪道：「他可能爲了昔年的諾言，是以沒有親身出面，而另外組織天心教，以教派的名義行事，這樣可以獲得許多的方便。」

「不論他如何狡猾。」鐵心孤客道：

「他只要野心未死，小弟總會再給他一個重重的教訓。」

袁驥道：「以你的武功，天下再也沒有敵手！不過你也應該小心一點，比如說武當目前握有最大權利的人乃是玄地道人，據我所知，他就是天心教所收買的叛徒，做出許多叛教之事。」

鐵心孤客目光一閃，道：「公羊先生，你怎會曉得這麼多秘密之事？」

袁驥心神微微一震，笑道：「我不是說過嗎？這都是無意中聽他們說出來的，只是提供你參考而已。」

鐵心孤客頷首道：「我會小心的。」

他說完了話，戴上笠帽，說道：「公羊先生，有什麼話，我們還是到了客棧之後再說吧，老在這兒晒太陽，對你實在不大好。」

袁驥眯着眼睛仰望那瑩碧的天幕上懸掛着的爍亮火球，忖道：「自亘古以來，在日光之下不知發生了多少奇妙的事情，但是像我親身所遭遇到的那樣詭變難測，顛倒奇幻，大概也是少見的……」

他的思緒輪轉，想起自己這些日子所經歷的那些事情，再想到眼前自己的處境，禁不住好笑起來。

他的咀角一咧，發出了笑聲，使得鐵心孤客有點詫異起來，他問道：「公羊先生，什麼事情這樣好笑？」

袁驥「呃」了一聲，說道：「沒什麼，我只是爲這幾天的親身經歷感到好笑而已。」

他望了鐵心孤客一眼，只見對方臉色沉肅，眉梢間微皺，現出一種疑惑不信之態。

袁驥曉得自己的話不能使得對方滿意，連忙解釋道：「你還記得鄉下人有這麼一句俗語嗎？所謂『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天心教用盡心機來對付我，他們却沒有想到他們的計劃雖好，防範雖嚴，碰巧在路上會遇見了你，使得那一切的心機全都白費。」

鐵心孤客目光一凝，道：「公羊先生，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綁架你是爲了要完成一個大陰謀？」

袁驥頷首道：「他們到處揚言，說是你已經仙去，就是一個很大的陰謀，據我的觀察，金蜈天尊爲天心教教主之事，連他們教中的許多高手都不知道，可是他之利用天心教至少有兩個目的，一是試探你的反應，二是你和大宗師出面時可以加重他們的聲望。」

鐵心孤客恍然道：「啊！你的意思是說黎火颸於我這邊有大宗師作助力，他就創設一個天心教，却不讓我們曉得教主是誰，到了雙方以兵刃相見時，他才正式出面，那麼我們便會誤以爲他與天心教是兩股不同的力量，而在那等雄渾的氣勢下屈服。」

他一拍雙掌，長笑道：「黎火颸，你眞是想的好計策，只可惜你絕不會料到你的陰謀被我鐵心孤客知道了。」

袁驥只見他在長笑之時，兩眼發光，臉上充滿了一股豪放雄渾，沛然不可抵擋的威武神情。

就是鐵心孤客不是他的父親，袁驥眼見這等氣勢，也會爲之心折不已，何況他已曉得眼前的鐵心孤客，便是昔日的劍神袁君達，而且自己確確實實的便是袁君達親生的兒子。

任何一個做子女的，都會以父親的成就而引爲驕傲，同樣的，父母也都會以子女的成就而引以爲榮。

袁驥自出生以來，一直都把峨嵋神龍老人當作自己的父親，當他一聽到自已的父親乃是袁君達時，他確實有點承受不了那份突然而來的打擊。

可是，當他適應了那份本來就已存在的關係後，他便對父親起了一種仰慕之情，他在幻想之中，曾經把袁君達想成了有如天神一樣的偉大。

這種幻想若是與見面時所留的印象不符，袁驥必將痛苦一生，失望無比，所幸，鐵心孤客從出現開始所給予袁驥的感受都是那樣的強烈，這使得他心中的那份欽敬更加的深重、濃郁。

若非是他在這種尷尬的情形下，與袁君達初次相見，他會禁不住心中情緒的衝擊，而伏倒在鐵心孤客的面前。

袁驥勉強的抑制住心中的那份衝動，使自己不致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坦然的把自己的身份說了出來。

因爲他知道在眼前的情形下，鐵心孤客絕對無法接受得了這個事實，而承認袁驥是他的兒子，甚而會因此而發生其他變故。

當他想到此處，他不由得在臉上浮起一絲苦笑，暗忖道：「造化弄人，使得我們父子竟然在如此一個尷尬的情形下見了面，否則我不是可以……」

他的意念被鐵心孤客的話聲所截斷，問道：「公羊先生，你是不是覺得身上不舒服？」

袁驥嗯了一聲，道：「我全身好像脫了力似的。」

鐵心孤客道：「唉！都是小弟不好！竟忘了先生你身上受了金針所制，來，我們還是快動身趕到前面小鎮去，有什麼話，等到拔完了金針之後再說吧。」

他抓住了袁驥的右臂，說道：「失禮了。」

袁驥還沒客氣一番，只覺一股柔和的力道將自己的身軀托了起來，他的脚未沾地，只見鐵心孤客輕靈地帶着他行過了石橋，然後輕輕的放下。

袁驥愕然的望着鐵心孤客，不知他只走這麼幾步路做什麼，已見到他撮唇發出一聲尖銳嘹亮的嘯聲。

隨着嘯聲傳出，袁驥只見在那區遼闊無邊的新割稻田彼端，一條青色的影子如飛般的而來。

鐵心孤客笑笑，道：「小弟這十多年來孤身來往，深感不便，前年在岡底斯山山麓發現一匹異種青驢，於是收來作爲脚力……」

他的話聲未了，袁驥已聽到耳邊響起一聲如雷的呼叫聲。

他幾乎爲之嚇了一跳，連忙側首望去，只見一匹墨青色的驢子站在路旁咬牙咧唇，四蹄踢騰。

鐵心孤客笑了笑道：「青兒，不可頑皮。」

那匹青驢似乎聽得懂鐵心孤客的話，

溫馴地挨到了他的身邊，把一個驢頭不住地在他的身上擦着。

袁驥這才弄清楚剛才自己所看到的那條青綫，就是眼前的這匹青驢，他的心中頗爲驚駭，忖道：「我就側過頭來聽爹爹說一句話，像這麼短短的工夫，旣未聽到蹄聲，他便已奔到面前，可見脚力之快，較之傳說中的千里駒也不見得稍遜。」

鐵心孤客請到袁驥凝目望着那匹青驢，道：「小弟在這世上可說一個親人都沒有，只有青兒與我作伴，解我寂寞。」

袁驥聽了這句話，只覺鼻頭一酸，眼淚幾乎都要流了出來。

假使他不清楚鐵心孤客的身世，他一定不會了解以鐵心孤客那等舉世無雙，感震天下的武功，怎會說出了此凄涼的話來。可是他深深的了解父親當年恨母親所發生的那個誤會，也能够清楚鐵心孤客的孤獨凄涼的心情。

袁驥輕嘆口氣，說道：「老天對待一個人不會如此刻薄的，在黑暗之後，自然會有光明出現，我們不應對這世界喪失信心。」

鐵心孤客皺眉問道：「公羊先生，你這句話的意思是……」

袁驥幾乎要脫口說出事情的眞相，他深吸口氣，抑制了激動的情緒，緩聲說道：「我相信孤獨終有一日會離你而去，你將會獲得你應有的幸福與歡愉。」

「什麼叫幸福？什麼是歡愉？」鐵心孤客慘痛地說道：「幸福和歡愉早已離我遠去，我這一生再也不會奢想了。」

袁驥嘴唇嚅動了一下，想要說些什麼，終於沒有說了出來。

鐵心孤客默然的撫摸了那匹青驢一會，很快地便已掃去臉上那份愉然之色，道：「公羊先生，我們走吧！」

他托起袁驥跨上了那匹青驢，自己也騎了上去，輕輕的叱喝一聲，青兒已洒開四蹄飛奔而去。

袁驥在驢上，只見兩旁的稻田急速閃過眼際，迎面撲來的強風，幾乎使得他的眼鼻都被封住。

那匹青驢旣沒有加鞍，也沒有用鞍繩轡口，袁驥一身武功旣失，騎在光滑的驢背上，根本無法挽緊驢身，若非是鐵心孤客扶住，早就摔下去。

鐵心孤客那沙啞的聲音在他耳邊响起，道：「公羊先生，小弟不是誇口吧，青兒的脚比起一般所謂的千里馬尤要快速，我曾經一日之間趕過八百餘里路……」

袁驥被強風所逼，口鼻都難張開，如何能够回答？只有不住的點頭。

沒有多久的工夫，青驢已經戴着他們馳進了一個小鎭，急驟的蹄聲漸漸緩了下來。

袁驥深深的吸了幾口氣，這才把胸中的那份難過壓下去。

他抬起頭來，但見青驢所停的地方是一個客棧之前，那高高挑起的簾兒，正隨着陣陣微風不住地飄拂着，可見到簾上的四個字「再興老店。」

鐵心孤客躍下驢背，扶着袁驥下了驢，道：「公羊先生，你認爲這個店名取得怎麼樣？」

袁驥頷首道：「嗯！非常有意義！」

鐵心孤客道：「這家客店本來叫做長興老店，後來因爲前任主人嗜賭成性，把整個店舖都輸在一付牌九之下，他無顏去見妻兒，逼得跳河自盡，當時他的兒子才只十歲，可是他非常有志氣，從做苦工開始，不到十五年的工夫，就又把當年由他父親手裏賣出去的客棧買了回來，那時我正好經過此處，非常感動，於是替他取名作『再興老店』，以表示這家客棧是再度興起的……」

他說到這裏，仰首望了飄拂的簾子一眼，不由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看到人家有這麼一個好兒子，我怎不羨慕，但是我們兩個却是注定一輩子的孤苦，想起昔年……」

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不再繼續說將下去，顯然是想起年輕時的那一段傷心往事而難過。

袁驥聽着聽着，眼中不覺已經濕潤，心中的情緒激動無比，咽頭哽咽，連話都說不出來。

鐵心孤客看到他的神情，歉然一笑道：「公羊先生，小弟又惹你難過了，實在不該，實在不該……」

袁驥搖了搖頭，還未說話，已見到了一個身穿灰色短衫，伙計打扮的年青人自客店裏走了出來。

他滿臉堆着笑容，道：「袁老爺爺，您老怎麼又回來了？」

袁驥心中一跳，暗道：「果然爹爹像我所想的一樣，他雖然口口聲聲的說是鐵心孤客，其實他並沒有忘掉他還是昔日的劍神袁君達……」

這裏面是有很重大的意義，劍神袁君達遭受到昔日的大變，身份，地位，愛情都遭到重大的傷害。

他被各派的掌門逼得服下毒藥，跳下金頂，若非是運氣好的話，早就已經死去了。

這種重大的慘變，落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可以使之失去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可是袁君達到底還是堅強的活下去了。

不過，他的心志受到太大的傷害，這使得他失去了對人生的信心，而認爲自己將會從此孤獨一生，再也沒有得回歡笑的一日。這也就是他如何會隱姓埋名，取了個「鐵心孤客」的原因。

袁驥深深的了解到父親的心情，是以他從見到袁君達的一刹開始，便忖想着該如何恢復父親的信心，使他能重過正常的人生，在歡愉與幸福中終此一生。

他本來對於自己的試想如何做法，感到困難，因爲袁君達孤獨慣了，他不會輕易的接受這份遲來的幸福。

但是，袁驥却從他的話中聽出他仍然沒完全忘懷自己的姓名，可見得他的內心深處也忘不了昔日的歡樂，只要有機會，他是會重新接受幸福的來到……

因爲袁驥對於自己將要努力之事，充滿了信心，認爲是必將能够成功。

鐵心孤客袁君達那裏曉得袁驥心中竟會因一句話想出那麼多的事情？

他見到那個年青的伙計來招呼，頷首笑道：「我是在路上碰到一個朋友，因爲十多年沒見了，想要找個地方聚聚，所以又想到這兒了。」

（未完，廿九）